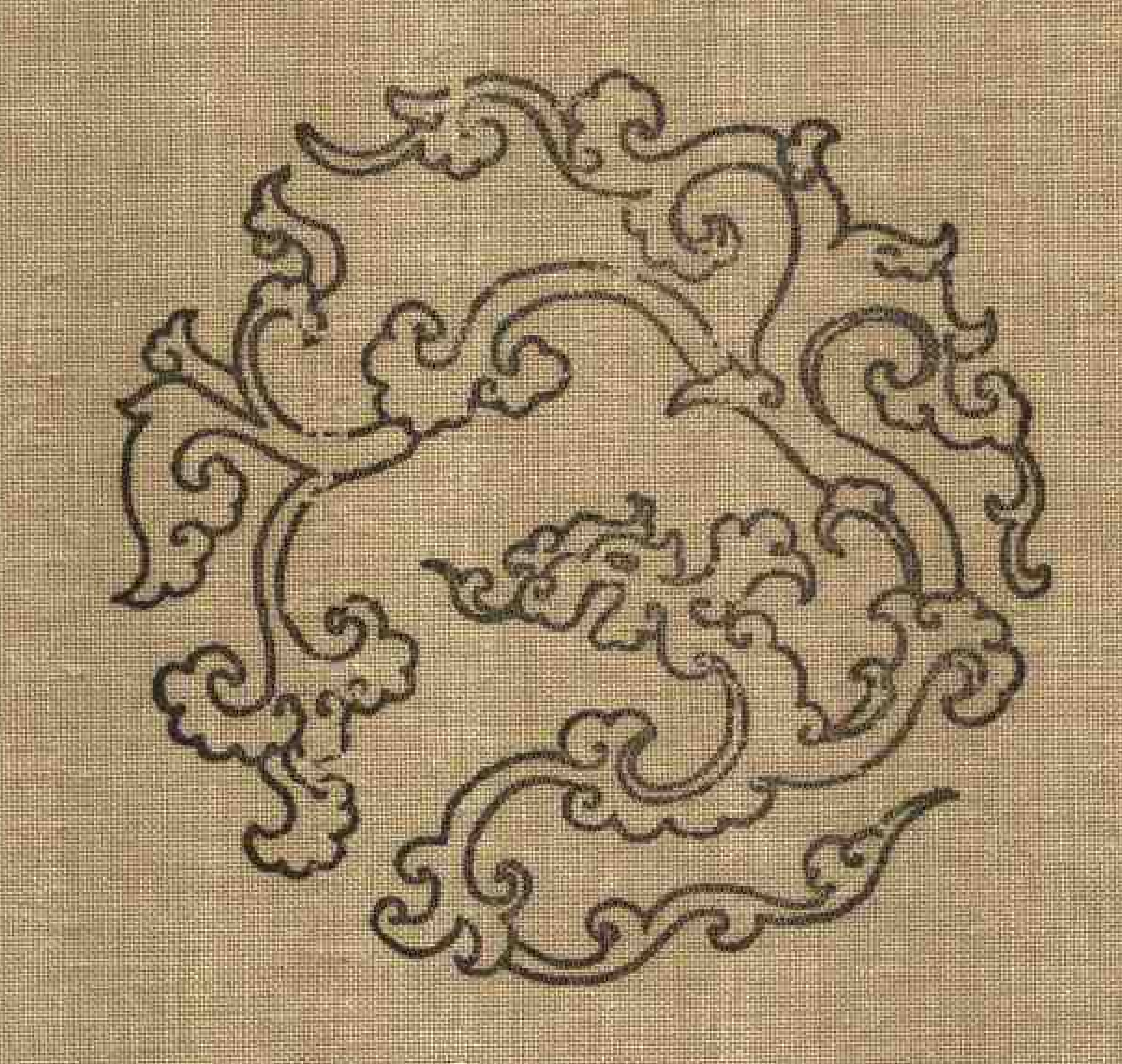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 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15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15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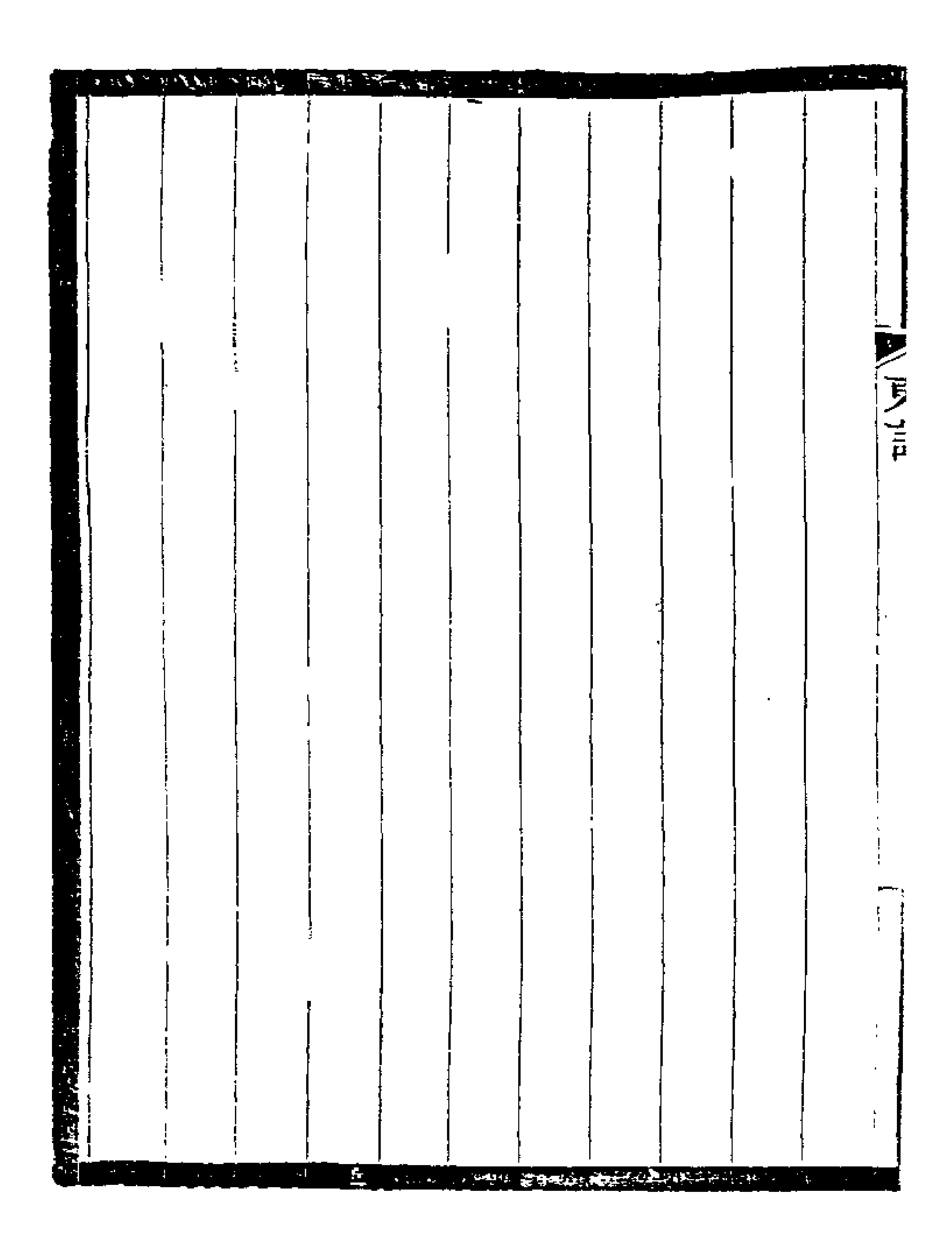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五册目録

東湖叢記小引

僻處海隅屏居家衖足跡所至不出吳地見聞寡陋良足深慚惟破籍斷碑性所癖嗜累月窮年遂有所積隨得隨鈔初無義例叢零掎拾自備遺忘藏諸篋衍匪以問世云爾

咸豐六年丙辰七月放庵居士蔣光煦識於商觚周鼎秦鏡漢甓之齋



凡例

一是編多徑錄昔人文字未敢妄加刪易然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有展轉登載或不無詞句舛錯文義抵牾愧謭陋未能悉訂閱者諒之

一六書四體初未講求此中金石諸條亦就傳錄者依樣葫蘆略存形似恐有筆畫闕誤貽笑方家不見鄙夷爲之教正實所致幸

一所登載近人著述槩以沒世爲限至現存者所業投贈不乏佳篇惟與體例不符故從割愛俱不闌入

一記中各種或假自知交得資眼福或剽從估販無力購求卽有一二舊藏近已雲烟過眼倘按圖索驗無以應求幸

勿見責

目錄

光緒甲申三月繆筱珊編修刻竟見詒其中頗有誤字越縵記

東湖叢記卷一　　　　雲自在龕叢書之

雜考類

海昌蔣光煦生沐

紫薇山廣福院柱礎題字

余家峽石在東西兩山之間西山即紫薇山也上有廣福禪院舊志謂唐宋坦捨宅所建有辨親大師者宋仁宗天禧間賜紫今西廡之佛龕相傳其塑像也院有柱礎作覆蓮花形余屢游其處見礎上隱隱有字跡亟洗刷拓之其西南一礎刻天聖乙丑歲建造弟子施承（下一字模黏）捨磉一口東南一礎刻弟子范德（下俱泐弟字之次行有若艮字者）西北一礎刻弟子張彥輝捨磉一口東北一礎刻弟子張承皓捨磉一口兩礎爲佛座所壓不能全拓藉知修造在天聖間至今未嘗易故址也志又

言殿外有鐘委地唐時物也今諦審之鑄字幾滿並剝蝕不可辨倘有首行本鎮稅課四字可識案峽石酒稅南宋初歸殿帥楊和王此稱稅課云云當是宋時所鑄其非唐物明矣道光壬辰吳江楊龍石澥嘗至鐘畔審眎云有大業二字喜以語余今徧覔內外不可得豈二十餘年之間遂又磨滅耶書以俟後來者覆審之翁小海雒云古人功德銘象多有大業字卽善業之意不必定是年號也

禮樂書序

元四家集虞文靖爲最富然遺篇逸什亦往往有之禮樂書序其一也撿類稿及學古錄皆無之文云自古帝王之爲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爲邦夏時也殷輅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

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關雎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逼乃建都縣置守令託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脩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爲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

刑按察之官盖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後又易提刑
爲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
禮樂其在是矣閩爲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置憲踰六十
年吏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
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
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配固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
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
明其徵而推究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
其弟暘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
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達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
君汝遴允中相與讐校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

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于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使之敘焉夫禮樂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切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勑劉温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書爲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闢蘇洵修太常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爲簡繁失中又或以爲雜出衆手其論益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可謂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改之初其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爲書因聶崇義之圖辯疑補闕采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爲可

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爲說尤有感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觀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鎭之爲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

之差誠有如陳氏之所憂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葢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爲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爲序雍虞集書此序愛日精廬藏書志失載案雍正甲辰裘思遷刊虞文靖公文集有鄉先輩沈澹初先生翼機序

九域志

九域志八十卷元朱思本纂集有自序云天地大矣萬國九州之夥五湖四海之廣而山川原隰人物動植毛舉浩繁況

乎郡國州縣自開闢以來其間建置沿革混合瓜分世異代殊不可枚數所以誌疆宇者往往校勘少疎使漏遺彌廣思本切有慨焉因取元和郡縣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輿勝覽天官輿地諸書詳加檢校思欲輯理一書以附諸君子之後又以拙性迂疎天資譾劣恐貽畫虎之譏輟而復作者再矣竊惟我皇元肇運自世祖龍飛漠北定鼎燕南雖爲遼金舊都自聖朝混一區寓奠安黎庶爲億萬年不拔之鴻基况幽冀之域在禹貢惟九州之首葢深有合于邃古皇圖之制焉矧歷代以還自嬴秦破九州爲郡縣中古之下迄而不改遂使九州之域僅僅徒有其名幾於漫遺湮沒暇日因取羣籍參考異同分條晰理一以禹貢九州爲準的乃以州縣屬府府

屬都省以都省分隸九州焉九州旣分然後繫以星躔畫爲疆宇并系前代帝王之建置寇盜之僭竊悉爲詳載使開卷者於千百年區宇混合瓜分者瞭然如睹諸掌書成凡得八十卷題曰九域志云時皇元大德元年長至日沛國朱思本識

案錢竹汀宮詹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朱思本輿地圖二卷阮文達公研經室外集朱思本貞一齋詩文稿二卷云思本成輿地圖一書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證孫淵如觀察星衍祠堂書目有明羅洪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圖獨九域志不見于各家書目余所藏者殘本八卷不知世間尚有全書否

虢叔大林鐘釋文

儀徵阮文達公云此周虢叔大林鐘也鐘之大從來無及此者考工記鐘以兩欒之銑爲十以起度今以工部營造尺度之銑長一尺三寸五分卽命此數爲十以之度鉦得十之八

與考工合以之度甬得十之五與考工不合其兩舞間兩銑間本橢圓今拓本無從度取鉦之中有銘四行四十字左銑有銘六行四十五字鉦左右篆帶各二帶間無乳鼓隧間爲蚪文按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鐘重不過石今王作鐘聽之不及比之不度細抑大陵不容于耳云云韋昭注謂大林爲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考口鐘之銑已逾周尺二尺之外古權約三當今一百廿斤爲石石約當今四十斤今此鐘極大實在四十斤外矣此銘文有曰用作皇考惠叔大⿱大⿱亏寸和鐘大⿱大⿱亏寸即大林葢先周景王爲之者林下加令正是令字林令古

同韻加八且足以肖鐘兩相覆之形此古人作字肖形肖聲
之妙韋昭之注益可證矣[illegible]卽惠字之省文虢叔之父謚也
南仲媜氏諸鼎多有之而或釋鼎文爲專字誤矣乃字似久
字然宰辟父敦命乃乃字形正同此其他鐘鼎文此類甚多
而或讀爲故或讀爲及皆不能通其義讀爲乃則通矣[illegible]字
乃邦字反文分邑之口加于丰上耳[illegible]乃稽字說文作[illegible]齊
侯鐘作[illegible]從旨也此作禾從禾也禾卽說文所謂木上曲稽
字正從此矣[illegible]與下對字形相合詩曰帝作邦作對毛傳對
配也義讀爲儀古義音如儀周禮注故書儀作義漢書鄒陽
傳亦書郛儀父爲義矣魯大也敘也故鹵旅臚等字皆與之
同韻相假向來釋鐘鼎文者或以爲敷或以爲睿皆非是嚴

卽儼異卽翼省文也詩曰有儼有翼十口在二二爲上下以
畫之長短口之鍠鍠越越言鐘聲鐘鼎款識曰許子鐘銘曰
鍠鍠越越凡所見此其類也陊字卽降字下ㄔ當右轉書者
誤左耳餘字習見者不具論此鐘銘辭爾雅篆體明晳摹考
旣畢意說竟曰益都段赤亭徵君松苓云左氏傳謂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是二虢惟商季爲最顯古器物銘
所載虢叔作尊鬲考古圖所載虢叔作叔殷鬲博古圖所載
虢叔彝及此鐘篆法之古並同殆亦一時所造虢言亓國叔
言其字古人五十以伯仲故也薛尙功謂虢言亓姓叔言其
序者誤曰作大𦵏和鐘盠鐘樂器之大者樂所以示其龢而
銘之所載𪔛𪔛越越又以形容其和之德故曰龢鐘惟遲父

鐘作和䓣字與此荅字略同而鐘鼎款識釋作夾字迄无確證則林字近是偃師武虛谷大令億云鐘銘皇考惠叔大棽和鐘棽與林同周景王鑄無射爲之大林是也當景王時虢亡已久不宜復有虢叔爲之效尤葢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是爲郭公表文多舛要亦有所據依然則此言序封與予所證符楚簡王十四年越旣滅郯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鄒費郯邳春秋時小諸侯絕而重封類如此者不可僕數也叔初封於虢子孫因之世世稱叔樊仲山甫後有樊仲皮亦襲樊仲晉之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故予於此銘

亦以此吷之銘爲何君夢華藏本詢其所自云得之曰司馬

達甫

鉦間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槖積古齋釋作辟稽積古齋釋作㝵

手積古齋釋作屯作積古齋釋作乍對積古齋釋作攸旅敢啟帥㓝皇考

威儀爲御于天子廼積古齋釋作由天子

右銑

多錫旅休對天

子魯休錫積古齋釋作揚用作積古齋下有朕字初拓本模黏或後洗刷得之皇

考惠叔大𦷈和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鍠二積古齋釋作愷二越二積古齋釋作能二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已上從阮文達公手蹟錄

虢叔大林鐘釋文二

吾邑陳受笙孝廉均客馬秋藥太常履泰陝西學使幕得此鐘于西安市肆後歸汀州伊墨卿太守秉綬今在武林瞿氏阮文達公題其拓本云此鐘新在關中出土受笙年兄獲之以示余乃虢叔大棽鐘也與余所藏虢叔大棽鐘無一字少異洵是同時一國之器特此重今稱五十斤余鐘重六十餘爲少大耳左方畫晃余鐘所無鐘之有畫晃者余于王復齋舊宋拓本中見有一與此無異此中銘字有爲青綠所掩者校以余鐘可讀也平湖朱椒堂漕帥爲弼云虢叔大林鐘爲弼曾考釋之載入積古款識矣此鐘爲受笙先生所得銘文

與阮雲臺師所藏鐘無異惟鳧形彼鐘所無考工記鳧氏賈疏謂族有世業以氏名官此鐘以鳧爲銘則作鐘者爲鳧氏當亦如韋裘之以官爲氏非以氏名官也鳧爲水鳥入水常浮豈鳧氏爲聲聲貴清揚作鐘者遂以鳧爲氏與敢質諸大雅大興翁宜泉比部樹培云薛氏鐘鼎款識遲父鐘釋作楚即此鐘鉌上一字也御于乃辟是辟字非邦鉦間弟三行首一字是屯非手下一字是亡非亡積古齋鐘鼎款識所載宗周鐘有云亡競可證穆秉元明德穆下有二字遲父鐘曰穆二不顯龍光盄和鐘曰穆二師秉明德可證也甘泉江鄭堂藩云虢叔旅曰不顯皇考叀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頓手[illegible][illegible]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口御于天子迺天子大林和鐘

即無射之覆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說見國語注無射乾之上九林鐘坤之初六上九位高聲細初六位下聲大無射之聲爲大林之聲所抑是以細抑大陵不容於耳然則大林鐘其聲乖於律度必無和理而名之曰和鐘者葢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林鐘律長六寸先以無射之律爲本又加以林鐘之律此賈侍中之所謂覆也藩以爲和當讀作和較之和用無射林鐘二律之和數以鑄此大林鐘也鼓間花紋刻作雙鳧寓鳧氏爲聲之意耳

明文衡

明文衡九十八卷其九十九及一百兩卷則補鈌也正德庚

午刊本首有程敏政自序文見集中目錄後有跋云右皇明文衡目錄二卷乃先師族叔學士篁墩先生之所選定而曾釆錄以類次之者也宏治己未先生卒于京邸其孤錦衣千兵𢹂扶櫬南還暇日相與檢閱弊藁是卷在焉曾手錄出妄欲以卒先生之業但所居休甯山中非通衢於諸家之集未易卒致而先生遺書尚留京邸無從檢錄自辛酉抵丁卯凡三入試金陵其於國初以來諸家之集博詢有所見輒贖以歸雖重費弗少惜因目錄之所定釆諸集之所載日積月累各以類次彙成十有六冊西蜀張公以名進士推刑新安已二載于茲矣仕優而學裒然高出一時今年夏聞曾有是集亟欲一見披閱之餘以爲聖朝文運之所敞治教之所關首

捐俸倡刻之時又錦衣弟以所留在京諸得集還休甯乃得參互相證少免脫略公理刑餘暇手自校其魯魚亥豕之謬於目錄中末有文者朱注缺字于下以別之後之君子倘補其缺收其遺續其所未登使是集為一代大備之典則我朝文治之盛豈不於斯益有考見也哉刻告成因忘其固陋謹識編刻始終本末歲月如此俟業少進傳諸有文者姓氏出處大略增置卷末未知其果能遂否也茲所刻工役頗鉅董其事而以貲助者歙義民詹以祺等雖出于一時子來之誠而張公以義感人之素亦可見矣其目錄缺文隨有所得輒刻附于後不復類入以亂其成卷先後之序云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中澣後學休甯程曾謹識後附尚義助刻姓

氏凡二十一人卷末有後序云作文難選文尤難惟予期然
後識高山流水之音而淄澠之味亦非易牙不能辨自漢以
來文章代有編選如昭明文選姚鉉文粹之類何止數家求
無遺議者難矣我朝百餘年道化熙洽臺閣之宗工山林之
詞匠彪炳鳳翥時不乏人第無以編選為任者諸大家全集
各行一方人亦罕得見之其時代差遠者又雲散烏沒零落
無餘矣故世之徧見洽聞者舉前輩文辭問之則嗒然不能
一啟口間有强辨者則謂當世之文無足追古者是又不自
咎其淺而欲盡誣一代之人也噫其流固至此哉此篁墩程
學士有皇明文衡之選也學士在英宗時以奇童被薦入翰
林讀中秘書落筆言語妙天下嘗自洪武以來旁蒐遐索垂

三十年得一百五十六家擇其文詞之精者分類錄之得九百七十二篇昔真西山輯正宗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必體本乎古指近乎經者取之否則雖工不錄學士之意葢本諸此觀其所選之文與其所自序者可見矣學士沒諸集散失庠生程曾於敗篋中得學士手書目錄不忍遂泯學士初志徧訪海內蓄書之家亦幾十餘年始克成編適予承乏來推刑新安乃於政暇略加校正分爲九十八卷繕書入梓民之尙義者聞而樂助之餘則予以次規措總爲費計錢二十萬有奇六閱月梓人訖工予莊誦而歎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皇明之文蔚然燦然華實相副出入乎典謨浸淫乎雅頌足以超秦漢而上之其盛如此列聖

之化顧不於此可仰見哉雖則一代之人文未必盡於此而染指可以知鼎味矣他日安知不有鉅儒續爲編選乎夫歐陽不好杜詩東坡不喜遷史文人不相知類如此者予亦安敢謂學士所選果無遺議乎間有目錄無文字者缺之以俟續訪別爲一卷樂助如詹以祺韋共廿一人附書於目錄之後以示勸亦以見是編之梓行非予一人所能成也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季冬望日賜進士直隸徽州府推官西蜀張鵬謹識

六藝之一錄

錢塘倪山夫濤著六藝之一錄凡分六集第一集金器款識二十四卷第二集石刻文字一百六卷第三集法帖論述三

十八卷第四集古今書體一百二卷第五集歷朝書論四十卷第六集歷朝書譜九十六卷合四百六卷又續編十二卷序之者梁文濂汪惟憲厲鶚汪師韓趙一清 其自序云士生百世之後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蹟如見古人焉古人遺蹟不可見見古人之論古人遺蹟者如見古人焉然則後世之于古人雖得之傳聞其慨慕咨嗟流連歎喟當百什倍于親薰而炙之者而可無深思篤好僅比于雲煙之掠眼已耶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予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夫學有師承道有源委自尺寸至尋丈以至于不可窮極夫非同此居高行遠之術歟余最不工書每見古人書論書評輒用神往正如里之醜人覩好色而知愛無他其迹殊其神

契也顧自恨去日苦多炳燭之明其明幾何然而心之所向筆不能已忘其陋劣撰成此書名曰六藝之一錄其類則釐而爲六其卷則四百十有奇積日以來耗疲楮墨草稿初創以示吾友桐叩沈君笑而贈之句云韓信怯胯下乃能將漢師其謂我素不工書而偏好會粹古來之工書者以自成篇帙也諷誦斯言且慙且喜夫事有相反而相信獨深者飢者之説飽寒者之談燠雖終身不解而飽煖之情形得不謂之津津有味乎嗚呼吾卽不得見古人古人有知或者其不鄙我乎或者論古人之遺跡而不啻親見古人于一室乎抑余嘗服宋儒曾子固其文學其賞識不下歐陽文忠公而所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録五百卷者乃不獲與趙德夫並傳則書

之顯晦不可究詰況余之渺見寡聞安思與世儒角耶大耋可嗟是錄也僅以當鼓缶之歌可耳不足出而質之大雅君子也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二月望日隱塘崑渠自序時年七十又二山夫又著有周易蛾術七十四卷有自序又文德翼傭吹錄注及刊削水經注倪氏鈐說諸書吳城云山夫以貢生任遂安司訓年八十餘終

四書總要

殘元本四書總要不著撰人名氏吾邑馬衎齋思贊藏本也後有手跋云四書總要三卷宋婺源程先生所著專主黃氏輔氏之說繪圖發揮眞朱子之功臣也海內藏書家已少是本余入苕溪僅得中卷兩卷他日當徧訪以成完書耳花山

馬寒中識于衎齋時辛巳三月（案此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字又元許謙讀四書叢說八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六行行廿四字又元張存中四書集註通證六卷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字元蕭鎰四書待問二十二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廿三字）

詩經講集說

詩經講集說六卷元盧（觀）撰案經義考不著卷第署末見又引黃虞稷云盧觀字彥達熊之父也（案盧熊卽撰蘇州府志者）補元史藝文志亦不著卷第此影元鈔本卷末有至正辛巳校梓一行前有盧自序及吳（簡）跋再案經義考錄吳氏簡詩義署佚亦不詳卷第又引紹興府志稱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吳兔床明經云千頃堂書目載元毛直方詩學大成吾鄉周芚兮大令春曾見元刊本有毛直方序而不著撰人案毛直方入元不仕）

姜遐斷碑

青蒲王述庵司寇昶金石萃編六十一卷載姜遐斷碑不及三百字雍州金石記云存二百餘字云案金石錄補稱此碑祖父子姓之名尙備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葬於昭陵神蹟鄉之舊塋今此碑自祖暮以下文俱不存其葬處但有葬於昭陵之舊塋未見有神蹟鄉也又云此碑雖文多磨泐然葬於昭陵之舊塋文甚分明此七字中不能再容神蹟鄉三字其昭陵上空二格亦例所應爾非闕闕泐是金石錄補之語猶未確也今案吳江陸貫夫紹曾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存六百餘字其昭陵下實有神蹟鄉三字然猶未敢據以爲斷也後得是碑整拓三十三行之舊本每行存三十四字雖仍斷缺而可辨之

字倘有出於王陸二家之外者其神蹟鄉三字實尙明晰此
余所目驗者故知金石之文非親見原碑整拓未可遽信也
雍州金石記謂碑中東宮通事舍人可以補史之闕粹編引
長安志證無神蹟鄉之名又載乙速孤神慶碑尾蹟鄉二字
而不載碑首神跡鄉耋大六 鐫字一行今此二碑俱有神蹟
鄉之名則更可以補地志之闕矣又案醴泉縣志崇正十一年荀好善
修云美遐碑存九百餘字今此拓可辨者亦九百餘字

上缺部侍郎郕國公晞撰文并書一行

上缺望與彼規矩之流杪閒閒之智亦衆矣咸欲輸大攀景
躡賢飛光則負鼎者絕臏已亻二行口子之薄於德而厚於
口東里閭之美其貌而空其腹復何取焉其口王允之一

日千里行三後於魯口　公之有焉公諱遐字柔遠代爲
天水著姓惟先肇於炎農氏大口配于天行四口之方聲口
國命於晉年四徵君之禾首天祉休祉代不虛賢　曾祖
景周使持節驃騎行五王五口口口克象山岳繼代二千石
賢期五百年祖暮　唐起義相國守員外賓曹參軍行六口
口亠口口口奉　口起口口部兵部郎中口爲將作口口
殿中監左屯衞大將軍贈口行七巠旗鼓終口口壁　公殷
盛德雍熙之風稟靈岳逍遥之氣口五秀以會質口六行
以崇心行八口辶以孝ナ口之以位賢時謂言室顏回張家
曾子矣故伯父太子僕嘗指　公而謂人行九第宗黨口其
秀口邦國以爲口口又奉　制授東宮通事舍人時　春

闈肇建妙選寮賓十行於　國口辶通事舍人　公口瑰
偉明晤如神彥輔雲天披覩瑩目太初日月懷袖十一行矣
鸞鳳六象方口俯仰之容口韶九成口口鏗鏘之韻夷夏
以爲殊觀朝廷莫不駭矚昔十二行授茲任以　公口無以
易故久於其職頃之遷左衛翊府郎將蕭鈞陳以警衛奉
　閶闔十三行古難其口口口口綱以一俊採時秀以旌奇
雖則荏苒有年變無以上膺成命尋又　制十四行來儀喻
鹿眼口解前矣尋檢校光祿少卿明試以功滿歲爲正四
口九列有美昔人七侍十五行左衛將軍此後七年不進轉
後來者多昇上位時論殊以爲屈　公處之怡然未始以
細十六行擢考洛州及諸縣官屬　公神無滯識明有餘養

正之以緇陟飾之以文理自午及未考十七行 地官侍郎餘
如故佐六禮以節人性明七教以興人德天工人代 公
實崇之至若躙競十八行 固以無聲自是雲口在口豈直風
生口閣時 恩勅賜絹百疋以彰寸用之効也又奉 十九
行故授斯任以 國慶累封口口口俄丁內憂去職哀貶
柴毀莫能俯就尋奪禮起爲左豹二十行 典憲每、 勅公與
執事參議焉或降 中使頻延厚錫 公雖祗奉 恩奬
而毀疚彌侵二十一行 十有二遺命務令薄葬於舊塋口口冕
旒興悼歛日賜朝服一襲賵贈有加哀榮以備二十二行 口史
即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同合葬于 昭陵神跡鄉之
舊 塋禮也惟 二十三行 性以道潤身恥名口行詣

東記一 十六

徵索隱寧枝葉於□經原始要終求聖賢於黃卷性堅正
以靜二十四行訓子姪不交異類□□操行不入□叉之門人
□通家豈辶李膺之室自喪妻後不復再二十五行於窮蹙每
有□亠則終始糹之加以博聞强識備殫諸藝尤善草隸
起冠一時雅好山水二十六行之良會雖□尙□点植誠□ 皿
至於奉親也則罄無方之養故有女伎歌舞之娛加洞精
二十七行通元有逾焉𠂊 □□之□末□不操翰紀時文詠 月
羽京 以紘□風□矣時中書令薛元二十八行抱創□於泉壤
瘞明德於山邱長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楚國公皎次
子兵部侍郎晦二十九行贈 公吏部尚書□氏□人爲□國
夫人永以 月靈以□罔極痛百身兮無□思萬古三十行

以親奉風規口敘口求刂術意將申而氣口言欲口而心
口遂爲銘口　三十一行 建摽亠　倜儻口冰口
口瓊峯外月心卒逢波雲披遷土　行必可則言歸于讜括
囊眾藝該 三十二行 口口美　口憲必口　帝宇北宸重寄西
在掌武珪口赫弈謙光傴僂神口眛眛天道若 三十三行

續復古編

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 撰 書畫史云曹本善篆書 宋張有始爲復古
編二卷張氏藏書志載元吳均增修復古編二卷卷上分子
卷三卷下分子卷二錢竹汀宮詹 大昕 補元史藝文志載戚
崇僧後復古編一卷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十卷獨是書不見
於前人著錄研經室外集云從吳江潘耒家所藏過錄惟向

缺上正下譌一類無從補掇今此本所缺正同其爲秘籍可知余從西吳書舫見之亟錄其前後諸序補入藏書志小學類惜戚秦二書世間恐更尠傳本矣　古者保氏之職其教國子以六蓺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安于淺陋之習往往馳騖于空言而不究于實用其於六書之義一切棄而不講于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以此名世者不過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于書有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闊寂寥若此其久可勝歎哉宋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考證俗書之譌謬若干字甚有功于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籒見稱絕蓺者莫或過之

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言于當路有氣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調官京師始相見問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者君于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迺凝于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沒溺于流俗者耶素備官詞林嘗代撰三皇饗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

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

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之刹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于斯學也廢不復習迄于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洹陽曹子學好古工篆其筆法又明于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余則因其舊文裒口彙次增多四千口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録將以待于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特有功于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非志專而力勤考核精審援据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余雖衰憒有愧于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端尚于曹子而卒業篆體變而爲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繆于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徙事於斯

氷之學而襲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稡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大元興崇尚文學而得洹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蓋子學氏之于篆㓜而習之二十餘年其屢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考求凡有得者附著于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于斯文其功嘗不在謙中之下爲其紬俗而返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于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于復之度其勢有非一時一人之所能致于此槩可覩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裨張氏

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于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翮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有作人文日孳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工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于隸楷日趨于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亦理勢之自然葢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尚異承誤踵譌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舛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

興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也聲分而韻類考古以證
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于字學亦豈
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洹陽曹君
子學氏博極羣書其于字畫古今之異尤所研究慨然有志
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之原正俗之謬從而筆之積四
千餘字將俾後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於譌謬之域苟
非子學考索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精意而得
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書並行于世豈小補哉
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九月既望京兆宇文公諒敘于會稽
白雲寓隱　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迹之茫昧凡幾
變而至于籀斯斯時已弗古矣盍遂古之初書始萌芽民俗

醇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書法由是滋焉亦勢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于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洹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尚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製骨法遠追古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絶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也

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蓋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為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屑求之于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皃則甚肖也至于精神風采則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於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古人哉而君亦何愧于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武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

皐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採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字攟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緜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跡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愼說文十五篇僅存爲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爲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宅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考諸經而辨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遏劉書曰無盡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守經自

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爲是也世聞予說而繆其久習反訾予
以不知予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
爲是說而欲決千載文是非褫衆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
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竢夫后世之
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爲是書于六經所有
許氏張氏書所遺悉考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辨鮮不符吾說
庸是同予者固無待於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
脗合如此則千載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
至于再于三則衆人之所繆者將不待辨而自釋然矣斯吾
所以有望于后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於
是書爲續復古編敘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

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背說文今觀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爲是書葢其餘力也紳與子學相親知其人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於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頗喜工篆籀往往爲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祈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葢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于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考搜徧討此即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

如此載于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于通人亦義有歸
考之有據卽於向之所空者補足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
見遲延不快寫豈知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考旣有得則
筆之于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裒帙而指計焉得四千
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如張氏之編使學者知字有
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余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
徐氏正俗之意而成復古編余始窘于俗誤今考輯若此其
未考者尚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惓當復有是編之多
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
我之續我也于是乎書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
月廿五日曹本子學甫識　上缺　上文音同字異並說文所收

正文或體及籀古也世之未嘗考者或不知其爲同好奇者
但取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爲續復古編壹類其數二千
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必若是之富也至正
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洹陽生識

金史板刻說

烏程施北研 國祁 熟精金元史事所注元遺山詩及金源劄
記皆已刊行其禮耕堂叢說余所見者僅三十七篇未知是
足本否有金史板刻說云元人徐一夔始豐稾載俞子中墓
碣云至正初 四年甲申 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鏤版遣
翰林應奉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 子中名和號紫芝卽書王蒙芝蘭室圖記并題如此
江山亭詩卷首籀文者清河書畫舫紫芝書白石續書譜又
少嘗作松雪僞書幾予過眞松雪遂留賞焉晚年專臨晉帖

及見獻之十三行眞跡刻意模擬遂名家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八年武林始刊金史始獲一覩殆以宋史卷帙繁重遼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遂少日知錄載嘉靖初國子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東板遼金史求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亡止存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得浙刻元本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私印八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囊手鏡物耶與南本相校其字形行格每頁廿行每行廿二字低行天會十五年錯卷哀紀刑志等皆同惟衞紀大安三年大元字提行而完顏合達傳百十二卷後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不全書賈取南本補入者大抵取浙版印本翻作監版無疑故其文字互譌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

勘官彭衡倪中麥澂岳信楊鏞牟思善卜勝李源揭模丁士恒案九人未詳惟揭模似爲支安從于十人百官志二五十六卷尾頁載軍須庫典牧司圉牧司提舉牧圉所四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本無此四職者乃鈔胥之弊又禮志六三十三卷原廟下列傳七十六卷宗磐傳下兩監本皆脫一頁並存空白一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缺耳曾記元人張昱輦下曲云院官賜宴餉酒黃羊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姑置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人覩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具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至明人復惜謄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稾模一任工司刪脫即此四頁亦非難覓之物竟不咨查採補致北監本每頁廿二行每

格廿一字匯成其謬自監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謬必無一人寓目者以一代要典視爲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據徐銘玉跋知此史自金亡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四年甲申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己丑始有南本其間不絕如綫是可嘆也

田侁墓志

道光乙未揚州灣頭鎮人以河役築堤取土獲唐田侁兩墓志江都梅蘊生孝廉植之得之以拓本贈丹徒嚴問樵丈保庸丈錄梅跋并自跋裝幅贈余其梅跋云誌文首行題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北平縣開國伯田君拔舊唐書地理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揚州置淮

南節度使親王爲都督領使長史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恒以揚州爲治舊領縣四江都六合海陵高郵職官志云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置長史五千人以上置副使討擊使不常置一見於吳壽陽長公主墓誌銘云主生于有六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再見於此光祿大夫於唐爲從弟二品文散官殿中監爲從弟三品文職事官兼泗州長史新唐書方鎭表云肅宗至德元載淮南節度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安黃申沔十二州治揚州其後十二州或有分合至德宗建中二年增領泗州貞元四年始以泗州隸淮泗節度盡田君死於三年泗州尚

隸淮南也舊唐書志云九品以上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位永徽以來欠一階者或爲兼或帶散位或爲守其兩職事者亦爲兼誌云兼泗州長史其兩職事與上柱國爲正二品勳官凡勳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爲正弟四品上階爵云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潁川陳公者陳少游也舊書少游列傳以大歷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封潁川縣開國子又云爲禮部兵部尚書而誌云工部當據誌爲是通鑑於大歷十一年冬十月載少游從討李靈曜戰于汴州

德宗建中二年少游遣兵擊海州李納巡官王涉三年拔海
密二州四年將兵從討李希烈屯盱眙尋屯希烈陷大梁江
淮大震少游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又遣巡官趙詵結李
納于鄆州新書興元元年希烈僭僞號遣將揚豐齎僞赦令
送少游爲張建中所殺以僞赦令送行在劉洽取汴州得希
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羞憤發病
死而田君誌中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云云又夫人誌少
參戎武累著勛業云云蓋褒少游擊希烈李納諸武功也通
鑑云少游既死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畏韓滉誅遂止
尋以杜亞爲節度使是時德宗又改元貞元元年至五年亞
爲東都留守田君死於三年適當亞爲節使誌云又歷諸府

幕權總職司即此時也又云道路艱阻未獲還鄉其時淮西
將陳仙奇既殺希烈而吳少誠又殺仙奇為淮西留後田君
若反葬涇陽必經淮西故云艱阻也其撰者左衛率府騎曹
參軍桑叔文書人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新書左右衛左
右金吾為從二品職在十六衛其屬有騎曹參軍兵曹參軍
其職各正八品叔文彥琛衛屬官也嚴跋云按江都縣屬廣
陵國隋為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改為兗州七年改
邗州九年改為揚州大都督府皆以江都為治地在雷塘西
十餘里蜀岡之下江陽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
與江都分理山光寺考　國朝雍正十一年揚州府志在江
都縣東北灣頭鎮隋大業間建寺初為煬帝北宮帝嘗筮得

山火賁卦惡之因以宮爲寺名山火後名山光唐張泌詩云禪智山光好墓田於時江都縣城東葢九京也宋天禧中改爲果勝寺僧請山光舊額更建于郡東南弟三港沙河岸側今灣頭鎭山光寺本名福慧禪院儀徵阮芸臺相國于嘉慶八年重題隋山光寺額以志古蹟今江都縣贊賢坊又名四望坊地在舊城大東門內元代徙城而東南疑存唐舊名云江陽縣臨灣坊今名灣頭鎭去城東北十里卽古茱萸灣舊以爲唐之東塘周韓令坤克揚州守之敗南唐兵於灣頭堰宋詔毁灣頭港口以遏金兵令不得積水通舟李全敗攻揚州在灣頭立寨元攻揚州以兵屯灣頭然則灣之得名其來已久誌又云孤墳峩峩兮倚雲臨水知唐時已有水環繞其

處辛丑六月二十日庸識誌云夫人清河冀氏景城郡王奕
之長女奕葢始官節度押衙押衙卽衙推太子賓客爲正二
品官按唐人封王不必皆高官顯秩如郭子儀李光弼等王
儈虔封王時僅爲李抱貞都虞候王武俊封王時僅爲李寶
臣牙將李惟簡封王時不過官太子諭德冀奕卽其類也越
三日又記田君父爲朔州刺史其夫人誌作祚州地理志無
祚州葢誤字也又按誌中高祖曾祖五十五十一互異世字
闕避太宗諱何作河古通松栢肅肅下脫一兮字作腹不孕
句下莫辨者一字無上一字疑又字泐七月七日悔禪再記
唐故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
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田府君墓誌銘 并序 左衛率府

騎曹參軍桑叔文撰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書　公諱
侁京兆府涇陽人也鍾鼎之族被于前史高祖宏皇光祿
大夫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馬父仁俊
朝議大夫朔州刺史並公望縣歸德映臺閣冰壺表節水
鏡居心公惟岳降神妙季獨秀才高捧日詞美朝天懷百
勝之謀有七擒之略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尙書潁川陳公
以特達見許殊禮相遇屈公入幕補節度討擊副使累奏
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
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漢有汲黯當朝爲之正色若
非功高衞霍名比關張孰能有此榮貴方將匡讚台階勉
隆元老何期智士石折賢人星殞積善無徵奄然辭位貞

元三年七月七日告終于江都縣贊賢坊之私弟春秋五十有一未得歸其枌榆且欲卜其宅兆卽以其年八月四日歸葬于江都縣山光寺南原之塋禮也公孝德純深八表墻仞舒卷風雲之際從容淮海之間挺生不羣保此全德一朝休息平生已矣豪梁之上無復魚臺仲蔚之園空餘榛棘嗚呼哀哉乃爲銘曰森然秀氣鬱爾嘉猷彎弧月滿長劍星流肅肅轅門稜稜霜氣日耀金戈雲連鐵騎南陽菊散西鄂芝沉摧殘壯志埋沒雄心琴覆弦寬書埋簡落平陵松樹潁川石槨曠野蕭條悲風寂寞

唐故泗州長史試殿中監京兆田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侁京兆涇陽人也曾祖宏唐故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

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馬父仁俊朝議大夫祥州刺史之次子也公豁達英才氣雄志勇少參戎武累著勳業至如攻必取戰必勝安危定難只在談笑則公之德歟世不絕賢尋拜泗州長史試殿中監又歷諸府幕權總職司則翰墨不能縷載夫人清河冀氏淮南節度押衙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景城郡王奕之長女也皆軒冕盛族令德備聞輔佐君子實謂秦晉耳公久主强兵屢清淮海功高望重日冀遷榮所謂公祿及二千石壽逾百歲奈河上天不仁屈公以短厤哀哉貞元三年七月七日寢疾殁于揚州江都縣贊賢坊之私第也享年五十其時道路艱阻未獲還鄉權卜葬于揚州江陽縣臨灣

坊之原也積善無慶夫人小因沉痼於貞元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又終舊室嗚呼漂然寄家親故乖遠數歲之內淪謝相望夫人作腹不孕亡又無別息以姪孫益繼副其後益罄其餘產奉舉大事以其年八月廿七日合祔於府君舊塋禮也慮恐歲月遷邁陵谷變移所銘貞石期於不朽

辭曰功成業就兮身之云亡事不可問兮悠悠彼蒼駿馬錦衣兮淪形滅影寶劍金甲兮沉氣銷光孤墳峨峨兮倚雲臨水新栢肅肅（脫）兮滴露凝霜親友哭送兮從茲一別永無返期兮泉路何長

羣史姓纂韻譜

羣史姓纂韻譜六卷首題永福黃邦光集各家書目未載惜

無序文可考卷末有跋云諸史列傳記其姓名不待目錄而知卷帙所在檢閱之便無加於此建炎間書肆刊行歷歲浸久遂失其傳因鋟板於永嘉郡淳熙丙午二月望日吳興沈樞題此影宋精鈔本余家先世舊藏也世少傳本仁和邵位西刑部懿辰云沈樞當即撰通鑑總類者

元遺山集

國朝錢湘靈先生陸燦晚歲逃禪其手校之書每押以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一印又曰陸終彭祖後人余藏有先生手批元遺山集有跋云每首印紅圈俱程孟陽選元遺山七言律也計共壹百七十二首又一首射虎云虎跡駸駸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間弦弧霹靂應手

破從騎爛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勍敵迴頭藜藿但空山腹
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閑此首出翰墨全書集所不
載云甲辰獻歲十有八日呵凍記是年歲朝甲子日有食之
元宵月食既經雨三時乃復圓沙老書生記書法縱橫蒼老
年筆也先生著有調運齋集其手稿余獲藏之

張右史集

宋刊本張右史集七十卷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張右史
文集六十卷毛斧季云世所行文潛集纔十之五右史集乃
大全此本後有張表臣序視毛氏所見又增多十卷第文潛
集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稱有一百卷本不知較此本何如
按張表臣著有珊瑚鉤詩話及與陳後山晁无咎游惟序中

稱兩侍太師公相及秦公熺送示舊藏八册云云疑張附檜之門下晚節不無有玷然其搜羅至二千七百餘篇其有功於蘇門諸君子亦不可沒云　予去冬兩侍太師公相論近世中原名士因及蘇門諸君子自黄豫章秦少游陳後山晁無咎諸文集皆已次第行世獨宛邱先生張文潛詩文散落其家子弟死兵火未有纂萃而詮次之者因俾訪求始得公相汪公藻手編三十卷頗復不全繼得浙西憲王公鈇所錄四十卷續集十餘卷稍爲精好又得察院何公若數卷最後秘監秦公熺送示舊藏八册不分卷大抵總四家凡百餘卷亟加考訂去其重複正其訛謬補其缺漏定取七十卷號張右史集凡古賦三十二篇古詩七百四首五言律詩三百三

十四首七言詩三百三十九首絕句諸小詩七百七首古樂府等詩八十四首哀挽四十一首騷一十二篇表牀十五篇啟十三篇文二十九篇贊銘偈疏簡評十九篇題跋三十一篇傳記二十一篇序十五篇議說二十三篇經史等論五十七篇書十二篇墓誌十七篇同文館唱和六卷通二千七百餘篇嗚呼其盛矣哉信君子多文之富也公於諸人最爲死後其文章雄深雅健纖穠瓌麗無所不有晻曖陻晦者殆數十年一旦得師相而振發之其光明焜耀㸌將借五緯二十八宿爛然而垂無窮矣不其幸歟予年十七始識先生於陳猥蒙誘掖其後遷謫流離而予侍親南北就學應舉多不相值曩時雜蓄先生文集殆百卷喪亂以來捐失皆盡今者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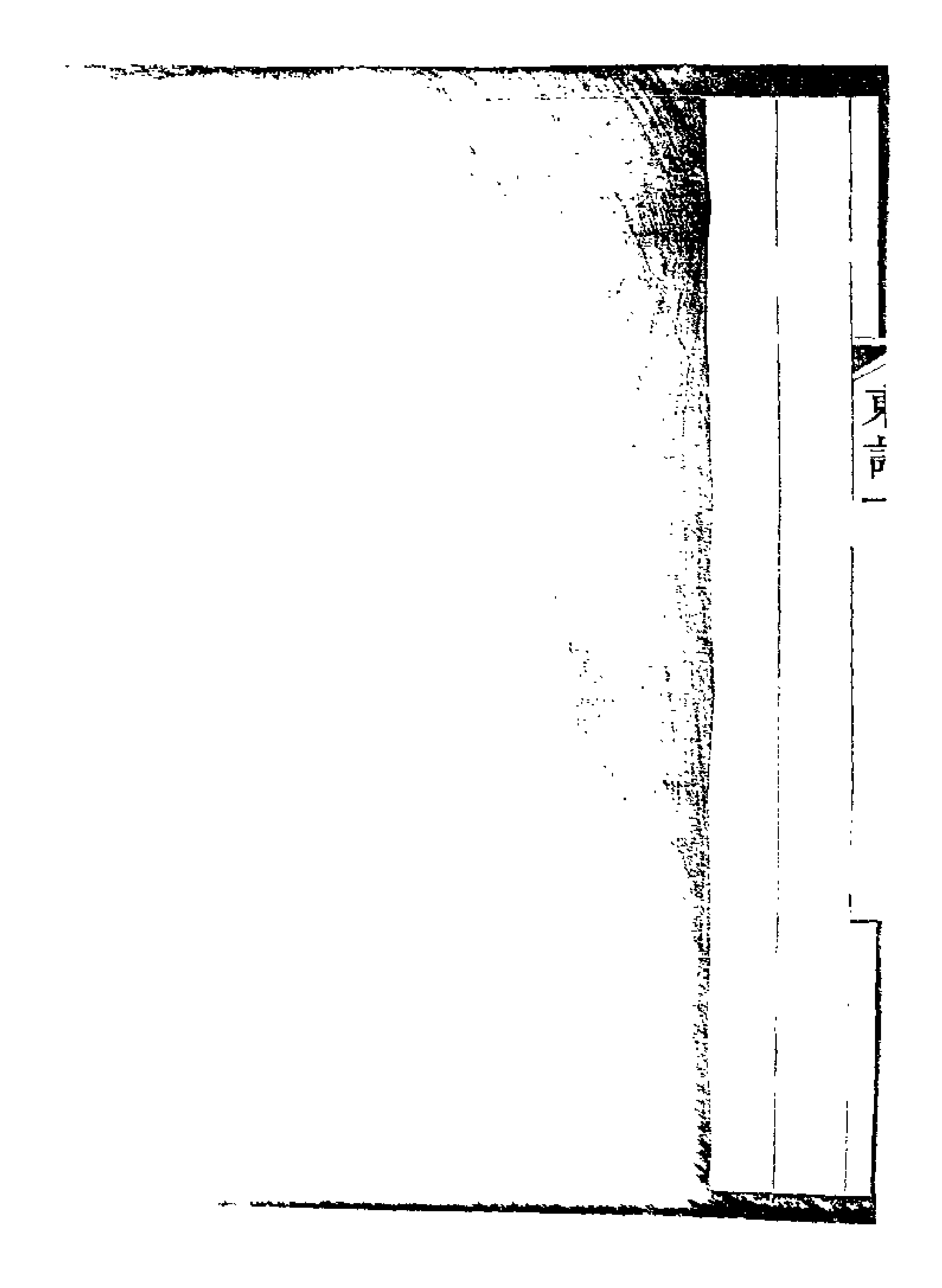
羅之餘固不多然未爲盡也繼自今有得當爲後集以附諸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八日單父張表臣敘

朱文公大同集

吳門黃蕘圃主政丕烈讀未見齋書目載元刊朱文公大同集十卷題學生縣學司書兼奉文公祠陳利用編凡爲詩二卷文八卷前有鄱陽干越都璋纂集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年譜節略後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爲嘉定五年龍泉葉適記泉山徐璣書案公集通行本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舊本續集十一卷有淳祐五年王遂序別集十卷有咸淳元年黃鏞序視類編本大相逕庭惜所見之本殘缺過甚僅錄其目藏之以俟訪求全璧焉案王遂序稱蔡西山之孫覺

軒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抄掇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云

東湖叢記卷一終



東湖叢記卷二

海昌蔣光煦生沐

續經義考

仁和沈椒園廉訪廷芳撰續經義考未成書也稿本散佚曾見其副其楊氏梧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所錄□□序徐健菴司寇乾學序及龔芝麓尚書鼎孳傳略侍御有槩語云前考云楊氏禮記說義而未著其名字及書之卷數下云未見後載汪琬序一篇葢從堯峰集中纂錄者予獲是書于閩中讀之而歎其精當明備四十九篇之條理秩然中惟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有章句故不復釋亦以見其有識因爲錄二序一傳以存梗概不錄汪序者前考中已見也又鄧氏庭

曾禮記訂補二十二卷有自序案云朱氏考中作廷曾書二十四卷下注未見今得其書故復載此此書列錯簡疑文于目而以大戴記第于十九二十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則疑經也又黃氏宗羲朱子壺說一篇下有案語云黃氏此書係答劉伯宗言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得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經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

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于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其八分者劃裂而加於正之外則四面加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

補經義考

嘉定錢既勤東垣竹汀先生猶子也著有補經義考書亦未見刊行其凡例十四則有志斯道者所宜究心爾亟錄如左

一是書原爲補竹垞之作則部分體例似宜俱仍其舊然有不得不略爲變通者時代既有後先著述究出兩手也

一先儒爵里字謚有可考者並依竹垞之例引故籍載明之史志亦有此法也若其行事居官一切立德立言立功無關於經義者自有正史及志乘文集碑石記載俱不贅錄以省繁文惟如譚允厚論皮日休全祖望論王應麟之類事關明季先儒宿冤文雖繁仍備錄之

一進士登第唐宋以後諸史皆載某年金史亦有書干支者朱氏明詩綜全稱干支今引用故書自不能盡一改正姑仍其舊舉人同

一別號非古也然後世稱謂所及似不宜槩廢私謚古人

亦有之後代雖不無訛濫然究可以知其人之大略今偶或載之

一蓋棺論定不志見存史傳之例所以慎冒濫也竹垞于同時師友如孫退翁顧甯人閻百詩陸翼王徐原一黃俞邰李天生之類並載其書與其論說葢或曾經刊刻或傳鈔已有定本固可徵信也今並仍其例

一竹垞每于書後載明卷數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今悉仍之惟存字下今注明某氏刊本鈔本宋刊本元刊本影宋鈔本仿傳是樓書目及浙江采輯遺書總目之例也如曾見數本不妨並注仿遂初堂書目之例也其有本爲秘書人所罕覯亦或注有某人印記今藏某人處仿鐵網珊

瑚之例也

一書之有序文跋語猶人之冠冕也非此不可以見書之梗概及刊刻歲月遠近今仍竹垞之例無論古今人序跋悉行收錄其凡例則擇其文簡且明可效法于後世者亦或登載若著述大旨自作案語及之

一各經零星著述竹垞但注存佚字議論意旨莫可窺見今略述大槪如歸有光三江圖敘說則言其據郭璞說以岷江浙江吳淞江爲三江

一馬氏經籍考全采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之說竹垞仿之故于晁趙陳三家及楊士奇張萱王圻黃虞稷程敏政陸元輔之說亦全行采入今仍其例凡

四庫全書提要浙江采輯遺書總目讀書敏求記之類悉
爲錄載以示洽聞
一竹垞學問淵醇無書不覽經義攷綜覈博精經訓源流
籍此彰著實爲自古書目家所未有然千慮之失賢者亦
或不免流覽所及是正及之考竹垞於楊止菴周易一編
正其訛誤曰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今東垣之區
區褸言亦即此意
一羣經次第自劉氏七略班氏漢志以易冠諸經之首唐
以後書目無不遵之蓋以肇自伏羲書爲最古也然禮記
經解以詩居首王儉七志以孝經居先旨趣亦有不同是
次第之不可不講也今補入次第一門

一羣經俱有字數自字數不明而易可脫去旡咎悔亡書舜典可增加二十八字矣今補入字數一門以杜蘭臺之改

一宣講立學二門竹垞有目無書今檢載籍補之

一五鳳之樓非一木所能造五侯之鯖非一味所能成古人著書所以必先儲書也寒士無力購置而一瓻之假不能無所藉于春明坊尚望當世諸藏書家出其插架以慰渴飢異日倘書成仍仿通志堂經解例於序文言明假某氏某人書若干種庶無掠美云

宋范文穆石經始末記

吾鄉談孺木先生遷著國榷一百卷傳抄者僅崇正一朝事

實耳全書向藏馬二槎灜漢晉齋余曾見之其蘀林外索蘀
林雜俎蘀林詩集余俱從亡友吳鱸鄉之滄所借鈔外索載
宋范文穆公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
考異而序之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
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
并序凡二十有一碑共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
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
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
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
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
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

亦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刊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書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覩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若文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夢土作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衞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衞靈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

者世皆議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石附于經後必有能改而正之者焉於上又刻古文尙書而爲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尙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氏謂尙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爲隷古此實一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延士張㚟倣呂氏所鏤本丹刻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粤若稽之類

學者可不知與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

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類編長安志

昭文張月霄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載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十卷余求之十年不可得執友吳江翁叔均大年爲假之吳中藏書家余手鈔帀月而畢其第十卷石刻一門有石經重立始末蓋駱之功不特所采各書足資考證如藏書志所云也　石經唐貞觀四年立國子監在務本坊領國子大學四門書律算六學巢寇入城宮殿官府皆爲灰燼獨國子監

石經存焉天祐甲子許公韓建始遷石經于府城北市今府學有元祐庚午學官黎持所撰移石經記其略曰石經開成中鐫刻唐史載之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周墀等校定九經上石及覃以宰臣祭酒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也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經弃於城南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入郭方備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以助賊鄩然之遷於唐尚書省其處窪下隨立輒仆悉輦置文廟之北墉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明皇孝經臺立之中央顏褚歐虞徐柳之碑分布而立焉正大辛卯遷徙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公琛奉而起立至元十四年碑盡摧倒天驤與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請灞橋

唐邑劉斌而復立焉石經音釋五經文字序例音釋十碑在
府學東序石經之碑陰

得書紀緣

凡古書入手類有前緣余所藏明周硯農手鈔朱性父鐵網珊瑚其珍惜之意甚至卷前有紀緣一篇云按珊瑚生海底高者盈數尺非鉤距可致須以鐵爲網網之然後可初出水輭不著手見風則堅正赤色槎牙直立供人游目天下之異寶也書何以名以其所述作多非人間世所恒覯或出之名家之什襲或出之世閥之代珍載籍雖極博迄罕得而傳購索雖極深卒未繇而遇此酉陽禹穴之外別自一種猶之大海淵沈珊瑚樹生其底而性甫朱先生猶收之以鐵網噫異

哉朱先生吳中高士多讀未見書生宏正間與文待詔衡山吳閣學匏菴沈徵君石田輩稱素心莫逆友故一時耳目覩記迥絕凡流而更留心研討所遇名山祕𥳑輒搜奇而手錄之積久薈萃成十四卷大都皆勝國時人筆墨卷軸大而忠孝節義小而書畫文章散而儒元典教靡弗備焉觀止矣其字畫之精楷幾二百年矣尙如新曩藏姚宮詹現聞先生閎閣好事家爭借鈔而不得近世鼎遷流入隱湖爲汲古閣古物仍祕不借人也汲古令似黼季乃能不靳慨然借我老年目力不勝賈勇繕謄兩年卒業時有誚讓者曰書頗不奇子何儌儌爲所役乎予謝之曰昌歜芰角其嗜不同人各有懷非爾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于結綱予生晚末乃逸而坐致

盈丈珍奇著諸几格貧兒暴富石家金谷園王家紫絲步障鬬豔爭高不如此裒多多矣記得少陵句曰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予于此十四卷亦云癸卯十一月三月六十四老人硯農周榮起述又所見 國朝宋蔚如賓王手鈔周益公集亦有紀緣一篇云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譜一卷附錄五卷凡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緜宋至今遙無嗣刻 本朝如玉峯傳是樓藏書最富僅有鈔本故近世之士得其殘篇斷簡亦必奉若拱璧也吾婁顧子夏珍手鈔益公集十本合清河沛國所藏僅得七十三卷而以平園首卷補省齋文稿後卷之闕嘗謂予曰此集向藏玉峯近聞歸郡城王聲宏矣若得从之補闕訂譌亦人生一快事也言已

浩歎康熙壬寅春校訖吳都文粹請政武陵武陵喜因授予益公集曰此余志所未逮者舍子誰屬哉越十有一日武陵暴卒春仲有書賈自郡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都文粹予遂忻然與之偕往蓋欲問益公集消息也足凡三及門時值清和晷長入困逡巡郡邸進退失據乃就韋公祠卜筊兆吉復詣得見先生以吳都文粹贄請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七種時錢子方蔚館于金閶予即歸攜顧所鈔往請補於先生先生具述曩督學某公曾遣繕書者就舍鈔成而去既而復請許就校乃見省齋文稿檢首闕五卷向朱張之藏所謂首五卷者至此乃知其譌時與先生披閱見互有差繆因相爲訂正喜動顏色戲謂予曰孺子可教也予起謝詰朝復同

錢子往先生遂出集首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予持平園以歸
時夏五哉生魄也鈔對訖再詣見先生略無難色但臨行頻
囑鄭重舟行又借省別詞科掖垣玉堂政府五種歸蓋六月
將晦矣七月二十四日順風揚帆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歷
官奏議奉詔承明還邸日猶未銜山旅客喧闐喘吁揮汗雖
趣舍萬殊人各有營也予滿欲喜心無寐宵雨達旦風自西
颼爾乃放舟中流食頃入黑甜鄉裏旋聽風水桔槔聲相送
而篙師又報維舟矣鈔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日記閒居游山
奏事南歸毘陵玉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樂府凡
一十三種二十三卷歸校訖值先生送其嗣澄江科試錢子
亦往遂羈焉迨竣書稿附錄年譜還謝則為十月中旬云往

返六閱月先生每責期與老人期戒後乃糾諸衆力家貧乏之潤筆資乃爲桐鄉金子星軺先鈔成焉予復借于金自十月下旬始鈔成于雍正元年三月計三千六百八十七葉葉計字四百二十是集也錢子方蔚實總其成訂正舛錯費許心目予因就卷中脫落疑譌處另立副葉開載更俟善本續校焉噫予十有一月中鈔成全集兩部誠大快事獨念武陵始事不獲見其成爲憾然其長君開之於哀絰中猶欲纘成先志而哀毀過中又弱一个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乙巳距武陵忌辰秖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夥而手鈔秘本充盈篋笥尤喜人借鈔謂益公集世罕見其全欲搜羅補綴成全傳世以予可佐其成數屬意焉蓋武陵之心公心

也予襄厥志今既濟矣爲志其鈔成始末如此武陵有知是亦可無憾已夫

題上本黃庭經

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圭美堂集云義門己亥冬跋潁上黃庭經計其行數倘是鎮海本鎮海止五十七行較真潁本一行落門字真本亦旁注四行落固字真本亦旁注四十行落中字四十二行落天字四十三四十四行共少三句二十一字四十九行落轉字五十三行三訛爲王真本共五十八行越州石氏本文氏停雲館本俱爾憶康熙丙子客京師過姜葦間先生見其自慈仁市回喜不自勝曰得一寶開視一帖曰此真潁上黃庭問今以配蘭亭者殊不爾曰彼固鎮海本

也惟蘭亭無贗刻耳視所得黃庭殊漫漶不分明記其十六行使字磔作八分六字上點起句下後物色廟市中得一帙較鎮海誠卞壁之視砥石惜數年同直不曾出示告以故致渠如許博雅終身不識真頴上黃庭可恨也鎮海黃庭不特字形粗糙點畫木強且成行誤脫落字至不可句讀三謁爲王鹵莽極矣當時姜師指教時惜不知問何時何人假作以真頴較之又並非重摹此本又何以不假他帖而摹思古齋石刻五小篆書於前從何考據得之海內之大必有知其故者真頴亦非難得余購得於慈仁市頗勝姜師本廣東左五世兄粵章唐有依樣復得之廟市竟初搨友人曹曰瑚仲經亦物色得之少次於左在余本上余不忍奪其好今問之脫

手贈他人矣第識之者少故得之爲易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跋云右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說載圭美堂集卷二十詳矣然不知此卻正是真潁上黃庭經也潁井石兩面刻今殘石尚存一面存黃庭二十二行一面存蘭亭十五行黃庭所存者二十二行懷玉字起四十二行伏天門字止而四十三四十四行正少三句二十一字今以此全本與殘本對勘字畫剝蝕脫落絲毫不爽則此便是真正確據真拓極難得今碑肆通行者率皆重摹如徐侍講所指摘諸處則鎮海刻的是從潁井翻出謂鎮海本刻得不精妙則可謂非從潁井出而以五十八行者爲潁本則非矣姜何兩本之佳否不可知然政恐侍講以真潁爲五十八行之說先入於胸一見脫門

字固字五十七行之本便指定爲鎮海本而遂謂鎮海本之亦並非重摹此本也徐謂此本者言五十八行本耳鎮海既非摹此自然不同徐此說既刻於集帖之者必譌以傳譌矣立說之難如此頴石字多脫落黃蘭二帖皆然當時據本如是正見古人謹恪不妄之意至五十三行之王字卽是玉字越州石氏長洲文氏海昌陳氏秀餐軒帖皆作王吳門井底石七字成文本直作玉則亦未可執三字以爲諸本病井石之出在前明何時不可知何義門謂楊文貞東里集有頴令某餉思古齋帖二本跋則非明末出可知安世鳳墨林快事謂萬歷間出邢子愿宋牧仲謂嘉靖間出說不一今觀張登雲刻跋黃庭石尾刻云此刻久塵頴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民間掘井得石頴上尠有知

者歲月澶漫不可考則知出井亘久明末名始顯耳又頴本蘭亭跋云此蘭亭褚筆也神龍潡海鬱岡快雪知止皆摹蘇太簡家本戲鴻餘清秋碧皆摹張金界奴本與此同是一家筆而此刻其最精妙者董思翁云以較各帖所刻皆出其下王虛舟云米稱褚摹本轉折毫鋩與眞無異唯此足以當之翁覃溪閣學云據米老所記詳蘇米齋蘭亭考卷五卷六文多不備錄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殘缺諸處原注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之類因向之痛夫文凡闕二十九字之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氏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頴石所不闕然二字太劣朱牧仲筠廊偶筆云亦搨類字殘缺補之者可憎則之字末腳雖劣而此二字皆非石原闕也延濟案驗石本

（非因搨致殘直是後人妄補耳）至此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清圓輕約無拘謹之傷實良工所開惜不具記歲月又無跋識其顛末耳（原注董文敏容臺集云類上本筆法頗似米當是米臨入石蓋揣度之辭耳）案此刻的是神妙況原石碎去二百餘年得不珍為瓌寶頫石之碎王文簡居易錄玉版黃庭蘭亭出井中藏於縣庫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於賊王虛舟吏部云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張湞江繼齡（浦山徵君庚之兄）云　國初一俗吏厭上官索搨碎之有卜氏者得蘭亭一片今為其孀婦所祕藏不獨全者不可得即碎者亦難得矣今年仲夏嘉善汪友棠泉果自河南歸示余二紙云碎石尚存致之頗不易此二拓海鹽友人錢兄寄坤所貽寄坤長余一歲為柞溪

翁名本誠字惟寅年至八十六道光元年卒之次君鑒古能世其學裘心脫贈是可感也平湖錢夢廬天樹跋穎上覆本黃蘭二帖云明穎上井中所出石刻右軍黃庭與褚模絹本禊帖董思翁定爲宋米薛輩手模後人因之無敢異辭余昔曾藏趙松雪所臨黃庭經卷後有同時元人一十五跋內應本跋云得宋刻太清樓本黃庭并禊帖松雪見之愛不能釋應氏因重模二帖入石自藏舉原本以贈松雪松雪爲臨此卷以報之故松雪所臨者前後均有思古齋朱文印記始知穎上二帖是元時應氏重模太清樓本思翁因見其鐫手精好故偶指爲宋刻耳然即穎上本亦有翻刻且不止一本就余所見朱侍郎茶堂藏有穎上本禊帖已蠹蝕過半尙如雲中龍爪神采奕奕射

人大非尋常所見之本可比是刻雖佳較諸侍郎藏本不無稍遜大約出自初次復模近亦不可多得矣侍郎藏本是應氏原刻無疑不然思翁爲書家董狐倘只見尋常之本安肯贊美若是耶元時重模尚然如是若見太清樓原刻更當何如耳按太清樓帖計十卷始於元祐五年庚午四月以淳化閣帖所未刻前代遺墨入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一十一載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初名續閣帖本欲續於淳化閣帖之下後復殿於大觀帖末黃庭禊帖俱在第五卷內與樂毅論合爲一卷而當時評者尚有不滿之辭難矣

張登雲跋

二帖右軍真蹟不傳惟虞永興褚潭州歐陽率更臨本盛

傳傳而寖遠寖廣如真賞齋停雲館諸刻不足觀此刻久塵穎上學宫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因民間掘井得石洗而視之迺出此焉然穎人尠鏡古者歲月澶漫不可考余索而諦識風神遒勁大近褚筆蓋唐文皇以館閣摹本散置黌塾間疑其一云爾耶張登雲跋案程易疇徵君云張登雲即刻中立四子者

何義門跋

黃庭近代傳摹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穎上本横畫起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摹宋鐫故自别也余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宫紫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尚存亦殊耐

尋玩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胡天岫詩集

國初宜興胡天岫先生山原名日新一字海嶽寓居峽石賣藥供母所著詩曰寓廬集詞曰與衆集序之者陸辛齋先生嘉淑朱人遠先生爾邁陸序云學古人之詩知其人知其所以爲詩而後古人之詩可得而學也三百篇詩之祖也三百篇之人千古詩人之祖也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其有所指斥也曰投畀有北投畀有昊曰不死何爲何不遄死而託而逃之也則曰永矢勿歌永矢勿告安所謂溫柔敦厚哉不知其人皆憂時閔世之人其詩皆憂時閔世之詩也憂時閔世之人唯恐其君臣不爲堯舜之君臣其治不爲堯舜之治

急迫哀至則發揚蹈厲以出之而不然則託而爲衡門泌水之娛故其曰有北有昊也猶其曰吹笙鼓簧也曰不死遄死也猶其曰干祿壽豈也而其曰勿歌勿告也則猶其曰倚寐無吪也其詞異其旨同要歸之溫柔敦厚而已矣後三百篇而稱詩其前則屈平唐宋之徒其後則元亮子美其眉目也元亮塵泥軒冕陶然於三徑五柳之間而或以爲義熙之完人子美浣花雲安之什猶然瞻太白而遇武功也而騷人之旨又無論也胡子天岫今之元亮子美也自婺而遷陽羨已而又遷鹽官之峽山之武原飄蓬飛梗于吳山越水之陬而傳經懸壺蕭然廛市上無剖符之大夫下無惠愛之諸侯其遇奇不偶殆有過于二公于是其行邁有詩其寄託有詩橫

經貧未之士仁祖之流相與慰藉其貧困而唱荅其悲歌又有詩故自漢魏三唐以下無所不摹似自五古樂府以至律絕無所不工妙而作詩之旨吾得一言蔽之曰溫厚和平而已其溫厚和平也一歸之三百篇之遺一歸之三百篇詩人之志而已矣如是而安得不工乎是故其高尚日益遠則詩亦日益進與予交幾二十年數四見其詩數四變亦數四益上而其指歸則一而已矣一者其本也益進而益上者則其功力也則讀天岫之詩必知其人而後知其詩知其爲元亮子美之人而後知其爲三百篇之詩也不然則雖歎頌其聲情羨慕其風格亦猶之西笑而望長安耳烏足以知天岫之詩哉余愛其詩尤愛其人故論著之如此有讀天岫之詩而

知其人者知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朱序云詩三百篇大抵古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子長氏亦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信哉窮而益工也有以夫雖然竊見今之處約者矣問其業曰無有遑遑焉日奔走於衣食之不暇而名山之傳一切唾棄之嗚呼是何異於蟪蛄莫莢曾何知夫春秋之與晦朔哉余嘗持此論以律天下士最後得吾友天岫胡子云胡子本陽羨人生當華胄負時名俾其與世詭隨鮮衣怒馬從俠少年遊頗堪自快即不然遵先人之志裂逢掖負青囊浪跡湖海問道術並用能生殺人則世之匯門待命者亦趾相錯也乃胡子獨否自國變後弃家去陽羨懸壺武原市上者數年後以娶婦至谷湖遂卜廡下居居此

且十餘年余嘗過其寓廬湫隘殊甚而胡子則晏如也賣藥得錢聊以自給不得錢適安故我或行吟步兩山間或上高陽橋貰酒輒醉既醉作爲詩章以報之雖盎無斗儲桁無懸衣然歌聲琅琅未嘗不珠聯而璧合者噫嘻胡子亦奇矣哉自是世之人無勿目胡子爲詩叟卽有知其醫之工而來請者亦不敢以錢爲贈反曰君能詩盍爲我點竄焉及胡子見其詩著墨處都如獲名寶去更不屑受其錢而麾之是以終然十餘年居此間而青鞵布韈惟與嶺雲湖月締人外交胡子不幾憊甚雖然胡子之樂固在也試還而問其業則曰醫順陰陽調補泄術也而以道御之功原與宰相侔矣問其業之富則曰有文若干卷詩賦若干卷填詞若干卷無不上下

千年縱橫萬里金谷玉津不足侈言其美麗矣　郎未
得下翹車之招乎然而衡門帶水可與晤歌風雨披帷其人
斯在隔五十里外猶有與胡子稱忘形者有人焉是皆遠世
而窮愁自放者也敢序其集以垂諸後世當勿爲蟪蛄蕢英
所笑

捨宅誓願文

宋張功甫　錄　捨宅誓願文今南湖集所載從石刻對錄其剝
蝕字以葉石君金石文隨錄手稿塡補余曾見吳門人家有
此碑字跡絕無剝損宋拓也後有米芾書三字筆法全模海
岳知爲當時集米書所成如懷仁之於聖教第不明言集字
爲可異耳結銜湻熙十四年歲次丙午七月初七日大乘菩

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張鎡疏後有景定壬戌中秋蜀閬州許文安捐金命工重刊永爲不朽之傳御前應奉余桌刊住山息峯行海立石凡三行案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碑文作丙午朱朗齋明經文藻辨之甚詳

西溪叢語

影宋鈔本西溪叢語較時行本多一序三條序云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爲譚說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因綴輯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于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其海上人下一條

云凡木一歲生一節來歲復于節上再長也又宣和貴人下一條云樹萱錄引杜詩云虬鬚似太宗色映寒夜春又云子章髑髏血模糊懷中瀉出呈大夫又台州杜瀆下一條云詩人用字各有所宜梅言横松言架何遜詩云枝横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江淹詩云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杜甫詩云南望青松架短壑此書後有跋云己酉清和晦日校於述古堂之北窗雙鉤闌外柳罩池面黃鸝坐濕求其友聲可謂今雨來人不到門矣貫花道人錢曾遵王記

塔影

吾鄉有塔影河又有塔現之異殆如山海之市不可以時刻期也咸豐壬子秋復現前此則乾隆壬戌有之考明胡濙侍墅談云甯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乃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按桯史云泗州僧伽塔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輟耕錄云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倒懸西壁上夷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在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云云若吾鄉之塔影河其塔卓立水中塔現則在山顛四面環繞數十塔其影不一無倒者信乎理不可測歟

山志

華陰王山史宏撰山志二集五卷後附明世系一卷十七帖述一卷偏覓初集未得見其論史記漢書云漢校書郎楊終

字小山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是史記曾經刪定非原書矣然今之史記又非小山原本也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則今之漢書亦非但襲司馬也

吳漁山集

墨井道人晚年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故其畫有參洋法者然不多見也其集有陸上游(道淮)所刻本爲詩上下二卷三巴集一卷畫跋一卷道光間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漁山手稿爲桃溪從游兩集唐半園(字昭)序之

悅生近語

明臨淸徐辰叟(觧恒)善畫著悅生近語所錄畫者自幻霞倪

瓚至孫生張彝凡八十家其自述曰臞恒因古人所稱頭豫嬾瓚而擬之也畫尊南宗希心神韻嘗自矜有筆墨外意性懶不堪多作偶成一幀輒自歎異不以示人鍾伯敬云象一曾許為余作畫而責余不作詩余曾有過象一二詩以不佳被删余詩苟不可存雖其贈密友者必去之此亦輕作詩之過也象一之畫經年不予不似余輕作詩可以想其高致矣

元文選

震澤楊慧樓進士復吉編輯元文選搜羅最富惜未能刊行其自序云蘇伯修文類所以彙有元一代之文也書成於元統二年故元統以後概未之及亦猶呂伯恭文鑑有北宋而無南宋同為藝林闕典爰其中廟廊鉅製大略已備惟山林

隱逸之作致多遺漏耳昔歐陽原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龎而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而雄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爲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規矩淵源歷歷可溯一自王元美創爲元無文之說耳食者遂信爲實然于是舉元人著作胥束之高閣絕口不談卽葛端調古文二集間登劉虞二家而例言中尙有貶辭餘則更等之自鄶無譏矣可勝歎哉余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爲圭臬輔之者爲李仁卿郝伯常楊煥然其接武而興者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宋誠夫盧處道許可用南宗又分兩派在江右者始于熊與可吳幼淸而其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

原功卓然大家浙東之在鄞者戴帥初任叔實袁伯長在婺者則有金吉甫胡汲仲許益之吳立夫張子長黃晉卿柳道傳吳正傳胡古愚泊乎末造北學久衰江右之人材亦不振惟浙東一派英英輩出鬱爲後勁有若陳君采李季和劉德元陳子上戴叔能金道原楊廉夫陳敬初徐大章鄭季明張孟兼胡仲申蘇平仲朱伯賢若而人而宋景濂王子充吳濬仲劉伯溫謝原功之顯於明者尙不與焉亦云盛矣問嘗取而瀏覽之或蒼茫渾灝或渟泓演迤或崛強可喜或瀟灑不羣實足嗣響唐宋卑視有明是豈可聽其浮沈散佚莫之省萃因慨然爲是選自諸家專集以及史傳雜錄山經地志稗官野乘書畫題識無不網羅搜采露鈔雪纂幾二十載而後

就緒凡爲卷三十爲篇一千有奇其本諸文類者僅百二十首餘則皆從捃摭而得之銖積寸累頗極苦心載考 國朝康熙中吳門顧俠君曾輯元詩選初二三集共三百家最爲繁富其闡發幽微表章前哲洵乎不遺餘力惜未并元文論次壽諸棃棗遂致日就湮滅今余茲選聊自附滋溪之後乘亦所以步秀野草堂之後塵云爾嘉慶十三年冬十月朔震澤楊復吉撰

安平院寶幢碑記

原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衆緣於臨平西長樂鄉界永興院前建立洎乾德五年太歲丁卯八月中爲年久隳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頃摧

日月寖深五十餘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合院徒衆
發心施長材移口舊巷東二十步添續層口載崇樹之葬吉
佛舍利口顆於龍柱海山之下俾其境域民安邇遠甯謐無
疊介祉淨祝鴻圖恭願人天常加翊衛功資勤植利等寃親
若見若聞同臻覺岸時屬 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
立是日立秋鐫　城祥符寺寶塔功德主內殿賜紫
臨壇賜紫紹證僧忌中臨平都酒務金承以上合賜珍財嚴
護舍利葬此幢下右街圓鑒大師紹因清辨大師居亮賜紫
善慶僧慶餘傾昭各施五百文入緣買彩色嚴飾寶幢刻石
郡人趙克和陶員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闔院徒弟記見沈
去矜 謙臨平記

董文敏法帖

楊大瓢山人賓大瓢偶筆云董宗伯法帖松江董彥京刻書種堂帖十卷續帖十卷海甯陳增城刻蓮華經一部小玉煙堂帖十三種觀復堂帖一部又有汪森然刻玉山草堂帖二卷吳廷之刻研廬帖六卷又玉露堂帖不知何人刻趙晉齋魏云董帖有寶鼎齋來仲樓鷓鴣館紅鵝館紅綬軒海漚堂來青閣蒹葭堂眾香堂大來堂銅龍堂諸刻案余所見劍合齋帖六卷皆文敏臨古諸書刻者爲陳鉅昌又有延清堂帖亦陳鉅昌刻未見清暉閣帖十卷不知何人所刻 國朝長白斌笠耕觀察良抱冲齋帖十二卷董書居其半

敬業堂文集

吾邑查初白編脩慎行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已錄入四庫全書其易象考信屬稿未竣今讀敬業堂文集有楊中允中訥墓志銘一首中與楊論易義及春秋諸說節錄于此亦金石例中創例也文云竊窺先生自壯至老無非讀書之時自入仕迄歸休無非讀書之地故於書無所不讀而最深于經于經無所不窮而尤精於易春秋其于易也謂聖人立象設卦以前民用自王輔嗣以理言易乃入於虛無幻眇之域故言易不言數非易也言數而不知變非易也余嘗叩以卦變圖及十九卦之義先生曰卦變之說昉於虞仲翔至朱子始作圖以陰陽對待兩卦一前一後合爲一圖六十四卦合爲三十二圖如重乾居首則重坤居末姤居圖首則復居圖末

之類是也以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為六十四圖每圖首末各以一卦為主如遇前一卦有爻變則自前而後共變六十四卦如遇後一卦有爻變則自後而前共變六十四卦此三十二圖之凡例也進而推其詳如本卦則一爻變自初變上便成六卦有兩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三爻變自初變上共成二十卦有四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五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六卦若六變全變只一卦連本卦共六十有四也以前後論後卦一爻變與前卦五爻所變之卦同二爻變與前卦四爻所變之卦同三爻變與前卦三爻所變之卦同四爻變與前卦二爻所變之卦同五爻變與前卦一爻所變之卦同若六爻皆變卽是前卦前後交互所以兩圖合為

一圖也凡占變例者自六爻皆不變至一二四五六爻全變固可無待十圖唯三爻變通二十卦以前後十卦分貞悔非按圖考索猝未易辨其前後須玩六十四圖圖凡變在前十卦者初爻皆有變凡變在後十卦者初爻皆無變占值一卦三爻變者專看初爻之變與不變初爻或九或六則變在前十卦初爻或七或八則變在後十卦以此推之一二不爽三百八十四爻無一爻不變即無一卦不變其指訟泰等十九卦爲卦變者朱子特因彖傳有上下往來之文故舉以見例耳何嘗謂卦變止於十九卦耶其于春秋尤嗜左氏傳余又會舉五始之說叩之先生曰春秋一書聖人爲尊王作也既爲尊王而作則所以正天地之常經垂萬世之大法者豈特

謹始一端云爾哉自王褒因圖緯之說以黃帝受圖而得五始謂春秋書改元卽位取法于此何休從而和之殊不思改元正號卽位謹始王者事也諸侯用之則僭矣當春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魯安得有元年魯君不奉王命安得自卽位聖人於元年之下卽位之上以王法繩之故首書云元年春王正月意蓋託魯以尊周正以見元者王之所自出正朔者唯王乃得改而非謂魯之元年足以善始魯君之卽位足以奉元也左氏與公羊唯知此義故以正月爲周正以加王於正爲大一統王褒何休之徒不明乎此遂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其與聖人筆削之微旨不幾剌繆哉之二說者余退而識之至今罔

斁云

米書方圓庵記殘拓

張叔未丈云是記原文此吾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竊其制則圓蓋而方址覆刻本作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覩髮云云原文至於吾佛亦如之覆刻本作至於　諸法同體云云原文而規矩一切則諸法同體覆刻本作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云云此拓原刻共二十四行審其紙墨並非宋刻則原石之佚應亦未遠萬歷丁酉仁和縣令胡　既欲重摹何難覓一整幅上石且亦何難于翦割之本援紀載舊文一加檢校胡乃草率若是數年前有人攜董華亭臨是記絹本橫卷來天竺辨才法師起其真沙門歟止是原石原文惟滔

字下少然喬木三字以制禮樂上無聖人二字當是拓本蝕
缺然亦可見明末時原刻尚易訪購

小學盦遺稿

錢廣伯布衣馥邑之路仲里人讀書不治舉子業生平不苟于言行年未五十而卒其門人錢唐邵書稼輯其所著彙存之為小學盦遺稿儀徵阮文達公序之謂漢志載史籀倉頡等十家為小學宋人又輯小學書專言明倫立教之旨處士謂必兼漢儒宋儒之說而小學之義乃備嘗自題其居曰小學盦其學與行概可知矣余從管兄芷湘庭芬所假得邵本錄存其副欲刊行而未果也稿中有與陳仲魚書諧聲轉注假借策對二篇錄之以見一斑云　與陳仲魚書三代兩漢

之書字多同聲通用三代兩漢之音與隋唐之韻譜各異讀三代兩漢之書可以識古人之音韻識古人之音韻乃可以讀三代兩漢之書而無穿鑿附會之意如木伐再生曰櫱正作欁古文作不枿枿並有聲意可見詩周南汝墳乃作肄夫肄从聿㣇聲訓習也何為有木伐再生之義哉蓋秦皇燒滅經書滌除舊典洎乎漢代口相傳授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兹遂生矣揚子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此用肄為櫱故曰斬而復生也使釋之者曰斬而復生曰櫱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則以肄為櫱聲近假借灼灼明矣惟

僅曰斬而復生曰肄不明言其假借遂致人謂肄有木伐再生之義又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召南采蘋傳曰湘亨也字書於湘竝有亨煮之訓前漢郊祀志注引韓詩作鬺則湘是假借字此或失之附會者也如獸足謂之番古文作𤕦从又十公以象掌跖猶釆之象獸指爪也楚辭九歌湘夫人假借爲播字抱經盧先生鍾山札記云𤕦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爪之象也又脟脅肉也从肉寽聲一曰脟腸間肥也呂氏春秋察今篇假借爲臠字是猶史記平準書借選爲鋝尙書大傳借饌爲鋝漢書食貨志借撰爲鋝也鍾山札記云脟乃从肉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臠不幾失之穿鑿乎凡此皆由不識古人音韻故不知是同聲通

用也於是益信亭林先生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說之確不可易也雖然詩本音於小雅常棣之烝也無戎大雅文王有聲之匪棘其欲依元熊朋來五經說改音易字爾不知古音東冬鍾江之通魚虞模尤矦幽與夫魚虞模蕭宵肴豪尤矦幽之同用則亭林於此尚未盡合也知音豈易言哉恃足下知我不禁狂言喋喋幸勿爲他人道也　諧聲轉注假借古音各有部分能就三百篇舉其例否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也諧聲轉注假借聲也聲音之學尙矣形自古文而籀而篆而隸而楷屢變矣聲有不變者哉三代兩漢之音其不同於隋唐之韻譜也必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音其何自而求之曰亦求之諧聲轉注假借之三書而詩三百篇乃其

理例之統宗也如說文隹部雄字从隹厷聲今肱在蒸韻雄收東部離隔甚遠而詩用雄字則與陵懲蒸兢肱升爲韻是雄古音羽陵切信乎以厷得聲也苟不證之三百篇幾何不以雄之厷爲非聲乎鄭氏康成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說文戈部或字解說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作域古人以或爲有未解其故觀乎商頌九有韓詩作九域乃知有或一聲之轉漢氏注經訓故多通於音也陳風澤彼序云刺時也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其第三章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夫男女相說安得此莊語豈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耶說文引作碩大且嬒薛君韓詩章句曰嬒重頤也然後知毛詩作儼是假借字又如小雅巧

言篇𢧢𢧢大猷作秩秩居河之湄作麋皆所謂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鄭君詩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也禮注云古者摇猶聲近是古今之不同鄭君已早言之後人於古昔有韻之文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悉委之於叶豈得爲通知古今哉三百篇中如行字皆戸郎切明字皆謨郎切兄字皆虛王切慶字皆去羊切是古正音非叶韻也故或謂叶字口旁之十可移之於口之上斯言切中肯綮藎明乎古音然後三百篇之詩可得而歌而欲明古音非精研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不可若詩三百篇則固其金科玉律也夫

阮摹天發神讖碑

張叔未丈云天璽紀功碑目嘉慶十年乙丑火後入間墨本日少今制軍儀徵阮師刻石廣陵洵是禆益後學余家有舊本二新本四今細爲校之丹下中段石第三字左存丿第四字左存ㄣ下段第二字左存𡕒第三字左存㠯多字下右頂存ㄣ許字下頂右存コ而此皆缺郡上脫吳字海下無夏字應是翦割本遺脫丙日下子半字列十四日下而十四日下之㞢補列於後工単二半字在吳郡字之左㴓字在皐儀字下爲爲丹下中段石之第五字而皆補後不入正文蓋因褾本倒亂無可位置未以整幅校勘所致夲字與杜字左傍同而此作ㄎ是王氏萃編縮摹本之誤而此仍之則大非也太平之㓁字舊本尚全此摹下半係所據本不甚舊予下ㄗ字省

二十九

下弓字八月下一字絡上字作㽞不沿闕字之誤番上存火吏下[illegible]之上半應是從字晤下存户之上頂應是告字則勝翁氏兩漢金石記

紱 右旁先⺈次𠃊次乛次𠃌原石明顯且紱字右旁可證此第三筆作𠃌竟似兩筆誤

善 下半先乚次乚次乚雖鐘鼎古篆文字亦皆不乖此法此作丸不文矣

禮 右旁下半先乚次乚次乚原石明顯此作𠂱不文

秉 下半曰內兩横與左右兩直皆不連此作由誤

形 中撇首有小横回鋒得勢且與上及左之三撇參差不䅈此竟作丨誤

樂書

宋陳暘樂書二百卷經義考失收其進禮書表禮部牒及自序楊林二序載於張氏藏書志後有陳岐林字冲二跋余載

後序張亦失載爲錄補之岐齕過庭之時先君樞密詢以經學且語之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小戴二鄭去今逾遠羣儒互相抵牾迄無成說吾鄉二陳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搉事辭于湮沒之餘訂正制度于殘缺之後義爲之訓器爲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宦南北未克斯志謁來假守盱江退食之暇閱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旋裼襲于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覩聞其子弟從南豐林籌游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本以至岐于是不惟自喜見生平未見之書且得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要刪去二變四清之說尊君華國以爲不刊之典真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

之領袖也是不可以不並行于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失之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神遊目擊于禮書之日久厭飫而自得之矣是書之成岐當朝焉夕焉以爲進學之地使人能三覆而玩味之心不苟思必依于禮手足不苟動必依于樂充之于氣而和平見之于行而篤敬形之于語默進退而無非僻乖戾之習庶幾有裨于來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陳岐謹跋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氏上自皇王以至我宋本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分以三部屏去四清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書凡二百卷建中靖國初給筆札繕寫以進儲之祕府久而未彰史君陳先生志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令

宇沖校勘以廣其傳宇沖自惟末學豈足以窺前賢之閫奧隨文釋義補闕訂訛不敢不盡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其文而亡其圖非蕪陋之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沖謹書」案元刊本列銜作宇沖跋中有誤作子沖者或板刻脫落之誤茲從藏書志作宇沖　天地高卑　無窮聖人法天地

而使之安防其情而使之　由興焉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謂禮樂之本也吉凶軍賓嘉之儀式五聲八音十二律　禮樂之文也本葢百世不易　此二帝三王之同於治也

上替下僭攻奪篡弒之相仍而禮樂　矣

仲尼無位不　杞宋之衰惜陽襄之
去其文　秦燔以後禮樂無書博士
學膸說言人人殊叔孫行之　曹褒議之而
不行茫茫宇宙　用者二千年矣安得夢寐中
宋元祐間三山陳祥道作禮書　氏之
言而得其制度　會同之禮
旗服器之制靡不悉備他日其弟
暘又作樂書定五聲十二律之本二變四清之辯雅夷衰正
之分粲然明白成一家言惜時尚安石之說二書雖出竟未
有傳習之者皇元積德百有餘年聖上銳意中古禮樂之治
儒臣行四方購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陳之書莫有知者晉

甯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二書於民間二年而始得之送郡學官方鳩工鋟梓而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繙閱之曰是大有益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沒沒耶爰命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官保奉訓董其事郡學正林天賡會諸儒相與校讐而完成之是歲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生序成將命適至嗟夫作者不蘄人之知知之者常在百世之後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文明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其說以贊聖代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百五十卷樂書凡二百　卷至正七年龍集丁亥八月三山後學余載序案此序後有列銜并錄於左

校勘督工

直學楊聰

直學張文俊

司書張伯通

葉鉞　黃誠　陳淦

六齋訓導

陳艮琛　鄭拱辰　韋泰

福州路儒學學正陳　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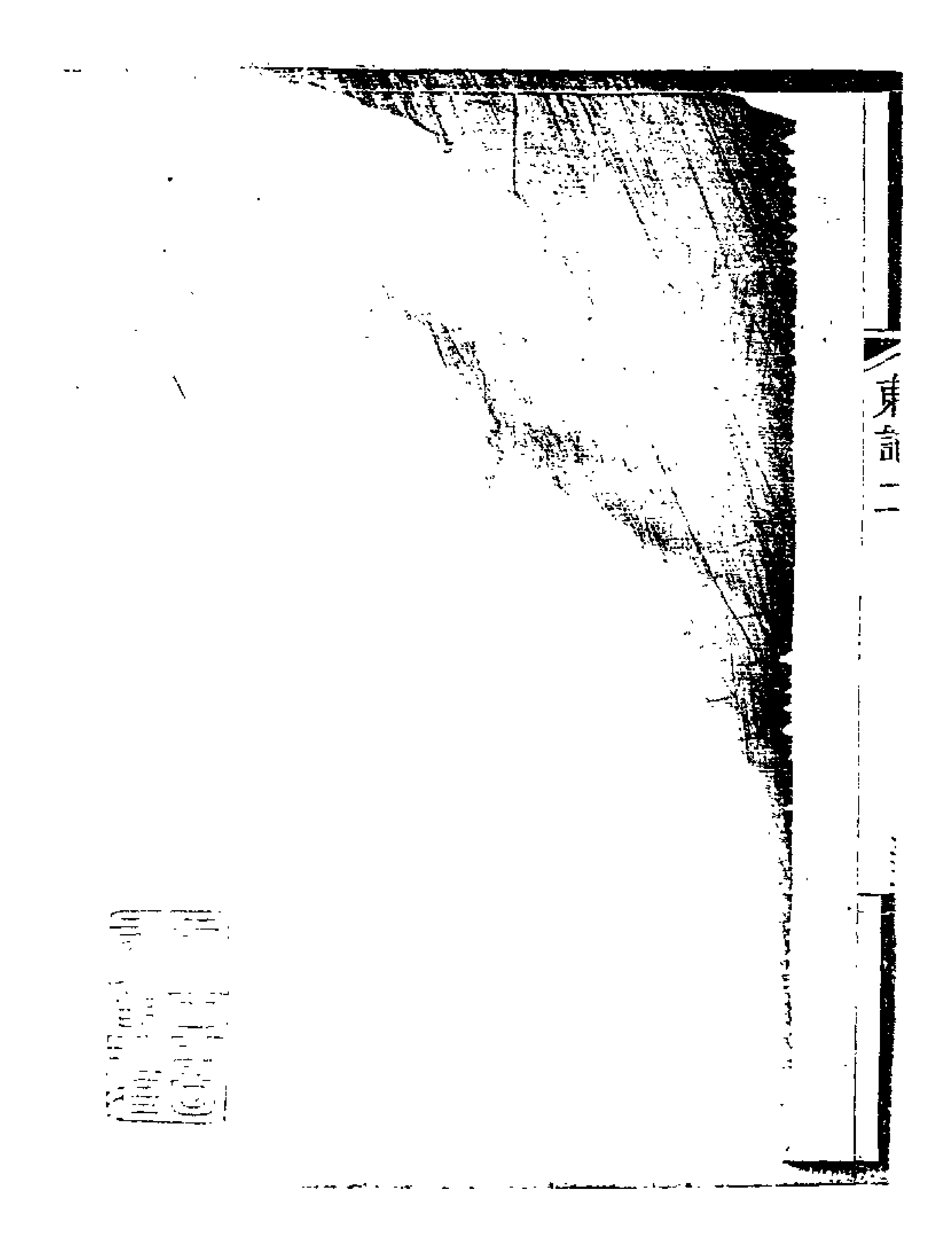
福州路儒學教授林　光大

夏承碑

顧云美跋云䕲是勳字戀是轡字咳是孩字縱是蹤字慼

是戚字列是烈字黨是儻字勤紹紹字當作邵字高也原本不知漢隸通用之字見上文有紹縱字改爲勤約一字之訛便覺文體不響案以勤約爲原本與各家所說正相反不知云美所見何本也

東湖叢記卷二終



東湖叢記卷三

海昌蔣光煦生沐

周宗伯記字

周宗伯作識小錄予多取其說其記古字云形影之影本作景葛稚川加彡於右軍陣之陣本作陳王右軍去東作車他若焉本鳶字後改爲焉哉之焉之本芝字後改爲之乎之之朋本鳳字後改爲朋友之朋匹本鶩字後改爲匹配之匹雅本鴉字後改爲雅頌之雅（雅本作疋）舄本鵲字後改爲履舄之舄爵本雀字後改爲爵祿爵罕之爵霸本魄字（月體黑者謂之霸）後改爲王霸之霸（王伯之伯不當作霸）汝本汝水後借爲爾汝之汝（爾汝之汝當作女）無本蕃橆後借爲有無之無（有無之無止可作无與亡）與本黨與後借

爲取予之與予本取予後借爲余我之予蚤本蚤蝨後借爲早暮之早冰本凝結之凝後改爲冰夌之冰（冰本作仌）奠本尊罍之奠後改爲奠定之奠厄本科厄（音煤木節也）後轉爲困尼之尼椹本鈇椹（音鍖木跌也）後轉爲桑葚之葚嗔本振（音田盛氣也）後轉爲瞋怒之瞋新本薪字後爲新舊之新而加艸以代之要本腰字後爲要害之要而加肉以代之野本埜字後爲田野之野而加土以代之巨本矩字後爲巨細之巨而加矢以代之府本俯字後爲府庫之府而加人以代之示本祗字後爲告示之示而加氏以代之須本鬚字後爲斯須之須而加髟以代之記假借字云告䔲作浩倉柷敔作祝圄壽年作基年瑚璉作胡輦俎豆作沮梪百寮作百遼俠少作陜少職方作識方

谷神作浴神眉壽作麋壽涿磨作琢摩斜谷作余谷行李作
行理紛紜作汾沄功德作公德蓺莪作蓺義遐邇作假爾後
昆作後緄英雄作瑛雄謇諤作謇鄂清儉作清淪九層作九
增讜言作黨言蕭條作蕭篠忠勇作中勇表著作俵著蜂起
作蠭啟朝聘作朝娉擾攘作擾穰於是作於氏不假作不夏
奈何作奈河禋于六宗作煙于六宗平原十仞作平源十及
疇咨作詶咨黃屋作皇屋孳孳作滋滋芃芃作梵梵蹤作縱
袞作緄苛作荷勳作薰默作墨澤作睪奭作央莠作秀蕃作
番懲作徽優作憂孩作咳泉作湶椁作郭姓作性霆作庭特
作犆矩作柜亦作奕爛作蘭叶作汁漸作瀸穢作濊薉作杈
黎作犁俾作卑靈作零壁與辟通非與飛通刑與形通而與

如通伍姓之伍作五歐陽姓之陽作羊記改字云罪本作辠言自受辛苦也秦始皇以近皇字故改作罪對本作對漢文帝以言多非誠故改口從土雒本作洛東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從隹疊本作曡揚雄以古理官决罪三日乃得其宜也新室以三日大盛故改從田䯄本騧字宋明帝以近於禍故改作䯄隋本隨字隋文帝以周齊不遑甯處故去走作隋邪本𨛜字唐明皇以近於幽故改作邪此皆學者不可不知也見山志二集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

臨海洪筠軒頤煊讀書叢錄載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典藏書續志同惟蕭士贇序藏書續志失載其文云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

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所顯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爲移置卷末以俟具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又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

補註李太白集吁晦庵李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諸棗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誚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案宋蕭立之號冰厓有集三卷此稱冰厓後人殆其裔歟

也是園書目

也是園書目十卷虞山錢遵王曾編有自序云己酉清和詮次家藏書目告藏放筆而歎蓋歎乎聚之艱而散之易也竭予二十餘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擋家貲悉藏典籍

中如蟲之負版鼠之般畫甲乙部居粗有條理憶年驪烏時從先生長者游得聞其緒論經經史緯頗知讀書法逮壯有志藏弆始次第訪求問津知塗幸免於冥行擿埴然生平所酷嗜者宋槧本爲最友人馮定遠每戲予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與一笑而終不能已於佞也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興季氏殆將塞聰蔽明仍爲七日以前之混沌與抑以天公憐予佞宋之癖假手滄葦以破予之惑與穆參軍賣書相國寺中逢人輒曰有能讀得韓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贈人知其爲伯長者引去予之賣書不及伯長之高而聊以解嘲者在夫已氏之家肉腧也夫已氏曰知味者謂擗龍脯不能果

腹不如豕肉足口放箸得以一飽今子所去之宋刻龍脯也所藏之善本豕肉也老饕差足自慰又何用過屠門而大嚼乎予曰固矣更有進焉者椎埋洗削之夫盤列市中豘蹄操刀而割甘其味以爲太羹弗若也易牙過而笑其失飪矣今予雖愛豕肉不正不食稟然有聖訓存焉又何龍脯之足以荒其志乎嗟嗟好書者不少概見而眞好與眞知者實難其人是必知之眞而後好之始眞然好之旣眞而不造於眞知者吾未之見也癸卯冬予過雲上軒見架上列張以甯春王正月考一書援據詳洽口翁歎其絕佳少間走札往借已混亂帙中老人懶於檢覓而止耿耿掛胸臆間者五六年去秋初度有人插標以數册敗書來售而此書儼然在焉得之如

獲拱璧因感墨汁因緣艱於榮名利祿然世間聚散何常百六飆迴翔雲一燼圖史之厄等於秦灰今吾家所藏不過一毛片羽焉知他年不爲有力者捆載而去抑或散於麪肆麴坊論秤而盡俱未可料總之不滿達人之一頫耳江湖散人云所藏皆正定可傳予之書咸手自點勘疑譌後有識者細心繙閱始知其苦志若謂藏書多繕寫本子未足援據此乃假好書之名而無眞好之樂者竟謂之不知書不足與言可也佛日錢曾述　後序云諸家經籍志惟焦氏詳而有法予每思悉舉所藏編定目錄自慙四部單疎若區類詮次登之簿籍未免有挂一漏萬之譏緣是卒卒中止今年春斧季邀予過隱湖止宿燒燭檢書快談至夜分倦思寢斧季誘而使

之言意將窮予所藏而後已予嘉其志且愛其眞好遂條悉以對胸中秘而久不欲宣於人者竟如猩猩血縷縷而出矣斧季復誘予寫書目時敕先在旁目笑我兩人閒或出一二語以相慫慂余歸遂發興叢書於堂四部臚列援豪次第頗效焦氏體例稍以己意參之釐爲十卷浹辰始畢然終不敢謂已成一家之書目也惟是聊且錄之如甲乙帳簿命侍史備遺忘便檢覓以應斧季之請不煩借書一瓻可耳吳門錢功甫高士也老屋三間藏書充棟口翁釋褐後即與之交時時過從出看囊錢市餚餌相對共啜一日語公吾老矣藏書多人間未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轉就公借他年屬纊時公與我料理身後事以爲償博何如口翁喜

甚質明往其意色閔嘿已不肯踐宿諾矣嗟乎讀書種子習氣未除斤斤護惜葢非獨一功甫然也其書後雖散爲雲煙此一段嘉話至今猶在人口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卽筌翁云道君在五國城所作從榷場中來者功甫歿此書不知散落何處今雖懸百金購求豈可復見趙元度初得李誡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冊又借得閣本參考而閣本亦缺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溝澮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元度收藏數千卷二酉五車斯架塞屋臨老乃發無書之歎非無書也卽挂一漏萬之意也旨哉我欲以此

一言贈世之藏書家哆然自足者遵王再題

周西嶽華山神廟碑

張叔未丈云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宇文泰命楊子昕構華廟植松二千餘株周武帝天和二年丁亥詔史臣爲之頌而立此碑也楊子昕魏書北史皆無傳碑所云晉國公宇文護也護字薩保周太祖文帝之兄子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保定三年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有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然玉珽之擊御刀之斫郎見於天和七年此所云任屬阿衡親惟旦奭安有哉撰者万讀若萬紐于瑾書者趙文淵瑾有文名文淵有書名而錄是碑者褒貶率異辭余謂今所以人知珍惜者石在隨唐以前其背又有開元

一刻兩面兩側唐宋題字已無餘地而顏公實蹟亦列其側
嘉靖地震古刻盡失此獨巍然完善固是金天王靈爽式憑
而撰書之工否直可存而不論矣升作附陸氏音義天險不
可升鄭本作昇此則增阜於左从古文虞惟古有是文所以
手文曰虞或可約畧假借耳大統七年歲在辛酉此曰旃蒙
於爾雅歲在辛曰重光不合今驗石本直末剝蝕又似十字
然卽是十年亦歲在甲曰閼逢也周書列傳于謹字思敬唐
瑾字附璘瑾傳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
屬瑾白文帝言謹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
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
瑾乃深相納結敦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汲

古閣刻作言瑾學行兼修瑾亦庭羅子孫趙氏金石錄本盧刻後以于瑾請與同姓更爲万紐于則子瑾二字皆誤且文義當言請與于謹同姓不當于謹請與同姓也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亦作言瑾學行兼修王氏昶金石萃編錄顧說亦沿其訛皆寫刊失校之故須文空處後人題字者南監牧使劉航仲通提舉牧羊公事邱舜中聖徒同謁祠下熙甯癸丑仲秋十七日題又宋熙甯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本路轉運副使制置解鹽使明年十一月移東京轉運使十二月三日過華陰河南陳繹題應體用科彥古進士彥恭彥成侍行馮翊保定二解元盧定趙豫同謁於金天王祠下又李侃奉敕祈雨甲寅三月晦又熙甯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向書職方

員外郎陳綋自泰倅移開封令恭謁金天祠下彥默彥淵彥
正侍行又元豐元年十月十二日侍親出帥華池與友人鮮
于溱宋彰口謁祠下鄞江俞次皐謹題又張叔卿被命之利
路恭謁祠下男祕書省校書郎康伯侍行又治平丁未夏領
本路提點刑獄謁祠下後六年蒙恩除天章閣待制秦鳳等
路都轉運使過祠恭謁金天帝宋熙甯癸丑正月二十九日
東萊蔡延慶仲遠題又熙甯十年三月十九日題又提點刑
獄尚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祠下男唐工唐老唐
純唐傑侍行此舊裝册俱佚今從整幅拓錄又跋唐華嶽精
嚮昭應碑云開元八載亢旱元宗命許國公蘇頲以瑞祝之
辭旅於西嶽旋闕得雨既禱而祠因此立碑也是年七月題

罷相爲禮部尚書碑故言舊相尚書也撰者咸廙王氏昶云開元時咸廙爲十八學士之一圖形含象亭若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疑即趙冬曦傳大理評事咸廙業恐未合書者劉升昶云唐書作劉昇附見劉德威傳題額者李休光錢氏大昕云碑石左右蓮華巍嵬十六字興元元年盧放書又有李休光題額二十字驗其字體亦出盧手蓋勒碑之後又六十餘年而始題其額耳此刻周天和二年丁亥華嶽頌之背石之兩側與正文空處唐宋元明人題刻已徧蓋西嶽祠中烜赫有名之刻嘉靖末地震古石多毀此與述聖頌獨存

周無專鼎釋文

張叔未翁釋周無專鼎文云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

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翏册令無專曰官嗣口王口側口口錫女元衣黹東戈琱㦸縞緌彤矢攸勒鑾旂無專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烈考用丐𥂴壽萬年子孫永寶用㫚各通作格格于某鼎彝習見之文澉浦吳侃叔世兄東發爲余題沈紀鴻贈本亦釋作格後以[illegible]爲燔於自藏本改釋爲昏通作脤其實後說不如前說耳[illegible]廟字無可疑[illegible]舊釋烝澉浦畢萇園世丈星海曰烝冬祭時在九月不得曰烝六書統番作[illegible][illegible]卽番字故反亦通翻[illegible]从火爲燔記曰燔燎羶薌燔亦作鐇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是也吳侃叔因其說爲余跋沈贈本儀徵阮師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用之崑圜丈既明先生

之孫也世其家學精通篆隸所藏金石文散失殆盡間有存
者尚多佳本圖室吳侃叔曰劉元城廟制圖外爲垣門門內
爲廷又內爲廟又內復爲廷又內爲寢寢內爲都宮太祖及
三昭三穆之廟在焉然則所謂入門者垣門也中廷寢外之
廷也圖室都宮也七廟皆室太廟曰太室圖室殆統七廟而
言但圖室不見於經傳古文都作䣊圖作啚二字疑古亦通
用侍御朱右甫同門爲彌曰圖室藏河圖之室也唐虞謂之
天府。周謂之明堂。𤔲𤔲治司嗣鼎彝皆通用此上一字是
司字下一字作司治嗣解俱可南中謂宣王時人者大雅
常武篇毛傳謂文王時武臣者鄭箋也大興翁覃溪閣學詩
或言南仲篇周祜北城于方西拒昆或言江漢常武世並列

方召申與樊亦如岐陽十石鼓文王宣王爭考援是也[illegible]右
字句立于王之右者宣王令者也入門北鄉立于中廷者受
王令者也翁閣學說吳侃叔釋作佑顧氏廣圻釋作侑皆不
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字無可疑無是姓舜時有無澤見莊子周有
魯人無駭是也吳侃叔通作廡朱右甫書纂書亭本謂古鼂
字省是春秋時許國之器[illegible]釋作專較惠字更善[illegible]內入
古通是入門合文無疑[illegible]立固通位然此正當作立解[illegible]釋
琹爲近[illegible]舊說佐侃叔釋作𢓊非改釋作扛通作共朱右甫
書侃叔本云當是鳴字案此當闕疑[illegible][illegible]釋作傾側善矣
然下二字釋難定則此二字尚難得解[illegible]侃叔釋作咀然釋
作虎[illegible]遂釋作方積古齋用之案虎字全文旁文如王主父

卷三 十一

丁尊□□虢叔鐘□吳彝□□遽仲觶□左旁象足爪形無有連者此左直下不斷則非虎字矣既非虎字則傎側咀祝遉側虎方義皆難安□□古器文屢見如頌鼎□□頌壺□□□□頌敢□□□□舊釋束帶自不如帶束之善孫淵如觀察於纍書亭本釋作帣屯通作純案屯字如虢叔鐘□□邢叔鐘□□叔氏鐘□□□祿康鐘□□頌鼎□□頌壺□□□□頌敦□□□□總無從○者蓋○取○義●象地形不相通者孫說存之可耳嚴氏可均云帣純二字積古齋釋爲帶束尙沿舊誤則非也𢦏嘉定錢竹汀少詹曰伯姬鼎師毀敦並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縪案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

繹古文相通叚積古齋云矢作丁者與伯姬鼎同葢矢在房攢聚之形侃叔釋作矦攸勒錢少詹謂攸勒即詩之鞗革寏須鼎攸勒攸勒須壺攸勒攸勒須敦攸勒攸勒攸勒吳彝攸=勒與此同惟石鼓文作鋚勒從無有作鞗革者葢攸是本字或从金勒可省為革攸不可增革作鞗說文有鋚字無鞗字知鞗字非矣段若膺大令說文勒字注云爾疋鞗首謂之革革即勒之省毛詩鞗革皆當依古金石刻作攸勒鋚勒毛傳曰攸轡首飾也革轡首也自來上句奪首飾二字而莫得其解云云是誠先得我心者唯是攸字有作三點有作一直則不必改寫作攸耳㓡割通作丐吳侃叔說積古齋用之㲋舊釋蓋吳侃叔曰鼎彝中屢言𣃔丐

[illegible]壽萬年[illegible]鐘也[illegible]手撫而目眂之釁鐘之象釁鐘所以彌固之也是知[illegible]乃彌本字漢碑作麋壽乃借也奏父故作[illegible]壽與[illegible]皆从彖形龜字蓋龜亦音赤眞切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皴裂也釁所以彌其裂也皿陳皿者也故此亦爲彌壽案吳說善矣然驗盨器盨字如立盨[illegible][illegible]盨[illegible]鬲叔興父盨[illegible]史燕盨[illegible][illegible]與比[illegible]字實相類安得盡改讀爲彌蓋盨象龜形龜久也盨壽卽龜壽卽麋壽則作用丐盨壽文義更安

陸梅谷藏書

平湖陸梅谷烜刊奇晉齋叢書其收藏甚富嘗見書估攜來中統本史記後有梅谷跋云此書刊於中統二年按中統二

年郎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也考蒙古主是時方尙儒術召竇默許衡至開平定官制設翰林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故序云國家方嚮文學非虛譽也而斯時之宋乃倚重賈似道一人日以湖山宴游爲樂曾不如蒙古氏之有君嗟夫此書刊於此時正草昧初開渾沌未鑿之日余讀其書嘉其能進於中國故興也勃焉豈徒恃兵力之强哉然則此書抑豈獨以舊本爲可貴哉梅谷陸某題倩侍兒虹屏書于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上距中統二年已五百有廿年展寫之日亦維季春後有梅谷掌書畫史沈采虹屏印記又晏公類要後有虹屏跋云晏元獻公類要晁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焦氏經籍志謂八十卷而此僅三十七卷似非完書然其中有

公四世孫袠補闕并至歷代雜錄止益已爲足本矣載讀曾南豐集有此書序云總七十四篇合二篇爲一卷則正三十七卷也益信爲足本無疑晁氏所見殆傳鈔不同耳爰錄曾序冠首而識于後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歲閏五月春事未闌海棠繡球木筆紫荆薔薇花尚繁盛新妝初畢御研綾夾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啜鏡溪新茗書署印同前眞藏書家韻事也

周頌壺

此器向爲錢塘趙丈之琛尊人所藏丈爲余言不知何時失去家藏銘文拓本因摹刻于小屏余所見置于几案者是也後見鬻古者莫遠湖言在越郡得之壺已鎔去僅存頸上有

字處數寸而已歸之雲間某氏近日拓本皆由此不全者出
是壺先著錄曝書亭集竹垞老人原題之拓本今藏嘉興張
叔未丈處未翁嘗爲人題此殘拓云古尊彝之屬器蓋皆有
文者字體有異而語句則無異所以志器蓋之相符不至離
異牽合此正古人用心之愼從無一器著兩段語句相同之
文而蓋上反無文也曝書亭集載王太僕益朋家所藏須壺
項腹皆有銘云云今朱檢討之遺拓二篇及手跋眞墨具在
吾家當是一爲器文一爲蓋文竹翁並未目驗不過僅據墨
拓而著錄之疎矣是壺久無蹤跡莫君遠湖遊山陰得之項
口周遭僅存數寸而百五十文字具在文在項外當是蓋之
四周必高四寸器之文仍不外露也遠湖足跡廣眼力闊是

壺之蓋安知不尙在人間珀芥磁針行有遇合則竹老項腹有銘一語之疏亦從可訂正云延濟書于三頌軒中莫逃售者云此是佛經鎖之罪過故尙留之也

西遊記

海鹽張石匏明經闓福應劉燕庭觀察喜海之招赴秦中歸以元邱眞人西遊記見餉後有徐星伯郡守松程春廬奉丞同文董方立孝廉祐誠諸跋其徐跋云長春眞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爾泰山記曰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城之噶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甸也

博克達山三峰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即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爲古火州地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端即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砂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餘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託多克積沙成山浮溜難行東距阜

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顯言者塞外之水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託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即四十八橋遺址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即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東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

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没輦河也苔剌速没輦是今伊犂河以
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
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
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塚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
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闌没輦由浮
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闌没輦者今之那林河
自渡伊犂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犂戍喀什噶爾兵往來
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
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眞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
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
而東北渡伊犂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

里馬城自阿里瑪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千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眞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尚未出金山則爲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盦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眞

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程董跋不備錄又有烏程
沈垚金山以東釋文更長亦不及錄石匏丈自書緣起云歲
丁酉之春予應汀州太守劉燕庭先生之招將為閩遊道出
紫峽與同人道別蔣君生沐屬於杭郡振綺堂藏書訪元耶
眞人西遊記會於汪君又邨所詢及未有以應也悤悤渡江
抵汀一日偶言於燕翁知有藏本留京邸它日許相假也明
年九月燕翁赴甘肅鞏秦階觀察任偕予往未至燕翁奉諱
返旆小住西安越歲東還迨辛丑之秋任陝西延榆綏觀察
書來乞余復西行壬寅春挈兒時恩重入關時燕翁攝理潼
商觀察留署齋踰半歲知此書會攜行笈癸卯春同逞榆林
因命兒子手錄之殆有夙緣邪是書經徐星伯給諫手訂諸

家題跋皆爲給諫而作益給諫昔曾親歷其地故一一疏證如此未幾給諫出守榆林暇日轉假其本校之以朱筆改正又補鈔孫序及錢少詹段大令跋兩通爲程沈君垚金山呂東釋皆燕翁本所未及也予目力加眊不能讀一過藉兒子勉力以成俾五千里外得踐數年宿諾亦幸已榆林古朔方郡出城數里欵貢城舊址在焉予嘗登城北望黃沙白草大漠連天秦築長城隱隱可指其外即蒙古部落人情風土不與華同記中所言亦漸相近矣感慨流連不知此身之何以至此也歲臘歸里出以復生沐嘗可添一段公案道光甲辰六月石匏張開福識于榆林節署年六十有一

會稽陳章侯洪綬寶綸堂集十卷刊於康熙乙酉有羅坤胡其毅兩序孟遠傳一首今刊本不可復得矣有遊淨慈寺高麗寺二記志湖山者所宜採及也

唐周文遂墓誌甎

張叔未文云唐周文遂墓誌甎刻海昌周松靄進士春所藏王蘭泉宗伯昶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錄此作石誤也甎易損嘉慶丙寅進士貽余一本模黏已甚此尚是乾隆辛卯初得時所拓其手書跋卽在是年夏五二日蓋李作舟聘所貽本也是甎爲人盜去進士旋復購得今進士歿後又不知所屬卽剝損之本亦不易得矣未申公表身紳卒玉表字紳字顯卒當是碎字紳碎二字缺表字不全王錄文缺三字據本

不清耳楊氏上脫晨字暑案是舉字之別王說是至咸暑所知則不必定是舉字耳仁和老友趙晉齋魏昔藏有唐處士包公夫人墓誌輒余曾手拓其文萃編錄作石亦同此誤

虞恭公溫彥博碑

此碑自安世鳳墨林快事云約得四百餘字王虛舟題跋云所存七百餘字至王蘭泉司寇得幾及千字之本爲多矣余所見陸白齋釋文則一千四百餘字翁覃溪閣學釋文則二千餘字陸翁兩家略有出入今以全幅整裝翁題之本參考錄之如左翁題云嘉慶丙寅春得千許字舊裝本因從蓮府壻覓全拓大幅丁卯夏竟通得二千餘字岑文粗可讀率更銜名題然良一大快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輩早能用意全拓所得不更可增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半截矣顧亭林不知詳考漫以殘闕二字置之

第一行 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碑 空十二字

下具撰書銜名則王氏言在前闕三行非矣 □中書侍郎□都督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銀青光祿大夫□□□□□□渤海縣男歐陽詢書□ 第二行 昔者帝嬀升歷九官奮其庸有周誕命六卿揚其職國鈞總於公相□乎二□朝□歸於臺閣成乎□晉雖滈□□□□□□□□□□□□□□□□魏□□代天□□帝載立盛德建□□□□□ 第三行 也若夫昴宿麗天感其靈者人傑嵩嶽鎮地降其神者國楨叶卜夢於龍彫□物色於舟楫其□也□庸器而□□□其𠄔也□□□而□□□豈□□之人□□兹復□□矣公太原祁人諱彥博字大 第四行 臨系姬文之遠冑派

唐叔之遥源食邑河內世功開其緒著姓晉陽令德流其
祚雖復安國□□□□□□漢之忠義次房□於□
下晉之勲烈太眞□於京□猶培塿之望極天潢汙之上
□□□第五行 祖裕魏大中大夫言爲准的行成表綴廊廟
翹首搢紳結轍□公叔而比德□思□而□方□考君攸
隨三原令泗州司馬　皇朝贈魏州刺史聚螢成學夢鳥
飛文名冠洛中望高許下孔門密子□□第六行 不顯於當
時潁川陳君哀榮無間於異代能兼之者不亦優乎公□
兩儀之正□□百□之懿德□仁義以□□□禮□以□
名□用內□常情所以自維輝光外□達識所以知□洋
洋焉若洪河之東第七行 注巖巖焉猶華岳之西峙若乃三

德六行列聖之所貴也舉厝必□其域九流七略先代之
所重也□息□□□喚□□□□□□□雲蜺以文
□淪□□□□與然則京臺□□始於覆□巨川維第八行
地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而佩印文終創業隋
□吏而命社美□令範同符前烈隨開皇中本州□□□
□□應詔□以高第直內史省于時隆□□□俊乂盈朝
□□侍郎薛道衡才宗唐肆第九行牢籠多士太子洗馬李
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並下堂見禮倒屣定交曰季之稱
冀缺□□□趙□之□□宣□□令□□古義□
懸衡垂則奏□語而善陸生坐宣室而悅賈誼乃授通事
舍人十行斂笏鳳池垂紳鸞閣瓌姿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

武在列華喬□庭對越於青蒲之上□□於赤墀之下陽
□□□漢菀□□比其□□洪□□□□□以方其辯斯
乃之賢之餘事具□之一隅猗歟雅行十一 度在乎經國大
業之始以親喪去官璃纂之慼哀毀之極與夫長孫居憂
子龍在疚□□□而□□□□□□□□□□□□□煬帝親
行九伐問罪三韓于時禮部尚書楊玄感□□□□□□□
□□斛斯政行十二 出奔高麗旣而乘輳南反詔公銜命華
境申明臣節陳之以逆順宣暢國威□之以禍福遂□□
□增輝□□□□□□□干紀□□菹醢之罰□□□□□
□焚如之刑豈如□□□□□□□海張騫行十三 擁節
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寇

戎板蕩夷羊在牧商郊□漂杵之師□□□□□□□
□之□□我高祖□五紀而出震乘六龍而御天憑玉握
河洛之符授鉞遷夏商行十四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髦
俊建社班瑞光寵屬於勳庸庶績所以咸凝□土於焉□
□乃授公□□□幽州總管府長史封河西郡公食邑二
□戸□□□□□□雖連率總其方□□□毗其政
十五行刑而滅沒不羣豈蹉跎於吳阪清越振響終特達於
章臺徵爲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郞□周建官□□內史□
□□□□中書司國典於□□□王言於□□詳其歷
選則□□□美於江東求其得人十六行則孝若飛聲於洛
下云誰嗣響復在茲焉屬獫狁縱慝疆埸大駭甘泉□□

烽之火雲□□□貝之陣□□□□□□□□□□□
□鞠□□□□懷辛□之將琴書在□佇甘□之臣乃
以公爲行行十七軍長史十萬之師方絕大漢五餌之術必
繫單于而南風褰律□之和北狄肆豺狼之毒衞尉數奇
□□□□□□□□□□□□□如雲霓□終□事□
之□□皇帝嗣堯□□繼文治□平章百姓行十八澆俗佯
於結繩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戶威慴龍瀚澤流龜□□
寶無侯於□域□□□□□□□□□□□□□□□
□□□□□□□□□□□□拜雍州治中檢校吏部郎
中尋□爲中書侍郎行十九公望爲時宗才稱王佐鴻翼所
漸自回溪而薄九霄驥足既馳遊閶闔而躍千里雖儁□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激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闍糾繆口口大選陳議武口渥洽口口口故能二十
行爵命日隆寵祿歲厚有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
本官行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遷中
書令口口口口口恭口口忠直表於廊廟口口口口口
口位口口獨口口口口職司八二十一行柄公又處之故能出
總糾寮入專機管執簡冊以肅周行奉綵綸以光帝口口
少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復口口口口口休烈
其猶病諸俄檢校左衛口口口餘如故進封虞國公食邑
三千戶二十二行德優爵重鎬京之舊制非功不侯中陽之令
典踰七命而兼二善口下以協口口比口口佩口口口

□□□□□荒□□□□□矣□尙書者重於司會之職
僕射者踰於副相之位上圖天道譬斗極二十三行之運四時
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　聖朝欽若前典憲章往代
懷播溪而□聡想傳巖而□□□□公□書□□□□
□命聞寵禮賢□□□□臨事而□□□□觀□遺書□南
宮之故實詳求善二十四行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哲仰止而
無怠是以忠允寬裕□內恭之德清虛□□□新□之度
□□□□□□□□□夙夜□□□□□勤□茲□□
式是百辟□□□□以事一人獻替之規不忘於忠二十五行
恕損益之義皆出於仁厚違規矩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爲
利社稷安億兆□其身而無悔肅肅焉濟濟焉□□□□

□□□□□之周□善□□□□子文之毀家非徒言□
公□□□信□貴中和心之二十六行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
之所異不是已而違人闕德義爲宮牆包禮度□□□□
人之善系□□之清□□□□□□之□□富辭令
而絕毀譽□□交而篤久要位高矣□□滋□祿厚矣治
家踰二十七行約以孝敬之道移於哲兄行慈惠之心治於猶
子允所謂朝廷之棟幹人倫之龜鑑焉以貞觀十一年□
□□□□ 駕□洛陽□公自感疾暴動 上寄深臂指
恩篤股肱中使相望於道路名醫畢二十八行陳其方技遂
輔德徵報彌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兆二豎之灾將□□遣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問所欲

言公志在忠謚表陳治道□□之□□盡令終之德克著
昔□卿大夫無(二十九行)忘於舉能子顏啟足情存於慎赦耻
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日薨於旌善里中春秋六十有
□　上聞□□□□□□悼伴衛君之請尸類齊后之□
□卹以其日舉哀於□次百僚陪列莫不流涕乃(三十行)詔
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行中書侍
郎杜正倫□□□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水部郎中□□□
□□□□□□□應太常考行謚曰恭公乃　詔有司立
碑紀德□塋地於　昭陵(三十一行)之側并給東園祕器賻贈
二千段喪葬所須並令官給□祖送之典墳塋之制咸率
禮□□□□夫鐘鼎□□□□□□□□代□篆籀□

□□□□□琬琰□□□逢□□□□獻元葉漢室之良
佐（三十二行）也密陵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復卿雲摛思班爾
運奇勒銘由其子孫表墓資於□□□□□□□□□□
□□□□□□□□□□□□□□□詔□□往載不其
偉敞式揚一德垂之百代其詞曰□（三十三行）藹藹高門世膺
顯命堂堂盛德家襲餘慶抗節飛英扶危流詠軒蓋接□
珪璋疊映□□□□□□□□□□□□□□□□□□
□□□□□□□材□蒸重□□□□□然□遊藝□德
財成□□範（三十四行）圍儒墨非焉擅奇雕龍貽則發跡素里
馳聲上國仲舒揚庭吾邱侍詔數□□□□數□□□□
□□□□□□□□□□□□□□□□□□□堯舜□

□□□□□□□求賢受書汜上釋鈞滋泉陳三十五行謨德
顯定策功宣縱鋈纔鶱搏風初矯銘勿鸞閣便繫鳳沼仲
舉性□夷吾□□□我□貝□□儀表□□□□□□□
□□□□□□□□□□□□□懷□□□□□□□□
□遺名鑄丹□荇傳薪三十六行理一 水逝黃岐光沈趙日稅
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鳥英騰實悲纓卿□慟□
冕旒寵喻□□ 恩隆□□□□□□羅□□懿
範□□□山邱

嚴修能購書

歸安嚴修能元照、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吾邑錢廣伯布衣
為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值之多寡傳鈔

者並附之書後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錢廣伯復久能云承命爲購春秋張氏集傳容徐圖之至許以鐵綱珊瑚爲酬未免失之太重耳馥頓首朱朗齋復廣伯云昨日承示嚴先生札及鐵綱珊瑚俱已轉致敝居停汪九先生緣宋板春秋一書據九先生自言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日前所需二百金之價未爲過多皆由時下書價大槩皆昂此書雖已缺卷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无足重輕之宋元板書差爲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取利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只照本七折錢六十兩之數斷不可少勢不能九先生虧本以曲從耳乞先生附便轉致嚴先生但其書現在橫河橋姚宅爲日過遲姚處如合用則

不能懸待耳文藻頓首鐵網珊瑚一書玩之不忍釋手然係嚴先生持贈之意不可辜也謹繳上又復廣伯云日昨承示嚴先生來翰稔悉一切今早既轉致汪九先生矣張氏集傳既爲經義考所佚又爲永樂大典所遺而四方藏弆家從未經著錄則此書之可寶貴在遺編之散亡已久而不在鋟板之爲宋爲元也書籍流傳除兔園册子之外皆無益于舉業之學者必謂有益于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賣變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則不免立言失體矣今皆不具論要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減無可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卅五千亦屬增無可增今弟以二說衡之爲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

百丈足成五十五兩之數以兩不相從之中寓成人之美之
道是否有當伏乞裁定但此事自七月相待今已稽時計此
番覆後僅可再待半月不可誤九先生之得善價而他就也
文藻頓首修能自跋云張文憲春秋集傳一書其詳見盧抱
經學士䟦中元照嘗按勝國迨　國朝諸藏書家皆不著錄
聞常熟人家有之後毀于火朱竹垞徐健菴諸公皆未嘗見
老友鮑以文爲言虎林有藏此鈔本者遂親往求之其人索
直二百有奇逮壬子之歲以錢廣伯朱朗齋爲之介紹畀以
四十緡得之每册有曹榕顧汝修圖記共存十九卷其書宋
集衆說自三傳外于晉取杜元凱于唐取啖趙陸三家于宋
取孫明復孫莘老劉原父程正叔劉質夫許崧老胡康侯七

家之說最多餘如蘇氏呂氏雖間取之不甚多也凡有數說可以互相發明者以一家爲主而餘說夾注于下文憲自亦間有論斷存者幾四十條大概視集注尤條暢而全同者亦有數處其春王正月公卽位辯析至詳凡夾注幾千字皆集注所無學者所當細考也元照念此書僅存于灰燼之餘世無二本不敢自秘因于暇日手謄此本以爲之副起于六月初三日將四旬而竣事遂爲書得書之顛末并其大指于卷後俊之得此書者尙善視之哉時抱經學士書跋之明年乾隆甲寅季秋之月甲寅晦苕水嚴元照久能氏書于芳椒堂
又余所見明焦弱侯家精鈔洞天清祿集有何義門先生手跋云此書近時刻本皆訛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

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為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修能亦跋其後云余數年前曾見此書今為塘棲宋茗香助教所得此雖已有刻本然舊本故可貴舊簽隸書五字大類文待詔紙亦甚精古香可愛既以香修小印鈐於卷端復鈐於簽茗香先生幸善視之小生福薄不得以此書插架如何如何嘉慶八年五月修能居士嚴元照識觀諸跋益見前輩愛書之苦心如此如此汪雨人教諭云修能三歲時以指取碗中茶汁書几上視之成痰字從此遂能書阮芸臺宮保所補表忠觀碑乃其筆也

麓山寺碑

舊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為孫退谷少宰研山齋藏本較王蘭泉司寇所載多及百九十字其碑末庚午九月下尚有壬子

朔十一日壬戌建九字又其後有且上計于京不偶茲會贊口十一字乃接英英拔霧諸語爲自來著錄家所未及不覩是拓或將以贊詞爲碑銘矣

素師聖母帖 元祐戊辰刻本

張叔未丈云聖母晉康帝時人畢尙書引王松年仙苑編珠語正合然碑云家本廣陵仙於東土曰東陵焉而畢引漢書地理志盧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則甚不合錢詹事云此碑不列書撰人素師俗姓錢此從叔父淮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尙書證之史是杜岐公佑則此卽藏眞所書撰者必別是一人此論甚精大和四年裴休諸題名好事者移登覽題記轉摹入此耳瞿木夫之說亦精細案素書自敘帖年四十一

恣肆狂怪究增嫌厭此作年五十六謹嚴肅穆深得魏晉遺
規此後絹本千文貞元十五年所作筆愈蹙緊然氣體轉遜
此整暇故余於素師書中最耆此蹟也昔年丁未戊申余以
新拓黏來鶴堂中流覽最久此拓是元明時物與董臨之拓
俱得自同里王樹堂家因合裝而識之集書結習白首難忘
彖硯呵毫不知洴澼書之行自笑已

釋文

聖母心俞至言世疾氷釋遂奉上清之教旋登列聖之位
仙階崇者靈感遠豐功邁者神應速乃有眞人劉君擁節
乘麟降於庭內劉君名綱貴眞也以聖母道應寳籙才合
上仙授之祕符餌之珍藥遂神儀爽變膚骼纖妍脫異俗

流鄙遠塵愛杜氏初忿責我婦禮聖母翛然不經聽慮久
之生訟至於幽圄拘同羑里倏口霓裳仙駕降空卿雲臨
戶顧召二女躡虛同升旭日初照聳身直上旌幢彩煥輝
耀莫倫異樂殊香汲空方息康帝以為中興之瑞詔於其
所置仙宮觀慶殊祥也因號曰東陵聖母家本廣陵仙於
東土曰東陵焉二女俱升曰聖母焉遂宇既崇眞儀麗設
遠近歸赴傾弔江淮水旱札瘥無不禱請神貺昭答人用
大康姦盜之徒或未引咎則有奇禽翔其廬上靈徵既降
罪必斯獲閭井之間無隱慝焉自晉暨隨年將三百都鄙
精奉車徒奔屬及煬帝東遷運終多忌苛禁道侶　元空
九聖丕承纂揚至道眞宮祕府罔不往上半不全建泥靈

縱今蹤蹟之蹤古作縱此猶存古法可許道化在人雖蕪翳荒郊而莫禱

雲集棟宇未復耆艾銜悲誰其興之粵因碩德從叔父淮

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空監軍使太原郭公道冠方隅

勳崇南服淮沂既蒸□此字未釋作而不朽存乎頌聲

貞元九年歲在癸酉五月

素師遺蹟以聖母碑爲第一此帖刻本以元祐戊辰刻於西

安府學爲最佳湻熙祕閣續帖亦以眞本上石似少肥少古

健之氣明寶賢堂刻軟弱無力至湖南綠天庵刻則誤易殊

甚爲之釋者董文敏臨寫并釋文粵因碩德任石刻本今附裝册後瞿木夫名中溶嘉定人

著有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此釋載湖南通志各有差誤余自幼耆習此碑能背誦

茲釋其文而條董瞿釋之誤於後

世疾（世字顯即謂下有缺筆然斷非世舊字董臨與釋俱作舊）祕荷（董作祕藏）初忿（董作初怨）歸赴（董作俱赴）傾弔（弔至也瞿釋作市亦可董釋作市則大非）九聖（上脫二字）建（上字上半有蝕瞿云似旌字近是董作重）心俞至言世疾冰釋（瞿作闕□主□□□疾□釋）忿（瞿釋作怨）躡虛（瞿作踐）息（瞿云似亦字大非）家本廣陵（瞿作家於廣陵大非）設（瞿云似復似沒皆非）奇禽（瞿作鳥）晉（瞿作昔）詳（瞿□）郊（瞿云疑是頭字）蒸（瞿□□下字余亦不能釋）陝刻聖母碑尾大和題文湻熙帖刻無之則碑本之本無是文可知矣文在元祐刻款之後則非元祐刻可知矣畢氏關中金石記未審文是左行而於同登字亦未契勘瞿氏中溶古泉山館跋尾謂必是登臨遊覽者所題而非是帖之題跋說近是然何以刻在是石之尾亦未確指大興學士翁覃溪

先生復初齋文集卷二十四鴈塔題名重摹本跋篇之末附識云今陝西碑林俁素聖母帖一石尾有大和四年裴柳同登楷題是郎唐鴈塔題名石刻之僅存者而元祐時借用其前半之空石刻素書耳則說乃眞確眞審鴈塔原題世無隻字郎宋大名柳瑊重摹之十卷雖殘拓亦何從得見茲顊是刻之借用而此二十九字之原刻佳蹟巋然獨存豈非厚幸然非翁先生拈出亦何以抉學古之疑益歎審讀古刻之不易

資治通鑑

宋刊本資治通鑑每半葉十一行行廿一二字不等序十一行十九字卷中銜名隨官改換又一殘宋本題增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首行末行均夾行大字每

半葉十四行行廿四五字不等存三冊未詳何人增節

草堂詩箋

宋魯訔杜工部草堂詩箋有高麗刻本如水筒詩何假將軍蓋句蓋高麗本作佩注引李貳師拔刀刺泉事錢口口謂較蓋字爲穩其爲善本可知吳枚庵明經翌鳳云

荀子校本

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讀書雜志荀子補遺後刻元和顧澗薲廣圻校本刪去三條案原稿王制篇天下無王霸主句見讀書雜志第三楊注主或衍字非也則常勝矣千里按則上疑當有彊字又下文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千里按疑當作天下無王主句霸則常勝矣今本上文彊字脫下文主句上屬霸下屬二字互倒成

相篇水至平端不傾心衍如此象聖人缺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楊注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埶則庶已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千里接缺而疑當作射遠此章之義見淮南子說山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誘注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楊注以參天爲功業必參天也非也又以埶爲權埶亦非也埶疑讀當爲蓺蓺射準也直者平也端也抴者直之反也用抴必參天者有蓺而不直也楊注失之遠矣其王制篇二條雜志第三論之謂下衍霸字顧則謂上脫彊字下霸主二字互倒意有不同故不復載成相篇所删則不可知或以顧說爲未是且補射遠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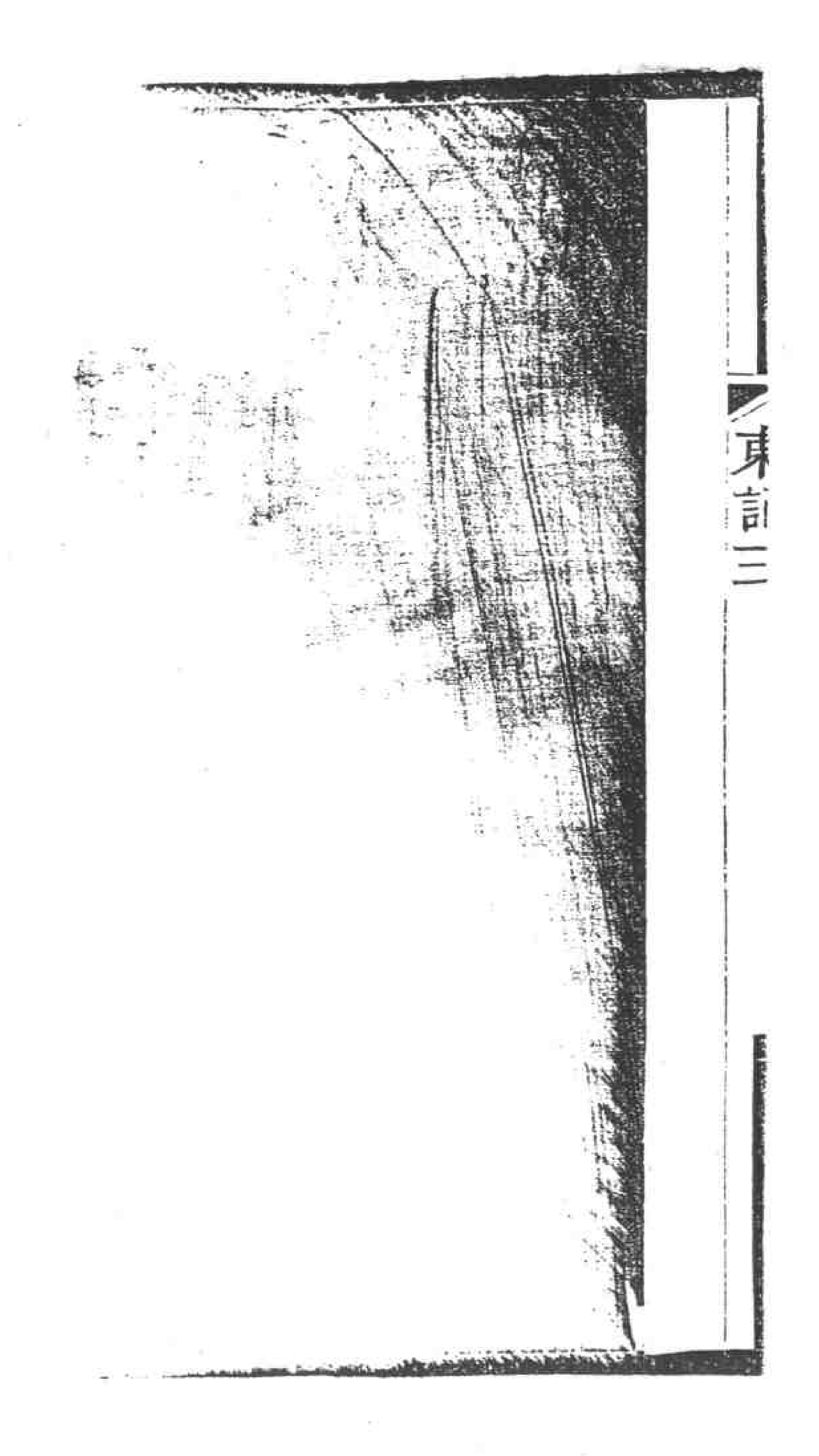
恐未能闕疑耶

新莽大泉五十範

張叔未丈云嘉慶八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大興友人翁宜泉樹培來書云所說金石契泉範事弟從前有辨甚長已蒙芑堂將板改正乃建武五銖範也至磨款另是司馬達甫之大泉五十範背有僞款弟磨去非建武字也然今悔之不應磨去已無及矣造孽奈何泉範名始竹垞跋培曾見江鄭堂貨泉範背有母字培藏大泉範背亦有母字而倪氏又名泉鎔會持此語細稟家君仍以從範之名爲是蓋禮運之語可據也覃溪先生引範金以徵泉範已細書於余家藏五銖泉範冊內而錢竹汀少詹跋江鄭堂所藏新莽泉母云其形橢圓中容貨泉八枚背之右隅有文曰母蓋當時呼錢模爲母也秀水朱氏所見大泉五十之母强名之曰範由未得見此

異聞耳則謂箴謂毋
其說不妨兩存耳

東湖叢記卷三終


東
訁
三

東湖叢記卷四

海昌蔣光煦生沐

松桂堂帖

宋刻米海嶽書有紹興米帖羣玉堂帖英光堂帖世皆不多見從未有言及松桂堂者余於六舟上人所獲英光殘帖後有相義錄其文不見於賓真齋法書贊且行次較異後有跋云右相義錄先南宮之所撰次者因得墨本於匡廬好古君子之家載觀筆勢挽萬牛氣概淩九秋英誼凜如褒貶森嚴真一代之春秋也巨容謹跋亦僅知巨容爲南宮後人不知爲何帖也案復初齋文集所載英光堂帖內有巨容跋數帖亦謂別是一刻及觀張叔未丈所藏米帖簽爲涿州馮相國

所題直云松桂堂帖後亦有巨宓跋云歲在戊申備員廬山倉掾適逢艱歉不雨者三月政懷憂國之心一日文簡曹公再世孫尊民出示先南宮禱雨靈驗詩墨跡百拜敬觀愈增感慨因念南宮仙去遺翰多上中秘其散落人間者又不知其幾今塔下一詩豈非佛力護持而不爲六丁取去耶尊民知寶是編斯亦九原之幸也曾孫巨宓鑒定謹跋因礱石松桂堂與好事君子共之時菊節後五日乃悟巨宓所跋諸帖皆松桂堂也張藏之帖後歸嘉善程別駕文榮其所著南村帖考中詳言之程宦金陵癸丑之春程殉難焉此帖想已灰飛煙滅矣思之可勝浩歎

相義錄

義者士所舍也世治道隆上下宅義先王之澤至于海隅匹夫匹婦莫不知之猶人之寒必絮暑必絺處必棟宇陰陽和而四肢適其命不夭無足怪者若夫時昧道降先王之澤竭士去其常舍相求利而不止天下大化以趣向擇利爲風故臣謀君子悖父士責友拖紳襲冕之下化爲豺犬蕭牆衽席之上起爲寇仇方是時有一介士巍巍不流受命忘身者則一世失舍之人視之反若寒絺暑絮布席于野四肢遘厲而死亡立至也然而士知舍之安雖誘之以封脅之以刃奮身不顧視鼎鑊如華堂麗室使一時桀暴逆虜降殘斂兇顧之而不敢逼至于千百年涉殘編昧遺事者猶目察眦髮指冠宛如面目相對覩其大充塞于

天地之間耳不貴哉余閱史感房叔安之義於是錄亂亡之間上下以義相舍者著相義錄有所不錄以俟後世知我者辛酉八月吉日襄陽米芾元章敘

房叔安字子仁清河人也爲口元邈青州長史齊高帝鎮淮陰宋明帝疑之齊高乃北通魏遣書結元邈以自固元邈問叔安安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今公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弃之三齊之士甯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乃遣叔安詣闕發其謀齊高邀執索章安叔答曰寡君使章上天子不上將軍僕所言利國家不利將軍不須置問齊高壯其義遣去苟伯玉勸殺之齊高曰人各爲其口昇明同時至

方伯封侯竟以功中齊高開縣騎府補元邈司馬甚懼齊
高益加敬齊興用元邈兄弟名始終叔安時爲益州司馬
甯蜀太守帝懷其忠正不撓褒加前將官後卒官帝歎曰
叔安節義求之古人恨不早至方伯子長瑜亦有行義任
爲州從事
韓係伯襄陽民事父母口孝謹稱其俗種桑於田界係伯
以枝所蔭損人苗乃徙界北數尺種桑鄰人遂侵田之又
爲徙數尺別種久之慚服還所侵地親拜謝之朝廷聞之
蠲其役表其閭鄉里化服以壽終
李世勳爲唐守黎陽竇建德破之釋不問復使守黎陽已
而世勳自拔歸吏白誅其父建德嘉其執義貰而不誅

王軌爲唐守滑州其奴弒之以其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賞之廢教將焉用斬奴返軌首

米□曰建德隋唐劇賊□□□之正益知義之足以感人

嗟乎吾讀史至此爲垂紳之士三歎

盛彥師宋州□城人爲唐宋州刺史徐圓朗反爲安撫大使戰敗獲之賊使作書招其弟舉城叛彥師援筆乃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善侍老母勿以我爲念

圓朗歎曰將軍義士也終不敢害

王成字義君南鄭人少師事太尉李固梁冀欲害固策免知不免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燮年十二姊文姬嫁同郡

趙伯英有賢智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積德累仁

何以遇此禍與二兒謀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兒遭害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曰諾乃將燮泛江東下入徐州變姓名爲□家保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作問卽受書酒家□□妻以女十餘年間冀誅大赦求大臣寃死者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厚遣之皆不受成遂名立而絕迹不仕燮後爲河南尹及成卒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以祠焉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學者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漢末黃巾賊起過其境相約

不得犯孫先生舍辟召皆不應以德義自守終于家

此帖較英光堂本略高其殘闕數字亦有原石本無者非盡搨工遺失及後來損壞紙本也

懷仁集聖教序

聖教序碑斷文漸闊鋒穎芒鋑俱無不獨紛紜何以慈出等字也碑斷時代則曹秋嶽侍郎謂在紹興二年王虛舟吏部謂在宋南渡後何義門太史謂在明天順中楊大瓢山人謂在嘉靖乙卯然楊後亦自知其非其大瓢偶筆云聖教碑斷時代曹秋岳謂在宋紹興二年至王敬美謂在元末國初何屺瞻云在明成宏間余向以爲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蓋乙卯爲嘉靖三年而敬

美生于其時如果是時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者也

周虢季盤彝尊釋文

此盤爲吉金最鉅之品聞以盛芻秣飼馬遇識古者收之其出土尚在道光十餘年間也嘉興徐籀莊文同柏有釋文云銘文八行行十三字又合三重文四凡一百十一字綫古文維薄伐玁狁與詩六月同文搏薄古今字嚴玁省犾旁犬象犬頭尾四足形[口縣]古文戠从口系號省聲[走亘][走亘]即桓桓戓古文俄讀若俘俄从垂會意俘者頃頭頓首之象竹書紀年厲王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當時玁狁荆

蠻相爲倚伏故詩采芑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而是銘亦云
薄伐玁狁用政蠻方也宣榭宣王廟虢季子白蓋幽王以後
人

惟十又二季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
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庸武于戎功
經維四方薄伐玁狁于洛之陽折
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
俘于王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廟宣
榭爰鄉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賜
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
賜用戉用政蠻方子子孫孫萬季無疆

又周奭尊釋文云奭古文奭古文奭从兩自此从兩自自與自同又字从大此从夾奭又與郝通說文奭盛也此燕召公名讀若郝王成王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銘云汝南知爲十九年事女汝水在周禮職方氏豫州域據前漢書地理志酈氏水經注汝水出宏農郡盧氏縣還歸山東至南陽郡魯陽縣大盂山又東至河南郡梁縣天息山又東南至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又東南至原鹿縣入淮凡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汝南汝水之南以漢志汝南郡證之平輿故沈國陽安故道國吳房故房國南頓故頓國汝陰故胡國新蔡故呂國新息故息國思期故蔣國西平故柏國弋陽故黃國上蔡

故蔡國項故項國安陽故江國皆其地貨从攸从貝當是古優字讀如優賢揚歷之優（鄭氏古文尚書盤庚下）貶从貝从史史氏音同當是古貶字緜从爪从糸爪古㡿字今作斥斥義近責从糸當是績字讀爲鰿爾疋釋負貝小者鰿餘貾黃白文銘云優貾績謂以貝厚禮之與他器云錫貝五朋錫貝十朋同書盤庚具乃貝玉古者貨貝與玉並重故卽以賞貝作廟器也公日辛召公父詩甘棠箋召伯姬姓陸氏音義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據是銘又可互證日辛字商人以生日爲字史記索隱皇甫謐云微字上甲以甲日生也譙周謂死稱廟主白虎通謂殷以生日名其

子皆非是人執策在車上御車之象銘此者紀從王巡狩事
夫著子事父之義禮曲禮疏御謂主事官有世功故有御事
之因是也
奭 奭 從王女 汝 南賓 優 三
⿰貝夬 貾 ⿰糸⿸厂丙 ⿰金責 用作公日
辛寶彝 人執策形 車形
琢硯名手
國朝曲阜孔 尙任 錄其所藏金石書畫古玩等爲一編題曰
享金簿中載金殿揚者琢硯名手供奉 內廷製松花石硯
甚夥石出遼東松花江較綠豆端色尤蒨潤云余所見平湖
高文恪硯旁鐫松花江石四字或出殿揚之所製耶又康熙

雍正間吳門有顧二孃者工琢硯黃莘田任贈以詩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自注顧家於專諸舊里）如何軋軋鳴機手劃偏端州十里溪余所見顧製之研有吳門顧二孃造篆書欵錢輿沙方伯（琦）澄碧齋硯譜云吳門顧大家工於製硯技妙入神時閩中林黃諸公以風雅爭雄各抱研癖而莘田曾任高要令端溪即其所轄得石最多特爲延致出其所積盡付磨礱四十年來匪但老成凋謝并莘田十研亦零落殆盡不知所之矣又云製研名手夙推吳門顧大家余生也晚不及見其人平生所遇者淮陰魏氏金壇王氏王爲罕皆前輩後裔閩中薛氏董氏林氏皆顧門下士也譜中新製多出其手（案愚谷文存載旌德呂建侯亦琢研名手）

高唐州殘碑

吾邑吳槎客先生騫所著尖陽叢筆有云高唐州治庭中有石在堦下偶歲大疫獄囚赴讞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囚爭求跪之皆驗旣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異之命發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缺可辨者數字今錄于左石高二尺六寸闊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亭先生在州時曾拓之凡五行

□是□兩□□□□　第一行

□□絕□□后□□　第二行

□□秩郤□□□□　第三行

神□□□□見功譽　第四行

□元□□□□□　第五行

歙硯

尖陽叢筆載元人江光啟送姪濟舟售硯序云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子長城里因以爲硯自是歙硯聞天下其山爲羊闘嶺之巘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曰羅文坑（今曰舊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纔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歧爲三曰泥漿棗心絲石去舊坑才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劚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劚者先剗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

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鄉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墻壁獨吐絲甚奇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視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東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華吐出光彩以爲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盡山頹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殘珪斷壁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硯者幸求端方

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絲紋之石衒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真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爲詳舊坑在雙溪時已陻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陻而石盡時獨緊足頗有大石今至（有疑脫誤）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陻聲如雷隔溪屋瓦皆驚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緊足石劚鑿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案近日歙硯竟不復出佳者讀此文知元時已然何況今日耶

孟蜀書範

新篁張叔未丈藏有古銅一片上楷書反刻易奇而法詩正

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十六字凡四行四字爲一行末翁題爲書筄有自跋云此初刋書時鑿銅爲式以頒示匠者之物也案韓文始鐫于孟蜀今本春秋二句在前此與今異盖易詩故不當後春秋左傳也惜不得歐陽書後本作一佐證鮑丈以文審定爲書筄亦猶泉筄之名始見於曝書亭集也吳江翁海琛廣平寓書於余引蔡練江瀓所著雞窗叢談內書筄一則謂是宋乾德時物余謂蔡説爲是筄作一左證則可若斷定時地當以宋學正葆湑題作蜀槧韓文筄爲正墨板始於唐末板本文選益州始有歐陽子書少時所得于州南李氏之韓集後云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行本則此爲孟蜀勑刋韓集時鑱銅爲式可知也上海趙司農秉沖藏有鏡

范瓦范皆金石中少見之品余亦藏有弩范爲未翁所品題者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勢分裂强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越稱元爲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董保障二浙一十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訾議云何哉且其建元之故亦嘗詳考碑錄乎盍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纂號者三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亡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壬

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亡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號案吳越又有真聖觀碑崇福廟記署開平二年碑錄不載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明二年丙子臨安崇覺院開山碑又功臣禪院記同登聖寺摩厓稱龍德元年辛巳上宮詩稱三年癸未㝎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亡次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冷泉亭記載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年乙酉東陽縣觀音寺銅鐘衢州司馬墓誌同又水月寺幢載寶正元年丙戌招賢寺幢載二年丁亥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年辛卯寶石山落星石刻書同羅隱記文有或發秀而層排巨石或岩嶤而朝揖眾山之句又新建靈德王廟碑在武康風山推知寶大建元在甲申寶正改元在丙戌至六年辛卯實八年以梁亡亦不用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

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於故國淪亡强臣簒弑之會別具忠愛纏緜未忍遽舍之至意雖晉吳天祐岐蜀天復遵用唐號而或亡或僭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其事卽順伯亦未究其心今立堂錢君爲武肅裔孫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龍簡告文見示此大可以裨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太簡謬處殊多不能表章吳越始終節鎭忠君愛民之事因藉此簡年確疏天寶寶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所以有新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詁經精舍亦以命題鄙著歐史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寶正爲天成非也見禮耕堂叢說

禮耕叢說云上章涒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畫之峻潔烏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藏本不敢假僅取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復出以見示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知為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去繹其諱令定為　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搆多帖體與今行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為汲古寫樣無疑間閱諸古體本諸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似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志云公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道籙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槪于心者惟游華山詩為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為欽叔百官詔之藍

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爲科律如此再考古
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尙有悠然臺味眞菴二目
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日省齋銘遺山跋弔
楊善淵詩續夷堅志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于堂而
子思子傳學庸獨不得配云云案禮志大定中始遷孟對顏
至曾子絕無升配事且係胥手倒寫曾子二字之誤又据次
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
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創字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
可證挂漏不免耳案滏水集藏書志載何義門學士手校本
凡二十卷何云撥墓誌及中州集皆言前後三十卷則尙有
後集十卷今北研所載劉疎雨藏汲古閣本不言卷數而余

所藏曹倦圃侍郎家鈔本亦二十卷板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檢有日省齋銘其餘所缺正同又案曹本卷首楊雲翼序云趙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與藏書志所志亦同而第二十卷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有一跋云閑閑題此帖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觀其所言原無所謂避忌也至論禪亦深有所得也矣豈以元章自況歟公以辛卯後之一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歿云今此帖實在河朔人家玩跋語當亦是金元間人決非後人所加惜不得劉何二本一證之

歸田類稿

元刊本歸田類稿二十八卷元張養浩撰前有孛朮魯文公

新序云三十八卷與本書不合張氏藏書志所載亦二十八卷又言卷末有畫像記畫像贊及神道碑銘祠堂碑銘與此本亦合惟此本又有余觀畫像贊云華不注山有名賢焉高標玉立雅操冰堅行超乎孝友之仲志卓乎博望之騫敬直乎內而所養者大義方於外而所施者全是宜著立朝之偉節吐格君之讜言倡道德以敦俗垂文章之正傳補過盡忠見幾明決難進易退投閒引年翫習池之雲錦詠謝墅之風煙綠野之堂獨樂之園媲二美以自足曠千載而比肩帝曰噫嘻西土顛連煩强起以臥治布德音而誕宣隨車致雨草奏籛天幸鮒轍□□□□□□□□□□□□□□□□□風馬陟降後先嗟夫今而復見斯人與何幸還諳乎治

古之前士而有志斯世與庶幾服膺乎忠告之編則景行高山之仰止殆儀刑風采之凜然至正丁酉仲夏朔旦後學岳陽余觀拜手敬贊又林泉生贊云神範端莊和若春陽中秉直剛嚴若秋霜仕止有道進退可法恭惟大雅允矣明哲後學林泉生拜案千頃堂書目補元人集部有林泉生覺是集二十卷注云字清源福州永福人天歷二年進士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亭林先生嘗言明人著書無非盜竊金源著述遭此龍漢一劫眞不幸也余雜輿書籍詩注會從諸書採輯約及二百種間取文淵閣目核之所藏不及四之一歎爲竊盜之餘殘缺已甚擬作金文目一則以稍存梗概嗣以底本焚去未能也

今訒菴出其所藏抱經學士四朝藝文補志屬余校之因取詩注依類補入凡得百餘種及平邊三佳崑崙坡軒等誤凡訂數十字至楊之美之彖數雜說趙閑閑之老子集解張鋐之韋齋集張潔古之珍珠囊各有小辨稍加是正若王百一汝南遺事一書蓋與元裕之壬辰雜編楊煥然天興近鑑並紀金末時事本志乃類入地理豈以主奔亡不暇而遑說懸瓠郡載耶惟金源為宋人僞書所誣數百年來謬誤流傳都視為虎狼之國凶暴不可近不知天會皇統開于前大定明昌踵于後文治彬彬人才蔚起在朝在野各有著述彼其人俱苦心孤詣成茲小品或傳都市或藏家塾自幸可以名世雖所製未必盡善要不從剽賊中來其英光畸氣不可泯沒

者固在曾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爲烏有自中州選外爲遺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已隻字不存卽宋潛溪所舉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詩不見雖以拖經學士及辛楣宮詹學業容見聞博畢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金源一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鞟僅留名集于天壤間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者博雅好古如訒菴當必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遼元諸家兼爲補正尤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簡以從見禮耕堂叢說

先憂集

國朝仁和陳芳生著先憂集五十七卷其捕蝗考一卷已錄

入　四庫全書今刊本日少爰鈔其敘目以諗留心民瘼者

先憂集者輯古來荒政書爲後世備荒者法也芳生生於崇正壬午時天下奇荒析骸易子隨地而有國家由是多故而芳生所居千墊村煙火千門至是僅三百焉蓋由承平日久自宰輔以至庶人俱不知荒政爲何事一旦無年遂悲鴻雁使其中有一二人取周官聚萬民者而丞圖之何至輾轉流離莫知所振哉今天下無事含哺鼓腹之風可以坐致而忽有人者切切焉惟荒政是議得無犯杞人之譏乎然而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亦不能免事至而圖之何如早爲之所且芳生固生長于憂患之中者也敢謂豐年可常恃乎范文正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誦斯二言留心世道者

能以平居無事而不念之哉康熙甲子五月望日陳芳生識

四十納粟第四十一度僧附贖罪第四十二緩刑附賑粥第四十三賑濟第四十四賑鄉僻第四十五罰侵欺第四十六興工作第四十七弭盜賊第四十八救荒本草第四十九辟穀方第五十治疾疫第五十一恤死第五十二耕牛第五十三慮後第五十四不恤荒之戒第五十五養濟院第五十六荒政餘論第五十七

湯鄰初曹廉讓

同里曹桐石徵士宗載紫峽文獻錄云湯煥字鄰初嘉靖乙卯舉人嘗手摹褚河南千文二石其戚徐李二生各得其一徐石後歸朱竹垞檢討李石聞在海鹽云案江陰志云湯煥字堯文隆慶庚午舉人爲江陰教諭後徵爲翰林待詔轉郡丞吳越間北之文待詔焉詹氏小辨云湯煥書楷學虞行學趙草學懷素至八

能品番禺方恆泰橡坪詩話云湯煥著有書指二卷桐石之曾叔祖廉讓先生三才藏弆金石法帖書畫最夥余所見宋拓黃庭經捨宅誓願文宋張鐵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米元章書爲之見容臺集有廉讓先生題識惜鷺古者匆匆攜去不及錄其文爲憾後得見宋拓晉唐小楷四種後有跋語亟鈔之以存鄉先輩賞鑒之跡跋云憶丙子客都下同西溟悔餘澹遠每至廟市定得書畫碑刻幾種輒互相鑒賞距今十餘年來古蹟散落友朋間鬬興致索然昨偶至慈仁觀得此小楷四種尚堪展玩是蚤同年徐壇長攜示姜髯舊藏十七帖古意盎然益增今昔之感時丙戌夏杪廉讓題於山靜日長之寓齋今曹氏後人尙存大觀帖石數十凶缺失尾石不知何人所摹

敬日草

明大學士晉江蔣公德璟敬日草余所藏本秀水朱氏潛采堂鈔本也有奉旨與工部議周尺各文一首云看得周尺之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宏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竇儼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黍十黍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揆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大禹聲為律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即周尺也有用璧羨者考工記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蓋璧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
十寸八寸皆爲尺也有用蔂粟者蔂禾穗芒也淮南子云律
數十二故十二蔂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是也有用蠶絲者
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爲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
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爲分是也臣等詳考之竊謂人指則
長短不同璧羨則古璧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秒
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爲正而又有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
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
驗亦復不齊者故前代製尺非特用累黍尺必求古器以雜
較焉如後周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度量衡晉荀勖取古物七
品以勗尺推較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宋高若訥用漢貨泉

度尺寸司馬光用上黨黍與湻化錢一文長一寸爲准因定
周尺如今木工尺七寸五分而弱此古今求周尺之概也隋
書所載歷代之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
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沖之銅尺皆合今去古
旣遠欲求確據惟高皇帝時命宋濂冷謙等所定樂律及劉
基等所定欽天監晷景可憑而晷景尤其顯者宋和峴用西
京銅望臬即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
數不爽況其它乎先臣唐順之云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
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强守敬精於律歷決非苟作嘗取
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
之命爲九寸與表尺果合於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它

求矣抑本部又有說焉高皇帝創制垂法貽謀萬世當時製爲鎮圭定按周尺則率繇舊章莫若以鎮圭之尺爲主若欲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兼求真黍參互考定非可懸虛臆決也崇正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工部據以回奏奉聖旨旣說周尺卽周鎮尺著照鎮圭式造尺進覽璟按京尺甚長因請御前尺及鎮圭與郭守敬觀星臺銅臬親較之御前尺比京尺止六寸鎮圭尺二寸比京尺止七寸三分欽天監日晷表尺比京尺止七寸二分遂以鎮圭尺爲定云後附歷代尺考文長不及備錄

曹真碑

道光癸卯西安南門外農民耕田得一碑上下俱殘闕徐星

伯太守松辨爲魏曹真碑有跋云檢三國志知是魏曹真碑也史稱真爲太祖族子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碑云侍坐公子將穌同生又云口爲周輔東平峨峨雖比以周漢懿親而詞特隱約蓋真本秦氏子養於曹氏不得顯言之碑云公使持節鎭西將軍遂牧我州據傳文帝即王位以真爲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雍凉州諸軍事碑下文有雝州字是作碑者爲雍州人則此曰我州者雍州也碑云張掖張進又云羌胡詐之妖道公張羅設穽陷之坑网即傳所謂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也張進反事又見魏志蘇則閻温二傳陷之坑网足資互證傳云黃初三年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

牛渚屯破之按吳志朱然傳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
陵魏文帝自往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
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
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
解時然城中兵少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
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
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
姚泰謀爲內應事覺然戮泰尙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碑云
徵公拜上軍大將軍又言奮雷霆於朱然是其事矣碑又云
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此太和二年孔明出兵祁山
敗於街亭事傳云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碑所謂公斬其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脅口又云立化柔嘉百姓恃戴若邛陽春皆楊條出降平三郡事惟陸議事無可考太和二年紀云曹休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不言與真戰碑言口冬霜於陸議可以補傳之闕真卒於太和五年二月此碑之作當在其時魏世貞石於黃初諸碑外增此一種亦希世之珍矣

扌之後陳氏有齊國當愍王時亻宋并輿行一為基長以清慎為限交以親仁為上仕以忠董行二巾騎夫石間豫侍坐

公子將緜同生使少長有三行罡公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

我州張掖張進四行羌胡詿之妖道公張羅設穽陷之坑网

十五行公不能於是徵公拜上軍大將軍擁生六行轂節鉞如

故七行亻蜀口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援八行援於賊

公斬輿造意顯有忠義原輿脅九行曰約立化柔嘉百姓恃

戴𪘏卬陽春殊十行冬霜於陸議奮雷霆於朱然屠口賊於

十一行亍績家有注記豈我末臣所能備載十二行兵如何勿

旌一命而俯宋孔之敬十三行從俗以桂瀛不忝世以違憲

寬十四行嗟悼羣僚哀酸賻賵之贈禮十五行冀令趙護太尉

掾嚴武雝州十六行岳登華岱鑽亘石示後嗣十七行上為周

輔東平峨峨作漢十八行毛杖鉞牧我陝西威同霜十九行千

孖爰立碑作頌萬載不朽二十行

碑陰

上闕定皇甫口ナ忠　州民中郎ヰ口馬下闕

上闕不孕秦秉　州民中郎北地衙𧗳下闕

上闕翊山秦伯謀　州民中郎京兆郭允下闕

上闕季超　州民中郎安定胡牧下闕

上闕珍仲儉　州民中郎隴西辛纘下闕

上闕灬詳元衡　州民秦國長史馮翊下闕

上闕侯安定梁瑋稚才　州民護羌長史安定下闕

上闕郎北地粱幾彥章　州民西郡長史安定下闕

上闕隴西彭紃士蒲　州民下辨長天水趙下闕

上闕安定皇甫聲季雍　州民廣至長安定胡丰下闕

上闕尉北地謝迹祖然　州民循武長京兆郭洼下闕

上闕代公時　州民武安長京兆趙欽下闕

上闕風竺誼公達　州民玉門長京兆宗怓下闕

上闕地傅均休平　州民小平農都尉安定下闕

上闕騎都尉西鄉侯京兆張緝敬仲　州民曲沃農都尉京兆土下闕

上闕司馬馮翊李蘘國渧　州民郎中扶風姜潛公隱

上闕口農丞北地傅信子思　州民郎中安定皇甫隆始下闕

上闕空茂材北地傅芬蘭石　州民郎中馮翊王濟文雍

上闕將軍司馬安定席觀仲歷　州民郎中京兆尹夏休和

上闕尉主簿中郎天水姜兆元龜　州民郎中天水尹韋叔戩

上闕將軍馮翊李先彥進　州民郎中安定胡廣宣禮
上闕督廣武亭侯南安龐字山奉　州民郎中安定楊宗初伯
上闕尉參戰事郎中京兆韓汜德脩　州民玉門侯京兆鄠靖幼立
上闕領司金丞扶風韋昺巨文　州民騎副督天水古成凱伯
上闕前興廣令安定王嘉公惠　州民雍州部從事天水梁苗下闕
民京令京兆趙審安偉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皇甫下闕
民臨濟令扶風士孫秋鄉伯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梁馥上下闕
民鄜令隴西李溫士恭　州民雍州從事天水孫承季少
民北平令安定皇甫肇紡載　州民雍州從事京兆蕭儀公下闕
民中阝夫乙下闕　州民雍州書左口定阝下闕
馬二槎藏書

吾鄉陳仲魚徵君鱣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瀛上
舍余中表行也時得借觀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
本有宋本漢書晉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爲天籟閣故物
有王弇州手鈔補闕之卷真書林瓌寶也余曾假得劉子注
十卷後有各跋錄之以見珍秘晁氏讀書志云齊劉晝孔昭
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薄俗
或以爲劉勰或以爲劉孝標未知孰是庚午巳月晦日葉子
寅讀識此書丁丑冬得之梅花館越宿即取去庚辰秋再見
之南樓如逢故人亟攜之歸內鈔錄多誤朱筆已較正至劉
子姓氏南陽先生雖言之而終無的據當以俟知者世無刻
本可勿珍諸康熙庚寅中秋十八日許心扆識舊鈔本前葉

有此二跋後跋旁注云辛卯夏五月十日晨窗見太翁外舅
圖記此册有外舅圖記內子補印圖記云云葉跋下有葉子
印春玉圃人二印又有葉豹文葉國華二印許跋下有丹臣
印又有歸高陽葉氏印卷首有葉氏菉竹堂藏書印卷末有
楙印南陽閒秀二印葢葉文莊公舊藏也鱸記此五硯樓書
也因舊鈔檢得之不令隨他書去卷端題劉子卷下又有無
一至無十字號其爲藏本出無疑惜五硯主人在日未取藏
本勘之爲一恨事而藏本早售去茲無從借校又一恨矣我
友周丈香巖家多祕書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其朱墨兩筆
舊校者多合余前校活字本是者存之非者不贅焉讀是書
者以舊鈔爲主活字參之可耳嘉慶庚午五月一日校畢時

在支硎道中復翁跋此書世鮮刻本惟程榮漢魏叢書本有之然脫誤甚多不可據也是舊鈔以他書道藏本證之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其自藏本出無疑不知何故正文與注或錯出或訛舛舊校而外又賴活字本校正無算可知書非宋刻可據者十不一二也余向從萃古齋見一小匡子細字本主人云是宋刻惜亦不全後聞爲陽湖孫伯淵售去當致書山左向彼借校一破羣疑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然藏而能讀非見聞廣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庚午五月十三燒燭重檢復翁又記劉子十卷隋書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譔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作劉晝孔昭譔直齋引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略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

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及孝標梁書南史俱無明文且當時崇佛而是書末篇歸心道教故道藏收之太玄部無字號中其非勰及孝標之書明甚又是書激通篇儁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又安得謂劉歆作乎惟北齊書儒林傳云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少孤貧愛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譔高才不遇傳三篇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傳雖不云有此書然於書中大意相合或疑袁孝政所作非也然孝政之注雖不能備詳典故亦不可少自明以來刊本注甚無幾而本文脫誤竟不可讀吳中袁氏五硯樓向得舊鈔本藍格緜紙

倘是明中葉時人從道藏本錄出又周氏香嚴家藏活字本亦係明時舊本黃君蕘圃既得袁氏所藏舊鈔本乃假周氏活字本校於其上余復屬蕘圃以厚價雇人摹鈔活字本以歸而以舊鈔本校之夫而後劉書袁注差覺完善可觀而世間通行程榮何允中等刻俱堪廢矣活字本第八卷中原缺一葉余手錄補入而并錄蕘圃二跋於後至所校活字本題誤者朱書於旁或兩可者則標於上嗟乎聚書固難校書亦復非易葢惟深歷此中甘苦者知之耳嘉慶十五年秋郭海陳鱣記

文公家禮

敬業堂文集跋元板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後云虞道園云朱

子使門人輯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檃括時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復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蒐以補其闕云按楊復字志仁一字省齋秦溪人宋史藝文志有楊復儀禮圖解十七卷續文獻通考所載又有儀禮圖十四帙家禮雜說附注二卷家禮乃信齋所自注而儀禮圖及經傳通解則與黃勉齋諸公相繼共成之者也余家舊有宋刻儀禮圖今又購得纂圖集注家禮凡十卷刻板卷首楊氏附注後又有復軒劉垓孫增注楊稱門人而劉稱後學則此本已非楊氏原書然校諸俗下所傳本其儀節詳畧率多異同圖式亦不合俗本乃明邱瓊山以已意參酌編次者

并失劉氏之舊矣又按原刻序文乃朱子親筆後來翻刻既多或致失真今以全集考之不同者凡七處常體二字集作禮舉其契二字集作要體要體二字疑翻刻之訛當從集至用於貧窶集訛用作困務本之務集訛作敦崇化之崇集亦訛作敦又不可以一日不字之上少亦字究觀古今集少究字此則當依刻本而增加改正者也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强自寬夜還驛舍樓上琴琴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

履聲闐闐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醅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會踏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須摩泰和羅鶴應菴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見東林外索

寶祐四年會天歷

寶祐四年會天歷影宋精鈔本凡二十七葉後有列銜

寶祐三年十月　日保章正同知算造兼[illegible]鐘鼓院判執禮

靈臺郎充同知算造楊　旂

靈臺郎兼主管測驗渾儀刻漏所相師堯
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　玉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李輔卿

嘉定錢竹汀宮詹跋云宋寶祐會天歷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于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爲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卌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覯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爲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

圭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疇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爲何語矣崑山徐相國宋槧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鳥爲鳦鳥姤爲遇恆爲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爲禾乃登之譌嘉定錢大昕跋又瞿木夫參軍中溶跋云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一册予友李君尙之從吳氏鈔本傳錄計二十七葉每葉十六行字數大小不齊首葉標題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會天萬年具注歷後列太歲幹支納音總計一歲之日歲德合取土修造大將軍太陰歲破歲殺黃幡豹尾及年九宮各月大小次葉首題太史局後云先準中

書省劄子奉聖旨二十四氣氣應時令卽造具單狀於歷日前連粘頒賜施行今據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等依會天歷推算到丙辰歲氣節加時辰刻頒賜具如後云云後列二十四氣各注時刻末云右謹具呈寶祐三年十月日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成永祥李輔卿以後逐月開列每月之前首題月之大小及九宮月建小注六行紀此月之節并天道宜向等語與明之大統歷略同惟以月令七十二候散注後各日之下為少異耳每行大率分為七截首列逐日干支納音建除二十八宿旁注帝后大忌及長短星次注二十四氣四正卦爻弦望滅沒社伏臘沐浴上朔除手足甲爪次注七十二候公辟侯大夫卿卦土王用事次注吉

凶神宜忌之事次注晝夜及日出入時刻次注人神所在旁注血忌血支次注日遊神所在標題所謂具注是也册尾別有一葉首二行云右件人神所在及血忌血支不可鍼灸出血日遊在房內產婦不宜於方位上安牀帳及埽舍皆凶後題年月日同前又銜名云保章正充同知算造兼主管文德殿鍾鼓院判執禮靈臺郎充同知算造楊旂靈臺郎下缺數字兼主管測驗渾儀刻漏所相師堯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又後列鄧宗文李輔卿銜名如前案漢儒多用卦氣爲占驗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見於易緯稽覽圖以坎離震兌主二至二分爲四正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見是類謀孟喜章句卦氣圖及京房

以卦爻配朞之說皆本之卦氣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周旋用事見乾鑿度又以月令分主五日一候見通卦驗其著於歴也竝見於後魏之正光歴（詳魏書律歷志）又以候卦分內外內卦主中氣末候外卦主節氣初候則始於唐開元中僧一行之大衍歴推土王用事及滅沒之法劉昭後漢書律歴志已有之一行大衍歴略例云古以中氣所益之日爲沒沒分偕盡者爲滅開元歴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所虛爲滅此皆宋歴承用古法之大較也元授時歴今不獲見明大統歴大率本之授時而竝行刪去可知歴書至元而一變矣是書所載吉凶神殺今選擇家多用之惟除手足甲爪之日不傳閱此書亦無從尋其義例予以所藏洪武九年欽頒選擇歴書對之

宋歷有而洪武書無者凶神之五盜也遇此日不宜出行其例正月起丑逆行十二辰與天賊同亦見宋刻三歷撮要又五月巳酉平日下有五道攷三歷撮要亦僅一見於出行吉日下云不犯往亡五道不歸大吉道盜音同未知卽盜之誤否其宋歷無而洪武書有者吉神之除神也除神乃申酉二日與凶神五離同其名異而實同者宋歷之大明卽洪武書之上吉又宋歷明堂作丙堂河魁作天魁玉宇作玉堂玉堂之稱或後人嫌與玉堂黃道相混而改至明堂河魁俱係古名而此獨異則未審其故矣又寅申巳亥爲王日卯午子酉爲官日後人有互易之者酉子卯午爲守日辰未戌丑爲牢日邵泰衢作歷神原始謂其字訛而亦互易之今檢宋歷悉

同可知術家相沿如是術家謂上朔日陽年以年干加寅順數至亥陰年以年干加丑順數至巳與魏書所載推算得之者不同宋史律歷志嘉泰元年臣僚言比歷書一日之間吉凶竝出異端竝用如土鬼暗金兀之類（六甲土鬼直日及暗金殺上兀下兀竝見三律撮要）則添注於凶神之上猶可也而其首則揭九良之名其末則出九曜吉凶之法勸昏行嫁之法至於周公出行一百二十歲宮宿圖凡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之道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今查土鬼等皆不見於此書而每日著吉神卽不著凶神著凶神卽不著吉神可知此嘉泰改定之制其先則不盡然也卷首止列太歲等九神及九宮竝無年神方位奏書博士各神幾日得辛幾龍治水云云此類疑

皆授時歷所刱也所注帝后大忌以晁伯咎歷代紀年證之多合而于十月二十日缺太祖正月八日缺英宗恐是鈔胥誤脫耳卦名恆作常遘作遇月令元鳥之元作乙雉雊之雊作鳴歇旦之旦作鳥神殺元武作真武敬安作恭安皆避其本朝名諱同音之字鶡旦新唐書宋史並作鶡鳥曩見宋刻書亶字有作从亩从旦者未解其故近檢歷代紀年及本紀知欽宗初賜名亶後改烜又改桓而後蓄疑氷釋因讀此書牽連及之李輔卿此書首尾兩見而宋史作李德卿恐史之誤也會天歷史缺其法尚之精於算學得是書而推衍之可以補正史之缺不誠快事歟木夫瞿中溶跋

兩漢精華

東萊呂氏兩漢菁華廿八卷影宋本精鈔曝書亭故物也竹垞老人手跋云呂成公兩漢菁華二十八卷語簡而味長學者之津筏也於范史論不及志蓋蔚宗書原未有志自孫宣公判國子監以司馬彪續漢書志八篇混入范史中後人不復置辨讀此乃知成公史學之精審也康熙庚辰八月晦前三日竹垞彝尊跋于紅藥山房時年七十有二

九成宮醴泉銘

大瓢偶筆云宋搨肥而未剔本甚瘦余初疑其出兩石近稼堂為余言字本肥搨久石摩則筆畫僅存自然細瘦非兩石也其說良是又碑陰有宋元豐五年壬戌張覲元豐庚申王璞張玟鄭琳等題名不識稼堂見之否

朱淑真詩集

新註朱淑真斷腸詩集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題錢塘鄭元佐註首有宋通判平江軍事魏仲恭撰序嘗聞摛辭麗句固非女子之事間有天資秀發性靈鍾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蘂夫人詩話孟蜀花蘂夫人善詩凡三十餘篇大槩似王建宮詞近時之李易安尤顯顯著名者宋朝李易安居士有樂府集各有宮詞樂府行乎世然所謂膾炙者可一二數豈能皆佳也比往武林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邇齋閑覽謂韓偓編香奩集偓富於才能道人意外事固非知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禮記一唱三歎而有遺音矣蚤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左成十一

年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乃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古漢宮春詞爭似我隨晴臨風對月暢飲更高歌觸目傷懷皆寓於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列子伯牙死以為世無足知音者悒悒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東坡詩全句又瑞鶴仙詞恨佳人命薄似春雲無定楊花飄泊豈止顏色如花命如葉耶古詞須信顏色如花命如秋葉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弔杜詠懷述古詩獨留青塚向黃昏注昭君死單于葬之城中多白草此塚獨青并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之唐王勃援筆成篇聊以慰其芳魂於九泉寂寞之濱未為不遇也如其敘述始末自有臨安王唐佐為之傳姑書其大槩為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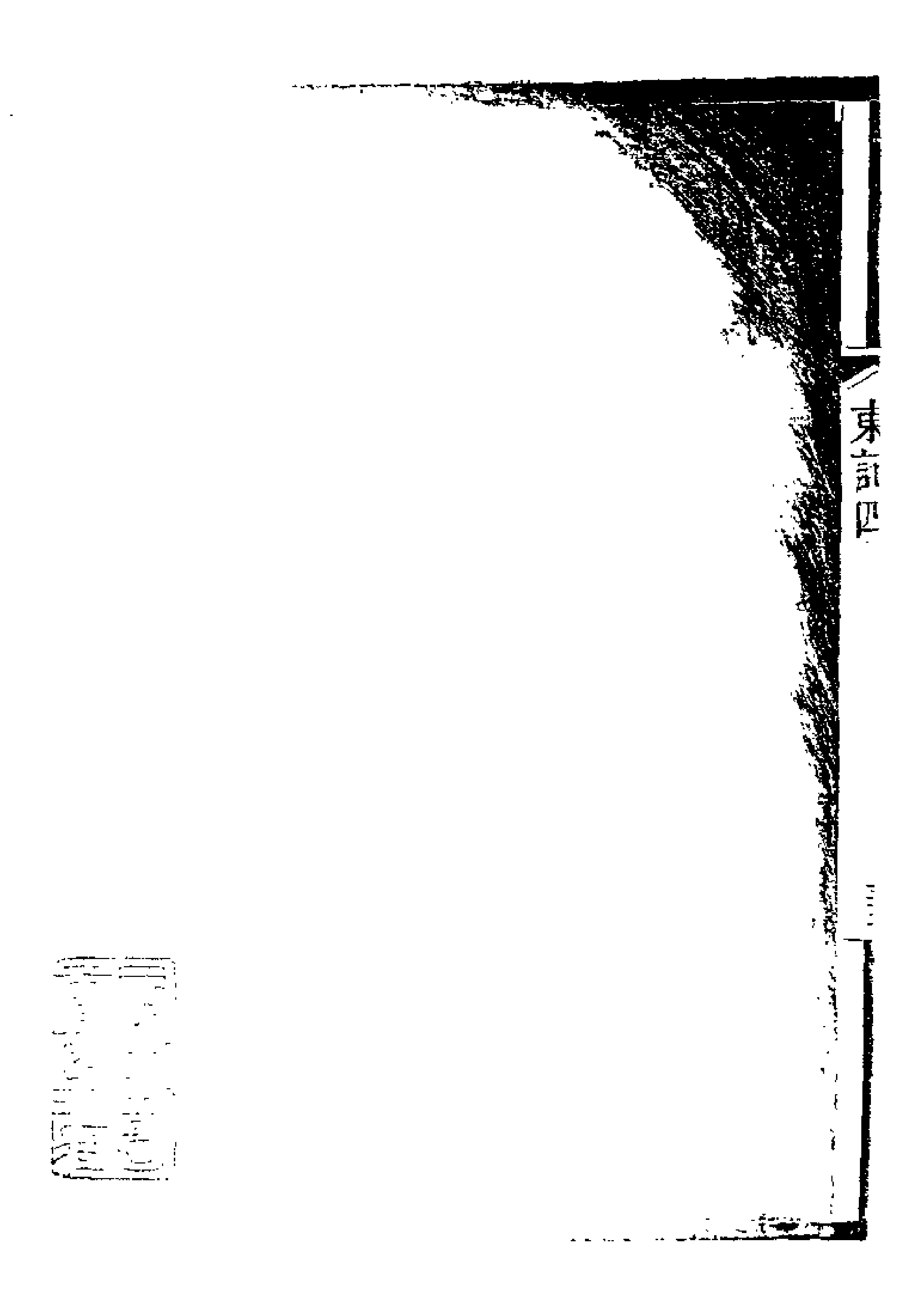
引云乃名其詩爲斷腸集杜子美詩梅花滿枝空斷腸後有好事君子當知予言之不妄也淳熙壬寅二月望日薛下闕

誠齋集

楊誠齋集世行本八十卷或一百二十卷者皆非完書先君子向曾疑之以不得善本一校爲憾余近見宋氏賓王汪氏秀峯各家所藏俱一百三十三卷始知插架舊本卷帙前後頗多錯亂甚至以一卷分而爲二者亦有以兩卷併而爲一者妄行增損欲謂之無心之誤可乎余重加編次闕者補之宜分宜併者悉以宋氏本爲據於是始無遺憾矣讀公贈誥有文規姚姒蓋一百三十卷之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之富云云則是集在公子長孺付梓時已釐定一百三十三

卷之數矣然舊序闕如兩本同之賓王取宋史本傳以冠簡端其汲古之勤可以槩見所惜字句行款均不免有脫漏之譏安得宋槧落手中焚香細讀一洗老眼蒙翳歎乾隆乙酉重九後十日甌亭吳城記老眼昏花頗以勘書爲苦是集補錄之後予友童君巨川復加校正落葉盡埽快何如之城又記文獻通考江湖荆溪南海俱自有序而集中江西道院及朝天續集二序見焉通考題一百三十三卷內閣書目同豈別有一本與此本終詩話完本也康熙戊戌清和晦日繡谷焯記案宋端平元年羅茂良校刊本十行十六字

東湖叢記卷四終


東
四

東湖叢記卷五

海昌蔣光煦生沐

余澹心著作

余澹心懷江山集今所見者凡四種一平生蕭瑟詩有虞山某某序吳郡葉襄序及余自序一三吳遊覽志則吳駿公偉業序之一楓江酒船詩則姜如須垓序之一梅花詩亦自序王蘭泉司寇國朝詞綜云有秋雪詞一卷曾見馬二槎上舍藏有澹心手鈔玉琴齋詞精絕無倫有梅村祭酒題云澹心詞大要本於放翁而點染藻豔出脫輕俊又得諸金荃清真此係學富而才雋無所不詣其勝耳余少喜學詞每自恨香奩豔情當昇平遊賞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規摹秦柳中

歲悲歌佗傺之響間有所發而轉喉把舌喑噫不能出聲此垂老而其氣漸已衰矣此余詞所以不成也讀澹心之作不能無愧嫂東弟梅村居士題又有尤西堂侍講題云昔人問詞何句最佳曰好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然小樓昨夜卒召牽機之禍豈非恨耶千載而下遇余子為知已從而和之可以破洗面之淚矣宋人佳句殊不多得秦九雨打梨花深閉門遂用入兩調柳七楊柳外曉風殘月脫胎魏承班漁歌子而梢公登溷未免妬語不如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尤為切響此外亦寥寥矣他如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只以一句了其一生詞家之矜重身價若此如余子之清言綺語絡繹奔赴又何巧于用多耶壽詞多者

無過魏鶴山苦不能佳稼軒差强人意余子于此兼能擅場固知才人無所不可猶記梅村賦滿江紅贈余子云賭墅好尋王武子論書不減蕭思話問後來領袖復誰人如卿者足以定余子矣辛亥夏五長洲同學弟尤侗漫題皆真跡也案澹心著有味外軒稿板橋雜記茶史曹倦圃侍郎溶靜惕堂文集中有題澹心雜錄序一首則其所著當不止此澹心詞流傳甚少今附錄數首于左

附錄

四十九歲感遇詞六首 并序

白香山云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蘇子瞻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余今年四十九身既老矣窮猶未死追想生平六朝如夢每愛耒諸公詞倚而和之聊進一盃正山谷所云坐來聲歎霜竹也

桂枝香 和王介甫

江山依舊往捲地西風忽然吹透只有上陽白髮江南紅

豆繁華往事空流水最飄零酒狂詩瘦六朝花鳥五湖煙
月幾人消受　問千古英雄誰又況伯業銷沉故園傾覆
四十餘年收拾舞衫歌袖莫愁艇子桓伊遂正落葉烏啼
時候草堂人倦畫屏斜倚盈盈清晝

念奴嬌　和蘇子瞻

狂奴故態臥東山白眼看他世上老子一生貧徹骨不學
黠婁模樣醉倒金尊笑呼銀漢自命風騷將樓高百尺峨
帽堪作屏障　追想五十年前文章義氣儘淋漓悲壯一
自金銅辭漢後會共楚囚相向司馬青衫內家紅袖此地
空惆悵花奴打鼓聲聲喚醒瑜亮

水龍吟　和陸放翁

白雲黃石人家山中峯相推前輩布衾似鐵瀟灑似水有
人醻醾劒削芙蓉書裝琅琊都無塵累聽鳴鳩喚罷霓裳
舞破千日酒真堪醉　說起英雄兒女哭東風幾番揮淚
明年五十江南游子九分鱗賴白髮臨頭黃金去手孤負
凌雲氣梟待何時倩取麻姑鳥爪爲余抓背

永遇樂　和辛幼安

擘脯彈箏杖矛雪足慷慨如此壯士橫刀美人却扇總爲
多情使賀中五岳夢中三島不覺一時擴起歎浮生短衣
破帽應羞孫弥餘子　天涯衰草斜陽歸騎認得蕭蕭故
壘四十九年青樓白馬一覺揚州耳謝家安石王家邊少
日在風流叢裏從今後及時行樂逍遙而巳

沁園春 和劉後村

老去悲秋鞠蕊盈頭竹葉盈杯正洞庭木落宮鶯作別楚天雲淨旅雁初迴天許閒人人尋顛事高梁栽花十丈臺催租吏縱咆哮如虎如我何哉 東籬更茸茆齋鄰架上藏書萬卷堆歎年將半百鬚髩如戟運逢百六心事成灰莫語封侯休言獻策只勸先生歸去來平生恨恨相如大白木是奇才

和辛幼安

最傷情落花飛絮牽惹春光不住佳人縹緲朱樓下一曲情歌何處鶯無語誰傳道桃花人面黃金縷霍王小女恨芳草王孫書生薄倖空寫斷腸句 江南好茂苑繁雄如故畫船多少簫鼓吳宮花草隨風雨更有千門萬戶蘇臺暮君不見夷光少伯皆塵土斜陽無主看鷗鳥忘機飛來飛去只在煙深處

本草衍義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刊本字大悅目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亦馬二槎藏書卷首劄文特全視拜經樓元刊本更精洵可寶也 太醫學狀承尚書省批送下提舉荊湖北路

常平等事劉亞夫狀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成本草衍義二十卷申尚書省投納後批送太醫學看詳申尚書省本學尋牒送眾學官看詳去後今據博士李康等狀上件寇宗奭所獻本草衍義委是用心研究意義可採並是詣實申聞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寇宗奭特與轉壹官依條施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右劄付寇宗奭政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和元年　月本宅鏤板印造姪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校勘

蘇學士集

義門先生校宋商邱所刊蘇子美集自記云周益公稱衢本滄浪集蓋嘗刻于三衢南渡後本也計世當有之又云蠹尾

集載渠家有宋槧本滄浪集正衢本也商邱與新城交最深
而不知假以是正蓋近人讀書但備數而不求善本雖倦圃
竹垞猶不免況北方之學者乎復從吳文定叢書堂鈔本補
錄施元之跋一首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
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瓌奇豪邁自成一家
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纔止于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
之因俾鏤版于三衢又得尙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
爲子美作也惜其未大傳并附之左方若祭文墓志已見於
文忠集中此不復載乾道辛卯六月巳巳吳興施元之書黃案
詩今通行翁刊山谷詩註有之義門先生謂南遷浮夜航以下時本凡脫十八字者今翁本已補全不錄此本亦
從馬二槎上舍借觀卷尾署欵云辛酉初秋韓江寓齋借馬

氏所收義門原校本覆審世鈺案姚世鈺字玉裁號薏田歸安人著有孱守齋遺稿四卷錄入四庫全書附存目中全謝山庶常祖望結埼亭集姚薏田墓志稱其授徒江都而卒馬曰琯兄弟經紀其喪又云薏田之學私淑義門人亦有言墨守太堅今此跋稱韓江寓齋云云正與授徒江都之語合則此書爲薏田傳校之本可知

紫苔山房帖

陳玉几撰書畫涉筆云紫苔山房帖時搨相沿失真如方筆寫照面目雖存神氣亡矣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真跡摹勒上石鉤盤礫勁黍累無差知古人書法之妙非俗本所能傳而且以知世之傳者不必盡工于書雖能好者卽亦傳也

許龍華

亡友許龍華光治邑廩膳生生平績學旁及書畫篆刻靡不精妙辨別金石如犀燭水卒於咸豐乙卯年僅四十有八余搜得其手定詞稿二卷付梓惜詩文各體散佚大半擬編輯之而未竟也今錄其古金釋文數篇以見一斑云　留君壺積古齋款識有留君簠二文皆不全此器第十字明是餴字壽字下有孟二字寶字下有用字蓋彼二器皆剝蝕一則併餴字不存一則僅存而字畫模糊故釋作商其實與上餴字篆法相同稍有增減而移偏旁奔字向食字上耳　奭尊文曰覞從王汝南伐貝卅畝旅矢用作公日辛寶彝孫形軒形覞卽奭奭之異文按奭訓赤色則變文从火亦宜貝錫貝也

卷　五

卅畝賞田得奉其宗廟祭也周圭田五十畝商當卅五畝旅
矢因南伐而賜之得此三賜故作器以銘焉日辛者如旂鼎
之日乙癸彝之日庚表彝亦曰日辛是也孫形軒形寫頌禱
意謂軒輦通甗如尊彝爲祭器統稱者誤也哭或通炅斝同
魚父癸彝薛氏鍾鼎欵識有鷹父癸彝是作魚形大意正
同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亦有父巳鷹壺薛氏阮氏皆謂是
作器者名恐非其象形而不識文者無論已若兕若虎若爵
若雞不皆人名古人尙質銘賜銘功但圖其物至周始識之
銘故如册册言錫册子孫言有世祿或檳戈或荷貝或弓矢
尊卣旂物皆錫命也重屋者立廟也山形者詩錫之山川也
足跡者春秋傳賜我先君履也立戟執刀者象武功也葢無

以人名冠父癸等字上者　班尊古以賜銘器此尊右作册字左戈横形賜戈而作此尊也以有父乙字故積古齋收入商器班釋通辨然古辨从辛此从夳正是夭省　伯須父鬲積古齋收伯躬父鼎一器文與此符惟鬲字作鬲其釋躳字云舊釋爲呂皇二字誤此字从呂从頁从弓乃古文躳篆躳字或从呂或从弓無兼从弓呂者今此器頁下審从女本非弓字需釋作令尊令二字亦難通今其文明是鬲字當是拓本模糊耳　豨壺婁字卯敨及穆公鼎有之敨文同此鼎作[illegible]破艸爲[illegible]恐無是理然古地名人名字率皆彷彿得之似以釋共者爲長周有共伯和攝厲王政此又婁夕當作共人言盡力王事者恭人也下二字當作蔑歷邑尊賢尊師淮父

卣告有之古器二字不少亦勉勉之意後多少人作□□諸
歷事則滅歷者猶言無若我之任事耳古文語簡質故但云
蔑歷也又𤇾或是縈省縈从兩火从冖从木此夾左偏火字
與下筆不屬似是二火字周初有榮公厲王時有榮夷公而
書序有王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則榮又伯爵也若釋作榮
則下字其人字歟抑卩字爲邑之省歟豨當即榮邑之內諸
侯也　它敢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收它所作器有彝有簋
有盉而此不載有可取以相證者彝銘王各大室井叔右它
此云井叔有它卽一井叔簋銘司奠還散卽此銘足周司散
之證奠定也𤴓古文正字正定古字通足亦止也有定之義
簋銘命它司徒彝銘作司空或謂宅當作允魯樨公名軌史

記作允者考會桓未嘗爲王官當非是　畬彝吳錢氏十六
長樂堂釋作祝阮氏釋作視以宜倪覘韙輾轉通釋定爲宜
祉之宜䝨釋作啟而讀爲脤膰而未確恐影影祇是祀字其
加𠃉者象兩手形奉承之義也䝨祇是殷字鐘鼎文辰字無
近似𠃉者殷祀者易殷薦之上帝書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謂
盛祀也　乇簋案乇所作器最多此册已見一敦積古齋鐘
鼎彝器款識復收一彝一盉按穴積古齋釋作穴取人在屋
下之義按宀與冖有別篆文惟宂字宀作宀此或乇字歟乇
下或作乀與乁不連倒文作入理或有之說文勹部有匃字
覆也从勹覆人薄皓切蓋即抱字然命名者罕若乇字則周
時多命名者如尹乇涉乇者未易更僕數也此簋也曰作旅

𩐁彝此亦如師望簋云作𩐁彝也　虢叔大林鐘叀釋惠屯釋純乍釋祚井釋刑義釋儀卣釋由𡋲釋林異釋翼𧯞釋愷能釋熊皆無可疑矣然猶有疑者𡦹釋作𡦹似矣然邢叔鐘作𧶠此字當从貝从𠀎或賁字之省賁大也純粹也𢦏釋作攸以旅字屬下句亦恐非是邢叔鐘貴純作旅作一句彼作魯此作旅旅魯古文通用旅瑴旅豆可作魯轉作穆其明證也𢦏旅二字當連讀𢦏或於字於大辭也如於昭於爍之類賁純祚於旅言有此至大至純之祚祚於大衆也謂德辟帥三句爲韻亦非穆秉元明當作一句德御於乃辟當作一句言其德可御於天子也師刑二字當連讀帥率型字也敢肇率型皇考威儀即書汝肇刑文武意𧴻彼作𧴻釋爲亦非爲

御義雖通貫而篆法不應如是當爲龍字象形古龍寵通用詩爲龍爲光我龍受之何天之龍以龍爲寵此類極多是寵御於天子無疑以[illegible]爲迫屬于上句作韻與上文攸字下文休字叶亦非攸字在帥字前帥旣作韻則攸非韻即曰間句相叶文氣亦殊不屬非其體也似不若从石鼓舊釋作乃爲勝魯釋作報訓爲嘉見寶林鐘不知旅卽魯也作魯文異而義同也揚字是對字下脫文故補於句末旅對揚天子魯休如頌鼎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同例其宅不爲丕省亦與頌鼎同[illegible]或是畀純作允畀可作[illegible]或可以廿疊在上允从[illegible]凡[illegible]皆可爲增筆如睿可爲叡虘可作[illegible]之類畀純作允言畀之純德作其允信義尤較順旅字屬下文作句

義爲更誘旅爲譸叔名文義一律下文亥字變文作言憂乞
允協也　史頌鼎右文曰維三年五月丁子維作生省字丁
子繫日幹支背盤鐘鼎文往往有之說者謂上日用幹下日
用支蓋二日也恐未必然王在宗周命史頌德蘇滅命作令
亦省字德字下不从心作言案心字與言字義通如謙可从
心譬可从言是也蘇字省作𩞈𩞈次姬鼎文同釋文家作魚
訛也滅作瀸當是古文命史頌德也命史頌布德於已滅之
蘇故曰蘇滅友里君百姓姓作生亦省字曰友里君卽尙書
友邦君之例統天下諸侯曰友邦君指一國之邑里大夫則
曰友里君君者上辭也帥陴陴作𨻻亦古文陴城垣也帥俾
修於成周修作攸亦省字言蘇國之君長百姓率以城垣修

車服於成周也休有成事育作又古文蘇賓章臣卽申明兩語言蘇國賓服章明臣道卽上文脩於成周休有成事也取吉金用作籑彝將省朕鼎省貝古文率如此頌其萬年甾疆皆省日臣天子㬎命臣作逪乂增字㬎令省子子孫孫永寶用子孫重文鐘鼎文皆如是率陴陴或俾字假借於義尤顯又別有史頌敦文亦同此德作徳下齋字仍作齋餘字較明晰觶字下爲盩字盭與戾同戾至也章字下爲馬字章馬當錫之章服及馬也取字當釋作錫則章馬及吉金皆賜予之物歟

澄清堂帖

大瓢偶筆云澄清堂帖刻于昇元二年故又名昇元帖非別

有所謂昇元帖也前輩不察往往分而爲二且誤認爲淳化之祖則以搨本少世不多見故也黃仙裳云邢子原翻刻半部予亦未見又云余鄉董氏昇元帖十卷乃南唐李後主昇元二年刻唐賀知章雙鉤王氏父子書故又名澄清堂帖蟬翅初搨世間無二本載董文敏容臺集康熙丁亥董氏之子孫得八百金售于松江提督張侯又南又南死歸其子小侯安公後有又南跋又南客雲間陸匯玉爲余言首卷刻蘭亭次洛神次屏風碑後多與十七帖同余幼時寓董氏曾一見之及長奔走四方無因緣至故鄉巳卯庚辰間屬兒子壁往借不得戊子春赴黔中繞道渡塘觀之則已入侯門久矣此生平第一恨事也

萬卷堂藝文目

管君芷湘從禾中汪氏鈔得萬卷堂藝文目八卷見遺汪蓋得于　京師廟市係明人舊鈔本芷湘謂竹垞老人家藏有聚樂堂藝文志詳列卷數撰人此書疑即聚樂之目前有西亭宗正自序余復從曹倦圃侍郎溶靜惕堂文集補錄跋語一首于後　余宅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倣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凡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志雜志凡九百三十部凡一萬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

二百部凡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辭別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爲四部人代姓氏各具譔述之下東陂子曰余垂髫時卽喜收書然無四方之緣不能多見多致大梁又自金元以來屢經兵燹藏書之家甚少卽有亦皆近代之刻求唐以前則希矣間或假之中吳兩浙東郡耀州澶淵應山諸處或寫錄或補綴葢亦有年所得僅此信積書之難也隆慶庚午秋日余齋居多暇積雨初霽命童出曝因取而觀其內或有丹鉛圈點或有校勘題評平生心跡歷歷在目亦足以自鏡矣本余所好或資紀述若曰畜德則吾豈敢隆慶庚午八月中秋日東陂居士睦㮮書

有明宗室工藝文者莫多於隆萬而灌夫宗正爲之最考其持

躬謹潔多門內之行蒙敕獎風諸藩今觀其書目部分完整卷逾數萬所嗜在此故能刻削豪習與古作者並馳也往孫北海少宰令祥符猶就其第鈔經注二百餘册載歸京師崇禎壬午賊決河隄書堂付之巨浸徒其目存耳予因慨太平難覯以二百七十年金甌無缺而自楊文貞葺文淵閣書目外未嘗一遣求書之使設較讐之官亦當時之闕典也道不終衰固宜有若灌夫其人者出任其責然灌夫竭一生心力所致止于斯異書猶不謂盡出今之號爲藏書者不過斥金帛有餘羅市肆所習見吾知聖賢典籍其不至漸漸滅者亦倖焉而已　靜惕堂文集又有菉竹堂書目一跋附錄于此

天下易散之物莫如書一番喪亂古籍必斷滅數百種不復

見取文淵閣目視宋藝文志則多缺取萊竹堂萬卷堂二目視文淵閣又缺取天一閣曠園絳雲樓諸目視萊竹萬卷缺更倍矣學古之士乘時盡力求索方稱不負此生舉世寥寥誰堪共語然實有不須世變先受其殃者祕錮之病是也無板之書流傳甚罕收藏家倖得之則寶護如金玉扃鑰終其身矜己獨優傲人以所不備脫遇水火兵革孤行之本既失別無他處可尋此等肺腸極爲得罪名教歷觀古今藏書者往往罹鬱攸之虐否則不肖子流蕩棄之蓋徒知惜書不知傳書其患出喪亂外雖賢者不免也文莊公去今幾二百年子姓好文目中書聞猶存十一二我意文莊雖生治世致書安得如此其多必不靳流通故四方不脛而至我書肯傳之

人人甯不持書報我我一而已而人則眾是傳者約報者反博也今之志士苟欲藏書當用此法以祕錮爲戒因閱葉氏書目識之

玉枕蘭亭

賈秋壑命王用和縮蘭亭於靈壁石經年乃成至酬以勇爵錢文端所謂以萬燈炙而成之者也相傳有二石其一右軍立像有秋壑珍玩印其一坐象有賈似道小印立象近不復見覃溪閣學謂福州府學本立象殆偶誤耳坐象之石流歸福州郡學大瓢山人謂明末藏陳磐生家其曾孫持至京與石田畫卷同質於蕭盩庵侍御（震）侍御別以一石刻其自跋云太平清話載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蘭亭字令工王

用和以靈壁石刻之經年乃就酬以武爵今石高五寸大九寸厚四分色青黑遠望如墨叩之琅然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右字帶字流字有損背有右軍像又云是石摹勒之妙在諸石本之上且縮大為小形神逼真郎起右軍于九原當亦驚歎其殊絕也康熙壬寅秋予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于閩之人亦異矣此後存亡當有數姑記之以識神物康熙壬子秋七月既望蟄庵居士題侍御子靜君贅于金壇虞氏虞名興簡故侯官令攜至江南王翰林嘗手拓之後歸鎮江守秀水陳鶯峯乾隆二三十年間錢唐汪主事憲得此石以獻其座師錢文端而錢又歸金壇于文襄文襄貢之 天府余所聞玉枕流傳始末如此中間

蕭遇耿逆之亂石爲其私人陳玠所得蕭之子復得之亦大瓢山人說也近有謂武林人家有此石者不知信否六舟上人謂趙晉齋曾見之以絲網密裹恐爲人盜拓也余前年曾假張叔未丈藏錢文端家拓本精摹一石刻者武原人胡衣谷也

東陽蘭亭

楊大瓢山人跋石公所藏東陽蘭亭云定武蘭亭余所見最多從無出東陽何氏之右者故雖石理倘有可疑而字畫堅勁不得不以定武真本目之也余所得何氏本最多然皆近時搨疊漫漶幾無完筆石公此本爲宣德後初搨筆畫倘多清楚惜後十一行失去未爲全壁然前後本係兩石而後石差弱今既得前石則後石之有無固可弗論毋怪乎石公之

以十三行半截碑爲比也石公索余跋爲道其大都如此案
石公名和字省吾山人之弟行也余亦藏有東陽本乃許兄
心如光清所贈倘是明時搨本兩石具在特後石裁去一行
雖屬重文亦可惜也後有何士英張元忭二跋皆板刻後石
有一白堂三字跋中有東陽一白公云云當是士英之號後
石自欣俛仰一行起前石至欣俛仰一行止漬者每薾去後
石首行故東里集以爲後石起能不也付裘題跋石裂爲三號三段石世稱梅花
本方發如言何氏子孫各執一片抑又在摊車而爭之後耶

學古録後跋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
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

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稿因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戚埒館臺史館經筵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歟是年十有二月門人李本謹識右跋張氏藏書志失載

後漢書志牒文

吳縣黃蕘圃主事丕烈讀未見齋書目有宋刻後漢書六十

四册八函有本紀列傳無志劉原起本下注云曝書亭集題跋云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刊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書中雖有是說未得確證癸丑冬季得宋景祐本漢書卷首有牒文一篇版心有後漢志字讀之乃刊後漢志牒文也文云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監孫奭奏臣忝膺朝命獲次近班思有補于化文輒干塵于睿覽竊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微簡策而何見鋪觀載籍博考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沿襲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八書於焉咸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

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闕臣竊見劉昭
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後始因
亡逸終遂補全綴以遺文申之奧義至于輿服之品具載規
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儻加鉛槧仍俾雕鏤庶成一家之書
以備前史之闕伏口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前後漢有所未
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所奏
乞差臣與各官同共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勾伏候勑
旨牒奉勑宜令國子監依孫奭所奏施行牒至准勑故牒乾
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給事中
參知政事呂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守司徒兼侍
中牒文如此可據以證竹垞跋語

元本後漢書

陳仲魚徵君跋元本漢書云今歲正月鱣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蕘圃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爲湘靈曾藏標題皆其手書卷末云右奉湻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湻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

肈音兆臣賢案許愼說文肈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愼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肈注伏說作肈許說仍作肈按說文云肈上諱在戈部當从犀聲惟伏侯古今注从攴作肇故云伏許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本溷而爲一何不同之有邪斯可寶一也今本鄭康成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譔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考云爲父母羣弟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遂疑此書爲父母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體令得見元本後

漢書無不字斯可實二也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作扶樂按錢詹事考異云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鱣謂桑樂形似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樂可證斯可實三也今本郭太傳云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舊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澂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考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傷入正文閩本係嘉靖已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

于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皆各自跳行閩本獨否鱸於是本益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以下十人竝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歷志云五者以備是本作五是以備考異云閩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人以今本尙書易之鱸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葢惟古本尙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閩本雖出于宋然此等舛譌猶未盡善斯可寶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日讀誤書亦是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蕘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會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埶林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

識黃蕘圃主事丕烈跋云後漢書本宋刻佳者淳化不可得見景祐本殘者有之此外如建安劉原起刊於家塾散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爲宋而實則不及元明刊本何以明之益所從出本異也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爲淳化本也大德本亦自淳化本出此又有景祐問余祕丞書者乃翻淳化本耳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宏治遞爲修補故板刻字樣各有不同非如正統十年一例專刻也余向在京師收得前後漢正統本甚爲寶愛後因旅囊空匱欲商諸仲魚仲魚慨以幾十金相易而書魔故態仍復固留未予帶諸南歸心甚怏怏及歸而又爲一友人豪奪而去頃仲魚得大德本漢書問及前所欲易書余無以應因檢舊藏大德本後漢書贈之此書

書友攜來余未知貴重不過以幾金相易而仲魚展閱之下頗得其佳處作爲跋語表之非特書之幸亦余之幸也向使藏諸篋笥而以尋常本視之書不且因余而轉晦哉爰重跋數語以著余過以著仲魚之鑒賞云

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三十卷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有劉辰翁序及熊忠自序其陳宗䜿跋十行已見藏書志卷末尚有孛术魯翀序韻會舉要書考余謙跋爲張氏所失載序云文宗皇帝御奎章閣得昭武黃氏韻會舉要寫本至順二年春勅應奉翰林文字臣余謙校正明年夏上進賜旌其功余氏今提學江浙以書見質始知其刋正補削根據

不苟序曰惟古大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次德行賓賢能禮容樂聲射中御節書文數紀六德六行會焉書者文也象形用禮之儀諧聲用樂之律指事用射之彀會意用御之範轉注假借用數之則六書口焉容必由儀聲必由律中必由彀節必由範紀必由則文斯立而教斯興焉天子考之以正其偽天下同之以安其情文斯明而政斯行焉世衰教湮文厖藝舛形體變易音義阻艱許氏立說而文有類沈約譜聲而韻有書元魏用翻毋而字有攝書家資焉黃氏遡流而源兼取並載得者便之雖然形體變易若可鑑矣音義阻艱猶或累焉余氏以文臣奉詔正誤令績也來提舉謀鋟其書義舉也學者得此明其心目仁澤也噫此其編號舉要耳其傳可盡

傳序因是一均可通其餘均序刻本快覩益有待焉元統乙亥冬翰林侍講學士前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朮魯翀序跋云時至順二年二月己未臣欽承帝命點校葛元鼎所書韻會以進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訖工獻納上徹聖鑒龍賚下班局勝感怍念惟韻版文字乖誤煩繁茲既考徵就易輯具成編倘獲與學書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斯願翰林國史臣余謙拜手稽首謹書元刊本書學正韻卷後亦有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明內鄉李雲鵠刊本有宋周登鄧復二序後有趙清常琦美一序備詳宋本原委亦明刻中不易購之佳本也

右酉陽雜俎二十卷唐段成式少卿所撰也余舊不識此
書惟見諸家詩詞多引據其說及假來此以其書之所名者
訪焉則無有也郡博士管君容成偶得之以示余其書類多
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於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
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
按唐史成式世居青齊褒公志元四世孫宰相文昌之子也
文昌少客荆州酉陽荆之屬成式豈嘗寓遊於此邪余聞方
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
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
書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然自唐以前若
古雜家小說今既不傳而瑣碎之觀未有近於此者詎可棄

之而不存乎且其書以酉陽名而客之過此者未嘗不以是書爲問也因刻之於此以備客對嘉定七禩甲戌十月既望永康周登書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於將相之胄襲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編祕籍今考其所論撰蓋有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覩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奥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敘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文獻通考載酉

陽雜俎前集二十卷續集十卷世僅行其前集吳中廛市鬧處輒有書籍列入檐蔀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所謂門事皆閨中兒女子之所唱說也或有一二遺編斷簡如元珠落地間爲罔象得之每從吳門過必於書攤子上覓書一徧歲戊子偶一攤見雜俎續集十卷宛然具存乃以銖金易歸奮然思校恨無善本堂兄可菴案頭有校本雜俎前集因詢其據何本校定兄曰吾婦翁繆舍齋可貞氏平生好奇讀書嘗見崑山俞質夫先生有宋刻雜俎因讐是書吾轉錄此册耳美喜甚便攜之歸開窗拂几較三四過其間錯誤如數則合爲一則者輒分之脫者輒補之魚亥者就正之不可勝屈指矣又爲搜廣記類書及雜說所引隨

類續補歲乙巳嘉禾項羣玉氏復以數條見示又所未備也復爲續之乃知是書必經人刪取不然何放逸之多乎美每欲刻之而思力不勝丁未官留臺侍御內鄉李公育士安元凱之癖與美同好自美案頭見之欣然欲刻焉美曰子不語怪而雜組所記多怪事奈何先生廣齊諧也先生曰否否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周公敘山海經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噫世有頗行涼德者侍御既以章疏爲鼎爲經以別之矣乃茲刻又大著怪事而廣之豈謂有若尸寵詰皋所記存之于心未見之於行事者又章奏之所不及攻而人之所不及避也藉此以誅其心僇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明日不至煩白簡矣是亦息人心奇瑰之一端云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

味水軒日記

明李太僕日華味水軒日記八卷自萬歷巳酉至丙辰記其所見書畫異聞時事附及焉中有云近日所刻異書有夢游仙游二錄非詞非傳奇相傳爲楊廉夫避地江南時所作尙有俠遊錄未見又云峽石人以雪水絲繭作縣有天然碧色織以爲綢謂之松陰色今余鄉知以繭擢紫薇橋下之水作縣有自然碧色無有知用雪水繰繭者矣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卽何義門學士評校尙有未盡

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曾藏宋本已爲書賈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恆以自隨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于吾友黄君蕘圃處見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以其六臣注也而忽之以爲安得有舊本李注乎蕘圃曰數年前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尚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方盛暑蕘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凡六十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錢詹事養新錄僃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今此本缺焉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爲延祐本考鄭元祐僑吳

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甯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于延祐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惟末卷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此已剝蝕其行欵字畫纖豪畢合或云明萬歷間金臺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繙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元賦脫爛漫麗靡藐以

迭遞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侯戾止袞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箜篌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校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彥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蒼之作王蒼閒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然汲古本薮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力未敢貪多惟童而習之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隨有所獲今更得此不勝狂喜它日擬築選樓以儲之非特賀玆書之遭

且以銘頁友之德云爾右見簡莊綴文案元張伯顏本十行廿六字明汪諒本十一行廿字又案余會見一六臣注殘宋本內有注例數條皆旁有一直標其起訖亦舊版所罕見也如兩都賦善注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又云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又云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西都賦善注云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東都賦善注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又云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西京賦善注云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善乃具釋並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又向注云凡人姓

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又善注云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甘泉賦善注云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佗皆類此內向注一條汲古閣及胡氏仿宋刻並作李善餘若琴賦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內雖均有他皆類此之文而不標旁直則未知何意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世所行春秋左傳杜林合注鱣少時讀之不知何人所合首載凡例題宋林堯叟唐翁著例中乃云春秋提要依大全錄之每為駭異後閱經義考載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玥曰堯叟字唐翁崇正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

行之又載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五十卷引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原濬之共輯是書按道焜字昭平官兵部職方司主事乙酉殉節爲吾郡三仁之一因檢明刻原本有道焜敘爲天啟丙寅年作非崇正中書坊所合坊間翻刻并削去道焜等名即以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遂使永樂大全竟出諸宋人之口允堪一笑然究未見單刻林本今夏偶從吳市買得審係元刊後有叢書堂印又有華莊叔子元禾識云左傳四册吳支定公故物也保之每卷題云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凡七十卷經義考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未經寓目耳展讀數過乃歎今之合注本紕繆多端或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

冐杜復取祟正本注疏以校經傳畧舉數條如隱四年經庚戌衞州吁弒其君完此作戌申僖三年傳未絕之也此作未之絕也九年經晉侯詭諸卒此作佹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訾婁此作而後凡斯之類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考文亦每引以證足利本即所謂林直解者是益見書之舊本爲可取余得宋版周易本義及詩集傳視少時所讀監本補正甚多受益不淺茲更得此而參焉足以自慰矣右見簡莊綴文案跋中云經義考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未經寓目歟似以竹垞爲誤七十卷之本爲四十卷也余嘗見元刻四十卷之本其標題云春秋正經全文左傳增注句解次行梅谿林堯叟唐翁後學林仲連校定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

十一字因妄臆當時竹翁所見之本或是此本而七十卷之
本或竹翁所未見歟跋中四册應是四十册

春秋內外傳考證

元和陳芳林樹華著春秋內外傳考證五十一卷自序云樹
華性好春秋左氏傳研精覃思久矣每見俗本承譌文義益
晦心病之因念漢石經遺字僅載于隸釋東觀餘論廣川書
跋諸書魏晉石經俱已湮沒蜀宋石經年代較近迺蜀石經
絕無宋石經多行體未可全據亦罕覯拓本唯唐開成石經
歷千百歲劫火之餘雖遭殘闕巋然獨存海內士林取則此
殆有神靈呵護者至 國初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信
劉昫唐書貶石經語遂詳校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識

其謬戾孰謂所據摹本羼入明嘉靖西安王堯惠等補刻正
左傳誤字計九十餘條唐刻誤者實止數條而石經與監本
異同處轉致疏漏甚或以是爲非朱竹垞先生弗察全卷盡
錄經義考中開成石經受誣多矣竊懼其日就磨泐也爰取
春秋左氏傳校讀再三復假得南宋慶元重雕淳化元年監
本春秋正義南宋相臺岳氏集解本及架上元明諸刻本並
舊本陸氏經典釋文悉力互勘準古酌今期歸至當兼審定
句讀俾便誦習字體放石經通乎俗而不失乎古意行欵則
依岳本釋文左氏音義六卷附於經傳集解三十卷後庶不
紊舊次又慮人之習非勝是也撰考正七卷采異同羅眾說
無關文字者略焉明代刻本流傳最廣間亦標舉其脫誤使

知釐正疑似皆有根據亭林先生云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至哉斯言樹華幼承庭訓獲侍師嚴長大無成端居却埽聊從事鉛槧孜孜矻矻繼晷焚膏但冀少補藝林郎糾前修微失識者諒必深鑒苦衷恕其妄而教之耳乾隆三十有五年庚寅吳郡陳樹華識又云庚申冬晚余由山右解組歸里獲覩蕘圃黃君丕烈新刊明道二年國語即用影鈔原書雕板其嘉惠海內學者功匪淺鮮矣又附札記若干條別爲一卷志異同評得失更見公心鄙著考正奔餒有年因取錄之就正士林諸君子嘉慶六年辛酉春正月芸泉陳樹華識於響山書屋案段懋堂大令玉裁經韻樓集有陳芳林墓誌銘謂所著尚有國語補音訂誤及詩集均未見

精華錄

宋任淵注黃山谷詩內集宏治中有刊本其所選黃太史精華錄世尠傳本宏治中亦有仿宋刊者有自序云萬寶集于前則萬其色萬其色因不無去取及擇而千之亦自具一可否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幾萬其篇章走嘗節其略而繆註之十之一也然其間猶有叢蘭幽桂奇玉特珠萃類出拔者走又別帙焉是上選也一日雷子誠過而見之喜而欲壽梓來索帙賓版故併述其所以然而與之天祉任淵序案山谷外集史容注別集容之孫季溫補撰余所見陸放翁詩選註題宋史溫箋惜無序跋可考不知史溫即容之孫季溫否

古泉詩

大興翁宜泉比部樹培有古泉詩二百韻集中失載附錄于此

重寶千年閟深心十載藏鼎鐘羅篆籀星斗粲琳琅疏佺參疑信尊盧說渺茫禪通徵九棘附會引三皇異品稱堯舜遺型想夏商山銅論管子竹冊紀成湯策馬銘難辨當金制未詳一文神作巨十貨布名莊下逮春秋世中區晉楚疆重輕權遷相子母諫周王圜法三橫別刀環四寸强分封秦鄭衛列爵姒姬姜假國羣經軼西京九府亡屯畱今上黨卽墨古郵棠信矣書從竹何疑邑改堂汝州傳鄭氏齊地補安陽屈北鄰蒲子燕南盡督亢夾工同築冶言利述荀揚磨鉛徵榆莢懸針寫稻

芒五銖緣闊細半兩質低昂峻法私通禁姦民盜鑄攘
青蚨千貫朽紫紺四圜鏁直一如幺布衡千誤大黃傳
形摹款識變體論凡將龍馬規圜橢鼉虵畫顛頗危銅
速錫煉垂露鑊金相字忌劉家卯符懸吉日剛律罔居
攝制尺準建初量誌應公孫述文成白水鄉刮磨工史
鳳省試掾臣蒼雒邑傳光武延平歷孝殤質桓猶守府
蠹獻遷亟崇勢漸三分兆形還四出防銅駝廢翁仲石
馬出臨漳廿世尊昭烈三傳閔帝芳華林供御苑帳構
濟軍糧充賜惟千億空名以百當源流于漢魏行用到
荊湘兩晉畺都徙中興帝業勸海隅交穀帛江左貫秕
糠僭閏年兼紀兵戎日未遑赫連分霸據拓跋起披猖

建業仍孫氏吳興號沈郎蜀名更李壽秦制變姚萇致
富收豐貨遺文摭永光休徵占後趙令甲肇前涼遂啟
真書體何時幕字昉翦輪除肉好倒薤踰蟺蘚樣肯雞
鵝目名嗤稱女媧水沈颾荇葉皮削串瓜瓢雍冀氓蚩
俗公私槖籥忙環塗輕布幣阡陌值農桑像訝河陽毀
謠聞太建喪臚材選公式絹價課官贓佩處男宜卜銜
來雀可禳空談失馮鑑新製出高洋末造麋爭鹿諸雄
斧拒螳開元識天寶大業鑒隋煬周郭栽鉛鐵班師獻
簠簋六朝圖泥一七德舞鏗鏘銘語旋爲質權衡網在
綱八分詞典重千載法精頁搔蠟煎銅液垂鉤削劍銼
可憐銀魄缺爲驗粉痕傷沿誤刊青瑣傳疑引辟璫鄭

虔編會稡平仲紀珩璜八角穿形偪雙挑隸體伉揮犀
誇墨客拾翠詠吳娘貞觀文明盛乾封雨露瀼范陽馳
羽檄靈武揣欃槍鐘鎼銷京兆淨屠革會昌陳羅磬蘭
若磨鑢隱蒼瑱節度官開局淮南郡置坊相輪鳴鐸寂
火齊細沙盪金粟離塵劫青蓮化寶航琳宮刹梵象叢
剎撤銅羊福地非東浙秦州誤鳳翔舊名仍屬洛傳寫
乃訛楊宣梓藍丹桂興平越兗梁潤洪閩廣蜀潭鄂益
荆襄都邑存沿革屏藩儀保障幾年恢佛宇一旦變蕭
墻節鎮縱橫勢軍容左右廂飛錢箋赫虒賜帶肚螳螂
虎將屯龍武魚符合鱮魴契丹推撤刺吳越富菰蔣河
朔運驍騎沙陀服裲襠山巔縻府庫領外慈跳踉墐土

殲窯匠澄泥殖麥麲馬殷與鐵冶甯化設鉛場商旅通
荒徼壓征徧野甿瞿曇淪巨橐銠励鑄純鋼索借桃符
挂絲牽綠勝纕浪傳方却瘧良已患成瘡掌握身宜娩
醫痊病入溘細眉描柳葉偃月肖鬟幫古誌疑公祏諸
經列上庠塔銘題宦寺鏡背認宮嬙烏震櫺終解鍾誤
計未臧藕心長短結花蒂別離妝天策會開府金陵竟
復隍盤龍看寶匣跨犬送歸艎孟蜀承王蜀南唐溯後
唐閩書附殷國陶錄佚錢塘劍史稱檮杌汾碑問蚜蚄
漢周時岌岌河洛水湯湯改號疑重寶嫌名亦避匡島
喁咸入版喻囈許同牀九域輿圖畫三更燭影猙侍臣
呈定本御筆煥宸章自是奎文冠無煩閣帖裝真行諸

體備故事百年嘗向背垂斜界迴環繞右行錙銖依古
式體例自誰創封禪塗金簡郊壇奉玉璞大中符瑞紀
景德叶豐穰芝貢雙岐穗禾占並蒂秧旆追元始祖書
庋最高枕殿陛瞻嵩岳山陵枕洛邙絹繒輸北地財賦
竭西羌帑藏邊籌餉郊圻野食蝗試礬浸瓦礫化藥煮
盂鐺合券官交售齎緡庫取償徵材雜川社造楮削貧
當勘票嚴關榷屯田闢蒡艮刻期三界換新法一八倡
苗稅丹羅網絲棼紡斷軒生財危社稷流毒中膏肓市
井言徒嘖征徭骨欲瓩額盈千億萬監利鄧均房蔆斷
聯包匭槎浮達鄯湟塗金笵烏背夾錫愈頭殤字觸無
心識支傾大木采礦山袤陝府磚甃湧滄浪南渡橫天

塹東京想夢粱銙牌行會子車駕駐餘杭河北傳烽火
江南荐歉廠茶場通玉壘輜重下金閶嘉定增邛利炎
興賦沆碭泉司權鐵鼓古器括銅鈁滅額聞黃洽瀦田
慼蔡洸厓門沈帝座孛斗亘天狼耶律開基遠金源舊
澤湪黃龍遷板蕩鴨綠動帆檣皇統傳興定乾亨迄太
康僞齊封杭陘西夏競撞搪朔代朝疎勒青徐控紀郭
斡難河頹洞沙漠石雷硍梵象西番譯春錢兩鬢鬟椎
樓傾碧瓦白塔挹瓊漿重慨元明世無譏叔季狀西戎
漢安息南粵古狼牤蔥嶺于闐左輪臺烏弋旁龜茲征
文肆真臘饌沙餹釋典窮三藏山經述大荒波斯居達
遏亦阯產杭椰欂號閶㕧窗訛文訂汁郁吐蕃鄰突厥

張掖屬燉煌碎葉原銷鐵銅芽好種薑華言譯那底詞
注引天方騰格桃榕核因塀玉截肪披肩垂寶珞側面
聳高鼪服劍非馳獵聯騎宛繫韁鑿成金小小攜過海
決決鳩樣鈴闘鍵雞林泛舡艜形模辨安法世系譜高
唐厭勝圖分派神奇品濫觴如環皆鞞琫有邸郎圭璋
利市宜官位侯王大吉祥論衡詮兎犬爾雅釋鰷鱨鳴
鶴翻鸂鶒蟠螭舞鳳凰鯨紋排薄翅翩羽集新篁梅瓣
疎欄映菱花止水注枝枝交翠蔓朵朵綴紅薔富貴年
無極團圓樂未央女牛當此夕河漢兩相望翼駕橋邊
鵲幃搴月裏嫦長生合龍虎秘戲睡鴛鴦魚水層層淚
樓臺曲曲桁鑑銘云不老瓦篆曰毋忘仙咒文如律陰

符印去殃星官題曼倩雷繇攝天罡八駿分驥驤千金
擲驌驦牙籌催鐵騎玉局勒龍驤食貨衷諸史編年集
眾長盛衰因損益治亂互更張緒論非私淑成書竊恐
惶姓名存董逌著錄闕艮常市肆評銖黍同人贈慨慷
果然痂有癖不啻喜如狂百代菁華萃千秋矩矱彰精
鏐臚面幕秘笈貯縑緗尊鬲詳官族盤盂紀拜颺勒名
申緡綍作冊錫鑾錫活碧蒸銅骨深紅蝕土岡血斑侵
鬼火手澤換風霜纖麗摹圓印輕瑩挹古香粉牌書跋
尾墨搨付裝潢秘玩嚴金鑰傳觀出錦囊生平勞夢寐
萬選富巾箱
餘姚山中漢人摩厓

此刻有建武十七年廿八年云云或者疑是東漢初人題字詳文義似係紀其世次而并及所卒年月非立石之紀元可比文中高祖至九子云云所稱高祖想係三老諱通者九子即前九孫如伯子次子適合九數更增二女子子耳此人既稱高祖於建武年卒其世代必在建武後百餘十年尚在漢代爲漢人書可知況隸法近古必非六朝後人所能六舟上人從餘姚周君清泉所拓贈云是餘姚山中摩厓新訪得者前作四格後三行不分格六舟目爲兩浙第一碑信不虛也案天下金石志載海甯審山有吳大帝判字余家正在審山之麓每欲披榛剔蘚步周君後塵思之不禁神往

三老諱通字少文　　掾諱忽字子儀

庚午忌日
慈母失諱字棠君
癸未忌日
右第一格凡四行行七字

建武十七年歲在辛
丑四月辛卯忌日
母諱捐字言君
建武廿八年歲在壬
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右第二格凡六行行字不等

伯子元曰大孫
次子但曰仲城
次子紆曰子淵
次子提餘曰伯老
次子持侯曰仲廱

次子邯曰子南
次子土曰无土
次子富曰少元
子女曰无名
次女反曰君明

次子盈曰少河　右第四格凡六行行字不等

右第三格凡六行行字不等

三老德僉岳烈克命先已汁稽履仁難名兮而右九孫曰

月彤代猶元風力寸第一行邯氏所識祖諱欽願後嗣蓋春

秋義言不及尊冀上也念高祖祖字係左側補刻至九子未遠所

諱第二行不列言事口忌貴所出敬及焉敬曉末孫益副祖

德焉

酉陽雜俎續集

此明人鈔本有跋云按吳曾漫錄解諾皐之義最爲明了惟

支諾皐不知何意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

蓋雜俎諾皐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子丑等分

酟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于前目之諾皐耳支動支植者前集有廣動植四卷觸類伸之支諾皐之義益明矣萬歷戊戌七月旣望生洲居士孫允伽識

西漢五銖錢範

吳子苾閣學式芬云近時陜右所出五銖甎範甚多皆殘缺不完其錢穿上均有一横畫範上空處間有紀年月者余所見有本始三年地節二年元康三年神爵二年四種皆漢宣帝時製也穿上横畫五銖錢今傳世尙多考古者莫能定其時代得此範而後知其爲宣帝時其有補於考訂豈淺哉

東湖叢記卷五終

東湖叢記卷六

論衡　　　　海昌蔣光煦生沐

王氏論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爲勝程榮本不及也獨累害篇汙爲江河下脫四百字張氏藏書志亦云而所闕之文莫能考見以爲憾偶從西吳書舫購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錄以餉讀是書者不欲爲帳後之秘也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憒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

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
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
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
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
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
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
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盂
之工穿牆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
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
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
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恥者也含邪而生懷僞而

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
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者君子
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恥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
子不得名毛

東萊書說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門人時瀾修定後學趙善鏞鈔宋
刊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九小字廿二黃蕘圃主事藏
有千頃堂鈔本後有跋云尙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
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册者也惟念伯氏退
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
此初未嘗喜為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

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紀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事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尙泝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宮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辭也因書其所知附於卷末大愚叟

金石契言

蓮涇居士王叔子聞遠著有金石契言叙其知交七十七八皆畸人逸士也中言朱蔚如名賓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搆弆則百方丐鈔惟以捜羅遺佚訪求放失爲事鰥居無子憑權奇以餬口竭力營葬先世之棺更聳一友葬其親嚴冬午夜不戒於火延燒鄰塋鄰搆訟友乃告急於蔚如蔚如挺身代友醵金庀治墓門冢樹訟得息其見義必爲慷慨急難又如此向讀蔚如所校之書歎其精審不知其人始末讀此益當寶愛其手跡矣王又著有孝慈堂書目流傳甚尠今錄金石契言序文如左　余畢生連蹇不偶於時且姿性鈍拙杜門劖跡寡交遊世亦鮮有知余心者自束髮至皓首垂五十年餘其間馳聲譽趨功利遨遊徵逐泛泛之交不可謂

友可稱爲心交者屈指僅七十又七人凡此七十又七人者宗黨也姻戚也同學也世講也父執也友生也解后也神交也史胥壓井也方外雜流也道不必相同品不必一致皆與余心契如金如石焉者人各綴一傳傳其人并傳其人與余相契之心然則心與心相契契與金石相融其中精微元妙之理神乎神乎不亦難言矣乎雖然集中諸傳殆如畫工之肖形聲音口口口口傳於藻繪丹鉛之外又何難言之有故名其書曰金石契言

春秋透天關

殘元本春秋透天關存卷三卷四共二卷案經義考云春秋透天關二卷未見葉氏菉竹堂書目有之亦不著撰人又案

補元史藝文志有楊維楨春秋透天關十二卷千頃堂目有晏兼善春秋透天關十二卷此未知何本

一角編

仁和周曉菘二學 輯其所得書畫碑帖之目曰一角編丁敬身隱君敬序之曰簿錄書畫之編前古罕見自南齊高帝名畫集梁虞和法書目而下繼者疊起或志傳流或衡精粗或僅列標目或惟纖技能取裁不同各歸攸當至明之朱性父郁逢慶於所見墨跡凡詩文題跋悉著錄之使名賢幽介之遺文奧筆未得流布者或於是中漱其芳潤識見尤卓而嘉禾汪樂卿吳中張米庵暨 本朝卞中丞排羅蒐纂愈爲富衍高文恪之銷夏錄乃并詳紙素之脩縮連綴之次第雖狹

於鬻古者無所措其手足朱竹垞檢討以爲簿錄書畫之法至是始備然悉合他氏之有與典籍之舊而成非一家之專蓄也友兄周晚菘氏研田所入蓄書畫百餘種一一精訂而手錄之體例雖仍乎銷夏而所錄悉一己之藏不闌入他氏一鱗片甲至裝潢亦纖屑具備則爲晚菘所獨創晚菘善鑒賞饒潔癖類米海岳每得一箋握素必低徊審諦累數日不去左右昔人所言棐几三展明窗百回晚菘有焉嘗賈秋壑藏蘭亭至八千匣嚴世蕃書畫亦不下千餘件惟於身沈勢去之日爲大吏治官所簿錄以示貪嬻視海岳之舉拂蕭然悉以藏弆納諸天府爲何如也耶由是而論彼雖多猶牛之萬毛此雖少若麟之一角顧晚菘猶恐人譏其眼福之薄而

取馬遠氏之支稱以字其徧無乃太謙矣乎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城南友愚弟丁敬拜題又屬太鴻徵君(鶚)序杭堇浦太史(世駿)序文皆見集中後有金雨粟侍郎(甡)後序潘蘭坨香(祉)題詩此册爲梁山舟學士(同書)故物以贈張芑堂徵士(燕昌)者梁有題記册中所錄宋搨蘭亭定武本後有淳化四年十月勒石一行董文敏題爲生平所未見

肅府本淳化閣帖

山陰楊太瓢山人(賓)云明諸王刻法帖者三一周王刻東書堂法帖十卷一晉王刻寶賢堂法帖十二卷一肅王翻淳化閣帖十卷所謂遵訓閣法帖是大興翁覃溪閣學(方綱)云帖凡十册肅府原跋刻本一册陳子文皋蘭載筆云肅府淳

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云云今案帖第二卷末有張鶴鳴跋石標二字故知在卷二也卷五六七有肅恭王題記五卷後又有至正中題字此則想是原帖有元人題識而一併摹入者也卷十後附肅憲王書一通明人夏愚存賓云集王右軍書者也跋者凡二十五人望岐道人肅世子趙煥張嗣誠萬歷丙辰張鍵公鼐朱維登賈鴻洙萬歷丁巳湯崴熤周如錦張孔教高鏘劉重慶李起元萬歷戊午傅振高黃袞周懋相盛以宏徐元宗黃和來宗道萬歷己未李從心周鏘劉世綸庚申呂兆熊天啟辛酉至崇正十一年尚有王鐸一跋并張鶴鳴王鐸計之則跋者二十七人余所見者如此不知尚有遺缺否案明承休昭懿王彌鉠有復齋集古法帖今未見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昭文張氏照曠閣刊本僅就鈔本付梓脫譌甚多近守山閣刊本從趙晉齋魏所校元刻本補鄭清之條下千餘字善矣其第五卷前誤書曰守臣王宗沭一條王艮臣迎降其時王宗沭下元刻本尚有充太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郎非王宗沭二十字不知趙本既以元刻校正何以尚脫此二十字

白月栖雲塔銘

東武劉燕庭方伯喜海云新羅朗空大師白月栖雲塔碑在高麗慶尚道榮川郡石南山寺梁貞明三年崔仁渷撰文釋端目集金生書金生唐貞元間人案東國通鑑云時有金生

者父母微不知世系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又好佛隱居不仕年踰八十猶操筆不休隸行草皆入神學者寶之元趙文敏跋金生所書昌林寺碑曰字畫深有典刑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金生書名洵非虛譽也崔仁渷致遠從弟碑陰石南山後記稱仁渷者辰韓茂族人所謂一代三崔金榜題迴曰崔致遠曰崔仁渷曰崔承祐案梁貞明三作當新羅國神德王朴景暉之六年甄萱之二十六年弓裔之十七年也碑文中有文德三年云云考唐僖宗光啟四年戊申二月改元文德三月昭宗立逾年卽改元龍紀再逾年又改元大順文德三年實大順元年也唐書東夷列傳新羅國自會昌不復朝貢或唐末戎蠹不振新羅倘知有文德之號卽沿用之

不復知其後之屢改爾

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謚朗空大師白月栖雲之塔碑銘

并序 門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院事賜紫金魚袋臣崔仁渷奉教撰金生書釋端目集

聞夫眞境希夷玄津杳渺澄如滄海邈若太虛智舟何以達其涯慧駕莫能尋其際況復去聖逾遠滯凡旣深靡制心猿難調意馬由是偭虛弄實者俱懷逐塊之情執有迷空者盡起趁炎之想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眞宗廣宣善誘何以爰折重元之理得歸衆妙之門潛認髻珠密傳心印達斯道者豈異人乎大師是也大師法諱行寂俗姓崔氏其先周朝之尙父遐苗齊國之丁公遠裔其後使乎兎郡留寓雞

林今爲京萬河南人也祖諱全避世辭榮幽居養志父諱佩常年登九歲學冠三冬長牽投筆之心仍效止戈之藝所以繫名軍旅充職戎行母薛氏夢見僧謂曰宿因所追願爲阿嬢之子覺後感其靈瑞備啟所天自屏膻腴勤爲胎教以大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大師生標奇骨有異凡流遊戲之時須爲佛事每聚沙而造塔常摘葉以爲香爰自青襟尋師絳帳請業則都忘寢食臨文則惣括宗源嘗以深信金言志遺塵俗謂父曰所願出家脩道以報罔極之恩其父知有宿根合符前夢不阻其志愛而許之遂迺削染披緇苦求遊學欲尋學海歷選名山至於伽耶海印寺便謁宗師精探經論統雜花之妙義該貝葉之真

文師謂學徒曰釋子多聞顏生好學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豈與青眼赤髭同年而語哉大中九年於福泉寺官壇受
其具戒既而浮囊志切繫草情深像教之宗已勞力學元
機之旨盡以心求所以杖策挈瓶下山尋路徑詣崛山謁
通曉大師自投五體虔啟衷懷大師便許昇堂遂令入室
從此服膺數載勤苦多方雖至道□□目擊罄成山之志
而常齊淡薄神疲增煮海之勞則知歷試諸難多能鄙事
每於坐臥只念遊方遂於咸通十一年投入備朝使金公
緊榮西笑之心備陳所志金公情深傾蓋許以同舟無何
利涉大川達于西岸此際不遠千里至於上都尋蒙有司
特具事由奏聞天聽降勅宣令左街寶堂寺孔雀王院安

置大師所喜神居駐足勝境栖心未幾降誕之辰勅徵入內懿宗皇帝遽宏至化虔仰元風問大師曰遠涉滄溟有何求事大師對勅曰貧道幸獲觀風上國問道中華今日叨沐鴻恩得窺盛事所求遍遊靈跡追尋赤水之珠還耀吾鄉更作青邱之印天子厚加寵賚甚善其言猶如法秀之逢晉文曇鸞之對梁武古今雖異名德尤同以後至五臺山投花嚴寺求感於文殊大聖先上中臺忽遇神人鬢眉皓爾叩頭作禮膜拜祈恩謂大師曰不易遠來善哉佛子莫淹此地速向南方認其五色之霜必沐曇摩之雨大師含悲頂別漸次南行乾符二年至成都府巡謁到靜衆精舍禮無相大師影堂大師新羅人也因謁寫真具聞遺

美爲唐帝導師元宗之師同鄉唯恨異其時後代所求追其迹企聞石霜慶諸和尙啟如來之室演迦葉之宗道樹之陰禪流所聚大師殷勤禮足曲盡虔誠仍栖方便之門果得摩尼之寶俄而追遊衡岳參知識之禪居遠至漕溪禮祖師之寶塔傍東山之選秀採六葉之遺芳四遠參尋無方不到雖觀空色豈忘偏陲以中和五年來歸故國時也至於崛嶺重謁大師大師云且喜早歸豈期相見後學各得其賜念茲在茲所以再託扉蓮不離左右中間忽攜缾鉢重訪水雲或錫飛於五嶽之初誓栖天柱或盃渡於三河之後方住水精至文德二年四月中崛山大師寢疾便往故山精勤侍疾至於歸化付屬傳心者唯在大師一

人而已初憩錫於朔州之建子若繞修茅舍始啟山門來
者如雲朝三暮四頃歲時當厄運世屬屯蒙災星長照於
三韓毒露常鋪於四郡況於巖谷無計潛藏乾甯初至止
王城薰蕕於焚香之寺光化末旋歸野郡檀旃禮於薙
草之墟所恨正值魔軍將宣佛道孝恭大王驟登寶位欽
重禪宗以大師獨步海東孤標天下特遣僧正法賢等聊
飛鳳筆徵赴皇居大師謂門人曰自欲安禪終須助化吾
道之流於末代外護之恩也乃以天祐三年秋九月初忽
出溟郊方歸京邑至十六日引登秘殿孤坐禪牀主上預
淨宸襟整其冕服待以國師之禮虔申鑽仰之情大師儀
色從容神儀自若尊道說羲軒之術治邦談堯舜之風口

鏡忘疲洪鐘待扣有親從上殿者四人日行謙遼安信崇
讓規讓景行超十哲名蓋三禪探元鄉之秘宗論絶境之
幽抜聖人見頻迴麈尾甚悅龍顏忽於明年夏末乍別京
畿暑遊海嶠至金海府蘇公忠子知府及弟律熙領軍莫
不斂衽欽風開襟慕道請居名寺冀福蒼生十大師可以
栖遲暗垂慈化掃妖煙於塞外灑甘露於山中神德大王
光統丕圖寵徵赴闕至貞明元年春大師遂攜禪衆來至
帝鄉依前命南山實際寺安之此寺則先是聖上以黃閣
潛龍禪扃附鳳尋付大師永爲禪宇此時奉迎行所重謁
慈顏爰開有待之心再聽無爲之說辭還之際特結良因
爰有女弟子明瑤夫人鼇島宗枝鳩林冠族仰止高山尊

十

崇佛理以石南山寺請爲收領永以住持秋七月大師以甚愜雅懷始謀栖止此寺也遠連四岳高壓南溟溪澗爭流酷似金輿之谷巖巒鬭峻疑如紫蓋之峰誠招隱之幽据亦栖禪之佳境者也大師遍探靈巘未有定居初至此山以爲終焉之所至明年春二月初大師覺其不悆稱染微痾至十二日詰旦告衆曰生也有涯吾將行矣守而勿失汝等勉旃趺坐繩床儼然就滅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一于時雲霧晦冥山巒震動有山下人望山頂者五色光氣衝於空中中有一物上天宛然金柱豈止智順則天垂花蓋法成則空斂靈棺而已哉於是門人等傷割五情若亡天屬至十七日敬奉色身假隷于西峯之麓聖考大王

忽聆遷化良惻仙襟特遣中使監護葬儀仍令弔祭至三
年十一月中改葬於東巒之頂去寺三百來步全身不散
神色如常門下等重覩慈顔不勝感慕仍施百戸封閉大
師資靈河岳稟氣星辰居縷褐之英應黃裳之吉由是早
栖禪境久拂客塵裨二主於兩朝濟羣生於三界邦家安
太魔賊歸降則知大覺真身觀音後體啟元關而敷揚至
理開慈室而汲引元流生命示亡效鶴樹歸真之跡化身
如在追雞峯住寂之心存歿化人始終宏道可謂定慧無
方神通自在者焉弟子信宗禪師周解禪師休佰禪師等
五百來人共保一心皆居上足常勤守護永切追攀每念
巨海塵飛高風電絕累趍魏闕請樹豐碑今上克纘洪基

恭承寶籙欽崇禪化不異前朝贈謚曰朗空大師塔名白
月栖雲之塔爰命微臣宜修虆白仁浣固辭不免唯命是
從輒課菲詞式揚餘烈譬如提蠡酌海莫知溟渤之深執
管闚天難測穹蒼之闊然而早蒙慈誨眷以宗盟唯以援
筆有情著文無愧强名玄道將報法恩其詞曰至道無爲
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粤惟正覺誘彼羣類聖凡
有殊開悟無異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
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水月澄心煙霞
匿曜忽飛美譽頻降佳召扶贊兩朝闡揚玄教[illegible]破燈明
雲開月昭哲人去世緇素傷心門徒願切國主恩深塔封
巒頂碑倚溪潯芥城雖盡永曜禪林 案萃編載此碑僅得五百餘字

論畫詩

亡友吳江翁穆仲（雒）性情遒峭勤學工詩尤善六法遲迴審視不肯苟下一筆時手甜熟之枝深斥其非獨與烏程費子苕（丹旭）互相許可故其寫生生面獨開能于南田新羅外自樹一幟論詩則與吾鄉潘萊薌廣文（華）尤稱同調唱和最久有論畫詩一卷搜輯幽隱于方外閨秀爲多子苕亦工詩能詞卒後汪劍秋茂才（鉽）爲輯存二卷曰環渚生遺稿子苕與武進湯貞愍公（貽汾）周旋最久得其指授故所作山水人物皆有超逸絕塵之致顧時人競索其士女子苕不屑爲也

玩齋集

元貢禮部玩齋集張氏藏書志稱卷九重修定水教忠報德

禪寺之碑宋賓王校補四十一字自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尙闕五百六十九字後得天順刊本始行錄補云云案是集天順刊本之後又有餘姚史元熙重刊本流傳甚尠郎吾邑爲貢公寓居之地其集雖鈔本亦未見余於西吳書舫獲覩足本補錄闕文如左得樹樓雜鈔云海昌流寓元末有貢玩齋師泰及謝原功肅縣志失載謝謝上虞人與會稽唐肅時稱二肅明史皆附見高啟傳後

正月八日終其徒宗元等旣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戸部尙書貢師泰以祕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甯惠禪師天童良禪師相率謁予於舍館執進士趙友蘭所爲狀請銘乃節其狀曰師諱明孜字舜田族張氏州之黃巖人初母周嘗事佛好施予出見饑疾者輒傾囊濟之當娠時

夢異僧入室乃生師師幼頴悟日記千餘言於浮圖書一過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留之不可遂往仙居三學寺禮雪山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禪師倡道東南即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意云何師應聲曰金不搏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捷宗門令器也自是偏參碩師門人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州永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日溪泳禪師居天甯請師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益著會仙居慈安法席久虛衆推師主之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爲它山重乎遂力挽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於江浙丞相脫歡公實領院事首檄師住天台之淨慧寺至順

三年移主仙居紫籜山廣度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
高公選住處之蓮山尋隱雁山師方登高臨深超然自樂
而丞相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起師主天甯師辭不獲
乃笑曰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燬于火師至升堂集衆
揚袂曰吾徒赤手尙能有所建立況茲寺力猶可為乎於
是衆志堅一施財以賫經始曾不踰年而穹殿深堂重門
修廡與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旣事
會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帖木公以使過台
見而偉之為請于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榮
祿方公同知樞密院事賫德公參政正奉公分省
冢上瓦佐弋瓦

明王忠文禕集中有漢瓦記謂漢未央宮瓦凡六等有曰儲胥未央者今不之見其他秦漢諸瓦近世出者益多有專爲瓦文爲一種者不止粹編所載已也余所收冢上二字瓦甚質堅如鐵石土花斑剝尤爲僅見稱冢上者瓦當有鬼氏冢舍冢當萬歲諸文葢墓舍所施耳近有以詩冢士立說謂是社屋之瓦不知冢大也土社也未有以冢爲社者或以墟墓問物爲嫌則墓銘地莂墓磚之類多矣何得於瓦而疑之東武劉燕庭方伯喜海所藏佐弋二字瓦海鹽張石匏明經開福爲賦長歌并序云燕庭觀察於長安得是瓦篆文佐弋二字按史記秦本紀云內史肆佐弋竭注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爲佽飛掌弋射者此瓦前人所未著錄爲賦此詩以

補秦漢瓦圖之闕阿房之宮劫灰飛土花繡錯餘璇題延年益壽制雖古奚若少府佐弋之所遺臣斯小篆施金石土型宛宛疇刻畫吾聞佽飛更名始漢武此瓦猶是嬴秦土何爲前人未收拾嗜奇御待劉原父同時并得秦詔版二世刻辭徵集古秦中昔號帝王州荒煙蔓草空人愁六經一劫況片瓦當年誰佐祖龍者不見秦時明月長娉婷鴻臺高高鴻飛何冥冥余亦藏有佐弋殘瓦明經爲余從方伯處摹全文補刻于木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佽飛說文左右之左作𠂇輔佐之佐作左其旁人字乃後來俗體增益今此瓦文正作佐豈秦漢時已有之歟

禮部韻略

宋刊禮部韻略後有紹定庚寅上巳重刊于藏書閣二行周香巖錫瓚跋云此書邵僧彌家藏本上平聲缺首五頁上聲缺第三十五第三十六頁去聲缺首頁入聲缺廿五頁下五頁其餘殘缺字甚多余於南城顧抱冲處借所得顧步巖家藏汲古閣宋本六册其韻略條例一册邵本所缺倩友王士安照樣補錄於後并補書缺頁十三頁其缺字處不敢輒加全補用別紙附錄于每册之後緣毛本亦有殘闕後人乃用曹楝亭本補完細核宋本微有不同處也其黑圈識者邵本字未缺因文及之紅點識者毛本用曹本補全略爲識別俾後之覽是書者有可考訂幸不至如毛本用後來刻本妄加全補焉吳門汪氏藏宋本五册韻略條式爲前册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廿二三不等後册分五卷韻

字每行排五大字注文同前紹定重刊行書二行在五卷後條式至六十六葉前半葉上下缺案千頃堂書目載宋嘉宗御書禮部韻寶六冊刊于湖州吳兔床明經云吾邑陳氏向有是書係行書今不知在何所

集韻

段懋堂大令玉裁手校集韻自跋云凡汲古閣所鈔書散在人間者無不精善此書則精乎精者也書成于宋仁宗寶元二年故太祖太宗真宗及太祖以上諱及其所謂聖祖諱皆缺筆禎字下云知盈切上所稱說文祥也上所稱者猶言今上之名也故空一格不言諱者嫌於名終則諱也禎字不缺筆蓋影寫失之或云禎字本空白不書但注云知盈切上所稱以別於他諱也自英宗以後諱皆不缺筆則知此所影者的為仁宗時本但其板心每葉皆云某人重刊某人重開某

人重刁則亦非最初版矣丁度等此書兼綜條貫凡經史子集小學方言音釋之存者采擷殆徧雖或稍有紕繆然以是資博覽而通古音其有用最大自明時已無刻本亭林且以不得見爲憾康熙丙戌楝亭曹氏卽刊之今年居蘇州朝山墩從周君漪塘許借此本校曹本舛錯每當快意似倩麻姑癢處爬也凡曹本缺處此本皆完善而曹所据本與此本時有不同上聲十四賄此本以粱益謂履曰屣六字綴于隧字注曹本則無此六字而空白二寸弱蓋最初本當大書屣字注云粱益謂履曰屣正在曹空白處耳余復以已所見正兩本之誤書于曹本上方他日有刊此書者可以假道汲古閣子晉斧季印章重重當時愛寶至矣百數十年而周君珍藏

可謂傳之其人周君學問淹雅又復能作荆州之借流布善本於天地間以視世之扃鐍善本不與通人借讀者其度量相去何如也乾隆五十九年六月金壇段玉裁跋每卷後皆記宋本葉數行數又自記云凡照影宋本改者書於本字本身旁側凡以意正者書於本行上下方亦有照宋改本仍恐模糊而書上下方者若膺氏今案曹本卷十後景祐元年一葉上煩以下缺今別從傳校汲古閣本補錄如左

聖聽親賜裁定蓋見行廣韻韻略所載疎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後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使知適從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

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嘗纂羣經音辨奏同刊修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此葉

宋本十九字為一行後有寶元慶歷刊板列銜及後跋附左案後跋自書籍以下原缺

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鏤版施行

校勘天平軍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國子監直講兼襄潤王宮教授臣趙師民

校勘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直講兼蘇王宮伴讀武騎尉臣孫　錫

刊修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史館檢討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　洙

刊修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宋　祁

刊修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判太府寺同勾國子監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賈昌朝

刊修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上騎都尉陽武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　戩

詳定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宗正寺脩玉牒官勾當三班院兼管勾祥源
觀事輕車都尉平棘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　淑

詳定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秘閣兼判太常禮院羣牧使柱
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丁　度

慶歷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
子監施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輕車都尉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賈昌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五百戶食實封參仟壹百戶臣晏　殊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昭文館大學士

大遼國京兆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五百戶食實封貳千壹戶臣等得錄

恭惟國朝垂精藝文特命儒臣編集韻字蓋欲垂惠學者

傳之無窮歷歲未幾惜已泯沒南康黃灝始得善本刊于

桂林精舍洛陽陳鞏實成之南中無書籍闕下

法喜寺井甎

右海鹽法喜寺井甎其文曰己巳年四月初二日虎墣西保民康一郎捨井甎五百片入法喜寺永充奏井實記也押下天聖七年四月二日丙民字僅存上尸 奏字當卽甃同音相借于寶曰以甎壘井曰甃此其義也釋六舟達受云此甎與山陰古墓中所出晉太康五年楊紹買地券及臨海淨土寺二十八宿井中所出永和間宋鄆子甎同爲土壟時未經火以

釘劃就故筆筆邊累凸起一線蓮受謂虎下是墩字保下是上字抑或口字喜字之末筆似有心字其文首行紀其干支月日末行復紀元號月日此古人偶爾游戲亦不礙其重文也桐城吳康甫貳尹廷康嘗得一瓶同此仁宗紀元文曰天聖八年庚午歲其年雨水調云匀作云稻高低大熟姑記凡二十言字逕二三分不等筆劃校細邊無凸線以上四瓶俱埏時為之再拨甎有水旱之別旱古土花微黃獨水古黑如煙煤初出水時援手盡黑曾親試之故爲拈出

高麗鐘銘

劉燕庭方伯海東金石存考載奉德寺鐘銘陽文唐大歷六年歲次辛亥十二月鑄翰林郎金弼奚撰金口口書在慶尚道

慶州府又引高麗史地理志奉德寺新羅惠恭王鑄大鐘重銅一十二萬斤撞之聲聞百餘里云按此鐘拓本首行曰聖德大王神鐘之銘考東國史略聖德王名隆基後改名興光在位三十五年謚曰聖德唐書一百四十九卷興光本名與太宗同先天中則天改焉開元十六年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二十五年興光卒據唐書興光與太宗同名史略云名隆基則與元宗同名矣新唐書但言興光襲王開元中數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似亦彼國之賢而有文者惠恭王則興光之孫也名乾運卒于建中四年史略稱其始立五廟一年六祭則奉德寺者其新羅國王金氏之祖廟歟拓本剝落不可盡識文中捨銅一十二萬云云

與麗史正合惟鑄造年月不見銘文或拓手所遺無從購全文而證之矣

彭孝介著述

道光辛丑謁朱蘭坡先生珔於金閶寓館詢及海鹽彭孝介先生著述時方選輯 國朝古文以孝介文不多見欲存其人余無以應也後得其全集凡爲詩十六卷雜著一卷彭氏舊聞一卷拾遺一卷而文集缺焉案徐盛全彭孝介先生傳言先生集多至百卷文集若干卷外有史論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紀國恩家乘錄彭氏舊聞錄茗齋雜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茗齋四韻合編諸種惟詩餘余前已刻入叢書則其佚者不少矣

益齋亂稿

明高麗鄭（麟趾）撰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前有進高麗史箋及高麗世系後列修史官銜名如藝文館直提學春秋館記注記事及知承文院事等諸職亦足以考見彼國尚文之證其凡例言世家舊有李齊賢等贊今仍之按李（齊賢）著有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有李（穡）序柳（成龍）跋金（鑌）跋其十一世孫（時發）跋又李（穡）撰墓志銘一首（齊賢）與姚牧庵趙松雪諸公交際其集流入中國萬歷中有重刻本考東國故實者所不廢也（案海東諸國紀朝鮮申叔舟著成于成化七年在鄭麟趾之後桂苑筆耕集唐高麗崔致遠撰近刻入海山仙館叢書）

智鼎

江陰孔昭孔云孫淵如先生曰赤環當爲赤元赤芾元衣也張叔未先生曰廿是廿非私山是卌山是丗首行六字下應是室字王在周穆王太室是鍾鼎中習見語余謂[illegible]是相字上[illegible]即木字下[illegible]即目字也六畏字俱是俾字古字簡省只作畀篆文作[illegible]積古齋鍾鼎款識弟六行末敢字釋作爲

周曾伯霥盤

張石匏丈云盤文十一行行八言末行六言重文三言凡八十九言以周尺度之高四寸深二寸有半口縱一尺一寸弱橫一尺四寸弱足深一寸三分縱八寸橫一尺五分重八十八兩友人甬上周小匡所藏云其先人購自關中按阮制府積古齋款識載一器與此同惟文考上多且字後文曾霥中

多白字錫作鍚弋作才賜作絅諸文反正爲異㞒丕二字此本較著不阮釋欒借爲樂疑誤會阮云即鄫夏之後國爵爲伯而春秋作子者意後王貶之開祁案通志氏族略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據此爲仕魯之世所造器耳曰伯者即士冠禮伯某甫意後文會霿蒙上文省去白字㠯即㫃字鯀文說文㫃古文旅簠作匿阮釋畱君簠云簠从古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傳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則嘗學之胡簋即簠簋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竝列明爲盛黍稷之器瑚爲簠異名無疑此器制方正合周禮舍人注方曰簠之文博古圖載叔邦父簠形制亦同可互證也

鄭仁愷碑

金石萃編載唐鄭仁愷碑元和顧澗賓（唐圻）思適齋集已辨其誤按陸貫夫（紹曾）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凡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首行大唐故贍安州都督鄭府君碑（陽文篆字）次行通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兼修國史上柱國□□縣開國子崔融撰（上缺）告暹書末行大唐景（中缺十字）亥朔廿八日甲寅建

書城偶輯

從管兄芷湘假得吾邑陳誰園（蒹孝）書城偶輯四冊中載書名大魁節用悉皆不求人陳云右書又名羣類總目又名字林通寶大成日本所刻後有正德癸巳三年鐫字樣按正德彼國年號其歲次戊辰也又載書名蔓金苔陳云萬歷中秫

陵焦弱侯竑集以元亨利貞分爲四卷起學術終假託爲目三十其自序以爲有感于碎而聚光以有若昔之黎園獻蔓金者也

錢同人釋鐘鼎銘識

嘉定錢同人侗竹汀先生猶子也竹汀先生輯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未卒業同人增補成書嘉興李香沚明經富孫得其手稿刊于粵東今其板藏余家即明經所贈也嘗見集古鐘鼎款識有同人釋文云案𣃔字說文所無獨鼎字從𣃔許君謂象析木以炊也商器中多有𣃔子孫字宋人皆釋爲析劉原父云析子孫者猶貽厥孫謀之意余謂古人用此字當自有取義特其音失傳莫可引證釋爲析木則可若徑以當

析字殊未的也說文解片字云判木不得以片爲判明矣況韻會稱篆文析朱爲非與析木爲爿之例正同庸得以析字釋爿字乎近人多沿劉氏之誤余嚮獲商父乙觚有爿子孫字辨之云爾又云此器末一字是輦之别體輂與連通卽禮記夏后氏四連之連鄭注周禮云故書輦爲連然則連輦本一字韓勅碑胡輦器用尙用輦字此古義之僅存者族兄十蘭别駕嘗得亳鼎中有輦字與此同體著于十六長樂堂古器欵識謂輦與甗同通用題曰亳甗實則輦卽禮器之名無煩通證也又云文中[illegible]字與胡通哀十一年左傳胡簋之事杜注云胡簋禮器名夏曰胡賈逵服虔注並同古器如尊彝敦鼎之類欵識多無定稱卽胡簋簠等器亦不可泥他器中

有㽞字或釋作篚張仲篚匿字亦釋作篚然其字从夫與甫聲本同此字从古似釋爲胡較勝也

再續名醫類案

同里沈馨堂廣文德孚著有馨堂吟稿二卷其詩宗法香山和易近情如其爲人家世善醫至廣文其術益精寒暑昏旦隨時而赴不以貧富易覩鄉人共稱爲長者有庸工好以峻劑予人廣文曰終恐誤人已而果然獨于同里張璿每許可焉嘗輯存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蓋踵魏玉横之書也

漁洋山人佚詩

漁洋山人手稿一册自署乙亥文稿凡文十二篇詩七首有題梓花圖二絶句爲高江村宮詹賦云文梓青牛事已遐瀛

山重見滿林花九成絳雪人間少須問仙人蔡少霞天半原作一片塗改自朱霞照赤城輕生原作綃寫貌原作貌得可憐生一從收入吳都賦平仲君遷枉擅名又題趙天羽給事寫真二首云乘願蕭然現宰官三條椽下舊安單青城歸後惟琴鶴添得清風竹萬竿何人寫出篔簹谷位置天然巖石中解識虎頭金粟影此君風味略相同又送馬生歸金陵云隨身鉢袋與軍持慚愧年年白社期君到獻花巖畔去為予一謝嬾融師五詩檢蠶尾集皆不載

丁隱君佚詩

余收得樊榭山房詩集為萬近蓬福藏本有丁敬身隱君敬手書詩蹟卷五游龍興寺詩其眉上有云甲申臘月寺為鄰

火所燒寸椽不留獨胡季良所書陀羅尼經幢巍然無恙城中易黑灰此獨未摧拉竟成詩讖爲憮然者久之敬身七十一歲記于萬秀才近蓬藏本時乙酉閏二月二日也此幢予曾作長歌稿已失去去臘龍興寺被災後予過之市井凋殘寺已盡燬維此幢無恙歎佛力之彌堅喜古緣之不損因賦一律記之一火俄教掃百椽地中三日尚浮煙樹空真歎人災烈幢在方知佛力堅俗駕何會諳擊掃韋蘇州石鼓詩既擊既掃黑白分貞材枉自極雕鐫幾時客有如歐者下馬能來此布氈又卷六明鄭貴妃書泥金普門品經同丁敬身作詩其眉上有云予稿已燬去見此尚可記也因附錄之敬身記比似楊家妹子書顏挑柳趯更憐渠米公云顏柳以挑趯名家貴妃所書是學顏書頗腴勁可玩蒙將

白馬馱經力已到紅羊換劫餘敲冰覩紙帝青光蘸水皴毫苦末黃（苦末梵語泥金也見翻譯名義）想見莊嚴書竟處開函猶拂內家香月墮雲飛不可攀琳瑯金薤見來難祝釐有願纏綿在遺事分明似阿環了無印跋流傳久鈿匣香厨昧幾家綺語莫教增障習好同天女散來花（宋張端義貴耳集真定大歷寺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署姓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塗金匣藏心經一幅字尤婉麗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三郎書）敬叟附記七十一歲案此數詩覗林詩集皆不載

蘇平仲集

明蘇平仲文集十六卷前有劉誠意宋景濂方正學三序正統壬戌刊本黎（諒）跋云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若干篇前蒙陰縣簿林與直編類分爲一十六卷鏤版郡庠歷年既

久朽失過半印行于世者亦泯沒無存嗚呼惜哉正統庚申予援官括郡公暇訪求先輩遺文故老首以先生是集舉嘗欲求一觀竟不可得後因公事抵溫郡謁少保黃先生先生以平仲文集見示予讀之竟日手不忍釋惜乎集中字義多昏翳訛謬有不可讀處許求假而歸公暇躬自謄錄校正繕寫成書命工重壽諸梓以永其傳與同志者共覽焉正統壬戌八月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余所藏本有宋蔚如 賓王 考藏印并自記云蘇先生集爲有明文集之最板刊正統七年迄今已二百七十六年矣世鮮其全間有藏者亦多板印模棱此從天藻堂錢柱西氏藏本錢方蔚兄手鈔誠善本也識者鑒之乾隆二年閏九月宋賓王記

青華閣帖

嘉定錢旣勤 東垣 青華閣帖考異自序曰青華閣帖三卷紹興十七年先後摹勒上石不見於賞鑒家著錄是公是私莫由詳定以卷末題摹勒年月後有御書之寶印推之標題題記當是光堯手書其爲官帖可知高廟精于八法鉤勒之善遠出淳化上紹興中本有國子監帖以淳化舊帖翻刻于板今亦不可多得然監帖以舊翻鐫此從眞蹟摹勒監帖刻于棗木此刋于元石監帖假手臣工此造於大內以理推之□知國子監帖之必不如青華閣也宋帖尠有釋文陳與義閣帖釋文施宿大觀帖總釋姜夔絳帖平皆自爲一書惟劉次莊臨江帖于每卷後除去篆書淳化三年云云綴以釋文此

帖于每帖後卽緊附釋文與戲魚例雖不同同爲掤格耳然與諸家所釋間有異同予因作考異三卷以備臨池家句讀之助非敢云著作也嘉慶丁巳仲春錢東垣記案趙晉齋魏云此帖本刻不知所本疑明人以二王帖集出僞作也

黃鶴注杜詩

得樹樓雜鈔云黃希字夢得號師心撫州宜黃人宋乾道中進士官永新令嘗作春風堂于縣治楊誠齋爲之記有補注杜詩搜剔隱微皆前人所未發子鶴續成之鶴字叔似所著有北窗寓言集西江人物志所載甚明世人但知黃鶴注杜不知其續成父書也特表出之案余所藏宋刊殘本杜詩補注題曰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臨川黃希夢得補

注臨川黃鶴叔似補注又元刊本題曰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益信宋本之可貴矣宋刊本後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考元史仁宗紀曰皇慶二年六月建崇文閣于國子監則此本當是元代官書也

章簡甫劉雨若

章簡甫名文章藻之父也所摹帖有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懷素自敘帖孫氏太清樓右軍十七帖見王弇州章叟墓誌劉雨若名光暘所摹帖有翰香館帖五卷許氏鼎閣帖五卷王孝儀雪庵米帖井底十七帖唐太宗屏風帖馮氏快雪堂帖見明夏愚存賓金石目又戲鴻堂鬱岡齋二帖鉤填者爲王

鴻臚鳳巖宏憲王又摹秘閣本歐陽率更離騷經後歸涿州馮相國亦夏說也夏又云鞏都尉永固與余善爲金石文字之友

漢尚方鏡範

張叔未丈云此漢尚方鏡之母嘉慶壬戌秦中人攜至都下贈安邑宋芝山學博葆湻余偕趙潤甫孝廉觀於其寓質係白沙土下闊處蓋鎔冶時所以進銅也案鎔造之物皆有模範今所傳古泉範蓋用此以合土再用土以冶泉名曰泉母實是泉祖此土合實鏡所從出真鏡之母也獨是摶土聚沙勢難堅久千百年歷劫不壞能與金石同壽是又足珍矣余是年留京師于謙士趙奉常處見衛字瓦母亦白沙土質是以土型土又從來收羅古瓦家所未著録者地不愛寶日出

日奇神遊目想得不重企古緣（趙奉常名秉沖 孝廉名秉湉）

金寶牌

宋彭（乘）墨客揮犀十卷　四庫已著錄其續墨客揮犀十卷則儀徵阮文達公經進也世少傳本古今說海中刻者不及其半余所見張月霄（金吾）藏本後歸馬二槎（瀛）有葉石君珍藏印有云上令上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案明武宗鷹牌豹牌俱見于近時金石家著錄此牌惜不傳于世未能知其文字也

春秋比事

春秋比事二十卷宋沈棐撰經義考著佚止錄陳亮一序今案元刊本後有二跋云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且讐正三十六字乙者十有三减者六注者十有七云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浚明謹書于右至元戊寅冬十有一月朔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魯公等禮成廟學乃登崇文閣徧閱典籍得春秋比事一部敘沈文伯先生之所作也觀其引事連類天理人欲剖析明甚可謂得聖人誅心之法惜乎寫本不能廣及於是命校官計學廩之餘鋟梓以壽其傳然微憲府官僚志同道合深識遠慮焉能俾聖賢大經大法流布于天下耶是不可不書也顯仁承乏郡教不揆愚鄙輒爲短引以識其題名歲月云巳卯春正月望日中興路儒學

教授王顯仁謹書」案經義考引都穆說曰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爲著于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今譚跋具在並不言劉朔所著但云頃得劉氏家本則著其所藏之自非指著書之人明矣豈譚別有序而失之耶至沈文伯之字王跋中明稱之何以經義考又引吳師道陳振孫之說反以陳亮爲誤也然竹翁固未見是書者今此本首題曰沈先生春秋比事末有圖詹等九人列銜惟陳亮序缺半葉余亟鈔藏其副與呂東萊左傳類編同珍爲秘籍云

論硯

仁和錢嶼沙方伯琦著有澄碧齋硯譜所列八十餘品中鄭

夾漈陸放翁二研則瓌材巨寶也其論硯諸說如青花云青花隱現微露端倪中浮芷藻活碧瑩然試以松煙若釜鎔蠟嫩紫云眼光露碧花影浮青如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與墨相融如水入乳水坑云晴際生煙雨前出潤竟體澄瑩冰壺一片是清氣凝結而成水碧金膏對此都慙形礙火捺云紫氣迴薄聚而爲輪花如鼠迹雜遝紋如朱螺轉旋此雲水之靈機偶然凝聚非綴玉緝瓊尋常烜燿也蕉葉白云色白花青光潤瑩澈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可以想其高致已上諸說與近時嘉應吳蘭修所著硯史大略相同戴醇士闇學熙語余云研史所采寶研堂研辨諸說其論最精品第端石者不可不知也又王崔舟郡守云昔與石華論

玫瑰紫青花一縷臙脂環繞者仍是點滴青花之佳者玫瑰紫寶質青花紫紫花浮於青上如瑣子錦者方是曾與石華辨明彼時書已刻成未經更正石華已歸道山矣又云玫瑰紫青花惟水歸洞有之甚難得在諸青花之上

藏書印記

藏書家印記或鈐名印或署齋號惟汲古閣毛氏於宋元刊本之精者則以宋本元本楕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印鈐於首子晉斧季諸名印篆文俱極精美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則有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一印千頃堂藏書則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一印尤爲藝林佳話

若諸家之示人以愛護之法戒子孫以保守之道其叮嚀之意尤善之至善者也所見如鬻及借人爲不孝一印轉相仿效者甚多有一印云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今人讀書恆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易失稍一殘缺修補無從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爲憤惋如對殘廢之人數年來蒐羅略備卷帙嶄然所以遺吾子孫者至厚也後人觀之宜加珍護卽借吾書者亦望諒愚意也遺經堂主人記又有一印云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姓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甯舍旃此二印未辨誰氏之記青浦王述庵司寇有一印云二萬卷書可貴

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勤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逝庵傳誡吾邑陳簡莊孝廉亦有一印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又刻仲魚圖象鈐于上同時黃蕘圃主政有百宋一廛之號吳兎牀明經以千元十架相敵故老風流猶令聞者眉飛色舞惜司寇孝廉兩家遺籍轉瞬散佚不若三百年來之天一閣尙巋然于甬上也毛子晉云王弇州藏書每以貞元二字印鈐之又別以伯雅仲雅季雅三印

十種蘭亭

大德間錢唐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具異趣同時錢塘林松泉以製墨名于時見六藝之一錄

詩宗集韻

十二先生詩宗集韻二十卷元絳人裴庾甫編十二先生者杜工部李青蓮高達夫韓吏部柳柳州孟東野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荊公曾南豐黃山谷陳無已

吳下冢墓遺文

此書前有吳文定寬序都太僕穆序續集有葉恭煥序云東吳文獻之邦遠而漢唐不能悉矣宋元以來耆德宿望名公鉅卿可計而數也而銘誌或堙沒而無傳碑刻或斷裂而未顯後生者何所稽法哉予病淹之餘偶閱平橋漫錄多載遺志及得錢叔寶氏冢墓遺文讀之及南壕都君所輯蒐錄殘備然未免限于不得見者之缺也於是稍為錄出續其未備

都君以後者亦用補入所以遵先祖日記云聊以備參考云耳隆慶庚午夏六月立秋日恭煥敬識案恭煥文莊五世孫也

勿軒集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明成化二年熊斌刋本黃蕘圃主事書其後云勿軒先生文集舊藏有鈔本藍格者出淡生堂甚古雅近從胥門書肆于架上獲此疊經汲古閣毛氏孝慈堂王氏收藏雖明刻實希有也攜歸與鈔本勘對彼脫誤多矣書之明刻而可寶者此爾嘉慶巳巳七月十有一日復翁丕烈

借書錄序

明危學士素文集有借書錄序云余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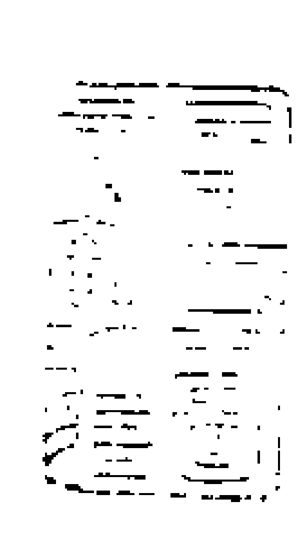
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其存者不多見故物記方髻亂
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
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爲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
問遺姻族應接賓友其羸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
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廿年然擔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
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顓肯以書假借或
久留而不慍或數請而弗拒故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雹
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奸詭之迹
於地也山川郡國城郭冢墓草木昆蟲之物靡所不載反之
於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
書碑刻稗官小說方技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顧素之

樸愚固陋其窺萬一於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而諸君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併附其家世名字出處爲借書目以示子孫余惟往迹幼時舅父馬兩如公（公名鈺）賜以全唐文其後嘉興李香子明經（富孫）語以當鈔文瀾閣經史諸種嗣從同邑吳鱸鄉茂才（之淯）假拜經樓藏本以資校勘而徽州程木庵翰目（洪溥）因六舟上人貽以式古堂書畫彙攷尤難得也典籍因緣歷歷可念讀此文知古人用意之厚

東湖叢記卷六終

生沐表叔早歲孤露稟承慈教購書之費太夫人每出所

蓄貲之頃出示東湖叢記六卷陶讀而善之慫慂付梓曰宋劉昌詩有云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今茲刻亦此意云表侄潘喜陶識



華延年室題跋卷上目次

嘉靖本儀禮鄭注

夏小正戴氏傳

春秋左傳類編

明刻本埤雅

鐘鼎款識

新會陳氏重刊二十四史 正史類

前後漢紀

歷代通鑑纂要

明鑑易知錄

所知錄

魯春秋

先朝遺事

國變錄

粵行紀事

琴江雜記

東南紀聞

野老漫錄 以上事實之屬

紀載彙編

燕都日記

東塘日劄

江上遺聞

閩事紀略

又 鈔本

續幸存錄

求野錄

也是錄 附鄧凱傳

江南聞見錄

粵游見聞

賜姓始末

兩廣紀略

東明聞見錄

青燐屑

刼灰錄

夷氛聞記 以上前記之屬

元朝名臣事畧 傳記類

國初羣雄事畧

重輯碧血錄

東林列傳

明末忠烈紀實

甲申以後亡臣表

吳三桂紀畧

吳逆取亡錄

保越錄

紹興傅氏家譜

勅撰皇輿表

皇輿表十六卷康熙十八年五月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等奉

勅撰四十三年五月復　命翰林院掌院學士揆叙等增修首

有　御製初纂續纂二序兩次進書表凡例職名職名末列江蘇

巡撫宋犖蓋曾任校刊之役西陂類稿中迎　鑾日記亦載其事

是編一仿史表以地繫代詳書郡縣沿革首載京師盛京次爲江

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川貴州

雲南十四布政司終以朝貢諸國以　四庫全書總目未經著錄

故謹識梗概以爲恭紀

華延年室題跋

大興傅以禮節子

欽定國史貳臣傳

貳臣表傳二十卷乾隆末奉　勅撰卷首恭錄　諭旨五通卷一爲甲乙表卷二至卷二十爲列傳表分六等以遇難殉節者入甲編上著有勛績者入甲編中著有勞績者入甲編下無功績可紀者入乙編上曾經獲罪者入乙編中首降流賊及賊黨降明後投誠者入乙編下各傳即視此編次蓋　國史館定本也坊刻併作十二卷漏載　諭旨暨甲乙表各傳亦先後雜糅無復甲乙次序又如乙編上之馬光遠左夢庚謝陞金之俊房可壯王永吉王鐸梁雲構乙編中之馮銓謝啟光乙編下之衛周祚龔鼎孳劉昌高

爾儼張端孫可望共十六人乾隆五十七年奉 特旨削謚此本
分繫各傳末而坊刻亦均遺之互勘一過益知舊鈔之足貴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

謹案是書　四庫全書總目無提要之文以成書在後之故爰據總目卷首所載乾隆四十一年　諭旨恭錄簡端用識纂輯緣起考此書體例本按　四庫所收經史子集各種考證異同得失乃經部載有易韻增修書說儀禮經傳通釋暨續編春秋條貫篇春秋邉經集說中原音韻古音駢字暨續篇史部載有季漢書閩學源流水經注釋附錄史義拾遺子部載有小心齋劄記問學錄廣治平畧餘冬序錄戒菴漫筆廣事類賦元學正宗簡端錄天官翼集部載有瓊琯集雙江集三易集鬲津草堂集哄堂詞後村別調共二十八種皆出　四庫全書之外雖其中亦有總目附存其目者究非　四庫著錄之書也至政和御製冠禮即政和五禮新儀

之首帙並非另爲一編性理大全書乃明永樂中奉勅撰冠以欽
定字樣係沿襲舊文未及删削又如總目經部之方言列在史部
史部之南方草木狀列在子部子部之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東南
紀聞集部之鄭忠肅奏議遺集列在史部其分隸亦與總目時有
不同他若宋葉夢得巖下放言仍舊題蒙齊筆談元鄧深鄧伯紳
集作大隱居士集並署宋人明孫承恩瀼溪草堂集作文簡集此
皆標題偶異無關宏旨惟明文徵明莆田集作唐陸龜蒙撰蓋因
陸集名甫里而訛已據本集改題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謹案是編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由　武英殿排印通行郎此聚珍本也越十有二載浙江人士感蒙　勅建文瀾閣於西湖　頒貯四庫全書既得就近傳寫而提要一書鈔者尤衆因共輸貲以全書總目並簡明目錄刻爲袖珍本廣厥流傳時阮文達太傅元適視浙學曾爲文恭紀其盛同治七年廣東書局復就浙板翻雕其開卷乃署重刊揚州本殆因書尾恭紀之文誤認爲阮刻耳此則聚珍本外有浙本粵本之緣由也若簡明目錄向無聚珍排印本亦惟浙江鮑氏據趙味辛司馬懷玉得館中副墨付梓其中惟書目大書餘則雙行分注視與總目合刊者雖同一袖珍而行款稍別既而桐城胡氏虔以鮑刻既不連總目因採總目中附存其

目各種取書目及撰人姓名輯爲存目十卷此則合刻本外又有單行本之簡明目錄及存目之崖畧也伏讀乾隆三十九年　諭旨以全書總目提要卷帙甚繁應於提要外另刊簡明書目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考訂源流　特勅館臣纂輯成二十卷是總目乃簡明之祖本所列諸書應俱一律而浙刻係從　文瀾閣藏本鈔出則與聚珍本亦應無不脗合乃取各本參考非特總目與簡明目錄時有參差即總目之聚珍袖珍兩本與簡明目錄之浙刻鮑刻兩本亦所載不盡相符或此有而彼遺或彼存而此闕而卷數之多寡字句之詳畧更無論已此本係就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重錄以補閩刻所未備曾借孫廡尹星華擬共薈萃紬繹臚叙異同爲校勘記以茲事體大未容草草

卒業謹先據浙本增入　諭旨一道乃乾隆五十五年所　頒者

此本印行在先自不及載惟表尾偶缺諸臣職名並依浙本補鐫

卽此亦足爲各本互異之一證焉

勅撰天祿琳瑯後編

天祿琳瑯後編二十卷首有彭元瑞恭識考前編十卷已著錄四庫乃乾隆四十年奉　勅撰此則嘉慶初元續纂也體例悉仍前編惟以曾經　御題者入第一卷標題宋版首部計周易程傳尙書詳解三禮圖儀禮班馬字類算經七種陸宣公集宋文公校昌黎集釋音辨柳宗元集爲少異耳以成書在後四庫書目未載故傳本較少癸未秋日展　覲入都從廠肆借得寫本謹撮舉大凡以誌眼福

欽頒武英殿聚珍版書浙刻本

右　武英殿聚珍版書三十九種一百二十四册二十函浙江重刋本也卷首無總目而有書單本記各書價值今藉以考其種數每種附督撫學政司道等恭紀一篇後載承栞校對諸臣職名先是乾隆癸巳　詔以永樂大典中散見諸書裒輯成編者用排字板印行　賜名聚珍版從侍郎金簡之請也越五載　頒其書於東南五行省俾所在覆鐫廣厥流傳一時承　命開雕踴躍從事此本而外曾見江南福建兩槧江南本未覩其全不知共如干種其板亦袖珍式視此稍闊各種亦綴以恭紀特文乃駢體耳福建本就原書翻刻卷帙特侈今板儲司庫者尚有一百二十二種之夥光緒初當事議以校補之役諉會經費無出不果此本初分

三次授梓故俗有初二三單之稱嗣以初二單卷帙皆簡而巨編咸萃三單前後不稱於是復加排比都爲一集各單之原目知者遂尠賴恭紀文內在事諸人名姓互有異同得以辨別其次序姑以首列之督臣證之凡著鐘音名者初單也其書爲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易象意言儀禮識誤漢官舊儀鄴中記嶺表錄異老子道德經海島算經淵泉日記浩然齋雅談歲寒堂詩話茶山集拙軒集共十三種易三寶名者二單也其書爲禹貢指南春秋傳說例春秋辨疑帝範傳子農桑輯要墨法集要五經算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甕牖閒評共十一種三寶兼閣銜者三單也其書爲易緯郭氏傳家易說融堂書解絜齋毛詩經筵講義魏鄭公諫續錄麟臺故事水經注直齋書錄解題明本釋雲谷雜記考古

質疑敬齋古今黈文恭集絜齋集金淵集共十五種重訂後通題第一單蓋此以爲初編餘書嗣出惜時局變遷從此輟工遂不逮閩槧之富而讐勘之精詳雕造之工緻則遠過之時董其役者爲振綺堂汪氏壽松堂孫氏大知堂汪氏知不足齋鮑氏皆吾鄉藏書家其書用巾箱本亦仿鮑氏叢書也不幸咸豐末兩丁兵燹板本盡付刼灰今祗零種偶存卽全書亦不可多得矣夫以斯世罕覯之秘籍　頒布出自　內廷剞劂成於大府當日固頌爲曠典後世宜傳爲美談乃甫歷百年浙人已不能道其事間有知初二三單之名者詰以某單共幾種某書在何單皆瞠目無以應以禮深懼　先朝盛事之湮沒不彰也爰就宿昔所得故老遺聞覼縷述之庶後之有志收藏留心掌故者藉此得悉其顚末云

曩歲辛亥秋試在都損十金獲是書於廠肆校栞頗審惜未能通體清朗蓋當時分三次付鍥洎後訖工而先出者寖漫漶矣幸刊行在前者流傳較多購致亦易嗣覯初印零種輒博收以備抽換會得陶文簡望齡手批侯鯖錄其族裔琴子明府燮咸見而乞去而以是書全部見詒由是所聚益夥方擬分別甄釐裒爲兩本以最善者珍藏以稍次者備覽不意辛酉遭亂并先世圖籍播散殆盡事平後摭拾殘賸友人又從常賣家贖歸十二函然視舊藏祗十存五六已今夏權守建州攜庋行縢暇日董理其中鼠傷蟲嚙爇痕漬跡觸目皆是幸各種咸具尚可輯爲全書爰擇楮墨致佳者或數本合併或逐頁補輯依舊分裝一百二十四册攷是書頒刻在乾隆丁酉戊戌間迄今已逾百稔即歸余齋亦垂四十年

況以百數十卷巨編出於沈霾剝蝕之餘居然首尾無闕復爲完帙雖其本不一而其版則一較之前人百衲史記大小長短諸刻雜糅者同一集腋成裘而論裁縫滅迹則彼相形見絀矣裝訖綴筆不覺以書簏自笑

欽頒武英殿聚珍版書閩刻本代

洪維我　朝稽古右文　聖　聖相承邁越三代是以　御製
欽定諸書昭示海內者炳焉與日星並耀　高宗純皇帝幾
餘典學復以古今載籍極博　詔中外搜訪遺編彙爲　四庫全
書分儲七閣　仁宗睿皇帝因阮文達太傅奏進　四庫未
及著錄之本一百七十四種　賜名宛委別藏以補全書所闕仰
見金匱石渠蔚然美備固非宋之崇文明之文淵所可同年而語
已溯夫四庫館之初開也以前明永樂大典足資採摭　簡派儒
臣裒集彙訂暨世所罕覯秘袠　命由武英殿聚珍版排印　頒
發東南五省同時遵　勅重雕者惟閩中一百二十三種爲最夥
惜歷年已久屢經修葺而校勘觕疏編次淩亂幾於不可卒讀故

前督部卞譚二公先後督修遴傳太守以禮爲總纂孫雄尹星華
等分任編校凡書中殘斷及衍奪之處於正文修補外復間據他
本輯爲拾遺或校勘記附後並廣所未備增刻二十五種前歲癸
巳毓恩領藩是邦値書局經費支絀勉籌巨資久之乃獲蕆事適
今制府邊公涖任聿觀厥成因咨送翰林院國子監及各行省書
院用廣流布誠以　文治光昭陳編盡出且幸際我　皇上纘
緒彌殷　親政以來　特命繙譯　世祖章皇帝御纂勸善
要言　賞給臣工並轉飭重栞其有儲藏家呈請代進書籍無不
上邀　垂獎即各直省局刻之書亦蒙隨時徵取矧此聚珍本諸
種乃　高宗純皇帝嘉惠藝林欲使天下萬世家絃戶誦者
伏讀乾隆五十五年　諭旨以此各書排印無多恐有未能全行

購覓曾廑　聖念則今日閩中之重校增刻永厥流傳無非仰體
先朝啟牖來學有加無已之至意並藉以益擴我　皇上繼
述隆規於萬一云爾

又 代

謹案乾隆甲午五月 詔儒臣彙集永樂大典內散見之書重輯成編者及世所罕覯秘籍以活字版印行 賜名聚珍版書每種冠以 御題五言詩十韻前繫小序越三載丁酉九月 頒發其書於東南五省 勅所在鋟勒通行用廣流布一時承 命開雕者浙江刊袖珍本三十九種江南所刊板式同浙共計若干未覩其全江西亦僅見近刻五十四種惟福建舊刻一百二十三種爲最夥即此本也當時 內府排字成書其字旋即改排他印所印行者自亦無多故百餘年來零種偶有流傳全帙早所希覯江浙兩槧又燬於兵燹幸閩刻具存且卷帙繁富即較近日南昌局刻多猶過半則合諸刻以計之洵推爲碩果僅存之巨帙矣惟版片

庋儲布政司廨閩地卑濕歷年稍多漸就斷爛故先後官閩藩者
如吳中丞榮光陳中丞慶偕鄧方伯廷枏潘中丞霨均不惜巨帑
相繼修補距今皆甫閱數十年而殘字脫簡又復更僕難數前制
府卞公惜是書之缺而不完也屢以監修事相屬國正既辱諉諈
且曾三攝承宣則勉踵前規責無旁貸於是檢理版片集款鳩工
設局會垣檄傳太守以禮總司其事並派員分任校對收掌之役
先就閩中搜羅舊槧或訪諸紳耆或購諸坊肆并參證以別本初
校將竣會今制府宮保譚公持節南來聽政之暇詢及是書以爲
讐勘之事不厭詳審矧此刻自同治間修校草率匪特金根白芨
觸處紛然甚至有版無字者亦且不一而足若非整理完善奚以
昭 先朝嘉惠藝林垂示無窮之盛軌爰命廣求善本添設局員

通體覆勘訪知豐順丁氏藏有當年排印原書專員航海越粵往返至再始獲全假以來得此依據補正益多且較閩刻溢出十餘種丁本之外又稽諸各家書目稱爲聚珍本而尚有他刻可據者似亦不應概付闕如適黃方伯毓恩涖任閩藩力任籌貲福州府唐太守寶鑑復移借公使錢以贊成之遂得一律補鐫計修校舊刻外新增者兩次凡二十種其各本中有篇章缺佚由傅太守寓書浙江藏書家如杭州丁氏湖州陸氏互相商榷或錄副以來或刻或寄校若諸種中訪有宋槧元鈔倘存者亦經輾轉物色據以更易舊刻否則甄采裒集自十餘以至一二篇附爲拾遺惟卷帙既繁校手不一落葉之喻在所難免況其間有灼知其誤以無所依據不敢輒改乃互考其異同別作校勘記各綴跋尾以識崖畧

孫毓尹星華又成例言十則並將新舊諸刻謹遵　四庫全書總目按經史子集序列其有總目未載各種亦依類纂入重訂目錄弁諸簡端凡本非聚珍版之書前此修版誤入者則析出別行另列一目焉經始於壬辰二月至甲午季冬蕆事雖不敢謂聚珍版之書已盡於此第念在昔排印此書其全數幾何未見記載今於傳刻最多之閩本又復一再增益即耳目有所未及安知他日不有諳悉掌故者博搜而踵增之則此次校修增補亦不過前馬之導而已

尙書注

右尙書注十二卷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尙書表註　四庫全書已著錄其學朱子之宗傳加以精究潛思經史皆有撰述於尙書用力尤深元柳貫撰行狀稱先生早歲所注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當卽是書葢此爲少作表註乃晚年定本書中解經頗有新義與舊說迥殊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視表注所載詳略互見至以血流標杵之杵爲鹵訓爲血流地濕以率循大卞之卞爲弁是恭拱之義當訓爲禮則皆表注所無獨見此書伏讀　四庫全書尙書表註提要有云履祥作尙書注十二卷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尙存今未之見云云當時采訪偶遺遂不獲與表注同登　册府考宋

史藝文志元史儒學傳均未著錄張金吾藏書志僅收殘本六卷惟崑山徐氏無錫秦氏藏有完書此本中有秦蕙田印蓋卽秦氏舊藏也

毛詩要義

右毛詩要義二十卷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書以經及傳箋爲綱正義爲目體例與周易略同卷首目錄後爲譜序一卷經依箋編二十卷中又分子卷十有七凡三十八卷了翁以宋嘉熙元年謫居靖州取九經註疏據事別類而錄之去其繁冗存其精蘊成要義一書其易書儀禮春秋已收入

四庫嘉慶中儀徵阮氏復以禮記要義並尙書中闕卷進　呈

今又續得此種周禮要義常熟張氏聞有藏本是魏氏九經尙存其七所未見者論語孟子兩注耳明萬歷中張萱重編內閣書目所載要義各種已無毛詩不圖三百年後宋槧復顯於世且首末完具非若春秋之中有缺佚要義中周易儀禮尚係完書尚書所缺三卷阮氏已訪得進呈禮記所

缺曲禮兩卷嘉興金氏藏有宋刻首兩卷即阮本所缺缺之缺惟春秋原本六十卷今僅存三十一卷洵希世奇珍也

舊爲奉天曹氏所藏今歸豐順丁氏瞿鏞恬裕齋藏書亦載此書

蓋即從此本傳錄也

嘉靖本儀禮鄭註

錢竹汀宮詹大昕謂黃蕘圃所藏儀禮注小字宋本每卷末記經注字數士冠禮建相今本誤建爲捷此本經注皆不誤見十駕齋養新錄暇日詳校各本元敖繼公集說尙作建自明正德陳鳳梧本誤建爲捷監本注疏　欽定義疏殿本注疏遂遞相沿襲此本經注皆作建每卷末亦記經注字數疑所祖卽小字宋本繼讀陳簡莊鱣經籍跋文云儀禮鄭注十七卷不附音釋每葉十六行行十七字卷末夾注經幾字注幾字凡敬字缺筆而不避徵讓等字疑出宋天聖以前本相傳明嘉靖間徐氏繙刻宋本三禮此其一也核諸此本行款缺筆一一脗合其爲徐槧無疑續又得周禮禮記兩書板式字樣與此悉同而陳跋三禮合刊之說益信蓋同一

源出宋槧故能與小字本無少差異又士昏禮壻授綏至禮也十四字監本暨陳氏毛氏諸刻皆漏脫張爾歧句讀始據石經增補弟稱其兄句監本汲古閣武英殿各本弟下均衍則字此本兩處並無脫衍益徵舊本之足貴獨山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載儀禮鄭注十七卷每葉十六行行十七字注雙行行字同板心上端右有湻熙四年刊五篆字每卷末悉分記經注字數一卷首十七卷尾並有松雪齋趙孟頫印云云其行款與此悉合蓋卽徐氏祖本也其書爲夫己氏所得故其書目亦載之夫己氏儲藏頗富半出於巧取豪奪恐日後不免爲天水冰山錄中物也

夏小正戴氏傳

先族祖給事公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又名夏小正解宋時刻在會稽學宮重鋟於元至大戊申再栞於明嘉靖丙午我　朝康熙癸丑長白納蘭性德刊入通志堂經解道光辛丑吳縣黃丕烈又刊入黃氏叢書由宋迄今五經剞劂第明已前舊籍傳世日尠而納蘭氏黃氏兩書部帙過侈流布亦不甚廣是雖著錄　四庫而專刻闕如固後人之責也以禮疇昔家居曾謀重刻中更患難稿本散失客冬需次來閩復從友人假得經解叢書兩本雖同祖宋槧而黃本又從明刻翻雕故得失互見惟卷末所附校錄兼據惠棟抄本參訂是正良多今惠本雖不得見藉此頗資考證爰反覆審定手寫清本以墨於版并輯考異如干卷則詳列異同間有各本

皆譌奪者祗著其誤不敢輒改存舊本之眞也按元吳萊存心堂遺集有是書後序諸刻向未載及今併舊跋補入簡末而以歷代敘錄弁首用志板本流傳之概公生平撰述見宋史藝文志者更有樵風溪堂集六十卷奏議二卷（嘉泰會稽志作十五卷）制誥三卷又外制集竹友詩稿兩種宋陸游嘗爲序跋見渭南文集惜久佚不可復覩公宋史無傳事迹散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施宿嘉泰會稽志張昊寶慶續志謹摭拾遺文傳略附後俾讀是書者兼得考見公之行誼云

春秋左傳類編

右春秋左傳類編六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書先列左氏之文附以國語分別爲十九門卷首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以魯紀年而以諸國征伐盟會諸大事列其下綱領則雜采尙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杜預宋呂希哲謝良佐之說也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內閣書目所載悉與此合朱彝尊經義考注佚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氏傳說有曰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卽是編其類編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則是書之佚久矣今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從此得與兩書鼎足並傳矣張金吾藏書志亦著錄而不分卷數殆傳寫偶

有合併也

明刻本埤雅

欽定天祿琳瑯後編所收明槧本與此悉同惟末卷多虞山如月樓刋顧氏校本二墨印卷首張存序中缺九字當是刋成後所刓觀所署年月庚下闕文乃辰字建文二年也此必革除後有所嫌諱而刓之與序稱僉事林瑜太守陳大本鳩工刻之林字子潤龍巖入永樂中任按察司僉事陳無爲州人洪武年任贛州同知陞贛州知府皆見江西通志名宦傳

鐘鼎款識

吾鄉薛氏用敏款識帖宋時本石刻至明始改而繡梓有硃印墨拓前後兩本我　朝儀徵相國據舊鈔重刻概作陽文雖撫寫綦工考訂亦宋然非復法帖舊觀矣此帙款識二十一字均見薛書蓋即墨拓明槧割截不全本爲之本不足存以有郭蘭石廷尉手書釋文遂爲增重歲久蠹蝕殘損爲剪裁綴緝重付裝治其間有漏載釋文者屬廷尉哲孫幼安茂才依薛書補錄并增目次弁首用便省覽

新會陳氏重刊二十四史

古者諸史各自爲書至宋始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記爲十七史明毛氏汲古閣本因之故宋以後闕如南北監本增宋遼金元廣爲二十又一我 朝乾隆間 詔儒臣校刊全史旣益以劉昫舊唐書曁 欽定明史爲二十三史嗣開 四庫全書館又從永樂大典裒集薛居正舊五代史晉輯成編一幷列入於是勒爲二十四史 頒之學官版庋 武英殿閱年旣久間有漫漶殘缺道光中雖嘗修補而諸史序跋表文職名仍未完具同治已巳 武英殿災版燬於火傳本自此益尠此本爲新會陳偉南虞部焯之 校刊儀部善讀書好史學因取殿本全史重繡諸梓

凡經營十餘年糜白金六萬餘兩猶以勘訂未審秘不肯出比年始徇同人請發坊印行夫當殿本燬後得此以續其傳其有功藝林甚鉅惟原槧考證散附各卷體例最善茲刻另匯一編附全書末殊不便於繙檢且所據為近時拓本其中缺佚悉仍其舊讀者病之謹為搜訪當時原槧據以補刻并總目共增六十餘葉至遼金二史舊有國語解次列傳後此本另載　欽定新編撤去二史末卷非復原書之舊以殿本原删今亦不復增補云

前後漢紀

兩漢紀共六十卷附字句異同考康熙丙子襄平蔣國祥國祚校刊剞劂工緻讐對精詳後著錄四庫者卽此本也板本旋歸郞溫勤河帥廷極溫勤作序以記其事文載盛京通志咸豐甲寅夏得於越中迄今四十稔已中更辛酉之亂家藏圖籍播散殆盡此書從故紙堆中檢得首尾完具邇來舊槧日尠況歷刼僅存尤足寶貴願後人世守勿失蔣氏先有馬令陸游南唐書合刻物色有年迄未獲覩此書則數數遇之殆以在浙開雕故傳本獨夥與光緒丙子在閩中又得明嘉靖中舊槧屢思合兩本互勘而奔走一官卒卒未暇誦昔人有福方讀書之句爲之廢書三歎

歷代通鑑纂要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明正德二年大學士李東陽等奉勅撰

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卷數悉合明史列傳稱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劉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張綵爲解乃已云云相傳當時有燬板之說故原槧流傳絕尠重刊者亦祇正德十四年獨愼齋本乾隆中

欽定通鑑輯覽卽就此書重纂增以有明二百九十四年事迹

謹案　四庫全書總目有曰　內府舊藏通鑑纂要一書以其褒貶失宜紀載蕪漏因　命重加編訂是纂要　內府固有藏本乃總目史部於明代官書僅收續通鑑綱目而遺此書存目亦未載及殆館臣編輯偶疏也今夏譚文卿宮保重刻是書於羊城以初

印本寄讀卷末有書後頗以讐對未能詳盡冀同好相助是正免誤後學意極懇摯卷六十六中闕二十七二十八兩翻特留空白標明原缺倘有卷八十一亦缺二十五二十六等頁未經拈出當是漏刻今亦另增格紙均備後來鈔補至跋謂世無傳本則未知明殿版外向有獨慎齋舊槧其書傳本甚尠惟丁雨生中丞有之見持靜齋書目今遺書藏皮揭陽宗祠已於覆謝宮保啟內附陳崖略倘就近借校幷缺頁補刊庶成善本

明鑑易知錄

康熙間山陰吳楚材删節通鑑綱目暨前續各編爲綱鑑易知錄時通鑑綱目三編未出明代事蹟僅據上虞米聖淮鈔本續成明鑑易知錄十五卷附後自乾隆中奉　詔銷燬勝國野史重刊易知錄者因將明鑑撤去易以　欽定三編於是明鑑傳本遂佚伯兄侍宦山左時購得吳氏原槧藏之三十餘年亂後惟存明鑑一書雖紙敝墨渝而首尾完具會余纂輯明史附編亟手自裝緝以備參考其書所載與　欽定三編詳略互見惟堅主惠帝出亡之說殊失闕疑之義蓋當時明史尙未刊布未經論定故也

所知錄

右所知錄三卷附錄一卷明錢秉鐙撰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唐王時以大學士黃道周薦授延平府推官閩亡入粵桂王除禮部主事廷試改翰林院選編修據墓集謂秉鐙嘗以副都御史兼學士受高一功李錦等降鮚埼亭集外編巳辨其誣兩粵再失披薙爲僧旋里後返初服改名澄之字飲光晚號田間老人所著尙有田間易學詩學莊騷合詁藏山閣稿田間集各種自方苞爲撰墓表祇稱其氣節文章朱彝尊明詩綜亦僅載里貫著述均無一語及仕履人幾不知曾挂朝籍賴錄中自述綦詳得悉歷官梗概然則稗乘野記不特供桑海史料且爲文獻之徵已是錄以編年體紀唐桂二王事蹟唐王始末猶具桂王則盡四年其起訖年月與天南佚史頗同佚史傳本甚略明季稗史中之粵游見聞東明聞見錄實

部此書不知何人析爲兩種別標名目詳余天南佚史跋而事較徵實故黃宗羲亟稱其可信惜其中尙有失考者如唐王父裕王名器墭而誤作名義明代親藩除高皇諸子外餘皆雙名其上一字遵祖制二十字爲世次下一字則取五行偏旁者周而復始卽疏屬如靖江一派亦無單字命名者其誤一也通政使馬思理當王師平閩詐死潛遁見五曆實錄後從魯王於海上官至大學士卒見行朝錄諡忠宣見吳少佳文稿今錄以爲丙戌八月縊於福州其誤二也永國公曹志建字光宇溫州人初爲楚撫方孔炤材官以功授參將御史劉熙祚巡按湖南用爲中軍劄加副總兵後封保昌侯晉公爵見永曆實錄一云鄞縣人世襲滄州衛官見鮚埼亭集外編惟謂志建不知何以得起於楚官至巡按疑卽因巡按中軍而誤否則右班世職何以或易文階也二說雖互異而非草澤出身則明甚今錄以爲河南流賊率衆

來歸其誤三也特茲數端諸書輒同此誤殆當時實有此傳聞遂彼此習焉不察耳至注中分系詩篇人亦疑有乖史體故傳本每多刪削者不知錢氏本擅詞章所附各什尤有關係祇以身丁改步恐涉嫌諱未便據事直書不得已託諸詠歌藉補紀所未備觀例言所稱或無紀但有詩或紀不能詳而詩稿轉詳等語卽知其苦心所在烏得以尋常史例繩之是錄明史藝文志未載僅見培林堂書目王士禎查慎行皆嘗引及之惟全祖望所撰題詞謂錄中多祖五虎蓋田間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又述嶺表紀年之言稱高必正留嚴起恆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共排張孝起田間亦在其列堡啖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間不獨以與湘客

厚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云云按五虎之獄金堡本議戍金齒以錢氏論救得改清浪全氏所稱左袒當卽指此然錢氏此疏實出是非之公未嘗阿私所好且平居論及五虎屢著微詞錄中備載其語豈全氏獨未檢及乎至桂林之陷錄但云初擬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隱僧頗訝之已見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及張司馬屍詞氣慷慨乃信其非懼死而逃於僧者也並未如全氏所云更不解何以誤記若夫紀年一書乃桂王時魯可藻撰魯可藻撰表紀年事毀入譽已溫睿臨誤據其言爲立佳傳全祖望并不知此書出自藻手亦以文飾之詞爲實錄遂盛稱其品節楊鳳苞則因書中歷詆瞿式耜反疑非可藻所撰蓋均未參考他書故不知其人之不足重與其書之不足信觀永歷實錄所載則其底蘊畢見矣詳余撰表紀年跋凡行朝同列罔弗肆口詆譏大節如瞿式耜張同敞尚不能免何論錢氏乃全氏於指摘瞿張各節則疑其出愛憎

之口至謂明季野史家極難信（見全氏嶺表紀年題詞）而於所載錢氏遺事輒據爲實錄引爲定評抑獨何歟錢氏人品學術久經論定　國史列之儒林洵足當之無愧設有賢智之過爲世口實猶當衆惡必察況僅出一家私誌別無佐證卽爲推波助瀾坐以結黨營私罪案毋乃厚誣前哲乎全氏史學極博尤留意殘明掌故且及見當時諸遺老而尙論猶有此失甚矣權史之難也是錄各卷皆有子目卷上爲隆武紀年卷中下爲永歷紀年而以南渡三疑案阮大鋮本末小紀附錄於後其中有大書有分注注內散附以詩又有綴後各條則另行低一格以別之第二百年來輾轉傳鈔不能悉依原書體例遂致淩雜失次眉目不淸加以任意棄落信手奪譌傳本互異端由於此舊藏荊駝逸史彙刻三卷無附錄僅開卷

存詩六首近借得莊仲求司馬謝梅如舍人兩家舊鈔均不分卷莊本附錄完具詩則全删謝本載詩特備惜卷首闕例言附錄中少阮大鋮小紀爰合三本參互晉輯勘誤摭遺凡大書分注綴後之文悉還舊觀毋少舛錯幷增目錄一通弁首另繕清本仍分三卷（逸史本中卷三年三月今以三年巳後入下卷）惟詩中衍奪倘夥僅就逸史所有及顯而易見者點定一二其餘姑仍其舊阮大鋮小紀末原附髯絕篇一首亦莫由增補當另求足本或藏山閣田間諸集據以重訂俾成完書願與儲藏家共留意焉

自戊寅秋校定是編每一繙帑輒以原附詩什未全爲憾今夏周季貺太守重來三山昕夕往還語及近年獲交桐城蕭敬孚茂才詞學既博考訂亦精藏有田間藏山閣集二十卷寫本勵存此錄

年附錄則南渡三疑案及阮大鋮本末小紀乃張石舟穆顧亭林年譜引唐王召路振飛拜相事系隆武紀年之文而標題作永歷紀年已屬舛誤且以篇目爲書名疑所據亦殘帙也足見斯世流傳首尾完具者罕然則此本尙已

魯春秋

魯春秋一卷明查繼佐撰繼佐字伊璜號與齋一號左尹別署東山釣叟海甯人崇禎六年舉於鄉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監鄭遵謙軍浙東失守歸里不復出莊氏私史之獄嘗連染被逮以先事檢舉得白晚闢敬修堂於杭之鐵冶嶺著書其中學者稱敬修先生是書用編年體紀魯王監國紹興及播遷海上十八年本末起潞王浙西迎降以原其始迄張煌言被執以要其終旁及各路義師洎抗節不屈諸人士敘次得法體例極善其中如章正宸李長祥皆仕至大學士朱成功進封潮王彭遇凱降我　朝官福建巡道復以興化降明城破被殺皆各家野史所未詳足資考證卷首有自序末有門人沈起後序起字仲方嘉興諸生卽書中所

稱爲僧東禪寺法名銘起者也同時黃宗羲著行朝錄溫睿臨著南疆佚史於魯王末年事蹟均疏略於是楊陸榮三藩紀事誤據傳聞倡爲成功沉之於海之說正史亦襲其語遂成千古冤案獨是書於壬寅秋九月十有七日大書監國魯王薨於金門不特辨沉海之誣即他書或謂歿於甲辰或謂歿於庚子及稱葬介石灣者紛紛歧說藉此概可訂正已海昌備志載查氏著述十餘種而無此書楊鳳苞南疆佚史跋臚列明季稗乘有魯春秋兩種一爲周尊曾撰一爲戴笠撰獨遺查氏所著則其爲世罕覯可知殆以里中起義江干拒守其事附見書中有所嫌諱祕不輕出與吾友丁松生大令從海昌人士得其手稿錄副郵寄當百六颷迴之後以僅存之舊鈔居然未爲昆明池下物作者之幸亦讀者之幸也

道光中富陽周芸皐觀察官厦門訪得魯王墓在金門後埔爲加
封樹清界址禁樵蘇撰文兩通勒石以表之碑文折衷諸說亦謂
壬寅薨於金門惟作十一月十三日爲小異耳錄弁簡端俾讀是
編者得以參考云

國榷（大瓢偶筆載張宗之岱有明史一百六卷當即石匱書）

談遷國榷一百卷見明史藝文志余以搜輯明季事蹟借人閱市物色有年客冬嘉禾張祥伯通守以此二册見貽一起天啟六年迄崇禎四年末缺十二月一起崇禎十六年迄宏光元年五月中缺十七年五月至八月約存七卷考海昌備志引陳氏萊孝云國榷十册係崇禎宏光兩朝冠原序於前次義例於後持靜齋書目亦祗存二十卷失其後大半似其書久無完帙然東湖叢記云談孺木著國榷一百卷傳鈔者僅崇禎一朝事實耳全書尙存馬二槎（瀛）漢晉齋余曾見之按叢記成於咸豐丙辰去今未遠惟中更辛酉之亂桑梓揃爲龍荒恐馬氏所藏不免爲昆明池下物耳備志載有談氏自序暨所著書目今並錄入卷首藉資考證且備訪

求間嘗論之著作之傳後與否其中固有幸有不幸而亦繫乎人事焉如思復堂集稱明季稗史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云云今談書雖未覩其全而殘篇零簡傳本尚夥良由海昌人士留意前輩撰著互相繕寫流布不絕若張氏之石匱藏書則自原稿爲谷氏購去未聞有錄存其副者僅據大瓢偶筆知其共百有六卷而已如彼如此吾越之人能無愧恧乎

臨安旬制記

臨安旬制記二卷附錄一卷錢塘張道少南撰明末潞王常淓監國事明史諸王表傳均不載惟張國維傳云南都覆踰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馬士英傳則云士英請潞王監國不允與張傳自相牴牾蓋潞王當擾攘中爲諸遺臣擁立旋卽納款爲日無幾事不甚著故諸家野史亦罕及之張氏因爲此紀以表章其事仿編年體按日繫事因事附人排比頗具條理惜徵引未博且有失實處如劉子全書附錄年譜載劉宗周聞福王臨幸欲趨會城既知馬士英擁太后抵浙憤然曰士英棄君上挾母后而逃某恨不手刃國賊豈涉江而迎之耶不果行年譜爲其子汋撰所記當不誣是紀乃云宗周偕熊汝霖入朝且有面責士英語蓋襲

他書之訛未及考正耳又如顧炎武聖安本紀載宏光元年四月徙潞王於湖州王初至杭適海甯百姓羣訴陳之遴於撫按王得其揭偶向布按三司言之之遴懼及起官同御史彭遇颽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潞王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他變故有湖州之命是紀僅載王上書請僻靜一郡而遺朝旨移徙事亦失之挂漏他若潞王既監國拜巡撫張秉貞爲兵部尙書使治軍見馬如龍杭州府志南關榷署爲潞王舊邸見張廷謨杭州府志唐王有與太后暨潞王書見黃漳浦集潞王所著有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見明史藝文志更有韻石齋筆談池北偶談及近人吹網錄所述潞王諸佚事皆是紀所應采錄者而張氏概未之及甚矣著述之難言賅博也

今秋丁松生大令以新刻寄贈後增佚事十六則乃羅榘臣茂才補輯惜其采摭仍未賅備因錄舊跋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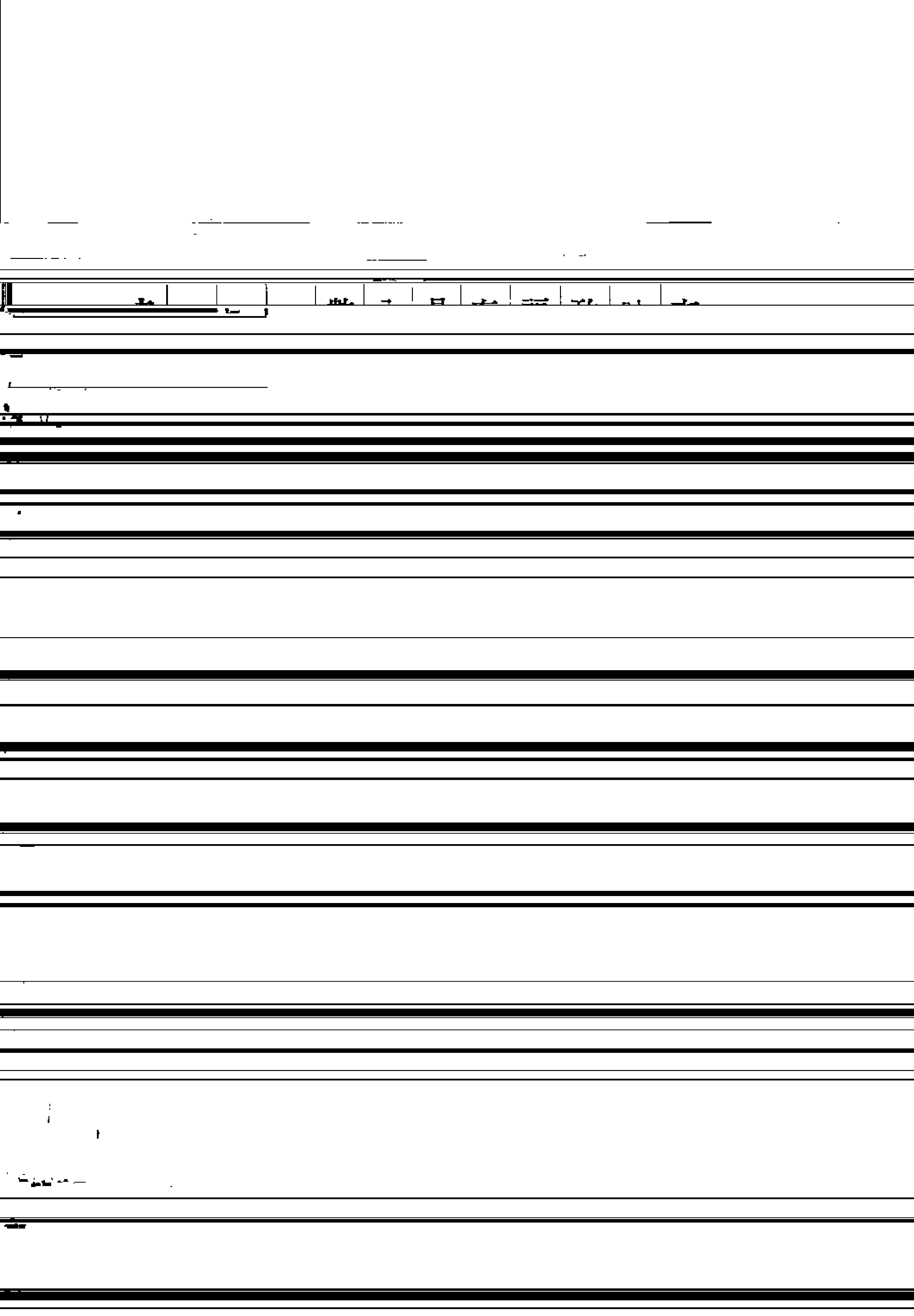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

案徐倬倪文正公年譜跋稱倬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為明史紀事本末其於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於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祗綴公數語於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為贊云云此亦可為此書非竊之證又此書尚有補遺六卷藏書家罕見著錄惟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紀載之云舊鈔本紀事本末備遺二册不分卷亦無序目撰人名截去首册為遼左兵端熊王功罪插漢寇邊二册為毛帥東江錦甯戰守東兵入口凡六篇吳氏舊鈔今歸陸存齋心源叢曾假讀錄得副本其書體例全仿谷書祗篇末無論為小異耳觀卷中附注有詳流寇之亂崇禎治亂等語此兩篇乃此書

中子目疑爲一書後以事關　昭代龍興恐有嫌諱授梓時始別而出之如鄒漪刻綏寇紀畧特闕虞淵沈中下兩篇未可知也以所載皆此書所遺依此書一篇一卷之例改題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勒爲六卷今處不諱之　朝俟得另本校讐當壽諸棃棗與此書相輔而行附識以當息壤

平滇始末

平滇始末一卷亦無撰人名氏據自序知其曾爲滇吏據書中所述知大兵平滇時身在行間此外則未詳也其書紀吳逆叛後事蹟與諸家詳畧互見足備參考惟所載人名多誤如總督蔡毓榮作域熊猶字異音同至以撤藩事屬諸耿繼茂則並不知斯時襲爵之爲精忠矣又逆黨吳國貴作應貴方光琛稱其字獻廷殆僅據傳聞未及細核耳是編暨吳三桂紀畧均從陸儀顧觀察所藏徐非云先生手鈔本傳寫其中間有譌奪已據他書校正先生嘗輯湖佚四百餘卷當時與鄭元慶湖錄並重又以編年體搜集明末三藩遺事爲殘明書四十卷今手稿亦歸陸氏十萬卷樓



續綏寇紀略

此書爲葉夢球濱江所輯以續吳書之遺桑海稗野從未引及其爲罕覯之笈可知惜所載祇永歷始末暨川楚滇黔之亂而於宏隆監國三朝事蹟仍闕如也且書中訛奪甚夥姑就記憶所及校正若干暇日當參考野乘諸書詳加勘定俾成善本

宏光實錄鈔

右宏光實錄鈔四卷附大臣月表一名宏光實錄又名宏光紀年明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御史尊素子魯王監國紹興授兵部主事從亡海外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學者稱梨洲先生是書紀南都一朝事大致與顧苓金陵野鈔相出入而不及李清南渡錄顧炎武聖安本紀之詳備其中如許定國降我　朝封甯南王福王北去唐王豫以質宗謚之閻典史借勇士泝江而去各條尤為失考然據卷首自序蓋以邸抄為藍本故事多信而有徵以視僅據傳聞出以附會者終不可同年而語黃氏所著尚有行朝錄載唐桂魯三王事蹟合之此書而殘明之事略具矣此本從丁松生大令所藏虎林瞿潁山良清吟閣寫本傳鈔原本但題古

藏室史臣撰不著名氏殆當時尚有所嫌諱不敢顯著其名今旁證他書爲之補題卷四舊闕一翻傒覓他本補之

永歷實錄

古永歷實錄二十五卷明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桂王時以大學士瞿式耜薦授行人司行人嘗三疏劾大學士王化澄幾爲所陷害會聞母病間道歸里丁憂後遂不復出學者稱爲船山先生所著有船山遺書七十餘種事蹟具　國史儒林傳是書卷一爲本紀卷二以下爲列傳於桂王一朝人物事蹟臚列頗備其死節佞倖宦者等傳尤他書所未詳足補史乘之闕惟其中進退予奪則與舊說有大相逕庭者姑以內閣諸臣言之其所推重者瞿式耜外惟嚴起恆故以二人同傳若何騰蛟卽屢著微詞吳炳朱天麟吳貞毓郭之奇輩尤詆諆不遺餘力王氏乃砥行之士所言當不妄亮不至如鄒漪明季遺聞

逞一已恩怨以顛倒是非或諸臣在當日固不免有遺行歟至謂吳炳偕劉承允降後始卒雖與明史本傳不合而其說尙雜見粤游見聞五藩實錄獨所載貞毓死於亂軍之奇當兩廣陷後遁去復降則各家紀述從無此說貞毓爲十八先生領袖死於密勅之獄所作絕命詞今尙流傳並非歿於戰陣之奇至桂王亡後始被執至桂林遇害諸書所載惟時日或有先後於大節絕無異詞今乃置諸降附之列則郢書所以淆信史者其誣不少他如馬吉翔人雖僉壬顧緬甸從亡實死呪水之禍今傳中以爲挾貲降北亦爲失考總之是書惟楚粤軍事最爲賅悉蓋是時王氏方在朝列又嘗居瞿式耜幕府非據見聞所及即本諸奏牘公移故十得八九洎桂王由粤而黔而滇而緬甸則王氏已屏迹窮鄉謝絕世務

所據者僅一二傳聞遂不免眞譌雜出甚至密勅之獄呪水之禍諸大端并無一語及之則其他舛訛疎漏更可概見讀者知其得失所在分別觀之庶不失知人論世之指焉至書中以常作嘗以由作繇以技作校以檢作簡乃避光宗以下廟諱即此亦足覘其不忘故國矣二百年寫本斸存爲世罕覯不特南疆逸史繹史勘本摭遺小腆紀年各種從未引及卽楊鳳苞南疆佚史十二跋臚列明季稗野書目至數百種之多亦遺此書此書自曾中丞國荃刻入船山遺書始見傳本惟各卷每多空闕或一二字或十餘字不等則因語涉嫌諱不得不爲刊落云

國史唯疑

國史唯疑十二卷明黃景昉撰景昉字太穉號東崖晉江人天啟五年進士崇禎朝大學士唐王時起原官旋引去家居十餘年始卒見明史列傳生平著述甚富尚有疊韻補古今明堂記宦夢錄制詞東崖詩稿鹿鳩詠各種是書福建續志作十卷鮚埼亭集續編載有題跋稱黎媿曾見原書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爲之刻而不果相國殁媿曾訪之其子如章云經亂散失不全矣高雲客鈔有副本（黎氏仁恕堂筆記所載與此略同惟如章作知章或全跋偶誤也）余從同里范氏鈔之祗四册疑非足本云云今是編十二卷四册殆即全氏所云節鈔之本書中紀有明一代事實起洪武迄崇禎逐則臚列於治亂得失直書無隱蓋成書在易代後也惟無一語及國變後事其非足本即

此可證辛巳冬蔣香生太守得藍格舊鈔三册於榕城坊肆方以末册失去爲惜乃不數月周曼嘉太守忽於常賣家得之以貽香生遂爲完帙延津之劍不期而合洵快事也香生擬即授梓以每册首尾皆缺一二翻無從校補而止海内儲藏家當有全本願與香生同留意焉

懿安事略

此篇載德清陳尙古雲瞻簪雲樓雜說標題爲賀宿紀聞按懿安皇后句以下乃陳氏附論非賀宿原文也是書偶錄雜說中一則別懿安事略名目而以撰人屬諸賀宿殊爲失實野史中此類正多惟在善讀者有以正之耳

因國遺編

海鹽馬泰榮字錫之號秋潯家居陶涇里別署陶涇里農好學喜儲藏每覯秘籍躬自錄副道光庚子年已七十矣猶手鈔不倦亂後其書散出近從同鄉友人處得見六十餘册中如唐宋叢書兩浙輶軒錄皆部帙甚侈其餘孤文片記亦字畫不苟校勘頗精因擇其足爲勝朝史料者二十種並貳逆臣傳以番錢四枚易歸重加排比都爲一集題曰因國遺編附誌馬君行略於右以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貳逆臣傳乃奉　勅纂修且篇頁少繁另爲一書不在是籍

先朝遺事

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嘗跋是書稱孝感程正揆字端伯號鞠陵崇禎辛未進士榜名正葵入　本朝改名官至少司空有書畫名書爲查梅壑士標所稱謂其能追險絕也此册予借觀於湘芷表弟所並錄一過而歸之云云觀是跋則當時少司空手書尚存此本卽從遺墨錄出惜中有訛奪當訪求原册以正之少空所著尚有滄州紀事載荆駝逸史

國變錄

國變錄一卷明吳邦策撰邦策字一匡自號曰樵道人四川拔貢生是錄宏光時即栞行遂以私撰受累李氏清南渡錄載邦策寓都門目擊闖逆之變取僞吏部告示并私記藏之髮中至留都刋國變錄分死難刑辱囚辱潛身叛逆授官誅戮七款臚列姓名內職方郎龔彝以崇禎十六年陛辭而誤列授職疏辨因命拏究邦策然實彝弟庶吉士鼎也以字類重出且數人訛耳時終以邦策錄爲是按此事在崇禎十七年七月越歲南都亡其果否逮繫不可考矣其書儲藏家罕見著錄惟徐氏秉義培林堂書目載之三垣筆記明季實錄皆引其語蓋當時頗重其書云

粵行紀事

是書向無刊本自鮑氏刻入叢書其傳始廣惟卷首漏載題詞各篇今據瞿忠宣集補入幷錄蘇州府志一則附後以備參考據題詞是書本名粵行小紀不知此本何以改題今名而他書中又有作粵行紀程粵中紀事及粵行紀者蘇州府志遂兩列其目楊鳳苞南疆佚史足本跋亦謂粵行紀另是一書皆誤

琴江雜記

琴江雜記二十九則不署撰人名氏舊附所知錄後疑亦出田間翁手書中雜載明末諸忠暨諸遺老行略間及元明之際人物似隨手記錄未經詮次者其吳三桂條內延陵將軍已下全襲鈕琇觚賸之文一字不易尤不可解疑原本引以爲注傳寫者誤連正文耳

東南紀聞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稱所載南北之軼聞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今考卷一秦檜爲相秦檜久擅威福葉丞相罷相歸金華各條卷二神宗在濮邸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吳曦未叛時虞雍公允文中都談相者九江周教授清漳楊汝南淳熙間張氏各條卷三艮嶽初建杭州豢魚者番禺海獠義驗宣和之季各條均見岳珂程史或全錄或摘鈔僅字句少有異同全書雖分三卷實祇二十七頁計共八十四則而其中襲寫他書舊文者至一十六條之多則己所撰述者更寥寥無幾矣乾隆中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固掇拾殘賸而成惜諸家書目從未著錄其原本卷帙遂不可考

野老漫錄

野老漫錄一卷不署撰人名氏歸安楊鳳苞南疆佚史跋臚列明末野史曾及此錄而亦不詳誰氏所著考錄中鄭司寇三俊條內有先兄石麒云云則其人爲嘉興徐忠懿介弟惜名字闕如末由考見耳其書記崇禎時朝政疆事得失亦間及宏光時事共七十二則語多平允如論左忠貞懋第奉使以不屈膝爲非歷引富鄭公使遼洪忠宣使金俱拜謁成禮爲證尤能獨見其大惜當時南渡君臣見不及此也惟謂惠世揚爲闖賊平章殊爲失考查愼行人海記引棗林雜組亦載此事吳江楊復吉校注云世揚但不能死難何嘗爲闖賊平章闖賊官制止有丞相以牛金星爲之並無平章其言正足糾此書之誤

紀載彙編

紀載彙編不知出何人手無授梓歲月但署琉璃廠排字本就余所見若明季稗史彙編明季南北略諸書其標題往往如此殆以其爲桑海舊聞未免尙有忌諱之慮余竊謂不然夫采薇叩馬諸公何害應天順人之舉矧我 國家天地爲心凡明臣之阻兵抗命者猶且錫謚予祀褒卹無遺區區記述之間更何所用其寘避大哉 高廟之諭曰明末諸人書集其中指陳利弊爲勝國喪亂所關足資考鏡間有一二語傷觸 本朝彼乃忠於所事不足爲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實不忍竟從燬棄致令湮沒不彰仰見 聖天子恢宏大度雖吠堯之嫌尙在蠲除其無違背乖戾之詞者更可知也然則是編之詭託坊槧不著姓名徒令後之人疑

其懾於禁令而出此轉無以彰我　朝寬大之治矣校閱既畢爰
書此以質讀者
甲子冬日因點勘明季稗史併是編參校一過亥豕之訛視稗史
差少閱兩日即畢至考訂異同辨證得失已分署各種卷尾茲不
復贅

燕都日記

此書所載如懿安后青衣蒙頭徒步入朱純臣第及太子入吳三桂軍中均係傳聞之訛不足爲據惟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一事爲諸稗乘所未載頗屬異聞嘗讀祁門張靜齋侍御請毀香山碧雲寺魏忠賢墓疏竊疑逆奄身受顯戮安得易代後尚有遺塚及閱是書始知莊烈帝曾有是命殆即其黨曹化淳爲之營造歟張侍御名瑗疏上得旨允行此康熙四十年事其疏載冬夜箋記香祖筆記

東塘日劄

乙酉之變議者訾侯黃諸君子忠有餘智不足是不然諸君子所殉者義也其餘非所計也況諸君子即不城守嘉邑亦終被屠不以罪倡始惑衆輕起兵端者而諉於諸君子可乎特表而出之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侯峒曾黃淳耀諡忠節張錫眉龔用圓黃淵耀侯元演侯元潔均入祠忠義祠 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龔用圓作董姓一作董姓此書荆駝逸史明季稗史彙編均收入三本互勘是正頗多逸史本分二卷卷末多總論一則今據以補錄稗史本標題作嘉定屠城紀略不署撰人名氏殆紀略乃其初名後因語涉嫌諱故改題東塘日劄歟

江上遺聞

記江陰城守者此書而外尙有韓菼許重熙兩紀皆謂大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戰死七萬有奇其說殊不足信考是時貝勒方征兩浙至城下者僅李成棟劉良佐所統數千人耳迨秋後各兵四集故一鼓而下要之貝勒並未親至江陰其圍城之兵亦斷不及所記十分之二邵陽魏氏源辨之甚詳載所著聖武記

閩事紀略

此書本名閩游月記後有跋語計二卷載荆駝逸史中是本敘次叢雜蓋僅摘錄數條非全書也計六奇明季南略曾引此書四則取以互勘凡校補五十字廷獻字修伯無錫人天啟丁卯舉人崇禎庚辰會試下第特賜進士官修武縣知縣見常州府志及復社姓氏傳畧據此書自敘則又曾令閩中歸化也

安龍紀事

此紀即所謂十八先生之獄也後二年晉王李定國竟奉前勅護桂王入雲南乃贈吳貞毓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忠鄭允元武安侯謚武簡其餘贈邮有差郎安龍府建廟立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遣官諭祭我　朝乾隆中　賜吳貞毓謚忠節鄭允元等十五人謚烈愍貞毓明史有傳

戴重事錄

此篇不知何人所爲據篇末附識雖本章傳實多芟削卷首仍題章名誤矣戴重事蹟明季諸野乘罕有載者賴有此文以表彰之彭士望恥躬堂詩鈔悲逝詩注戴重及韓繹祖事略惟稱通城王作通山王未知孰是此書第三頁附注謂書中所稱通城王其人不見明史事蹟無考按黃宗羲行朝錄載王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宗室朱盛徵起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據此通城王乃一時推奉之稱非先朝封爵宜乎明史之不載矣

過墟志

卷首蓬池山人跋以書中所稱王爺定爲貝勒博洛此語似尙未確考是時統兵南下者尙有貝子屯齊貝勒勒克德渾博洛後晉端重親王勒克德渾亦封順承郡王安見納劉者必爲博洛也暇當取王公功績表傳一細核之至書中謂鎭國奉國將軍妻稱夫金滿洲實無此名號殆卽福晉之訛時天下初定民間未諳　朝廷典制且南北異音遂誤以福晉爲夫金云

辛丑紀聞

魏源聖武記謂國治於江南錢糧之案羅織縉紳生監萬有二千凡欠課一二錢者盡羅法網後國治雖死滇難然考三桂反時雲南按察使知府以下抗節不屈者三桂皆拘禁不殺而奉使侍郎哲爾肯等且賫疏還朝乃獨首殺巡撫朱國治梟首徇衆未必非因其素失衆心殺之足以爲名也事後倘得與甘文焜范承謨並蒙贈卹倖矣哉

計六奇明季北畧謂明季江南諸生極橫無錫諸生每歲有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知縣龐昌允因米不時發諸生杜景燿等約同學逐昌允出城撫臣止逮五六人革其衿調昌允於嘉定時以流寇蹂躪江北而江南屢

饑故當事姑息如此迨順治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奏銷三吳
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金壇獄案

此書爲無錫計六奇用賓所著寥寥數葉似非完帙考記是獄者惟姚文僖公（文田）有金壇十生事略及重建姚公祠記敘順治己亥袁大受之獄及文僖之高祖江南按察使姚延著緣坐寃死事蓋據金壇公是錄及十官被戮本末二書參互考訂最爲可據其文載邃雅堂集中維時爲順治己亥明桂王據雲南稱永歷十三年朱成功擁兵海上王封以延平王遂大舉入犯破鎮江圍江甯凡得府五州二縣二十四兵退後衣冠之禍大作各邑以通海獲罪者凡十案而金壇特其一爾

明季稗史彙編

明季稗史彙編共二十七卷但題留雲居士輯不署名氏凡載書十六種鄦勵傳鈔道光間始有槧本自來代嬗之際私家記述往往易佚厥傳匪獨兵燹或爲災也在興朝亦惡其語而去之故宋末之愼海桑海諸錄入元旋卽散亡甚至心史之函沈諸枯井遜國之記庋諸承塵此無他上有厲禁不敢公然問世也孰若我國家天地爲心大公無我在昔乾隆中 欽定通鑑輯覽特存福王位號比之於南宋偏安並附載唐桂二王本末不斥之爲僞凡當時抗命遺臣皆仍其故官詳其事實毫無嫌避於是天下從風廓然盡除文字之忌嘉道以來明季諸野乘次第遂行於世此書而外有若荆駝逸史有若紀載彙編類皆裒集合刋部帙甚侈姑

無論其他尙難僕數卽計三書所收已不下七十餘種昔之枕函帳祕緘固深藏者今則家有其書版行海內矣幸逢不諱之朝勝國遺編不至與塵草同歸澌滅是不獨昔先民漏泉咸感卽考古者得讀所未見亦交頌寬大之　恩於無旣云是書舊無總序不揣固陋謹識數語以弁簡端

余髫年卽好讀史時是書新出伯兄以重直購歸見貽藏之二十餘年矣嗣因纂輯明史附編明史紀事本末補兩書益留意桑海以來野史廣搜博訪已得百餘種多斯世罕覯之笈不圖辛酉遭難散佚殆盡并兩書未竟之稿亦付刼灰惟此書拋棄故紙堆中幸而完好亟檢出重裝展卷之下不勝今昔之感云

此書係坊刻脫譌甚夥且有錯簡闕文殊不便於觀覽曩歲友人

另贈一本校讐甫半遭亂失去今冬戢影杜門晴窗多暇爰取是本點勘一過就中有別本可證者勵五種其餘或旁考他書或參以鄙見亦稍稍訂正閱兩旬而畢雖落葉之掃未能盡淨而大致則已楚楚矣覆審之役姑以俟諸異日

烈皇小識

文秉長洲人待詔徵明五世孫大學士震孟長子國難作從父中書舍人震亨弟諸生乘相繼死節秉遂隱居不出閉戶著書自號竹塢遺民有烈皇小識八卷先撥志始二卷甲乙事案一卷前星野語三卷定陵注略先朝遺事若干卷又有姑蘇名賢續紀則續震孟名賢小紀之書也

思陵之謚舊史紛紜所稱不一福王時追上帝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尋改毅宗唐王立又改威宗我　朝順治初謚帝曰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宏文襄武體仁致孝懷宗端皇帝既而改稱莊烈愍皇帝今明史本紀所書者是也此書稱烈皇小識蓋猶襲南都初謚云此書後附何忠誠

逆闖伏誅疏卷首有自序稱纂鈔成册共八卷與書相符蘇州府志作四卷誤矣

聖安皇帝本紀

亭林先生聖安本紀有二本其一卽是編僅二卷其一載荊駝逸史中凡六卷有發明有附錄事蹟較詳然非本紀體裁蘇州府志備載亭林著述卽未列之肇域志亦一槪列入而獨不及此書殆以其爲野史而諱之也

行在陽秋

溫睿臨南疆佚史以行在陽秋爲劉湘客撰今核其書於五虎之事頗著貶辭湘客乃五虎之一其自記不應若是且所載事蹟間有引湘客之言爲證者其非湘客所作明甚溫氏之說殊不足據蘇州府志藝文類中載有行在春秋爲吳江戴笠撰未知是此書否安得戴本一校之

嘉定屠城紀畧

嘉定屠城紀畧不題作者姓氏細核其文卽朱子素東塘日劄蓋一書而兩名也日劄載荊駝逸史中又收入紀載彙編取以互勘計校正若干字逸史本分上下卷卷末多總論數行亦據以補入此外詳畧小異處尙多以無關緊要不復一一標識子素字九初嘉定人當時實目擊其事故所記質實無虛語子素著述尙有歷代遺民錄封禺草兩書載蘇州府志惜未見嘉定縣志載有吳學文獻而無封禺草

幸存錄 明季稗史彙編本

夏忠節允彝著是書成於乙酉九月乃其絕筆橫雲山人以爲忠節死於八月誤也此本開卷有題識兩行頗譏所論之不足盡信而不署姓氏不知何人之筆卷中錯簡譌字幾不勝乙今據三朝野紀北略諸書稍加校補然陶陰帝虎猶未盡也北略采是書多至一卷備載錢東澗醜行而此本無之全謝山謂是書嘗經東澗之客芟削於茲益信已已伏日借周季貺太守勝朝遺事本覆校一過遺事闕國運盛衰遼事雜誌東夷大略三篇蓋以有所嫌諱而去之非足本也

又 抄本

此本較稗史本脫誤略少各篇次序亦微有不同惟全謝山跋所云阮大鋮稱敝門生錢謙益等語及明季北略所載謙益妾柳氏爲大鋮奉酒大鋮贈以珠冠一段書中皆無之殆卽全跋所稱丙戌以後東澗之客刪削之本非當日原書也計六奇明季北略載此錄止國運盛衰門戶流寇三篇且多刪節然亦有此畧而彼詳者互勘一過凡據增一百九十一字其刻入明季稗史彙編者惟卷末少姓氏雜志一篇周季貺太守謂有刪薙殆誤記也存齋觀察以此見貽爰取彙編手校記之

殺幸存錄

全謝山頗疑此書非夏節愍作謂書中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爲中書舍人似矣至云先人備位小宰則與考功官階不合今檢此本並無此兩言而卷末題識有删存非全錄語不知何人所爲余疑黃梨洲之輯汰存錄乃合忠節節愍前後兩錄均爲裁訂或謝山所見乃夏氏原書而此則黃氏汰存之本也又梁玉繩淸白士集云夏完淳南都雜志謂甲申之變傳燕京立定王慈炯紀元乾定今此本並無此語益信其非完帙也

求野錄

溫哂園以此書爲鄧都督凱撰然都督有也是錄亦記桂王由滇入緬事起訖年月與此又同特其中詳畧小異耳兩書分紀莫測其體例之所在

也是錄 附鄧凱傳

是書爲明都督鄧凱撰自非逸史其自號也全謝山稱其質實無虛語惟責李定國稍苛今此本於定國甚略與全氏之言不合考求野錄頗詳載定國軍中事且同爲都督所著或本是一書因展轉傳鈔致互有詳略後人遂另標名目歧而爲二未可知也都督尙有滇緬紀聞滇緬日記遺忠錄惜未見至都督事蹟見於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甚略李瑤南疆繹史爲殘明諸臣補傳頗多獨於都督亦復闕如爰摭拾野史而爲之傳茲並錄於此以備後人參考焉

鄧凱江西吉安人初從督部楊廷麟萬元吉起義守贛州唐王遙授總兵官城破父某死之凱得脫時方嚴開薙之令凱獨完

髮如故亡命潛行終歲無定所久之聞桂王駐滇乃間道馳赴
於戊戌春得達王所王嘉其重趼遠來褒勞備至命以原官隨
扈守大明門加都督同知十二月　大兵徇雲南王出奔以凱
忠義老成令護從東宮賜銀百兩銀爵一遂扈東宮以行途遇
險阻輒下馬扶掖己亥春從亡入緬甸廷議遣使往諭酋長衆
皆畏葸莫敢前凱奮然曰苟利於國一死何辭凱請行行人任
國璽亦願同往時武臣馬吉翔專恣恐二臣先往暴其短力阻
之乃改命他員九月奏請造新歷得旨允行會緬人進穀稻於
王命給從官之貧乏者吉翔盡以予其私人凱不平語侵吉翔
吉翔旗鼓吳承爵毆凱仆地遂以跛廢辛丑秋緬人勒大小羣
臣渡河飲呪水既濟圍而殲焉凱以傷足得免王聞變欲自經

凱諫曰太后年高將誰爲依乃止十一月　大兵臨緬境王召凱諭曰太后病矣而敵信又急奈何卽天不祚明得太后骸骨歸故里足矣又曰滇黔百姓當我師在征輸重繁困苦已極今更不知作何狀言訖相與泣下是時惟凱常在左右雖不良於行每遇朔望必匍匐朝見如常儀王在患難中亦倚賴焉十二月緬人執王送軍前凱猶隨侍不忍去乘間語王曰今日事至此上宜行一烈事老臣亦早得死所王曰固然然有太后在且洪經畧吳平西受先朝厚恩或不忍害我母子明年春　大兵擁王還滇旋遇害以凱隸滿洲鑲黃旗不受尋入昆明州普照寺爲僧著有滇緬紀聞滇緬日記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

江南聞見錄

是書不著撰人姓氏記順治乙酉五月豫親王多鐸入江甯明諸臣迎降逐日臚列頗爲瑣屑大略與聖安本紀南畧所載相同別無異聞惟入張有譽於殉節之列未免傳聞之訛有譽是時方奔武康後歸江陰久之乃卒明史無傳事跡具南疆佚史

粵游見聞

瞿共美粵游見聞紀唐王據閩及桂王繼立事迄於丙戌十二月篇頁寥寥似非完帙按東明聞見錄亦共美撰其書始於丁亥正月與此書適相接續而大書分注體例又同又皆自署逸史氏余疑此兩書原本必通爲一編後經輾轉傳鈔遂致割裂野史中如此類者正復不少是在善讀者有以正之耳

賜姓始末

賜姓始末乃黃梨洲行朝錄中之一種不知何時析出別行然全謝山撰梨洲神道碑亦載此書而不及行朝錄雖謝山考索偶疏亦見是書單行由來久矣鮚埼亭集外編有行朝錄跋又有與友人論行朝錄書且云共十餘種而梨洲詩文則載初集蓋彼時尚未見全錄也

兩廣紀略

兩廣紀略爲華復蠡撰復蠡事蹟無可考據書中自敍知其爲無錫人明末官廣東臨高縣知縣罷官後流寓兩粤荆駝逸史亦收是書惟失載丁魁楚一則殆傳鈔者偶遺之耳逸史本標題作粤中偶記

東明聞見錄

是編無撰者姓名以全謝山題跋證之即瞿共美天南逸史溫晒園誤以逸史爲瞿昌文作不知昌文自有粵行記事非此書也書末紀留守次子元錆以爲或曰已死或曰入滇不知所終考元錆字生甫自吳中泛海省親由昭平南走永安州爲叛民所執死於獄見蘇州府志所知錄則元錆作元鏑永安作永甯蓋字之偶誤也

青燐屑

應參軍青燐屑二卷記明末災異及史忠正督師時事蓋參軍精風角壬遁之學嘗以推官充軍前監紀也揚州陷時以出城運餉得免於難後自稱澈湖老人行遯以終溫睿臨南疆佚史曾爲立傳戴田有揚州城守紀畧亦誌其占驗之事然大旨悉本此書別無軼事可考惟此書自署慈谿籍戊辰進士且有與史公同譜語而佚史本傳乃云鄞人丁卯進士誤矣

參軍原名嘉臣崇禎癸酉以主事典試山東見明貢舉考畧又出爲福建巡按見福建通志兩書均署慈谿人戊辰進士益證繹史之誤

刼灰錄

刼灰錄二册無卷數首題珠江寓舫偶記不署名氏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稱明末記載不下百種惟刼灰錄敍永歷諸臣事最精核意極推重其書而於誰氏撰著則未之及自尤侗以爲出馮甦手溫睿臨南疆逸史劉繼莊廣陽雜記遂沿襲其語近時葉廷琯特訂其誤撰有是書撰人辨載吹網錄所言極允惟疑是錄出方密之錢飲光一輩人手筆則殊不然蓋方所著有兩粵新書錢所著有所知錄永歷紀年即列其中未必別成是錄仍當以闕疑爲是至云所見舊本係分六卷首有自序紀傳中有注語與此略同此爲侯官陳氏帶經堂舊鈔己巳秋日購得上册陳氏稱下册久失越三載又以他書出售余於殘帙中檢得復爲完書惜蠹蝕過

半殘破零落幾不可展閱亟屬姬人逐葉補綴重付裝治而以原序補弁簡端并以葉氏辨文附錄於後以爲是書跋尾云

豫變紀略殘本

豫變紀略八卷明季鄭廉石廊氏箸後附邊大綬虎口餘生記此本爲上虞徐鹿苑大令藏書卷中眉批卽其手筆其嗣子寶彝明經與叔兄爲同年友知余搜羅勝國野史并因明季遺聞寫本見貽遭亂失去大半斸存五六七三卷以其傳本甚尠重付裝緝以備參考

四王合傳

是書脫誤甚夥吳傳闕至九十字今據荊駝逸史本校補逸史本訛字較尠惟各傳後無總論余家舊藏一鈔本卷首有撰人姓氏惜遭亂失去今則無可考矣四王　國史皆有傳耿尙孔列諸貳臣吳則列諸逆臣矣

三垣筆記

右三垣筆記四卷末有補遺附錄明李清撰清字心水號映碧南直隸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尚書思誠孫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大學士左寺丞國亡後屢薦不起專事著述其紀明季事者凡三種南渡錄諸忠紀畧而外一即是書明史藝文志祗載南渡錄未及此記徐氏秉義培林堂書目作二册不詳卷數此本爲陸存齋觀察寄贈繕錄潦草訛奪至不勝乙并有一則誤析爲二兩則誤連爲一者爰假周季貺太守淩子與茂才兩家寫本互勘周本止首二卷而較多十五條淩本作三卷又附識二卷并有附識補遺分卷雖繁而篇頁寥寥其中見此本者僅二十九條出此本外者轉有三十七條亟據兩本抄補爲補編一卷附後計五十

二條凡脫文誤字亦多是正似可爲完書矣然考全氏祖望是書跋云其中力爲宏光洗雪孌童季女之誣於龔鼎孳直書其垣中之過記甲申死難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有張捷楊維垣至鄭鄤一案所言太過云云今惟龔鼎孳鄭鄤兩事備載卷內餘皆闕如則雖三本合訂而罣漏仍不免蓋是書未經剞劂輾轉傳鈔輒多刊落卷數亦分併不一二百年來遂無定本今姑就見存者校篇目并錄全跋弁首他日倘得足本庶有所考見易於增補云

按卷首自序稱崇禎戊寅入刑垣嗣補吏垣歷轉本垣右工垣左北變後復命金陵晉掌工垣以所記皆爾時筆故以三垣名書各條編次亦以三垣爲序乃卷二末已載宏光時事而卷三首忽追敍崇禎初政初疑其先後雜糅及閱凌本始知卷三以下爲附識

之文正與序中先舉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而記者猶云附述云云脗合然則三四兩卷當依淩本改題附識方符原本體例各卷中如江南既陷北兵南下僞太子王之明屢訊北兵將至城外豫王至城外輔臣馬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六條南渡錄亦載惟詳略小異兩書出一人手固不妨互見至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輔臣馬士英初亦有意爲君子二條一見吳邦策國變錄一見夏完淳續幸存錄二人雖與同時而其書實先出自是此書援引其語惟不詳其出處未免蹈明人陋習耳

野史無文殘本

是書不著撰人姓氏但題泗水奈村農夫纂輯據攻江甯城略跋語考之蓋康熙間人也全書不知卷帙如干此册乃十三至十五卷首尾已殘闕亂後予姻魯叔融得之市攤知余搜羅明季野史遂并甲申傳信錄見貽其十四卷所載即張忠烈北征紀畧已別繕清本餘亦間有可採爰手自裝緝以備參考

研堂見聞雜記

此記爲康熙時婁東人所撰惜逸其名氏所載如薙髮改衣冠之事發自孫之獬頗足以廣見聞孫在明名羅逆案 國史亦入貳臣傳乙編至記中以陳奇瑜爲死節則正史野乘均無此說殆輕信傳聞而誤載耳

庭聞錄

庭聞錄六卷南昌劉健撰健事蹟無考參據錄中所述其父崑崑名不見錄中今從貳臣傳吳逆取亡錄考得之康熙時官雲南府同知吳三桂反脅降不屈戍之瘴地　王師至得釋其稱先中憲者當是後來復進秩也崑在戍所嘗著吳三桂傳滇變記兩種亂中遺失崑歿後健追憶昔所聞於父者續成此錄故以庭聞名之其書以編年體紀三桂前後事實起順治元年遣使請兵迄康熙二十年大軍平滇各卷復分子目首乞師逐寇次鎮秦徇蜀收滇入緬次開藩專制次稱兵滅族而以雜錄備遺終焉其中敘殘明結局於當時迎降諸臣臚列頗悉尤足補史乘所未及稗野史專志吳逆事者雖有數家要皆不及此錄之詳而能核具有史裁向有豫章坊槧脫誤既夥

人名注語復多刊落又有遝上新刻郎祖坊槧一無是正幷以分注各語羼入正文又失載卷三之後半卷昔人所謂刻一書而一書亡者此類是也同治中仲兄令楚南從僚友得滇南袁氏舊鈔開卷自序卽多數語通體亦較完具惜中缺兩翻且抄手草率併爲上下卷各條亦隨意分合體例遂不一律客歲周昪嘉太守借閱屬爲點勘一過暇日復合新舊坊本參互重訂凡附注（以小字分注）附紀（以大字低一格別之）之文及應連屬應提行者悉心釐正毋少雜糅卷四三桂平水西請建三郡疏內於大方將則竄以著雄所三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共二十字各本皆脫今據張文貞集增補豫章本後附乾隆中征緬事乃　皇朝武功紀盛之文不知何以列入今撤去而以袁跋綴末藉識舊鈔留傳所自仍勒爲六卷已定可

繕寫惟此錄成於康熙庚子屢經剞劂徒滋踳駮直至百六十年後甫獲頓復舊觀因歎前賢撰著不幸而遭點竄割裂如此錄者何限匪特有負作者苦心必且貽誤來學是在海內同志蒐訪原書足本據以訂正用廣厥傳俾叢殘僞奪諸書次第復歸完善其愉快爲何如也即以此錄作擁篲先驅可也

是錄卷五附紀孫旭招降韓大任以功議叙道員後爲僧號諦暉住持浙江靈隱寺云云按孫旭字轉菴別號侶雲道人浙江武舉會署貴州糧儲道按察副使後爲僧號元澄復改懸證壽八十三卒與諦暉並非一人吾友汪謝城廣文撰南潯志會辨其誤孫著有平吳錄已之事迹亦附及之

虎口餘生記

虎口餘生記一卷　國朝邊大綬撰大綬字長白任邱人崇禎時官米脂知縣入我　朝擢大原知府大綬以伐闖賊祖墓得盛名當時至演爲傳奇播諸管絃（傳奇有兩種曹寅撰者部名虎口餘生一名鐵冠圖）倘能高蹈以終豈非勝國完人乎甚矣克保歲寒之難也是記自述罷官旋里爲賊縱跡得之屢瀕於危輾轉得脫至伐墓事祗見卷首塘報公牘文字惟陳梗概據劉庭璣在園雜志此事設謀用間全出門子賈煥之力劉蓋聞諸大綬之姪故言之極詳因命侍史錄附簡末以補是記所未備

老父雲遊始末

右老父雲遊始末仁和閨秀陸莘行述其父圻坐莊氏史案被逮及事白出家不歸事圻字麗京號講山前明貢生披緇後法名德龍字誰菴又改名今竟字與安莘行字纘任著有秋思草堂集適袁化祝渠龍自渠父字仲貽即記中所稱吾翁鯤濤祝公也中述史案以莊廷鑨爲莊龍廷鉞爲庭月朱佑明爲朱右明當是閩中傳聞偶歧至朱之無辜株連由朱之榮詐臟不遂特於所首逆書向朱史氏下增刻卽朱佑明一條又以逆書每頁署清美堂與朱廳額適合指爲確證遂坐極刑此記乃謂莊索朱貨不與仇口誣扳亦爲失實餘與各家記載大致畧同汪謝城廣文南潯志凡諸書記是獄者罔弗搜采獨遺是文余嘗面詢廣文始知得見在成

書之後故未列入此本乃已巳冬從魏稼孫大令手鈔本傳錄甲戊秋陸存齋觀察以無名氏逸識見寄中載此記後有莘行姊子吳磊洎海甯吳騫跋語兩本互校是正良多丁杏林通守丈嘗從予錄副輯入　國朝稗乘其書後頗有考證并附於後

是記篇名老父雲遊始末乃錢塘陸麗京高士女莘行記高士因莊氏私史被逮洎事白披緇不返顚末麗京字圻一號講山錢塘貢生少以文章經世自任事親孝封股療母疾久而知醫朱竹垞太史彝尊靜志居詩話言其詩文采組六朝醫方酒令觸口悉成儷語晚歲不知所終麗京弟鯤庭名培明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明亡死難梯霞名堦有白鳳樓集與麗京威鳳堂集並行紫臞名垣左城名坒有丹鳳堂集拒石名繁弨鯤庭子

與叔梯霞等偕隱有善卷堂詩文集冠周名寅龐京仲子康熙戊辰進士萬里尋父不就職竟以勞卒有玉照堂集王于一名猷定南昌人有四照堂集范文白名驤海甯人前明歲貢生順治中舉賢良方正不就有默菴集查伊璜名繼佐亦海甯人居杭州明崇禎癸酉舉人有敬業堂先甲後甲集落葉編遠編趙君宋樂清人拔貢生紀元文安人慕天顏靜甯人均順治乙未進士丁浴初獲鹿人順治丙戌進士譚希閔江都人順治丁亥進士金道隱名堡仁和人明崇禎庚辰進士仕永歷官御史晚爲僧名今釋居韶州之丹霞山莊以好名朱以吝均滅門吳潘二子亦以鶩名故羅極刑蓋犯造物之忌取禍之酷乃如此之榮以私憾陷七十餘命僅得惡疾終幸矣陸世以忠厚稱查具

知人鑑識總兵吳六奇於微時厚賜之范湛深經學誨士孜孜不倦故天牖其衷先期自剖六奇方鎮粵又請卹已官以百口保查遂得免堦堦以兄故臨難不少避初不意後之獲釋也堦孫嘉穎秩雍正癸丑乾隆己未先後舉進士並官清要堦曾孫宗楷先舉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余不甚信因果然於此益見報施之理有不爽者無錫丁紹儀識

平吳錄

右平吳錄一卷又名吳三桂始末　國朝孫旭撰旭字子旦號轉菴別署侶雲道人歸安籍康熙丙午科舉人以招降功議敘道員權貴州糧儲道按察副使後爲僧號元證後改懸證壽八十三卒事蹟具南潯鎮志方外傳庭聞錄謂卽靈隱住持之諦暉傳中已辨其誣誤惟嘯亭雜錄據吳留村遺稿作餘姚人中順治丁酉武乙科留村尙書興祚與旭同時同里其言當不誣附存其說以備參考此錄紀吳三桂始末大致與諸書相出入第以平西伯爲先世襲蔭陳沅乃祖大壽所賜均不免失考蓋於三桂初事僅據傳聞也迨後稱兵犯順則旭轉側兵間耳目所及多得其實且所載墜聞佚事甚夥如謝四新答詩卻聘李長祥請立明裔不合卽去

鄭經將劉國軒責三桂來使不奉明朔皆有關諸人大節者他如記傳宏烈陷賊曾受其刑部尚書僞職後被殺乃處其爲變並非抗節不屈圖海因力明王輔臣之寃忤旨懼罪自盡皆足以廣異聞向來傳本甚尠惟甲申朝事小紀載之而刊落過半此本乃陸存齋觀察得之吳興故家尚是當時手稿其中添註塗乙不一而足文義幾不連屬因與周昜嘉太守往復商訂點定而鈎貫之甫得殺青繕寫旭逃儒歸墨以方外終其人似不足深論然觀書中自敘各節證取他書相輒脗合絕無鋪張粉飾則此錄且爲吾鄉文獻之徵已

江浙叛案錄

勝朝青宮之獄不一其記有專書者北太子具詳戾園疑迹甲申傳信錄之一種南太子宏光朝僞后僞東宮黨禍紀畧刻入荊駝逸史復雜見各種稗野中若明季南畧所載雲菴供詞又似思陵次子永王惟康熙四十七年朱三太子一案斯世知者固尠即熟悉殘明掌故如全謝山楊秋室諸賢其撰述中亦絕未敘及徐非雲大令在當時目擊其事因詮次始末成江浙叛案錄一卷而以邸抄公牘臚列簡端用備參考輯入所著殘明書卷末殘明書以編年大書分注體紀福唐桂魯四王十八年事實共四十卷今稿本斷存同治己巳陸存齋觀察舉以相賑通體蠅頭細書尙是昔年手稿屢思錄副藉廣流傳而奔走一官卒卒未果沈粹生刺史重其爲鄉賢遺墨顧爲代勞手鈔以贈卷中脫衍處逐

條簽出均極精審良友之惠何啻百朋

逸識

逸識二卷道光中葉紹寅編輯所載多明末　國初佚事而雜以
貳臣傳目錄年羹堯遺疏殊爲不倫殆隨手鈔錄成書而託名爲
昔人舊本歟癸酉秋日陸存齋觀察因余搜羅勝國稗乘以此書
寄贈姑存以備野史之一種

夷氛聞記

右夷氛聞記五卷乃番禺李秋農司馬邁平家藏舊鈔甲申夏初浼友人輾轉假讀錄得副本其書記道光朝英人內犯始末具有史裁足以信今傳後惜不知誰何手筆近與大埔邱雲巖太守時共譚藝始知爲順德梁氏所撰粵中曾付剞劂以敘述時事恐涉嫌諱不署姓名職是之故梁氏名廷枏字章冉由舉人曾官澄海縣教諭問學極博所著有籐花館十種行世末冊所附蕉窗隨錄水窗春囈諸則則予所增入也

元朝名臣事略

右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十五卷　四庫著錄者乃于文襄相國敏中進呈之本此本與之悉同蓋卽據以排印素稔錢唐丁明府丙藏有影元刻舊鈔爰寓書借校附以閩鐫舊帙明府屬羅茂才榘勘補五千餘言復從歸安陸觀察心源所藏元刊元印本增許有壬王守誠二序季廣文宗蓮又爲是正如干字書中采取姚燧之文甚夥時適增刋牧菴集參互考證藉資審定原版歲久漫漶各卷脫文誤字多不勝乙爰屬孫明經用譽再取元刋統影元兩本逐一對勘擇善而從其有兩本誤而聚珍本不誤與夫字句多寡聚珍本之義較長者悉仍其舊明經爲孫鹹尹星華嗣君年少好學深明著述體例於此書用力甚勤且得沈司馬鎮馬大令立禮

共相佐助既另繕潔本重鋟並成校勘記一卷附後考元槧原題
國朝名臣事略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此本爲聚珍書之
一種應與他書一律故行款不能悉依元槧至所載人名地名經
乾隆中奉　勅改譯遂與元槧亦異陸氏又藏一寫本載有李氏
兆洛手跋謂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爲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
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本之幸也云云今藉元槧舊鈔兩
本一再讐對得還舊觀從此海内讀者當同所愉快所惜孫明經
赴試浙闈病疫遂歿不及見是書鐫刻之成盧抱經謂宇内少一
讀書之人惋惜之餘輒爲牽連記之

國初羣雄事畧

右國初羣雄事畧晉輯元末韓林兒郭子興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方谷眞張士誠李思齊納哈出擴廓帖木兒陳友定何眞十二人事蹟以一人爲一篇無卷數亦無撰人名氏考徐氏秉義培林堂書目載有錢謙益羣雄事略三册抄亦不分卷篇帙與此正同明史藝文志作錢謙益開國羣雄事略十五卷殆一書而名偶異耳錢字受之常熟人萬歷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仕至禮部尙書入　本朝官禮部侍郎兼秘書院學士行畧詳　國史貳臣傳乾隆中以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語多謗訕　詔燬其書此本之削其姓名當亦爲此特以事述明初無關嫌諱故流傳至今不廢焉錢以淹博負重名此書采摭繁富考證精詳凡所徵引諸書一一

注明出處尤爲明人所罕覩惟李思齊納哈出擴廓帖木兒陳友定皆元之將帥與僭竊者不同李納二人晚節不終無足深論若擴廓與陳雖亦專擅一方而能至死不屈大節懍然明史以二人與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同傳蓋援宋史周三臣例以表章之此書乃厠之羣雄之末於義殊有未安讀者知其得失所在分別觀之可耳

重輯碧血錄

右碧血錄二卷附錄一卷明黃煜編煜字謐庵自署古忠義城乃北魏郡名隸蔚州即今山西平遙縣西北地然則煜固平遙人也卷首有漫翁序不署名氏以序中語證之蓋與煜同爲崇禎時人其書裒集天啟中羅黨禍之楊忠烈漣魏忠節大中顧裕愍大章繆文貞昌期周忠惠起元高忠憲攀龍李忠毅應昇萬忠端燝素八人臨難遺筆附以天人合徵紀實天變雜記人變述畧都爲一編向有鮑氏槧本近從三山坊肆購得舊鈔參互讐對時有異同詳畧如上卷之獄中寄子書朝審紀事途中詩對簿詞獄中事皆鮑刻所無下卷之訓子書絕命詩亦僅存其目注云未到附錄之天變雜記首少天啟六年四字中少注語一段末少識語兩行皆

不及舊鈔之完具惟較多漫翁序及魏學洢遺友一書耳疑鮑刻爲未定初稿所載雖祇楊魏顧繆高李著述而漫翁序稱同事君子惟六人有述脗合舊鈔乃續纂之足本故原注未到者亦補列焉第黃氏成書尙在明季其時各家遺集未出祇據輾轉傳鈔之作輯存梗概方今　昭代右文典籍大備年來因領書局常與儲藏家一紙往來遂於暇日薈萃諸集手自甄采依原本體例非出被逮後者不錄又得詩文二十八首以次增入其中楊忠烈繆文貞李忠毅諸作補厥所遺若左忠毅周忠毅周忠介三家則固黃氏所未見者今皆燦然畢具亦踵事者易爲功也鮑刻前有趙氏懷玉後序盧氏文弨題詞後附周端孝血疏貼黃册今以後序題詞綴末其貼黃册則別而出之每卷冠以子目用便檢閱已定可

繕寫

東林列傳

右陳鼎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卷首冠以黨人榜末附熹宗本紀二卷考　四庫全書總目卷與此合惟不言有黨人榜暨附錄或采進本偶佚脫也是書以表章理學爲主至於諸臣事蹟不暇詳考故各傳時有舛漏如劉鐸傳云以詩箋譏刺逮下鎭撫司死之不知鐸作詩書僧扇事旋獲解許還故官復坐咀呪論辟非死於詩箋之獄也曾櫻傳云桂王稱號廣西召拜大學士國亡殉難不知櫻官大學士在唐王時福州失守避至海外中左衞凡五年其地被兵乃自縊未嘗一日仕桂王也劉同升傳云甲申聞思宗殉社稷一慟幾絕臥病吐血卒不知同升後仕唐王歷官至南贛巡撫乙酉十二月卒於贛州非甲申家居而死也倪元璐傳後論及楊

維垣謂甲申聞變罵夜挾妾潛遁半道爲仇家擊殺按此事在次年南都亡後設維垣死於甲申安有南都再起疏請重頒要典諸惡蹟哉他如吳爾壎傳不載受僞職事吳鍾巒傳不載仕魯王事固皆失之疏畧然於是非尚未大謬若方逢年魯王時再起原官

王師渡江偕方國安迎降以蠟丸書通閩事洩被誅乃是書爲立佳傳謂避地天台吏民推之城守兵敗被執死於衢州以崩角稽首之人濫厠殺身成仁之列其誣罔甚矣讀者知其瑜不掩瑕分別觀之可耳此本爲鼎弟鼎泰重訂嘗從吾友周季貺借得檇李李魯山岱舊藏尚是康熙時初印本取以互勘知此本各卷首多弟鼎泰時霖參訂一行凡例中目錄均有增删凡例第八則論老而爲僧者初印本誤以姜埰與熊開元方以智同列此本删去初印本目錄無徐如珂姜埰二人此本遂增列其名而傳仍闕如本各傳並

有刓去數字及數行者高攀龍傳後刓去王錫爵三字又刪去官應震二十九人名氏計八十字倪元璐傳後刓去論楊維垣九十二字袁崇煥傳刪去臨刑數語計二十三字較初印本省去尾頁劉一璟傳後刓去論周延儒九十一字又卷八第十六頁卷十八第十一頁卷二十四第十九頁均闕而於前一頁魚尾下改刻十五至十六十至十一十八至十九等字蓋板本殘失坊賈因併兩頁爲一頁改刻以掩其跡至卷四少十六頁卷十少二十七頁卷十八少二十七至三十等頁卷十九少十二十三兩頁則此偶遺之均藉初印本得以一一增補并錄提要并首俾讀是書者有所折衷鼎所著尙有留溪外集亦紀明季人物又嘗纂忠烈傳六十餘卷惜散佚不傳

明末忠烈紀實

明末忠烈紀實二十卷　國朝徐秉義撰秉義字彥和號果亭江蘇崑山人康熙十二年進士第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此本卷末有嘉慶五年溫純跋稱將謀剞劂以廣其傳而鈔本誤字尚多俟覓他本校正今且謹藏云云是此書向無傳本故各家書目未見著錄考近世纂輯明季三王事蹟者惟溫睿臨南疆佚史曾引此書外此若李瑤之南疆繹史勘本徐鼒之小腆紀年則均未採及蓋罕覯之笈也己未歲吾友孫荃時有從軍之役道出袁浦於市攤得見是書以重值購歸辛酉之亂其藏書散佚殆盡此書爲一市儈所得事平後余以賤值得之初不知爲荃時物也會荃時自嶺南歸談次偶及是書荃時亟索觀瞿然曰此余舊藏

也幸落君手可謂得所因縷述嚋昔得書顛末各卷爲補鈐兩印

以誌雪泥鴻爪幷擬撰跋尾以紀其事

甲申以後亡臣表

甲申以後亡臣表三卷明彭孫貽撰孫貽字仲謀號羿仁海鹽人江西左布政使加太僕寺卿期生子卷首自序末署茗齋乃其別號後即以名集此表記明末諸忠事蹟起范景文迄瞿式耜共四百餘人或大書或附紀間有論斷以發明之中如鍾性樸列京東死事不知其後入 本朝爲山東督學閻爾梅列江北死事不知其後復參史可法軍事南都亡後起義兵敗行遯以終朱天麟列江南死事不知其後仕桂王官至大學士壬辰十月卒謚文靖馬思禮列閩中死事不知其後仕魯王亦官大學士戊子八月卒謚忠宣他若文震孟之子坐通書吳陽見殺者爲長子乘而誤以爲次子秉秉即著先撥志始烈皇小識諸書隱居終老者也從黃道

周而死者爲趙士超毛玉潔而誤趙爲鄭誤毛爲茅且佚其名均爲失考至李國楨列甲申死事固屬濫登但當日傳聞異辭未經論定南都且賜謚附祀則草野紀載更何責焉且所記諸臣行畧於唐魯二王贈謚臚列特備不但正史所未及並多稗乘所未詳允爲考證之資惟其父期生與楊廷麟萬元吉等同殉贛難桂王曾一體賜䘏而書中槪未之及殆其時道路阻兵行朝褒贈之典其後嗣竟不獲知也此本得之海鹽故家字迹端整訛奪頗尟洵寫本之佳者卷中於諸臣名字里貫暨登第歲次每留空格當是其書原闕非繕錄所遺漏今就記憶所及一一校增閒有未詳者俟博考諸書以補之孫貽所著尙有平寇志十二卷曩歲得之都下廠肆亦舊鈔也其書雖紀寇事與是表多可參證云

吳三桂紀畧

吳三桂紀畧一卷不署撰人名氏卷首稱予宰江川縣教諭金大印隸平西旂下自遼東貢生選授熟諳明季遼瀋事予樂與談云云蓋據大印所述三桂舊事而爲此紀自爲偏稗立功邊塞起至隨同大兵破賊止觀其中有時方寵眷隆渥語則尙是三桂未叛時作也當闖賊之破都城也三桂已率衆迎降中途聞愛姬陳沅被擄始憤然返旆遣使乞師其事早經論定惟他書謂三桂聞父被執笑曰是脅我早降耳我至即釋矣何害此猶可藉口往紓父難曲爲之解若此紀所云賊殺吳驤尸於城垣家人奔告三桂曰李害父陷於不知不必仇更決計歸李初疑忍心害理不若是之甚乃紀中備載關上至永平所張告示有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

秋毫無犯等語前江川令李某爲永平人嘗親見之則確有其事非下流之歸矣考當日　王師入關豫通親王多鐸雖爲左翼主帥而睿忠親王多爾袞實總統諸軍今此紀僅載豫王者殆爾時尙無典籍可據各就所聞以筆之耳

吳逆取亡錄

右吳逆取亡錄一卷僅題蒼弁山樵撰不署名氏考蒼弁山在湖州則其人蓋浙產也其書紀逆藩事篇頁寥寥不及庭聞錄之詳具然敘次有法簡而能賅中如桂王遺三桂書備載全文又其母妃及妃遺送北上中途均扼吭死各家稗野皆未之及其事乃有明三百年之結局爲考史者所必資惟謂馮甦與曹申吉羅森杜輝等各謀歸正事洩死則尚未盡核按　國史逆臣傳申吉森以貴州四川巡撫先賊降賊三桂死賊黨自相屠戮申吉森後俱不知所終得此足補史傳之闕輝以永北總兵受僞驍騎後將軍惟庭聞錄稱其在岳州敗逃歸吳應騏疑而殺之此外諸書則皆與此合若甦雖曾以知府附賊未幾出爲僞廣東巡撫卽以廣州反

正內擢刑部侍郎以功名終今謂賊中遇害誤矣閱者知其得失所在分別觀之可耳此錄傳本甚尠惟丁杏林封翁藏有寫本曩曾纂入　國朝稗乘錄副見貽因彙入是編

保越錄

是書曾見兩本一爲杭州吳氏瓶花齋舊鈔不署撰人名氏卷首無序中稱明兵爲大軍及太祖皇字今著錄　四庫者即祖是本一爲明代越中所栞並武備志附古越書後標題元徐勉之撰前有自序結銜爲鄉貢進士杭州路海甯州儒學教授中以明兵爲敵軍明祖爲敵主且間有寇賊之稱袖珍坊刻即祖是本顧越中舊槧世不多見坊本已燬於兵火儲藏家輾轉傳鈔致各書著錄姓名互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張士誠幕客作山陰縣志則屬之山陰郭鈺惟王士禎居易錄許尙質釀川集作徐勉之撰考紹興府志至正十五年明將胡大海等攻紹興自二月至五月迄不得下而去海甯州教授徐勉之著保越錄紀其事云云與居易錄

釀川集悉合則是書出勉之之手無疑吾友李蕁客郎中曩從翰林院得吳玉墀進呈本錄副以歸暇日借閱取坊刻對勘數過吳本固多舛誤坊刻亦有譌奪參互訂正勒成定本坊刻舊有眉批十餘條乃明人所爲詞旨膚淺無所發明槪爲刪削錄中所載死難諸人多有散見他書者如張正蒙暨妻韓氏女池奴事載元史及山陰志郁文景妻徐氏蔡彥謙妻楊氏事載紹興府志及縣志惟縣志文景作景文徐本道暨妻潘氏妙圓事載元明二史及府志惟以本道爲允讓其間或名字偶歧而大致則同至王冕事蹟其說不一核以是錄又皆不甚脗合元張辰作冕傳稱歲己亥君方晝臥適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素重其名舁至天章寺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

生民而恣行擄掠亡無日矣果能爲義誰敢不服如爲不義誰則非敵我越秉義之國不可以犯吾甯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賊殺乎如不聽我速殺我我更不與若言也大帥再拜願受教君終不言明日疾遂不起數日而卒帥具棺殮葬於山陰蘭亭之側明宋濂撰傳則云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　國朝朱彝尊撰傳則云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三說固參錯互異然如錄中所云軍前督衆治具決水事則皆無之勉之所紀似非實錄意者冕爲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因而文致

其辭未可知也朱氏傳後又曰元季多逸民冤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冤亦何嘗參軍事哉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其意蓋欲正宋傳之誤乃明史文苑傳仍以宋傳爲藍本何耶未免厚誣前哲已因校是錄并論及之

戊辰冬需次來閩從周季貺太守假得瓶花齋寫本屬子九茂才互勘一過其中衍奪與進呈本畧同蓋兩本皆出吳氏也於此益徵明槧之善

紹興傅氏家譜

此編不署撰人名氏以卷中所具生卒未及嘉慶以來甲子知爲乾隆季年萅輯考吾宗譜系入　國朝凡三修而以　六世祖大使公手定者爲最古惟著錄在康熙中葉支派僅載十三世而止其次即此編較初譜已益兩世洎道光乙未　先考德州公延族祖香譜茂才重訂則並逮十七世矣其書雖屢經增續然皆寫本僅存篇帙甚簡康熙譜向庋東府坊老屋余家居時從族人敗簏檢得珍弆有年咸豐辛酉遭亂失去此編賴猶子楣當倉卒移徙挈以自隨得保無恙道光譜爲孟兄攜往山左身後歸兄子楨今官浙中客秋余省叔兄來長沙叔兄以余留意家世舊聞纂有先世事實編一書因以譜事諈諉積五閱月粗成傅氏家乘前後編

如干卷會余將需次八閩未遑卒業姑就稿本計之視昔已多逾什之七八則此編在今日特大輅之椎輪耳第以七十餘年故籍幸留傳百六飆迴而後卽尋常簡册亦足寶惜矧家藏舊牒爲匯事者所依據乎爰重付裝輯幷詳述各譜之源流同異以爲跋尾俾子孫讀此編者知篳路藍縷其創始之功亦未可沒云

薈蕞編

是書所載諸人不以世代排比先後隨手劄錄未經編定之本其中並有一人兩見者如錢塘汪沨既據魏叔子集列入卷二復采南雷文定之文入卷十四不知魏美即沨字也

石林奏議

右石林奏議十五卷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書前有自序末有跋尾已殘闕乃其子模所編錄開禧二年從孫箋刻於台州考文獻通考載夢得志媿集自序稱以家藏奏稿序次爲十卷是其在日曾有手定本或模即因志媿集增輯與惟所載皆建炎以後封事靖康時祇存應天尹奏修城利害一狀餘如宋史本傳中徽宗朝建言諸疏概未之及何也直齋書錄解題所載卷數與此合葉氏菉竹堂陳氏世善堂書目亦著錄是明代傳本尚多此本從宋槧影鈔宋槧舊藏士禮居黃氏繼歸三十五峯園汪氏後爲仁和胡珽所得今藏歸安陸氏

傳獻簡公奏議

右先獻簡公奏議四卷宋元各家書目咸著錄至明始佚南宋時別有三老奏議乃程九萬以公章奏與范忠宣純仁劉忠肅摯兩家合訂其書今亦不傳但忠宣奏議舊槧具存忠肅集尚有　四庫重集本獨公是編暨草堂集嘉話都付幽遐幸各疏散見諸書尚夥篇幅且皆完具及今不綴輯久益湮散由是繙帤羣籍壹意捋集深恐囿於見聞或有罣漏三十年來屢經增益裒然粗備復依史事排比次第董理寫定仍勒爲四卷共得八十五通附錄二通則蘇文忠軾所草而公列銜同上者也朱子三朝名臣後錄稱公爲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抵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第考公生平此猶就嘉祐治平閒初居

言職而言厥後元祐更化兩長諫垣繼參大政立朝首尾且及六年爾時之讜論昌言必更倍於疇曩惜原本篇目無從考見今雖掇拾重編視昔僅存什一耳惟以數百載已亡之籍一旦復見成書則斷璧零璣少而益貴即未必頓還舊觀要可與范劉遺著鼎足並傳已至草堂集嘉話兩種他書徵引者寥寥不能自為一帙錄附卷尾俾讀此書者藉窺全豹之一班云

四明圖經

右四明圖經十二卷宋張津撰津字貫未詳據萬姓統譜乾道三年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知明州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是書首有乾道五年處州縉雲縣主簿三山黃鼎序卷一總敘明州卷二鄞縣卷三奉化卷四定海卷五慈溪卷六象山卷七昌國州卷十卷十一詩文卷十二則太守暨進士題名記也各家書目均未著錄惟皕宋樓藏書志載有鈔本書中凡遇宋帝皆提行蓋從宋槧錄出也

水道提綱

水道提綱有南北兩本南刻乃門人浦陽戴殿海殿泗得手定原稿以付剞劂北刻不知出誰手視南刻少有異同首多　四庫全書總目中丁兵燹南北板本均付刼灰光緒戊寅津門徐士鑾據南本重刊示弁以提要末有自跋紀重雕原委此編乃戴槧初印本咸豐乙卯仲冬既望在會稽祖籍以四百二十錢得之府橫街尺木堂坊肆遭亂幸未失去蓋藏之垂四十稔矣曝書檢得追理前塵因綴數語

建甯府志

建甯府志四十八卷　國朝張琦撰琦潁川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建甯府知府考建甯有志自宋守韓元吉始至明弘治間知府劉璵繼修之嗣是而嘉靖而萬厯俱有續志均付幽遐　國朝康熙初同知署府事程應熊重加晉輯甫創稿以遷秩去琦因應熊舊稿參以通志刪訂成編凡子目二十曰輿圖曰沿革曰疆域曰山川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曰書院曰津梁曰坊市曰賦役曰物產曰祀典曰職官曰宦蹟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曰拾遺都爲四十八卷今夏余權守是郡下車伊始即訪求志乘不特板本久佚即印本亦徧索不獲久之於前政移交案牘中始得此本各卷已多鈔補幸首尾完具其書成於康熙癸酉官制視今小異如

同知通判二缺未裁壽甯縣倘隸建甯迨後福甯州升府始割壽甯以屬之慨自癸酉迄今又百九十五年矣其間宜增宜載者更僕難數及今蒐集已懼相距久遠不免杞宋無徵之歎郡人士以余留意是邦文獻亦以重修爲請自維弇陋且受代在卽何敢率爾操觚惟念守先待後古有明訓但使僅存之本得永其傳安知將來無博雅如對山五泉者慨然以著作自任踵事續編乎則此志之存亡所關固甚重也愼厥收藏徐謀續纂是所望於繼守是邦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代

謹案是書閩刻舊所未有張孝達尙書書目答問列是書於雜史與 四庫總目之列於政書分類稍有不同其下則注有聚珍本福本字樣而福本實無此種政擬據以補刻乃近世所通行者僅有李氏函海本其字句之譌脫錯亂金根白茇布滿行間斷不能依以覆板適假到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各種則此書宛在因卽據以登木惟考 四庫總目提要有云其書在宋有成都辛氏刋本並冠以國史本傳暨宣取繫年要錄指揮數通今惟寫本僅存云云知當時 武英殿亦係據寫本排印然讐校精當較諸函海本有霄埃之別惟卷端之國史本傳及指揮均未之載豈以本傳有宋史在而指揮係宣取要錄於是書無涉故皆從删薙耶

又書中脫文衍字誤句抑亦倘所不免近日歸安陸氏刻羣書校補內有據影宋本此書以校聚珍本之誤者勘對一周陸書體例以欲存舊本面目故雖有明係舊本譌誤亦一律錄入且廖廖數頁所校仍未完備遂以新刻本寄致浙中屬李少青學博取陸氏所藏影宋本與聚珍本異同之處逐條錄示閱三月之久始獲錄到其足以資考正者甚夥凡筆畫小譌與夫字之因音同形似致誤者審視既確卽在刻板中剜改若文字之義得兩通及字句之應删應補則按條輯錄間亦考諸宋史以資衷之竭一月之力纂爲校勘記五卷而影宋本卷端亦載指揮三道與總目提要所言符合倘有公牒一首則提要所未言及者旣均爲原書所有因并錄而補刻焉

漢唐事箋

漢唐事箋十二卷後集八卷元朱禮德嘉撰阮文達元揅經室外集有是書提要稱其事蹟無考按禮一字仲嘉江西新城人元統三年解試進士歷仕崇仁廬陵教諭見新城縣志撰序之謝升孫亦江西南城人行誼載建昌府志暨縣志是書世所罕覯錢氏大昕元史藝文志盧氏文弨遼金元藝文志補均失載惟文淵閣書目季滄葦書目張金吾藏書志著錄道光初先外舅李鐵橋廉訪澐官嶺南文達來督兩廣因從傳鈔鋟板即此本也題端及面籤皆外舅手書卷末胡森跋中備述其事外舅告歸後板本藏越中里第辛酉之亂燬於兵火曩余佐郡東瀛適楊臥雲舍人希閔主講海東書院以是書乃其鄉先賢著述爲手校一過慫恿付梓并

許覓江右槧本見貽他日得其本參訂當重栞以永其傳姑識此
以當息壤

皇朝謚法考

疇昔里居嘗與李蒓客郎中采集康熙以來得謚之人以補漁洋舊考所未備創稿甫半而鮑太守此書出事遂中輟此書蒐羅詳備且多訂正前人之誤遠勝石趙諸編惜百密不免一疎如嘉慶朝河南滑縣老岸鎮巡檢劉斌與强忠烈同殉教匪之難贈知縣謚忠義見近人文集而卷中遺之又考乾隆五十年纂修 國史貳臣傳其列入乙編之馬光遠謝陞金之俊房可壯王永吉王鐸左夢庚梁雲構馮銓謝啟光衛周祚龔鼎孶劉昌高爾儼張端孫可望凡十六人皆奉 特旨奪謚今卷中祇馮銓名下附注追削亦失之掛漏至其書分類臚列體例最善惟成書後一再續補徐太守又有增益人數無多仍依原例登載門類迭出反不便於尋

檢余於庚午癸未兩次入都展 覲凂彭瑟軒侍讀查蔭堦舍人
先後從內閣檔册錄出於徐書外又得八十七人起同治十一年
九月訖光緒九年八月姑依檔册原次錄附卷末俟所積益夥當
以類分隸合鮑徐各編彙爲一書識此以當息壤

讀書敏求記

丙寅春日從魏稼孫鹹尹借得黃蕘圃此書校本蓋據遵王手稿訂譌補漏間及諸書歸宿處朱墨燦然亟出此本命侍史過錄并增濮梁一序序稱付諸梨棗以公同志似濮氏另有刋本然考近日通行敏求記沈氏是編外惟阮氏小瑯環仙館本潘氏海山仙館本若雍正間趙槧已不數覯更何論濮刻豈其授梓未果耶抑傳本久佚耶當博訪之儲藏家（沈氏此書有兩本一爲乾隆乙丑初槧一爲乾隆乙卯其子奕簠重修印此本也）

華延年室題跋卷上終

華延年室卷中目次

淡生堂外集

澧西草堂憶記

人海記

瀛舟筆談

鐵函齋書跋 藝術家類　楊氏重編四卷本

又 王氏舊鈔六卷本

承清館印譜

寶印齋印式

胡氏印存殘帙

漢銅印叢

續唐人說薈

傅光祿集

斜川集

傅忠肅公文集

文定集拾遺

攻媿集拾遺

重編張尙書集

天啓宮詞

雪交亭集

四明先生遺集

祁忠惠公集

今樂府

蕅廬題跋目次

求恭謩專

魏巨穆陵亮爲亡息牛橛造象記

魏涇州判史齊郡王祐造象記

華嚴經殘石

華延年室集拓古專文字

華延年室集印

西泠六家印存

蔣吉羅蔣山堂印眞水無香樂安書屋三印拓

華延年室題跋

大興傅以禮節子

揅經室經進書錄

嘉慶中阮文達相國視學浙江繼官巡撫先後進書一百七十四種皆　四庫未著錄者每書仿　欽定提要𥶭括全書撮舉大凡各有解題隨卷奏進　仁廟獎賚有加特建　宛委別藏以庋之文達次子福以稿本刻入揅經室外集題曰　四庫未收書提要凡五卷近日又有巾箱翻本蓋久爲儲藏家證引之資惜書成衆手時有牴牾（如漢文經原載卷一篇內有前次所錄東漢文鑑語初疑此書以進呈先後爲序及檢東漢一種類列卷五與前編絕不相應始知裒集成編未經合訂故有一人而名字雜事者一事而冗複屢見者此外體例不一處尙夥宋及庫過）又未分門類不便尋檢曩歲癸酉嘗命侍史逐篇分錄有志重編

尋以事中輟客夏杜門卻埽復加銓次凡考論偶疏衍奪失校輒
據他書是正書中最舛者如儒考明理論已入四庫範擧拔宗則列存目皆不應重錄其次則文通集亦不足存考文集宋志已不載亡佚久矣嘉靖中蘇人皇甫涍忽以二卷刊行明人援引古籍例不著出處一時遂託爲祕册互相傳寫不知其書全從宏明集錄出別無增益如淸涼傳中文通文珠像贊序即者未采及并不得稱重輯之本況宏明集四庫已收漏用此抄撮予
并就所見新舊槧本分別附注用備嗜古者訪求復從瀛舟筆
談增通鑑釋文一種暨洞霄詩集篇尾二十一字部類謹遵　四
庫全書總目釐爲經史子集四卷楊臥雲舍人曾相排比謂此書
原名似已進見遺與附存書目淆溷因改題擘經室經進書錄已
定可繕寫緬昔乾隆中　崇文舉典　嘉惠藝林既以　四庫全
書總目簡明目錄次第刊布後晉輯永樂大典中罕覯祕笈以聚
珍板印行　頒發東南五省海內傳誦家置一編百餘年來濡涵

敎澤風氣益開承學之士莫不願讀未見書借鈔傳刻銳志蒐羅於是陳編日出昔之帳祕枕函今皆復顯於世以禮僻宦海嶠見聞弇陋但就一己涉獵所及其爲　四庫未采此書未及者已不下百數十種且有書名已見總目爲當日採訪偶遺者謹臚列其目略疏原委亦以前明爲斷成備采書錄如干卷附是編後倘有繼文達而起者薈萃校錄上塵　乙覽非特前賢撰著彙登册府得以傳示無窮即　金匱石室之藏亦由是益臻美富用昭

聖世右文之盛豈不懿與是所望於當代大人君子

歷代帖目彙鈔

歷代帖目彙鈔兩册不署編輯名氏乃嘉禾張叔未解元故物考趙晉齋有古今法帖彙目此書當出其手趙字洛生仁和人嘉慶庚辰　恩貢生深於碑版之學隸眞書俱精老有古法所著尙有竹崦庵碑目咸豐中里居曾得舊鈔兩册采摭亦備惜遭亂失去不能與此本一校異同也

唐史論斷

謹案此書聚珍版舊曾排印見書目答問惟云福本有之則偶誤也豐順丁氏所藏聚珍版原槧種數較夥亦缺是編傳刻有藝海珠塵學津討原粵雅堂叢書各本又從丁松生明府丙假得舊鈔參互讐對擇善而從其中詳略異同另輯校勘記用備考證各本以粵雅本爲最善蓋得吳枚菴翌鳳祕籍叢函寫本參訂也朱竹垞檢討彝尊跋學津粵雅兩本均載今亦據以並附焉

傅子

晉司隸校尉清泉剛侯傅子一百二十卷唐以前無闕宋代祗存殘本五卷歷元與明殘本相傳故文獻通考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均載之至　國初始佚河間紀氏昀謂元明以後藏書家絕無著錄者誤也　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寫出一卷刊行嘉慶時烏程嚴氏可均增以三國志注羣書治要意林各條暨諸書所徵引者廣爲四卷惜鈔本勵存物色有年未之得乃發藏書復借人閱市銳志蒐輯顧以應官尠暇隨作隨輟曩歲佐郡東瀛得江右楊臥雲舍人希閔相助甄采所集益多爰理而董之省并複重漸有條緒適歸安汪謝城廣文曰楨錄得嚴本郵寄藉資印證并編次體例亦參用之重加排比以卷帙少繁依崇文總目勒爲

五卷今原本之二十三篇雖殘缺過半然博綜增訂篇章間亦完具加以攟摭畸零聯系斷散計續得有篇目者數則闕題者更夥覩嚴本又增五百餘字固未能頓還舊觀而逸文賸句當亦有出宋本外者茲値奉檄修校聚珍版諸書傅子亦在其中遂取舊所重輯之本并以近得海甯錢氏清風堂本屬孫觥尹星華悉心讐勘孫君爲成例言刊諸卷端並冠以敘錄大段尙燦然可觀爰附刻於聚珍本後刻成爲誌其顚末如此

傅氏家訓

右先七世祖知事公家訓六篇康熙辛巳鐫於越中里塾閱歲寖多間有闕失道光壬辰冬先大夫自德水乞養歸幷公所校訂之人譜類記與夫六世從祖縣丞公之色戒錄六世祖大使公之心孺詩選逐一補葺仍還舊觀己酉春伯兄宰陵邑以僚友求索者夥嘗丐翟文泉年丈以分隸揭櫫方謀鋟木會移疾未果同官胡秋潮明府聞之願任剞劂之役旋以咸豐癸丑春翻雕於東郡以禮曾誌緣起以爲跋尾相距已四十載胡刻莫知流落何所家藏諸槧則辛酉遭亂播散殆盡幸撫印之帙偶存同治戊辰冬得猶子楨汴梁書請重鋟用垂永遠時正蒐輯先代撰述由晉迄唐各集爲傅氏家書兩宋遺著爲傅氏續錄亟思以次壽之梨棗而綱

羅殘賸聯系奇零剌取綦繁彙纂匪易爰先以有傳本二種辨疑糾誤即於次年夏手寫夏小正戴氏傳墨版久之至今冬甫繼成先忠肅公文集均附以札記因此編篇頁尚簡遂踵付梓人原刋無卷數謹釐爲上下卷其中字句視家乘所載少有異同業命猶子樾參互讎對以禮覆加審定心孺詩選有七絕題詞采入弁首並以家乘小傳附後俾讀者藉得考見公之行誼焉

能改齋漫錄

謹案是錄據卷首提要稱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抄出原闕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云云舊藏錢遵王述古堂寫本殘帙所缺乃卷二及卷十七與提要所載小異此本卷二共九十則卽割取卷一後半之文至卷十七從何卷析出惜錢本卷十以下全佚莫可證明守山閣叢書載有是錄因合三本互勘錢鈔本卷首多京鏜一序卷六卷七事實類多二條卷八沿襲類多一條叢書本卷十七樂府類多二條又據蘆浦筆記采錄事始類一條其有此本字句譌缺而殘鈔本叢書本不缺者此本旣未便改竄故別錄爲脫文均依類排比彙爲拾遺而以京序補弁簡端至叢

書本雖祖　四庫本而較此本多二則者以卷末錢熙祚跋尾考之蓋曾據臨嘯書屋刻本參校故有所增補云

享金簿

右享金簿一卷孔東塘民部著記所藏碑帖書畫鐘鼎暨各種古器詳著時代款識雖寥寥三十七則頗資考證如是建初慮俿銅尺今金石家輾轉著錄卽民部故物也是書未見槧本流傳甚尠此本乃張叔未解元手鈔各條下間附校定語極精審去冬得之張氏族人他日當刻入校錄彙函以廣厥傳孔名尙任自號云亭山人曲阜聖裔張名廷濟嘉興人

武經直解

右武經直解二十五卷明劉寅因宋朱服本重加校輯凡孫子三卷吳子二卷司馬法三卷李衛公問對三卷尉繚子五卷三略三卷六韜六卷又服讀法凡例陣圖國名各一卷附錄一卷實共三十卷其三略直解　四庫全書已著錄阮氏又得司馬法尉繚子直解兩種進　呈蓋流傳多零種單行均未見全書完帙也張綸林泉筆記作六種誤

柳邊紀畧 張石洲舊鈔本

右柳邊紀畧爲張石洲明經舊鈔今歸詠樵太史藏弆中籖改各條當屬明經手筆並附何願船比部識語道光中吳江沈翠嶺楙惪曾刻入 昭代叢書壬集不分卷且多刪節卷首祇存自序末卷諸詩全闕考拜經樓藏書記稱後一卷爲詩前有自序及費密潘耒林侗黃中堅王源諸公跋吹網錄所載畧同核之此本悉與脗合葢足本也今秋寓書太史假讀因檢沈本互校沈本固非完書然其中亦有可訂此本之誤者已用朱筆一一是正共得三百餘字惟末卷無可參證姑就譌奪顯然者標著眉端以竢審定其換車行暨至甯古塔二首已選入 國朝詩別裁集而字句頗有異同疑出選者潤色不得據校錄副既竣覆勘一過楊氏所著鐵

函齋書跋曩借太史藏本讐對亦寫有定本他日當與大瓢偶筆殘稿合刊爲楊氏遺書四種附識以當息壤

又手校定本

柳邊紀略五卷山陰楊賓撰賓字可師號耕夫別署大瓢山人八歲能作擘窠書及長以刑名經濟之學歷佐大吏幕好著述兼善書法父春華坐友人累偕妻流甯古塔康熙已巳 聖祖南巡賓偕弟寶迎叩 御舟請代父戍不許遂至甯古塔省親途中墮馬幾殞及父歿於戍所復詣 闕請歸骨而格於例徧訪舊案久之始獲一卷以請部議從之乃迎母奉父柩葬於蘇州遂家焉卒年七十一見乾隆蘇州府志流寓傳乃 國朝詩別裁集稱其赴 闕訟寃得 旨之柳條邊迎親歸殊爲失攷按賓之至甯古塔也以己巳冬往庚午春歸歸十七年博稽圖籍追述見聞輯爲是編柳邊者插柳條爲邊猶古之種榆爲塞在甯古塔境故以名其書

書中不分門目大致卷一爲城府關塞山川卷二爲道里官制屯衞卷三爲部落物產卷四爲風俗碑刻卷五以省親詩附焉舊藏

昭代叢書本首祗自序末無詩什證以拜經樓藏書記吹網錄諸書知非完帙近假龔詠樵太史所藏張石洲舊鈔足本初擬就叢書本增補洎細檢則其所闕不止第五卷暨費密等五序卽各卷亦多删節脫文旣夥行間眉端不能具載因命侍史另繕是本繕完覆勘一過卷四金完顏婁室碑內缺文兩本所標空格多寡互異是碑金石家記已著錄當覓其書審定卷五以無別本參訂僅就訛奪顯然者拈出一二亦當訪求善本以正之

淡生堂外集

淡生堂外集明祁承㸁撰承㸁字爾光一字密士號夷度山陰人萬歷甲辰進士仕至江西右參政忠惠公彪佳父也淡生堂儲藏之富甲於江淛著有文集十二卷牧津四十四卷國朝徵信錄二百十二卷餘苑六百四卷又淡生堂書目暨宋賢雜佩如干卷惜均未見傳本此外集二册爲蕭山王氏十萬卷樓舊藏亂後散出丙辰得之越中常賣家計雜著三種曰瑯琊過眼錄曰符離弭變紀事曰兩遊蘇門山記前無序目似非完帙知不足齋叢書載有淡生堂藏書約疑亦外集之一種爰手抄附後都爲四卷時方增輯忠惠公集他日當合訂爲祁氏家書惜羈宦海嶠力不能任剞劂未審何時始償此願姑識此以當息壤

潭西草堂憶記

憶記四卷明吳甡撰甡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崇禎朝官至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坐事遣戍金齒福王即位赦還復故官唐王立於閩復召入閣以道阻未赴久之卒於家是編舊有自序南疆繹史嘗引其語曰遠追微箕狂遯之迹終矢龔謝病臥之心懍守歲寒歸覲君父又云以溪堂爲大窖膽薪爲氈雪冠履爲漢節蓋作於鼎革以後故其言如此橫雲山人明史稿譏其受命督師遷延卸責不能死報君父其後偃臥潭溪作爲憶記自比微箕君子有微憾云云亦指自序中語今此本卷首無序殆偶佚之也

按全氏結埼亭集有是書跋二首其文足以雪舊史之誣明史以

興化與楊嗣昌同傳亦爲未允余近輯明史附編擬爲另立佳傳
因錄全跋於右以備參攷

人海記

初白先生人海記乃其居都下時聞見雜志因東坡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故以人海命其書先生敬業堂集久風行海內此記獨爲世所罕覩道光中吳江沈翠嶺楙悳以先生所著易說同桼入昭代叢書壬集於是流傳始廣記中多述國初掌故暨明代瑣事亦閒及桑海遺聞雖所載寥寥頗有與各家野史詳畧互異者爰别而出之稍加詮次裒爲一編幷標篇目於右以便檢閱凡二十有三條

瀛舟筆談

是書爲儀徵阮梅叔亨著梅叔乃文達太傅介弟太傅撫浙時嘗以瀛舟顏其齋梅叔因以名書所記皆太傅撫浙政績及一時投贈之作惟於浙人士稱頌篇什一概濫列未免珠礫並陳其末二卷載進呈各書提要及金石雜記頗資考證己未十一月朔日粗閱一過因誌其梗概如右

鐵函齋書跋 楊氏重編四卷本

是書吳江沈翠嶺楙悳曾梓入　昭代叢書壬集曩有其書遺亂失此本乃道光丁未漢軍楊慰農制府霈采於嶺南附大瓢偶筆後舊分六卷合併爲四按碑帖時代次其先後復據他書采入十八則據卷末附目共增十九則中開皇蘭亭帖跋舊鈔原載殆楊氏所見之本偶遺之耳刪其詞意複見者一則夫依類重編用便尋檢雖孫氏星衍輯古刻叢抄已有此例然失原書面目矣若卷第悉仍其舊而以新增者爲補遺附後則盡善矣客秋從龔詠樵太史借讀塵俗經心祗翻擷一過未及細校今歲榷鹽東沖晝長多暇因以蕭山王氏十萬卷樓舊鈔互勘計訂譌補漏七十二處俱標識眉端舊鈔亦有衍奪顧遠勝此本最謬誤者卷二何氏東陽蘭亭帖跋內鶴口二字併作一隺字

卷四涵萬樓舊拓爭坐位帖跋內姜學在作姜學士不知鶴口乃虞永興與圓機書中字有人收得翦開賣之礬卿二字得廝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見金陵瑣事姜學在名實節萊陽人明給諫埰子也此皆無知者妄改賴寫本僅存得據以是正足見讐對雖學問末務亦未可以輕心掉也太史精於考訂必謂雍之言然

又王氏舊鈔六卷本

鐵函齋書跋寫本六卷乃周㝢嘉太守所藏蕭山王氏十萬卷樓舊鈔經晚聞先生點勘㝢嘉暨亡友魏稼孫大令亦互有是正今夏從龔詠樵太史借得楊慰農督部霈栞本互校一過據增郭泰碑跋已下十八則幷從墨跡采得十三行聖教序兩跋爲補遺附後合原載共一百九十通已定可繕寫是書尙有 昭代叢書本惜遭亂失去末由參攷殊爲闕典楊刻依時類重編併爲四卷卷一中李鳳陽東陽何氏蘭亭第二跋因語多別見刪去而以采自他書諸條散入各卷致新增與舊載漫無區別且失於讐對藉此訂正者甚夥於此蓋徵舊鈔之足貴

承清館印譜

承清館印譜初續集各一卷明張灝輯灝字夷令太倉諸生南京工部尚書輔之之子翰林院庶吉士溥從兄也其譜每翻列印八兩集各三十翻共收四百八十章各印下首載釋文次詳印質末列鐫者姓氏所載印人爲文三橋（名彭字壽承長洲人官國子監博士）何長卿（名震又字主臣號雪漁婺源人）梁千秋（名袠揚州人）歸文林（名昌世崐山人震川先生孫以上四人見印人傳）李長蘅（名流芳號檀園嘉定人萬曆丙午舉人又號泡庵）蘇嘯民（名宣一字爾宣號泗水新安人有印略）程彥明（名遠無錫人有印則印旨）張休儒（名嘉譜中有序）沈從光（吳門人）沈千秋楊漢卿葉德榮錢適之周朗生王梧林歸道玄陳居一徐上甫王修之王晉卿（以上十六人俱見鞠履厚印人姓氏）吳考叔王玄陽徐上卿（以上三人無考）共二十三人初集前有張崍陳元素張嘉舒曰敬序暨自序後有李繼貞王在公李

吳滋徐日久金在鎔跋王伯稠題詞續集前有管珍張壽朋陸文
獻歸昌世黃元會張大復序暨自序後有薄淡儒錢龍錫王志堅
陸獻明王瑞章跋序跋各篇均不署年月惟徐日久跋有歲己酉
見所集印譜語金在鎔跋有是譜肇於丙丁之際今春始告成語
以其時考之則萬歷中葉也張氏別有學山堂印譜其成書後此
譜二十餘載卷首論印極推崇文三橋王梧林而譜中並未采及
向竊疑之今秋沈淇泉茂才客姑蘇偶得此譜書來備悉體製始
知張氏有前後兩譜幷恍然後譜之不收文王兩家以其已具前
編也亟馳書屬爲物色適故家以此本出售遂以泰西銀錢十八
枚易得吾友魏稼孫大令專門金石之學旁及篆刻嘗自署印奴
浼趙撝叔明府刻一小印其癖嗜與余同而訪求之勤鑒別之確

裒集之富撫搨之精則自愧不逮遠甚明末　國初諸名家如何長卿程穆倩稼孫皆得其手製餘亦藏有拓本惟以未獲文氏眞蹟爲憾曩客黃巖從友人借觀賴古堂殘譜其中文印適缺因手識云余所見國博印獨其詩箋押尾文彭之印文壽承氏兩印眞耳未谷先生論文氏父子印亦以書蹟爲據今人守其贋作可哂櫟園相去不遠所輯當不謬竟不得見則終不得見矣其傾慕可謂懇摯余之不靳重値致此正以中有文作欲與稼孫共欣賞耳乃鄄寄未達遽於八月初作古終不得見之言不意竟成語識而今而後更何人相與考析耶每展是編輒爲腹痛

寶印齋印式

寶印齋印式二册明汪關印稿也關字尹子原名東陽字果叔歙人家太倉册首標題兩行曁各印下間注磁銅晶玉等字當是汪氏手筆前有張崍序宋珏題詞後有李營之侯岐曾文震孟王歛潘雲翼張紀吳樂繆昌期顧普連九人詩什亦皆墨蹟同時張夷令灝輯承清館學山堂兩譜文何以下羅列至二十餘家尹子子宏度亦預而不收尹子之作且於學山譜中注云果叔素不解奏刀每潛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今好事家所藏果叔篆刻皆出宏度手也周櫟園侍郎亮工印人傳力辨之謂義獻大有分别在夷令必有私憾於尹子故譽子以抑其父耳又云印章漢以下推文國博爲正燈近人惟參此一燈以猛利參者何雪漁以和

平叄者汪尹子其推許可謂至矣賴古堂印譜備錄此傳尹子手製印次於後每以傳本罕覯遊想而已不意其自有印式專譜也此譜乃翦黏本共存印三百三十又一成於明天啟中迄今已二百八十餘禩手稿勵存眞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者况有繆文貞文文肅諸賢題詠尹子固不必藉人而傳然得此益覺增重已舊爲王奐之（樂）所藏奐之工篆刻有印存行世繼歸陳子有（德大）子有富於收藏册尾有其手跋及所錄印人傳二則往歲蔣香生太守得之滬上借觀累月愛玩莫釋遂以漢玉印易得時損重貲從江左購致張氏兩譜方惜其中獨遺尹子今獲是譜匪特證張說之誣且適補張譜所闕合之舊藏黃子環款識錄薛穆生漢燈諸譜而明季各家篆刻略備矣原裝渝敝亟重新之分爲上下兩册其

中原缺一方又有一印兩見者會沈淇泉茂才得尹子石刻三魏稼孫大令藏宏度牙章一各摹搨見遺因檢兩方補入而以幷拓款識者另幀列後宏度所鐫亦附焉其重出爲張灝之印四字今移置簡端作爲鑒賞之章兩賢相厄於生前一旦復合於身後地下有知當相視而笑其亦印林中佳話也歟

胡氏印存殘帙

曩歲己卯佐郡莆陽劉上舍（尚文）以剪黏舊印一帙見貽中多明季鉅公名章刀法蒼茂古雅頗足方軌文何惟以名氏無考爲憾客秋有展　覲之役歸途復經滬上偶從坊肆得胡氏印存初集四卷與此互勘始知爲胡正言手筆第是帙凡七十六印而見印存者僅十有八其餘各印或成譜時刪汰未可知也胡氏名正言字曰從休甯人家於金陵宏光建號授中書舍人當時璽寶咸出其手事蹟具印人傳泊南畺史　四庫全書總目載印存初集二卷印存元覽二卷初集以朱印之別名元覽者則以墨印之見子部藝術類存目

漢銅印叢

漢銅印叢八卷歙汪啓淑輯汪氏曾輯集古印存余齋亦有存本此譜卷首朱樟序稱汪君秀峰嗜古有奇癖得古印幾盈萬鈕彙爲認庵集古印存三十二卷近又出示袖珍印叢四册云成印存譜後續得漢銅舊刻所成云云蓋卽印存續集也每卷三十翻以綠色松竹梅爲四闌亦與印存略同惟用巾箱本爲小異耳客秋以泰西銀錢六圓從碑客董引之購得疇昔任牧甫茂才嘗以殘本見貽乃十一十二兩卷是八卷外尚有增續附識以備訪求

續唐人說薈

右唐人說部五種南城胡氏編集以續陳氏說薈道光中刻於嶺南各種雖蒐羅什一未能頓復舊觀然唐代遺編流傳日尠藉此得存梗概未可以小說家言少之據胡氏御史臺記序稱竹林兄弟暇日共議輯唐人說部書十二種爲世所未有者似其所輯尚不止此今未見傳本不審果否成書也

鬼董

右鬼董五卷宋沈某撰其名無考元錢孚跋云孝光時人　國朝鮑廷博跋據第四卷嘉定戊寅予在都之語謂其人甯宗時尚存按卷三載有紹定己丑臨安道士坐逝事更後於嘉定戊寅十餘年是沈且下逮理宗之世而兩跋均未檢及何也書中所述皆南宋近事間及北宋時其中人名年月往往可考惟開卷五則末卷三則乃太平廣記之文卷一年穎一條見卷三百五十二章翰章仇旅殺吳生章自東四錢見卷三百五十六卷五常夷唐暄田達誠三條見一卷三百三十六一見卷三百三十二一見卷三百五十四章翰廣記作哥舒翰章自東上有貞元中三字常夷上有唐字唐暄條內有開元十八年等字蓋襲寫舊文取盈卷帙以內有唐代名氏年號與此書專記宋事之體例不符遂點竄以掩其跡亟宜刪去毋使糅雜其

間近刻有知不足齋龍威祕書兩本都未拈出因詳著之　續檢得卷一新昌令一條見廣記三百三十五原作新繁縣令卷二襄陽主簿張有一條見三百三十三原作楚邱主簿王無有高密王蕚一條見三百三十四原作高密王玄之卷四太原王垂一條見三百三十八中有唐大歷初等字此篇皆刪改合前拈出者已得十二條之多恐繙帑未及者尙有所遺也

歷代故事

右歷代故事十二卷宋楊次山撰次山字仲甫甯宗楊皇后之兄其先開封人家於越之上虞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后受册封永陽郡王晉會稽郡王卒年八十八韓侂胄之誅悉出其謀事蹟詳宋史外戚傳及后妃傳卷首有序中云老兄永陽郡王昨處庠序親書歷代故事上自三代下及五季開門聚類包羅撰敘靡不載焉末署壬申歲仲春望日坤甯殿題是書各家書目均未著錄惟歸安陸氏藏有宋槧其藏書志稱書中不署撰人名氏序稱坤甯殿題則當爲皇后所製因以序中老兄永陽郡王一語求之知爲宋楊次山所輯史稱楊后涉書史知古今其序當后所自製壬申歲甯宗嘉定五年也

宋稗類鈔 坊刻本

是書乃江都李宗孔書雲編輯刊行未久即爲金壇潘永因所攘如郭象莊子故事此本卷二少罿索一門凡例中亦有删削并失載引用書目考　四庫總目亦題潘輯惟作三十六卷爲少異耳

光緒己卯佐郡興化從劉淡齋上舍借得雍正中汪氏刻本雖署潘之名氏而於原書尚無琹落亟命侍史王彥據以鈔補各卷改題李氏姓名以還廬山眞面補訖重裝用誌梗概

近得李氏原槧首有龔鼎孳曹申吉周瑞岐三序暨李氏自序末題康熙八年此本李漁爲潘撰序亦署康熙己酉己酉即八年也是李書甫成即爲潘攘宜乎原槧之不易覯也

又　李氏原槧本

宋稗類鈔八卷　國朝李宗孔編宗孔字書雲江南江都人順治四年進士（見國學題名碑）官給事中（見王氏東華錄）此書近世通行本皆題金沙潘永因長吉輯兄永園大生訂　四庫總目亦然惟作三十六卷殆又經後人分析總目又稱分類纂輯皆不著所出分隸亦多未允然綴集英華網羅繁富分門別類較易檢尋云云指陳得失賅括無遺至以永園所著讀史津逮爲永因作則紀氏記憶偶疏也昔咸豐中曾見山陰周子翼太史（淇）所藏李氏原槧甫經假讀旋遭亂失去此本得之三山坊肆與周本悉合爲侯官劉筠川故物劉喜儲藏精鑒別嘉道間知名士也李氏尚有明稗一書他書間有引及者當已刊行惜未見另有李書樓帖行世又常與冒辟疆

唱和詩載同人集

高僧傳 明支那本

右高僧傳十四卷梁釋慧皎撰慧皎會稽上虞人住嘉祥寺梁承聖二年遭侯景之亂避地至湓城次年卒春秋五十有八先是釋惠敏撰高僧傳六卷祇分譯經義解兩門慧皎復加推廣分立十科曰譯經曰義解曰神異曰習禪曰明律曰遺身曰誦經曰興福曰經師曰唱導每一科後系以論贊起漢永平十年終梁天監十八年凡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卷首有自序慧皎蹤跡不出江南故其書詳於吳越略於燕魏隋書經籍志未著錄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所載均與此合

續高僧傳 明支那本

右續高僧傳三十卷唐釋道宣撰道宣有廣宏明集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書繼慧皎而作上接梁天監下訖唐貞觀十九年凡錄二百四十人又附見一百六十人晁氏讀書記作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人當係別一本俟再考亦分十門惟易神異誦經經師唱道四科爲感通護法讀誦雜科餘仍慧皎之舊舊唐書經籍志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所載皆與此合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二卷以道宣爲道宗當是傳寫衍誤耳 四庫所收宋釋贊甯宋高僧傳託始於唐高宗時門目悉依此書蓋又以續道宣之後也

陰騭文注釋

文昌帝君陰騭文相傳爲降箕之筆斯世皆奉爲金科玉律習舉業者尤重之於是有逐句命題作制藝者作試帖者更有一事繪一圖後附古人前言往事足資法戒者爲之證佐各書雖不一體而爲此文申明義藴則一也從兄吉甫先生宅心寬厚事事不欲上人卽有横逆之加亦能忍而不校迹其生平與此文所稱容人之過奴僕待之寬恕等語莫不脗合蓋有賦性使然也迄晚歲始每早虔誦此文數十遍然後飲食酬應服習旣久嘗歎古人舊注闡發未盡日手一編反覆紬繹積數年心力成註釋八十九條議論崇宏援引博贍行當與惠芝宇感應篇注並傳兄生而穎異讀書數過輒成誦文筆尤敏捷閒爲小詩亦輕倩流利惜隨手散置

中丁兵燹莫可掇拾已補博士弟子員久之甫食餼以廣文注選顧淡泊寡營亦未嘗爲祿仕也亂後家中落授徒自給從游甚夥子及孫皆自課令相繼遊庠兄凡十踏省門兩次佹得復失而及門錄其課藝高擷榜花故余挽兄詩有文章漫道無憑據餘緒猶成豈子名之句蓋紀實也丁卯秋予將由楚南之官閩中兄賦七律贈別辛巳春奉差旋里見兄鬢髮雖衰飲啖猶昔相與訂十年之約當告歸共尋釣游之所孰知一別遂成永訣甫隔五載遽以訃聞嗚呼傷已今秋子壬姪書來附寄此編敬述遺命乞爲之跋將繡梓以廣流布兄長余三歲先後同學十有四年相知最深何敢以不文辭既助以剞劂之資復述兄之存心行己及詮解此文之苦心所願後之學者轉相勸勉身體力行庶余兄淑身淑世之

志藉以少慰也夫

北堂書鈔

右明初寫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孫氏五松書屋故物孫氏暨高郵王氏臨海洪氏均嘗校勘卷一至卷二十六卷一百三十二至卷一百六十又經烏城嚴鐵橋年丈覆校鐵橋漫稿載有是書書後云陽湖孫淵如得書鈔原本卷首有雲章閣及紉佩齋收藏印不知何許人淵如作跋尾別紙夾置卷首其書中用丹筆改字者王石華也卷首用墨筆錄錫鬯類要跋者亦石華也書中校語用墨筆者余與洪筠軒也又稱淵如藏本後爲何夢華元錫所得夢華棄世其子以售於秀水令陳振之振之閩人罷官本入閩按孫跋及收藏兩舊印今書中具在惟類要跋失去陳大令名徵芝非振之嚴氏得之傳聞致音同字異同治乙丑大令之孫以是書

出售祥符周季貺太守損數百金得之余以晉輯傳子傳鶉觚集傳中丞集傳光祿集晉諸公敘讚諸書屢從借閱留予齋先後幾及三載繙帙循覽數過謹就所載先世雜著芟訂衍奪錄入傳氏家書餘祇點勘一二伊予腹笥單疏行滕又未能多攜書籍不克通體審定完嚴氏未竟之業良用恧然嚴氏嘗謂書鈔原本孫氏而當時江淛尚有四本今去嚴氏又三十年江浙均經兵火均不免皆爲昆明池下物已近時儲藏家如豐潤丁氏歸安陸氏亦各收得一本然均出後來傳寫且未經讐對脫譌尤夥則論書鈔於今日不能不推此爲最初最善之本矣季貺其珍秘之尤願周氏世世子孫永寶之　甲申初夏余爲作緣此書已歸吳門蔣香生太守三十年中三易其主難聚易散古與今如一邱之貉學者以

書讀爲善藏可耳

姬侍類偶

右姬侍類偶一卷宋周守忠樁菴撰鄭棫中卿爲之序二人里貫均無考其書見浙江采進遺書總錄首多嘉定間自序作二卷四庫全書存目亦同或所據卽浙江采進本也此本乃璜川吳氏舊藏繼爲黃蕘圃所得曾假吳枚庵手寫本互勘綴以二跋幷錄枚菴識語附後黃氏遺書旋歸同邑汪閬原復歸上海郁泰豐郁氏卽校栞宜稼堂叢書者其收藏之富道咸間甲於江左乃歿未二十年皆散入雲煙過眼錄已壬辰冬日其孫務生司馬偶出是編見視孫子宜鹹尹爲鈔副帙暇日繙帑手校一過惜尙闕自序之文當訪求他本補之

台州叢書

此書爲臨海宋确山大令校栞本以十干分集甫刻至丙集而大令下世故勵存七種疇昔家居時吾友趙撝叔明府掌教黃巖得是書於彼都人士知余有續彙刻書目之役以子目錄寄余見中有馮再來侍郎見聞隨筆可與所著刼灰錄參考丞寓書託購書未達而撝叔已歸旋即計偕北上余亦由楚南赴閩需次每以匆匆分手未及向其借讀爲憾今夏周友莊郡丞奉差赴淛友莊籍隸台州便道返里覔得此本見貽云是亂後僅存者惜其中闕葉過多每種題耑亦失去大半並無總目幾無從考其完否撝叔近捧檄西江何時假其藏本爲之校補姑識此以俟

乙亥春張子載貳尹又贈一部兩本合併僅石屏集赤城志尚闕

數翻當再覓舊本補之滇考中原缺四十四字亦據原槧增入矣
石屏集舊缺序文二頁癸巳仲冬顧楚英大令以新刋本兩翻見
貽即補入卷首此集遂爲完本

支道林集

是集隋書經籍志作八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宋史藝文志已不著錄其散佚由來舊矣至明嘉靖中始有蘇州皇甫涍輯本二卷刊行明人徵引載籍往往不著出處一時遂詫爲祕笈互相傳寫錢氏述古堂書目讀書敏求記所收及阮氏依汲古閣舊藏過錄進呈者皆皇甫本也按集中詩文全見宏明集若古清涼傳所載文殊像贊序卽未采及是僅就一書鈔撮成編曷貴有此輯本乎此本爲明季舊鈔末有崇禎庚午震澤葉氏手識曾經泰興季氏收藏卷首有季振宜印滄葦兩朱記同治壬申冬從福州陳氏購得陸存齋觀察見而愛之因輟贈焉

傅光祿集

右宋尚書令建城縣公文集隋書經籍志載三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舊新唐書皆作十卷著錄互異或卷有合併或漸次闕殘未可知也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彙輯詩文爲傅光祿集一卷　國朝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例不收詩據藝文類聚增立學詔而刪去詔冊璽書七篇蓋謂進劉裕侍中封豫章郡公二詔必非亮作惟封宋公進宋王二詔當屬亮而無左證禪代詔策璽書則王韶之作也考宋書南史本傳皆云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然則封公進王兩詔按當日時事自出公手史傳之言尚不得爲左證乎爰從張本仍列卷中

復據文館詞林增征劉毅詔收葬荆雍二州文武試嚴二教據宋書禮志增殷祭郎吉議其修復前漢諸陵教并依詞林補六十五字而附以請歸政三表則公與徐羨之同奏者也集内諸作多有年月可考已於標目下分別詳註依此排比先後勒爲上下二卷故編次視張嚴二本時有異同張本首弁題詞末附史傳均仍其舊傳稱嘗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諸讚今並亡所著應驗紀一卷續文章志二卷傳本亦佚幸志文頗爲諸書徵引謹搜集如干則附刊集後俾讀是集者藉得考見梗概云

斜川集

宋蘇過叔黨斜川集原書久佚元以來行世者皆竄改謝邁竹友集劉過龍洲集爲之以二人與叔黨同名故也此與抄撮朱松韋齋集中之作假託洪邁野處類稿者同出雞林黠賈作僞第類稿之爲贋本知者尙尠是集則 四庫全書總目已詳辨之考丁氏持靜齋續增書目有元刊斜川集十卷未知果屬眞本否也乾隆中歴城周永年搜集永樂大典所集叔黨詩文裒然成帙於是眞本復顯於世仁和吳長元更刺取他書以增益之勒爲六卷附以遺事訂誤武進趙懷玉序而刻之嘉慶中蒙古法式善復從大典掇拾得補遺二卷續抄一卷屬長沙唐仲冕刊附於後即此本也向爲歙鮑廷博所藏卷中增詩三首晉稗一則又別紙錄張耒答

詩皆其手筆後遂重加排比以補遺續抄各篇散入六卷中祇存附錄一卷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惟較少東亭一詩暨像圖幷別紙所錄張詩亦仍遺之殆授梓時偶漏脫耳嘗檢鮑刻合勘凡編次互異處一一標識眉端鮑刻新增釋道潛贈詩亦補次張詩之後是集雖攟摭成書然經諸君子一再鑒定故一時推爲精審惜其中尚有誤收者如補遺中紹熙改元賀表鮑刻編入卷四不知出誰氏手紹熙爲光宗年號叔黨卒於宣和五年見晁說之所撰墓志下距光宗初元六十八載其非叔黨之作明甚蓋大典誤以他人之文屬之叔黨昔輯者不及詳審遂仍其訛儀徵阮文達揅經室外集有是集提要亦未著其誤故爲拈出俾後來重刊者得據以刪削焉

傅忠肅公文集

右先忠肅公文集三卷宋慶元初元公孫樞密公編輯原槧久佚由元迄今未經重琱宋百家詩存嘗刻一卷祇詩三十九首乾坤正氣集亦刻一卷祇文十一篇全書則輾轉龔寫雖已著錄四庫而傳本甚尠曩歲庚戌在越中祖貫周旉嘉司馬介沈霞西徵君假何竹薌司馬所儲吳州來校本錄副見貽中更辛酉之亂先世圖籍及半生珍弆播散殆盡獨是集從故紙堆中檢出完好如故佹失旋得歷刼幸存或有神物護持俾永其傳屢思繡梓壽世苦無他本讐對緘皮篋衍僂指四十餘稔已戊辰冬赴官三山獲交楊雪滄觀察承以殘編持贈會陸存齋觀察奉檄來閩亦出吳兎床藏書相眎復寓書丁松生大令借得兩種一爲吳州來校本

卽何氏故物一則藍格舊鈔繙帋數過五本互有異同爰命猶子楣辨別疑譌標舉脫衍又屬魏稼孫明府鉤稽彙勘是正良多已卯秋命侍史另謄清本躬自審定句梳字櫛紬繹再三庚寅夏覆加董理旁徵博證凡詩文采入諸家總集者宋詩存正氣集外如

御定四朝詩宋詩紀事別本乾坤正氣集卽所選無多罔弗參考惟各本皆奪之文暨付闕如不敢臆補因成校勘記一卷附後公事蹟具宋史忠義傳若身後以子孫升朝追贈少師累贈太師則見於晦庵集暨後村大全集墓在南安縣雙象峰則見於福建通志此皆史傳狀誌所未詳者行狀乃建炎二年晁氏公休撰墓誌爲紹興五年李文肅邴作並在編集以前晁固姻家李亦兒女戚又公同年友也論文章名位李實夐出晁上迺集中僅附行狀

而遺墓誌今據清源文獻增入更從宋史錄出本傳從泉州宗譜影撫象圖從靖康小雅刺取贊語并歷代收藏書弁諸簡端用述今昔流傳梗概已定可繕寫

謹案是集已合五本經三手互勘四過其中藍格本最爲完善吳兎床與楊氏贈本大致無異疑同祖一本卷上均脫一百二十三字吳州來本卷上脫七絕一首卷中又脫四百三十九字卷下又脫啓一篇家藏本卽從此傳鈔脫簡悉同而訛奪更夥可資訂正者頗尠州來本末附校字二百餘則今擇其精審足據者彙入此記集中表頌功德疏口號諸作其頌颺君國處俱上空一字舊本必通體盡然祇以屢經襲錄遂致各本紛岐或另跳行或徑連寫糅雜參差前後互殊考卷首序文行狀乃宋本原載其間涉及朝

章國故者壹皆接書謹援其例逐卷排比概不空格以歸一律又
集中凡構觳敦廓等字咸避而不書分注高宗廟諱嫌諱太上今
上嫌名編集在慶元初年光宗已傳位甯宗當時因有太上今上
之稱後世重槧固可不拘元式第古書面目未宜輒改故悉仍其
舊而以所避本字臚著斯記用備參證此編知而未見者尚有兩
本一爲　四庫著錄乾隆中　敕建七閣各儲全書一分文匯文
宗文瀾三閣在江浙者已燬祇存　天府之文淵文溯文源文津
四閣耳中秘鉅編末由覩也一爲常熟瞿氏家藏見所輯恬裕齋
書目江海間阻遠莫能致倘他日天假之緣咸遂快讀據以覆勘
先集庶無遺憾並識於此以當息壤云

文定集拾遺

謹案宋汪應辰文定集宋史藝文志暨本傳均未載明宏治間程敏政於文淵閣得五十卷本删存二十卷嘉靖中刊行嗣後祇選本流傳原本遂佚此卷從永樂大典采出共二十四卷（卷首提要稱是集載宋志殆偶誤也宋志祇有汪應辰翰林詞章五卷）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是集跋據五百家播芳大全集又得遺文六首臚列篇目見儀顧堂集今檢原書具錄全文輯爲拾遺附後

攻媿集拾遺

謹案宋樓鑰攻媿集原本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與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脗合乾隆中館臣因中有數卷僅存篇目文多殘闕復凜聖訓凡靑詞朱表齋文疏文之類均非文章正軌特删去一百六十七篇重編爲一百十二卷卽此本也考東觀餘論石屏詩集通鑑總類卷首序文亦出其手皆集所未收今彙爲拾遺附後

重編張尙書集

右張尙書集三卷明張煌言撰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魯王監國紹興賜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兼行人從亡海上累擢兵部右侍郎桂王遙加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康熙三年爲　大兵襲執不屈死於杭州事蹟詳溫睿臨南疆逸史列傳暨黃宗羲所撰墓誌全祖望所撰神道碑而明史不爲立傳蓋史稿創於　國初其時未經論定故不免尙有嫌諱也乾隆四十一年表章明末死綏諸臣　賜通謚忠烈見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忠烈夙擅文譽著述極富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北征紀略各種惟奇零草慈谿姜宸英曾序以行世餘皆稿本斸存雍正間鄞全祖望裒集各種都爲張尙書集十二卷附鄉薦經義又

爲作年譜一卷詩話二卷以詳其遺事與所贈答之人惜未繡梓傳本甚尠道光中涇縣潘錫恩輯乾坤正氣集收忠烈遺文三卷改名張閣學文集惟不載詩詞且編纂叢雜無緒然如北征紀略及復郎總督趙總督王安撫諸書上魯監國延平王諸啓有關出處大節者均臚列無遺雖非全豹亦見一斑已爰就潘本重訂分體詮次復据拾諸書所載詩詞以增益之其詩文有見他書而字句或異者則參互校正擇善而從仍勒爲三卷標題從全氏之舊而以郎趙兩總督招降書附入卷中用著我　朝大度如天待亡國大夫惓惓若是然非忠烈之舍生取義百折不回亦安能致此哉忠烈官階終尚書被執時浙督曾以其印上之黃氏墓誌作侍郎固非殉節錄作大學士亦沿稗乘之訛全氏神道碑嘗辨之今

弁溫傳黃誌及全氏原序罘弁簡端不特忠烈生平崖略有所考
見且俟後之學者藉此得以訪求全集云
按公北征錄有云戊戌年予以兵部尚書奉命視師雖未詳除授
時日而是年之長中樞則具有明徵乃全氏神道碑謂戊戌滇中
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錄年同官異考公仕魯王
已至兵部右侍郎滇中既遠頒恩命徧加舊臣封爵而公僅以故
官由右轉左不晉一階毋乃與情事有所未合乎然此猶誤襲黃
氏墓誌舊文也至碑謂明年駐節天台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
滇中賜公專敕慰問加官尚書兼官如故云云則墓誌並無是語
不識所據何書夫桂王之棄滇竄緬也尚在己亥二月間而公之
自江南敗歸浙海也則在已亥八月後全滇久非明有何地得通

使命全氏之為此言殆未就當日時勢一細核也余戚徐太守鼒撰小腆紀年調停其說遂易為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冀得其實不知桂王入緬後受困緬人已與中土隔絕李定國白文選輩兵臨緬境尚不能得王實耗一通音問矧相去萬里之浙海乎然則是年遣人告敗及賜勅加官之事可斷其必無矣總之公之官階終尚書而拜命實在戊戌此後別無遷擢他書更有作加閣銜者碑中已詳辨之茲不復贅

以禮之香輯是集也蓋二十稔於茲矣曩歲丙寅偶得野史無文殘帙載有北征錄後附復郎總督書蒙難時諸作因略剌各書以增益之彙入桑海遺編備稗乘之一種癸酉秋從潘茂如觀察駿章假得乾坤正氣集是集為涇縣潘文慎河帥錫恩輯錄周至明忠臣烈士之文凡一百一種五百七十四卷

（同時長洲顧沅所輯與此同名所載惟詩詞補是集所未備）其中卷五百五十五卷五百五十
六爲張閣學集北征錄復郎總督書外又得文二十一通重繕清
本以舊采詩詞併附廣爲三卷辛巳春奉差赴浙復借錢唐丁松
生大令（丙）歸安李少青廣文（宗蓮）兩家寫本丁鈔祇存詩什概題
奇零草末附北征錄經義年譜李鈔詩文咸具並載詩餘且以采
薇吟別爲一集與鮚琦亭集所載胳合兩本詩文皆分體題下間
注甲子雖詮次互異而叢雜無緒先後倒置則同爰詳考時事參
證史籍於各體中按年排比寫本所闕者則全以正氣集補之依
全氏（祖望）原定卷第仍分十二卷凡子目四其冰槎集則雜文也
其奇零草則詩詞也其采薇吟則散軍入山後之作也其北征錄
則已亥紀事之編也附以鄉薦經義洎全氏所撰年譜視全氏舊

目僅闕詩話二卷惜全本惟存序文其書罕覯不獲互相印證詩話亦付幽遐無從增補殊爲缺典考是集鮚埼亭集題張尚書集正氣集則作張閣學集今改署追賜之謚用彰　聖代褒忠盛典他日當將集内違礙字句少爲删潤合舊輯史忠正祁忠惠兩集爲明季三忠遺著繡梓以廣厥傳特粗官薄祿未審何日克償此願耳

忠烈遺著惟北征錄暨雜文廿二篇曾刋入乾坤正氣集行世此外皆輾轉傳鈔就所見丁李兩家藏本而論多寡各殊舛訛百出暇日合正氣集參互校勘凡詩文及前人序跋如祗見某本而別本無之標明出處有從他書增入者亦然并各本異同詳加臚列於左成劄記如干則若字句偶歧無關要義概不拈出以省繁瑣

天啓宮詞

右天啓宮詞一卷卷首題虞山陳悰述并有自序考明詩綜載徐大臨云近傳天啓宮詞百首乃琴川秦秀才辭而同里陳悰攘爲己作公然鏤版行之又稱德陵實錄爲黑頭爰立者所攖天啓四年七年事遂爾遺佚秦秀才宮詞捃摭禁庭瑣語頗稱詳核第合而觀之嫌其述客魏居多而事關德陵者寡不無遺憾耳按秦名徵蘭字楚方常熟儒學士亦見明詩綜是編雖有專刻行世而酌中志餘亦載之客冬購得志餘舊鈔偶闕此種亟借周氏書抄閣寫本傳錄即此本也其中第三第二十六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六十二第七十四第八十九第九十四共八首選入明詩綜所附詩注與此小有詳畧爰校列異同於各詩下以備參考至第九十

九首本詠馮銓事而注中屬顧秉謙當是銓仕我　朝後避怨爲諱耳今旁證他書并爲改正

雪交亭集

右雪交亭集十二卷明高宇泰撰宇泰字元發晚號蘗庵鄞縣人父斗樞官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明史有傳宇泰仕監國魯王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所著尚有敬止錄肘柳集事蹟具詳全氏祖望所撰墓表見鮚埼亭集其書薈萃勝國忠臣義士烈女各立小傳詳略不等按年分紀以殉節先後爲序始於甲申訖於癸巳又以流離盡瘁賷志以歿者爲特紀初曾迎降後仍效死者爲附紀幷載諸人遺言絕筆而當時同志哀輓之作亦間及焉獨癸巳紀祇署萬日吉楊卓然朱昇余鵾翔名氏注云萬日吉一類未考其詳容續補之而於附紀末又列余萬二人及蔣德璟行略詩什未免分隸不倫余少加釐定爲移入癸巳紀中俾與上文連屬補所未

備是集乃鄞縣黃氏家藏今春從駿孫郡丞借讀亟屬李君子長錄副兩月而畢原本繕寫草率雖每紀自爲一帙顧漏標卷數且未署何人所撰因另增目錄弁首補題作者姓名里貫逐卷復著明卷第以便檢閱蓋此編鈔本僅存從未墨版二百餘年輾轉傳寫遂致斷爛不全開卷自序即首尾不具又少壬辰紀一卷此外空行錯簡更僕難數幸所采詩文往往見諸各家本集據以校讐或刊誤或拾遺惟無他書可證者仍付闕如他若篇目之混淆字句之顛倒罔勿反覆紬繹分別是正雖未能通體完善第較之原本則大相逕庭已集末有咸豐辛亥甬上何樹崙跋各卷亦間附識語據何跋舊本原載墓表當此本偶遺爰併鄞縣志人物傳補錄增入庶後之讀者藉得考見其行誼云

四明先生遺集

右四明先生遺集載涇縣潘文愼河帥所輯乾坤正氣集中曩歲己卯余佐郡興化文愼從姪儀卿刺史適權莆田令行縢攜有家刻因從假讀命侍史王彥錄存篇頁寥寥祇奏疏十一通雜文七首未知全書共如干卷四明之稱爲忠介自署歟抑後人所題歟鮚埼亭集外編有錢忠介公全集序當鈔弁卷首以備他日訪求

祁忠惠公集

祁忠惠公集十卷補編一卷附商夫人錦囊集女昭華未焚集子奕喜紫芝軒逸稿道光壬辰山陰杜煦尺莊春生禾子同輯同治丙寅坊友姚君以此本持贈無附編三種初謂佚嗣見新印各本皆然甫知咸豐辛酉之亂板本殘闕庚午夏自閩入都展　覲與家子尊駕部昕夕過從子尊以十錢得附編於廠肆知余所藏適缺是册遂以見貽延津劍合洵快事也嗣從魏稼孫明府獲覯忠惠尺牘墨迹亟錄入附編卷尾公先德夷度先生著述尤富惜傳本罕覯亂後僅得淡生堂外集二册其子目爲瑯琊過眼錄符離弨變記兩遊蘇門山記復據知不足齋叢書增以淡生堂藏書約他日擬合是集重刊名曰祁氏家集另有增訂史忠正公張忠

烈公遺著幷疑匯爲明季三忠集是固鄉後學之責也特未知何時獲償斯願耳

杜氏原編體例尙有可商者如勝朝諸臣殉節錄自應幷采所載行略不應僅錄賜專謚數語列入像後况此乃謚議非像贊乎今擬重爲編次惟卷一奏疏卷五救荒全書小序卷六救荒雜議卷七寓山注卷八越中園亭記悉仍其舊所有附編詩文幷新增尺牘則散入卷二卷三卷四卷九各卷中勒爲八卷而以明史本傳勝國諸臣殉節錄像圖弁首以行實遺事世系附末是集乃後人蒐輯成編非出忠惠手定不嫌另行排比讀者當不以爲無知妄作也

今樂府

今樂府百首吳江吳炎撰所詠皆有明朝野雜事其中五人墓一首朱氏彝尊選入明詩綜而署名爲吳如晦幷注吳江人有今樂府豈炎又名如晦耶按炎字赤暝博學有史才尤留意勝國一朝之史與同里潘檉章輯國史考異一書甫成洪永兩朝以湖州莊氏史案連染皆論死其書僅存六卷今著錄　四庫而不題撰人名氏殆以二人罹法而削之與

榆墩外集

榆墩外集一卷明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山居爲盜焚掠而死或云徐以事積忤同里降賊侍郎李明睿李銜之刺骨使人僞爲盜以殺之所著詩文諸集皆以榆墩榆溪爲名是書記甲申之變殉難從逆被拷潛逃諸臣姓名事略從逆分已官未官被拷分已死未死共一百九十一人然以李國楨朱純臣陳必謙闌入死節恐所載未能盡核也別有江變紀略二卷記金聲桓之亂頗詳

楊大瓢雜文殘稿

右大瓢山人雜文殘稿僅存文三十八通末附省親出塞時同人贈行詩文卷首有太倉季錫疇吳門葉廷琯兩跋暨蘇州府志流寓傳季跋稱殘稿向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六士子果林爲吾邑尹沒後遺書散佚此書亦出以易米惜其或致漂沒因與王君心齋同錄云云余搜羅大瓢遺集有年近讀葉君歐波漁話附載季跋知吳下尙有傳本亟書屬淩子與茂才物色子與夙留意鄉先輩撰著時客邗上不數月爲傳寫郵致即此帙因手錄目次弁首以便尋檢幷據所見墨蹟摭拾詩什如干首附入其唏髮堂稿雖付幽遐而遺墨流傳尙夥復有所得當隨時增續也至葉跋謂大瓢所著大半已佚存者惟柳邊紀略及此一編而已其言未

免失考就余見聞所及紀略殘稿外如鐵函齋書跋大瓢偶筆家庭紀述近世均有傳本吳江沈翠嶺林惪嘗以紀畧書跋刊入昭代叢書偶筆則鐵嶺楊慰農霈制府刊於嶺南共八卷復附書跋四卷惟沈刻紀略不分卷復漏載費密等五跋洎原附諸詩楊刻偶筆書跋皆以類重編非復原書之舊楊氏當時幷得記述一書惜未同付剞劂僅采錄數條附入偶筆致其書不顯於世周鼻嘉太守藏有書跋原本六卷爲蕭山王氏十萬卷樓故物經晚聞先生點勘釐訂借錄已與楊刻互校幷增補數通復從龔咏樵太史假得張石洲明經手校紀略舊鈔五卷完具亦繕有定本極思幷此編彙爲楊氏遺書五種而偶筆記述兩種原本一時無從購置未審天壤間尚有流傳否因跋此稿幷附及之以待訪求

堵文忠公全集

明史本傳稱桂王贈公潯國公謚文忠是書題堵文忠集從正史也考集中孫順所爲墓表暨胡氏撰家傳均云贈鎮國公謚文襄後改謚忠肅孫與公爲同年友胡則嘗從事軍中者也耳目所見當得其實似改題忠肅集爲允

會稽綴英續集

右會稽綴英續集五卷宋黃康弼編徐鐸校據卷首結銜康弼官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惜里貫未詳孔延之會稽綴英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則續孔書而作也孔書傳本甚尠是編藏書家罕有載者惟皕宋樓藏書志稱卷末有隆慶戊辰夏彭城錢穀手錄一行又有萬歷庚申如月文震孟跋此本悉與脗合蓋即從錢鈔傳錄也

詩倫二卷

右詩倫二卷　國朝汪薇編薇字思白歙縣人康熙二十三年進士官福建提學副使見福建通志其書甄采商周訖明歌謠樂府暨五七言古詩義關倫紀者裒爲一集每首標題及篇末各加註以申明之與沈易五倫詩鄭人炳明倫集命意略同蓋總集也丁氏持靜齋書目列入經部詩類誤已謹案聚珍板諸書惟兩宋撰著爲最夥元祇名臣事略金淵集牧菴集三種明祇墨法集要一種　本朝官書而外私家記載僅琉球國志略畿輔安瀾志幷此而三耳顧琉球畿輔兩志均經表進於　朝而薇以康熙間儒臣身後遺書獲邀　睿鑒並蒙排印　頒行洵千載一時之遭際云

文館詞林

右文館詞林唐許敬宗等奉勅撰原書一千卷宋史藝文志祗以詩一卷著錄此後傳本遂絕獨日本國藏有殘本計刻入佚存叢書者凡四卷刻入古佚叢書者凡十四卷惜卷第連屬者少首尾且多闕逸此外尚有馬融廣成頌原本纂入卷三百四十八古佚本因後漢書具載全文遂撤出僅存其目且誤以後漢書爲文選今從范史錄出增列合佚存古佚兩本所存排比先後彙爲一編共得一十九卷并以目錄詳著各卷完缺并采摭唐宋史志近人題跋成敍錄附焉惟書內衍奪舛譌多不勝乙幸所收不盡佚文頗有見諸各史紀傳各家遺集洎文選者參互校訂或可落葉盡埽自歎年老目眊不克終朝伏案從事丹鉛未知何時方能卒業

汗青無日書以志愧

按古佚本有楊君守敬跋語云其書刻成後復得目錄一紙除已見刊本外日本尙有十餘卷皆不易傳錄跋後附存其目幷詳著某卷見存某所所望嗜古者按圖索驥訪求踵刻卽以此本爲擁篲先驅也可

傅氏家書

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李氏家書八卷傅本久佚梁劉昭續漢書志注引漢李郃上顯宗兩書暨六宗祠奏皆家書之文則先集彙錄東京已有之矣吾傅氏系出唐堯自夏時大繇以封邑爲氏在商有說命載在尙書在周則瑕仕於鄭傁見於晉而世次弗詳蓋書闕有間已厥後義陽侯起北地始大於漢於是有北地傅氏著譜著錄隋志世說新語嘗引及之從此人才輩出史不絕書歷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册有傳者　十　人著述見史志者二十五種三百八十餘卷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者於斯爲盛溯厥本貫則皆北地也乃以世祀逾邈數丁五厄累代撰著都付幽遐或幸而散在簡策輒割析辭義互相乖迕以禮繫粗官聞見弇陋文字不足以

揚芳烈學業不足以綜墜遺賴前賢輯本具存得以保殘守缺從而寫襲雖補苴罅漏芟定衍奪僅等諸一蚉增嶽一蠡損海而過不自量銳志纘緝句梳字櫛紬次爲編載離寒暑已於事而竣定著六種附二種都　卷其孤文片記勵存者則合數家爲一帙仿吳越錢氏書爲傳芳集　卷附後吾宗由漢迄唐之文不盡於此而盡於此入宋已後別列續錄不在是籍題曰家書從李氏例也

傅氏續錄

續之名曷仿乎漢書藝文志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爲續書著錄史志之始自時厥後羣歸相沿說文續連也爾雅釋詁云續繼也蓋連類而及繼事爲功義兼有之且似續妣祖載在毛詩則施於一家之言及囙其所吾傅氏自北地徙清河見新唐書宰相表五代擾攘闃寂無聞入宋而人文蔚起克融世哲益暢宗支雖屢遷厥居而譜牒備具系葉秩然故劉後村撰忠簡公行狀有曰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才稱公襲忠孝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業於朱文公嘗以君親爲重利祿爲輕眞西山序忠簡公猶子景裴文編亦曰盛哉傅氏之懿也自獻簡以高文正學爲元祐正臣一傳而爲忠肅再傳而爲至樂又再

傳而樞密大坡之弟文章著錄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其文均載本集至樂爲太傅公齋名朱子曾爲之記大坡謂忠簡公蓋公嘗官諫議大夫云計兩宋三百餘年先世著述登志乘者其目十有六爲卷二百二十有二而奉敕纂修者不與焉乃元明以來什一勵存及今不普輯久益漂佚於是懷鉛握槧不遑監寐凡首尾完具諸表既參校各本刊正疑譌郎篇章亡散而遺文墜簡雜出衆家敍載者罔勿旁摭博綜緝而綴之俾逸而復存惟以傳作尟罕不能專行概彙入傳芳集續編仍前書例也皆已定可繕寫如未鑒括後之人幸詳其致焉昔黃梨洲子百家裒集先世事實詩文爲黃氏續錄謹襲其名用續家書凡存書三種附錄兩種共二十有三卷

傅氏傳芳集外編

嘉興錢給事儀吉錢氏清風集序曰予撰次先世文字及先人師友周旋之雅詩歌投贈之作都爲一集流連諷詠此亦先人志意之所存而聲音笑貌雖悠遠闃寂之餘猶往往若有聞見嗚呼其能已於思乎詩爲我先人作也故第其前後不以作者而從我先人之世次長幼若其年可知者即於題下系之年可以考見當時出處蹤跡之略云云見衎石齋記事續稿吾傅氏漢晉而後以宋爲最盛道德節義政治文章世濟其美故累朝褒答之詔同列薦舉之牘洎銘幽表德之文投贈倡酬之什見諸一代載籍暨各家別集者更僕難數以禮既裒集有宋先世遺著爲傅氏傳芳集續編復仿錢氏書例輯爲是集凡分五門都爲八卷所愧見聞弇陋

蒐羅垂五十稔而兩宋遺篇未見者倘有什之二三後有所得當隨時增續云

重輯續文章志

案此志隋唐二書經籍志均作二卷蓋繼晉摯虞文章志而作故以續名厥後又有宋明帝晉江左文章志梁沈約宋文章志隋志臚列其目今皆不傳祇存殘篇斷句見諸羣書徵引其中亦閒署撰人名氏而但題文章志者較夥致某人爲某志漫無區別今就見存之文反覆尋繹大抵摯虞所紀乃周秦兩漢人物此志續以三國西晉至明帝之志東晉沈約之志劉宋則命名固顯著已爰準此采摭凡志文載魏晉間事蹟逐條寫出省併重複聯系奇零共得一十四人子孫可考者亦附及焉（中惟陸雲木華二則北堂書鈔文選注各題傅亮文章志潘岳一則世說新語注題續文章志此外十一則諸書但題文章志不署撰人名氏）觀新唐書藝文志不著錄傳本之佚當在北宋其散見諸書者亦未經前人彙輯今雖

什一勵存亦足窺全豹之一斑云

藏園九種曲

近世院本玉茗堂四夢之後端推藏園九種曲凡講音律者罔弗家置一編不知原本共有十二種也咸豐初從同里故家得蔣氏初槧香祖樓一片石雪中人空谷香第二碑冬青樹桂林霜臨川夢四絃秋而外尚有廬山會採樵圖采石磯三種自袖珍本出惟此九種盛行餘三種遂不復覩其爲後人刪定抑坊間漏刻均未可知觀彙刻書目所載亦然則其失傳由來久矣余齋舊藏遭亂失去不克重刊廣厥流傳惜哉

石鼓文

石鼓自唐相傳周宣王獵碣史籀所書其說必有本祖故當時記載僉同絕無異議至宋始有指爲成王作者由是言人人殊或謂秦篆或主拓跋魏或主宇文周甚至疑其僞託此與昔人注春秋輒云三傳皆不足據惟已獨得其實者其蔑古將毋同平心而論謂出於成王者因左傳有岐陽之蒐謂出於秦人者因篆文間與秦器相合倘非鑿空臆斷最謬妄者南北朝之說考陳倉有石鼓山見劉昭續漢書志注山名未必起於漢代其鼓之由來已久可知卽昭爲梁人亦在西魏北周之前然則謷說尚足辯乎十鼓自元皇慶中移置國學迄今蓋五百六十餘年矣昔之金石家如趙氏崡郭氏宗昌皆以剝泐日甚護持無人爲言今幸値　右文之

世乾隆中　特命護以重欄復摹其文另勒貞珉以應來者捶搨
伏讀　御製重刊石鼓文序從韓愈詩斷爲宣王時物且以十干
爲之次　天語論定昭示千秋從此各家歧說概可置之已是拓
乃明人遺墨爲莆田郭子壽司馬所贈題籤及釋文皆其尊人蘭
石廷尉手書洵足寶貴惟歷年既久屢付贉池紙本分截零落原
裝出俗工手錯簡迭見甚至字或倒置中復遺奪甲鼓我毆其時
我字壬鼓日維丙申日字日字雖有釋文旁注細審乃另一漫漶
莫辨之文適齋中舊藏殘帙此兩字具存各以增入幷偏旁字畫
蠹蝕者亦割殘帙逐字湊合幸楮墨新舊不相懸絕居然痕跡都
泯重加排比浹兩旬甫竣昔錢遵王以各種宋槧史記大小長短
都爲一書戲襲李沂公琴名曰百衲本史記第錢書祗集諸刻爲

之未經翦裁綴緝也若此冊之聯系散亡整補缺損方類鶉衣百結琴名屬此尤稱其實未識得與集翠帖並傳否余之不辭詞費無非自著篝燈呵凍之苦心俾後人益加珍視耳識者當不誚其玩物喪志也

是刻自宋以來論辨訓詁日繁姑就所知專書而論元有潘迪音訓明有楊慎音釋陶滋正誤我　朝有劉凝定本朱彝尊石鼓考（附日下書開發）張燕昌釋存吳東發石鼓讀此外金石家鉤撫記載中著錄互有異同更僕難數甚至有顛倒其文者如鄭樵以丙鼓止吠爲陣止之類是也有以意增加者劉凝以丙鼓宮車下有吾字薛尙功以巳鼓末晉字下有孫字之類是也大抵所據之本非輾轉傳鈔即翦裝錯雜遂與原刻往往參差若楊慎之妄自增補假託

唐拓更不足齒已惟王氏萃編先就見存拓本摹錄次考宋拓暨諸家橅本補釋闕文復甄采衆說而已爲之跋跋中歷舉潘氏音訓之失亦多可取惜百密不止一疏匪特點畫未能盡依石本且有顯然可辨之字概作空格者又如丙鼓田車下跋謂當從宋本作孔是已而釋文則仍作既丁鼓形矢下跋謂止應空一字當是重文成句其說與鐵網珊瑚作㚇㚇合而所摹則沿音訓之訛仍空二字壬鼓𩣡𩣡下所摹殘字作𣃔與近拓相符而跋則云今尙存半字作𩢲按此字宋本明載爲駁說文馬彊也集韻有祇支試三音潘氏僅據元時殘石摹擬致誤駁爲識若王氏則曾見宋本者乃不以完好之字入錄徒執殘闕之文以辨何也凡此自相牴牾或由繕刻時失於檢點以此本釋文悉本是書偶爲覆按附著

其得失如此

蘭石先生原釋祇依金石萃編著錄餘未旁及不揆鄙陋謹考諸書所載證以顧阮兩家重刋宋本暨近拓未剪本擇其碻有徵信者間爲改釋補釋幷審定所缺字數一一標識復取近拓反覆互校計此存而今盡蝕此全而今半泐者各五字此已損而今愈殘者又九字已於各鼓中拈出昔粱茝林中丞所藏僅乙鼓朙上其字尚完好柳字尚見右半丁鼓虎字尚露下半謂是百餘年前舊拓見退菴題跋以驗此本其虎二字畧同柳字所存卽不止右半且勝於近拓者別有十六字則爲明代物無疑矣微惜用墨未足凡漫漶處輒不摹及使當日加意濡脫其殘橫賸直中必當有若干字可以審定如辛鼓久無一字翁覃谿閣學官成均時手剔諸鼓以

水洗之數日而後命工精拓其辛鼓之首隱隱有工字與顧氏研本相符（見復初齋文集）近世且然況前此二百餘載乎但張叔未孝廉嘗云所見明拓數本第九鼓首尾多闕以此鼓較他鼓行數獨多俗工勤紙爲方幅所限也（見清儀閣雜錄）然則完具如此本在舊蹟中固不易致可勿更爲苛論矣

秦度

是器舊爲禾中張叔未解元所藏今歸吳興吳平齋太守同治丙寅春日魏稼孫明府手拓見貽鮑少筠鹺尹采入金石屑亦附張徐題識與此本悉同

稼孫名錫曾仁和諸生仕福建鹺尹補官後擢縣令與余交垂二十年一生專力金石之學藏弆既富考訂復精著有萃編補石續語堂碑錄惜未卒業客歲摭拾張叔未解元遺著爲清儀閣題跋余相助蒐輯乃校槧甫半遽以疾卒而今而後孰與余共賞析耶覩物懷人曷勝於邑

漢竟甯雁足鐙

此鐙舊爲維揚馬半槎所藏繼歸新安程木庵道光中嘉禾范吾山觀察購得其子不能守近聞已屬他氏或云吳下潘玉泉都轉買去建昭鐙詳載金石契萃編積古齋款識授堂三跋兩漢金石記徐紫珊復輯有專書疏證已無遺義是器雖翁氏亦爲著錄而元年令賞等字咸缺此外惟見諸家詩集樊謝詩注中脫考工工三字又三誤四尊誤爨卒誤衣省誤首中誤山何太史東洲草堂詩鈔亦附釋文訂正厲氏之訛最爲精審第證諸此本年下工上似非考字或摹拓不眞之故識此以質觀者

漢三老諱字忌日記 附釋文

右三老諱字忌日記乃其孫邯所作額斷闕姓氏里貫無考左分四列外加界縷其中四五六行不等一二列爲祖父母父母諱字忌日三四列爲九子二女名字邯亦與焉右通作一長格載記文三行共二百一十七言據所記父母忌日一在建武十七年辛丑一在建武二十八年壬子考列代建武紀元者凡六惟漢世祖有十七暨二十八年正値辛丑壬子與此脗合雖未著栞勒歲月而爲東漢初物則無疑義咸豐壬子餘姚周君世熊得之客星山中今藏於家兩浙石刻向以建初元年大吉買山記爲最古此則更在建初已前且兩石均出越州足爲吾鄉生色買山記已載越中金石記此以晚出見遺近時趙撝叔續寰宇訪碑錄始存其目蔣

生沬東湖叢記並錄其文惜叢記所釋多誤殊不足據爰與魏稼孫臧尹參互審定另釋於右

三老諱通字小父

庚午忌日

祖母失諱字宗君

癸未忌日

右第一格凡四行行七字

伯子元曰大孫

次子但曰仲城

椽諱忽字子儀

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

五日辛酉忌日

母諱捐字謁君

建武二十八年歲在壬子五

月十日甲戌忌日

右第二格凡六行行字不等

次子邯曰子南

次子士曰元士

次子紓曰子淵　次子富曰少元

次子提餘曰伯老　子女曰無名

次子持矦曰仲雍　次女反曰君期

次子盆曰少河　右第四格凡六行行字不等

右第三格凡六行行字不等

三老德業赫烈克命先已汁稽履化難名兮而右九孫日月虧

代猶元風力寸第一行邯及所識祖諱欽顯後嗣蓋春秋義言不

及尊翼上也念高祖祖字左側補刻至九子未遠所諱第二行不列言事

觸忌貴所出嚴及焦敬曉末孫亶副祖德焉

亹歲丙寅里居姚江周清泉過訪攜贈是刻拓本數通幷出跋尾

手稿相質藏之十餘年疊經友人請乞今夏曝書檢眎行縢勵存

此本亟剪裝成帙手署釋文復屬郭幼安茂才爲錄此跋附入册
末俾此碑出土顛末有所考見惜清泉墓草已宿不獲重與賞析
撫物懷人曷勝慨罔

漢曹全碑

右漢郃陽令曹全碑無額文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文後空二行方列年月凡九字署於是行之末明萬歷初甫從郃陽舊城掘得故視漢代諸刻獨完好今在郃陽縣學兩漢金石記稱初出時止缺一因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曰有穿連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爲舊本也是拓已有斷痕而乾字未損其餘亦鋒鋩銛利如新與今本敻別惟楮厚墨重凡點畫纖細者皆不甚明顯又失拓碑陰尤爲闕典然考雍州金石記亦謂此碑文止八百四十餘字而碑陰有四百四十餘字惜乎搨工不搨碑陰使好古者不得盡見之云云足徵舊本往往如是無足異者他日當覓近時精拓補之舊藏莆田郭氏乃廷尉蘭石先生故物哲嗣子壽司

馬併先生臨本畢以見貽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子壽博學多識尤邃於易著有周易從周與余爲金石交余之寶此固不僅以物云

右曹全碑陰通體有界縷計三十三行題名則分五層首層於第二十七行列處士一人次層從第一行横列縣三老等二十六人三層從第二十五行列元等三人空一行又列故郵書椽等五人四層從第一行列故市掾等八人空十二行又列起等十人五層從第一行列義士等四人共五十七人四百四十二字結體視面字略小分法亦微不同石嘗中斷三層末二行有四字損去是刻經諸家詮釋考證幾無賸義獨此處所闕何文從未載及今以上文類推首乃兩故字其一尙存數筆下二字未詳余既得明搨碑面亟思覓此補足疊致數通皆以濡脫不善置之最後得此本乃

梁曖初太守所貽行間泐痕差少點畫遂覺明顯用墨亦前後一律無新拓枯燥溼重諸病蓋近數十年中佳拓也歷來俗工撫搨是碑以客紙往往遺此故其中鋒鍛尙存者較多觀此本後明拓已二百年而字跡尙不至今昔懸絕卽其左驗已太守籍隸三原與余同官興化一載談藝頗洽知余相需之殷爲寓書故鄉展轉物色復不遠數千里間關郵致俾成完帙是可感也

此本舊爲蠹損其中直慕史魚慕字續遇禁冈冈字祗存其半餘字亦多闕殘念舊搨不易致亟覩不全本手自割截逐字湊合幸楮墨如一了無綴輯痕後以近拓碑陰善本補入册末遂爲完本裝訖綴筆用志墨緣

漢李氏鏡

此鏡爲朱寶來司馬故物制作精絕銘末署款尤漢鏡所罕覯寶來名之琛山陰人耆金石收藏古器甚富與余向有姻連壬戌春曾一握晤別甫數月遽以疾卒身後家中不戒於火所藏蕩然此鏡即從煨燼中檢出色白類錫蓋銀汁外洩也昔人云漢鏡以銀合鑄於茲益信

秦漢瓦當文字

右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乾隆中程敦輯敦字彝齋號勉之歙人官陝西縣丞其書分兩册上册凡瓦七十五（原目作七十三誤）下册合續錄凡瓦六十四（原目作六十一誤）每瓦圖後繫其考說其文同而字體少異多至十餘稱者亦並列焉卷首目錄後有程氏識語及致孫淵如編修書鄭雲門閣學復書皆商訂此書之文識語稱康熙中侯官林佶同人得長生未央瓦徧徵題詠都爲一編乾隆初武林朱楓排山獲瓦當三十異文者多至十六七因作秦漢瓦當記瓦當之有專書始此惟謂見諸前代記載僅宋人澠水燕談錄長安圖志東觀餘論諸書後無聞焉則未免失考當元明時學者究心及此者固少然王忠文禕曾見漢幷天下等瓦六種後得其一爲硯因

作漢瓦記文載本集程氏殆偶未檢及耳我　朝金石之學最盛或縮臨或鉤撫成書者各極精審程氏更出新意仿漢人鑄印翻沙法以本瓦爲范展轉鎔錫成之據以濡脫輯爲此書其文字之肥瘦完闕視原瓦毫髮無遺憾遂於勒石繡梓外別創一格周鼻嘉太守曩得一本上册祇五十八圖（目作六十五誤）下册祇五十六圖（目作四十六誤）又續者六圖蓋初創之帙也嗣因所聚益夥重加增删凡向以倣本補數者概易新拓考說亦多點竄如萬歲冢當大萬樂當初讀爲冢當萬歲樂當大萬永受嘉福初釋作迎風嘉祥皆於此本訂正一再編摩甫成定本其用心可謂勤摯觀孫淵如觀察孫祠書目列諸內編則其書爲藝林所重由來久矣面頁舊有程氏名號印四及前人題字歲久蠹損零落爲割截綴緝黏置副葉以

存其舊此書爲張鼎臣貳尹所藏鼎臣名國楨錢塘人性敏捷嗜金石喜收藏作畫刻印亦能爲之橐筆遊閩因就末秩爲祿養計需次五載甫展一階遂以瘵卒年僅三十又四身後遺書散出亟從常賣家物色購得十餘種此其一也覩物懷人爲述梗概庶讀是編者藉以悉其生平不至有名氏翳如之歎

秦漢瓦當文字續集

余夙嗜金石而於古磚瓦當搜羅尤多以其値廉力所能致客秋得程氏瓦當文字喜其仿漢人翻沙法摹拓惟肖因檢所藏瓦當打本楮質與之相似者排比成册以爲續集中惟九字瓦爲程本所未載其餘均已著錄然彼從錫范濡脫此則拓自原瓦中郎虎賁識者自能辨之

漢龍虎二瓦

龍虎二瓦金石家罕見著錄此本乃趙撝叔明府手拓見貽藏之二十年已撝叔少余三歲幼同里閈潛心漢學書畫篆刻尤有盛名以孝廉議敘縣令需次江右疊權緊望乃甫登薦剡遽歸道山惜哉同人講金石之學者以撝叔爲最博以稼孫爲最專自辛巳稼孫下世每一念及輒爲腹痛不圖去冬又弱一个今而後執共商量舊學耶余年齒長於二君今反爲後死友既傷逝者行復自念書竟不禁泫然

魏北海王元詳造象記

右魏北海王元詳牄彌勒象記首言維太和之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帝親御六旌南伐蕭逆與魏書高祖紀十八年十有二月辛亥車駕南伐時日正同蓋是月辛丑朔辛亥即十一日也時詳扈從伐梁故造象以祈福佑又獻文六王傳獻文高椒房生北海王詳字季豫太和九年封世宗時暴卒謚曰平王記稱太妃者乃高太妃也碑末結銜爲侍中護軍將軍亦與傳合石刻洛陽龍門山金石家向未著錄吾友趙搗叔明府續訪碑錄亦遺之爰雜考史傳以爲跋尾

魏始平公造象記

右始平公造象記乃其子所建在洛陽老君洞始平爲元魏封爵記中不署名氏末由攷定其人北朝造象陽文加方格者惟是刻暨馬天祥兩種外此則罕覯也末題太和廿二年九月蓋與北海王元詳造象同時立石錢氏金石文字目錄孫氏訪碑錄以爲十二年誤矣

魏楊大眼造象記

右魏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象記無年月武氏金石跋孫氏訪碑錄俱云此記當在宣武初年碑首自署仇池者大眼爲武都氏難當子其遠祖騰漢末徙居仇池因以爲號子孫遂襲其稱大眼仕至平東將軍荆州刺史魏書有傳

東魏高湛墓誌銘

右東魏高湛墓誌凡六百五十二言每字界以方格祇磨泐一字殘損八字銘詞末句長離二字誤倒未經更正乾隆己巳德州衛河岸決得此石今藏州人封氏家道光丁酉　先大夫來牧是州歷九載之久是刻暨高植墓誌高貞碑銘各得數本皆當時州人士所貽藏之三十餘年浙中辛酉之亂幷各種石墨播散無遺每以先世舊藏不能保守爲憾此本乃咸豐乙卯分贈周貺公司馬者同治中同官閩中貺公知予藏本失去遂完趙璧追理前塵蓋七十餘年舊拓也山左金石志潛研堂金石跋尾金石萃編均著錄萃編稱其筆法秀勁爲唐時虞褚諸家所本洵篤論也

誌內闕文乃澄字蓋湛字子澄孝靜詔字而不名尊之之義亦制

誥中所罕見也

高植墓誌高貞碑銘皆得之德州衛河即高氏墓所一康熙中出土石爲田綸霞侍郎所得其後人猶世守焉一嘉慶丙寅出土今移置州學

北齊姜纂造象記

右北齊天統元年姜纂造象記凡一十五行行二十字除空格外共二百八十九言考中州金石記是刻系偃師武虛谷明府億搜得計其時當在乾隆中乃甫閱百年其中皇家之皇臬四生咸三字近拓咸闕餘字點畫間亦損泐此本爲平津館舊藏通體完具互勘一過益見舊搨之足貴

唐碧落碑

是刻在絳州龍興宮宮舊爲碧落觀故又名碧落碑攷金石萃編所載僅缺峒山順風峒字蒙穀靈游蒙字盻嚮孤風盻字式展誠祈誠字今拓則四字外幷缺幽契無爽幽字發言先乎箴訓發字肅奉沖規肅字融心懸解融字又作固永播四字無拔昔人四字賦況清輝懋範六字心事音儀日遠六字此本惟無拔以下四字賦況以下六字心事以下六字殘缺餘皆完具而有如干字楮墨與通體夐異凡今拓所闕者皆在焉當是此本闕字本同今拓此如干字則割他本補入者然觀萃編所闕四字具存而無拔以下諸字未能一律補完則所割之本亦一不全舊拓耳

唐庚賁德政頌

右唐庚賁德政頌原石久亡此乃金貞元三年龔縣令宋佑之重摹本在甯陽縣即金龔縣也碑中如苟當作郇筠當作緝摹當作莫繼不當作鎦王氏萃編詳言之初疑翻刻偶誤及觀栖先塋記三墳記諸刻其中不合說文者不一而足少溫自負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即歷來論篆學者亦推爲秦漢以後第一而字多從俗不合六書之體何也客冬郭子壽司馬以家藏篆刻舊拓四種見貽其三種皆尊甫廷尉公手書釋文惟此刻闕如既補緝重裝并爲逐字補釋取便參考初不計字之工拙也閱者得無以續貂見誚耶

宋資忠崇慶禪院碑

右碑載先六世從祖獻簡公奏乞僧院看管先塋事前列公銜署姓而不名次禮部公牘次疏文末具年月及撰書題額刋人姓名按宋史本傳公諱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又宰輔表公以元祐四年十一月自試吏部尚書除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六年十一月卒此疏成於六年九月下距公薨僅三月耳公王考諱珏官右班殿直贈太子太傅王妣霍氏贈太原郡夫人公以王妣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葬焉考諱立官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太子太師妣長壽縣君王氏贈昌國太夫人以熙甯二年十月葬於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司馬光王安石撰有墓誌並見本集碑云先塋卽指此兩世而言碑又

稱側近龍潭考文潞公集輓公句云常愛龍潭龜島上移牀醉臥綠髯中又濟源縣志載公塋在龍潭塔西北蓋龍潭地近先塋公生遊於此歿葬於此體魄相依且三世矣資忠崇慶禪院之名本傳及說部紀公佚事者皆不載惟晁公休撰公從孫先八世祖忠肅公諱察行狀（附忠肅公文集後）稱忠肅使金死節歸骨濟源權厝資忠崇慶院即賜獻簡守墳佛廬李邴撰誌略同（誌見三朝北盟會編及清源文獻）今賴此碑詳具乞院守墳始末足資家乘采輯斯可珍也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官禮部員外郎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官秘書省正字均見宋史文苑傳李惟洛陽名園記傳世文集久佚此疏以刻石僅存秦集有賀吏部傅侍郎啟及輓詞二首蓋與公皆素交也劉頤耿應無考

李格非女清照自號易安居士歸趙挺之子明誠而忠肅公配秦國太夫人即挺之女晁狀稱忠肅舉進士蔡京將妻以女拒弗答後爲趙清憲公壻京衛之考其事在崇甯五年若元祐時則與李未爲姻連也記載家多以清照爲趙汴子婦亦謂忠肅公爲汴壻蓋因挺之謚清憲汴謚清獻憲獻音同而誤附著於此

宋林孺人墓誌

孺人爲龍圖閣學士劉文定（克莊）室後贈淑人見林希逸所撰文定行狀其墓在莆田縣西劉山元明以來久失考光緒初元後裔澹齋上舍（尚文）始訪得之因修葺并獲銘幽之石於藏中首行題有宋林孺人墓誌銘通體完好僅數字少泐亟檢後村居士集互勘第二行所缺乃禮法持三字第三行所缺乃祕閣二字第七行所缺乃一字末行結銜署名下當有撰書等字亦漫漶莫辨此行集中無之其字遂不可考文載本集卷三十七標目作亡室墓誌銘直祕閣下少母黃宜人句生卒年月下無亥時辰時等字祕閣公下多與黃宜人句其餘悉同按誌稱歿於戊子七月明年小祥之翊日葬於壽溪西劉山計時爲己丑七月壙志卽先期勒石當

亦去葬時不遠以文字生平考之蓋理宗紹定二年也誌又稱爲雙壙復爲冢舍似文定後來合葬於此而邑乘則云墓在鼓樓山乙亥冬上舍復輾轉訪得始知別葬馬坑山之原幷萬歷戊子冬裔孫元桂重修舊碣在焉今秋佐郡莆陽上舍以拓本見貺此誌甫經出土金石家均未著錄爰校補闕文幷考定桼刻歲月以備嗜古者采輯云

宋劉後村暨配墓圖

宋劉後村先生以講學嘗受業眞文忠文章乃其餘事而遺集之富在南宋亦與范陸兩家連鑣藝苑昔先忠簡公因讀先生所爲朱文公謚議寄聲願納交迫召道莆親造其廬徧覽近作遂以著述屢薦諸朝洎退老泉南先生數從之遊相與歡甚故公生平言行事蹟先生實狀之并祭文挽詩具載本集集有兩本一爲後村集五十卷已著錄　四庫一爲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則寫本勵存曩以宋錄與公酬答諸作會合兩本粗校一過惜閩中均無傳本所望是邦賢士大夫訪求舊鈔壽之梨棗庶邑中大著作不使夾漈通志獨擅千古今秋佐郡莆陽偶以先生故居訪諸郭子壽司馬司馬因出此册屬題册載先生暨配林夫人墓圖次列先生

手書林夫人墓志拓本蓋後裔澹齋上舍修墓新得者後附司馬所撰訪墓記備述上舍志願之篤搜訪之勤一旦苦心不負兩墓既先後得之幷沈埋六百餘年銘幽之石亦得復顯於世烏虖上舍以今人而有古人之行其事宜登諸志乘使世有所矜式且爲金石家考訂之資夫豈徒託空言詠駿誦芬者所可同年共語乎至壙誌書法茂美固無當時蘇黃豪縱習氣其文已參校本集另爲之跋惟禮祖貫溫陵南宋已來近在晉南兩邑顧以羈於職守官閩已逾十稔尙未獲一拜墓下覽觀是册良用恧然

金貞祐寶券 附釋文

右金貞祐寶券銅版四圍作海馬波濤紋陽文大小共一百廿五押字八惟第二層僞造者斬賞寶券叁百貫十字篆書餘並正書金宣宗本紀貞祐三年七月改交鈔名貞祐寶券卽此版也錢氏金石文跋王氏萃編皆載之而詮釋未全惟烏程張鑑審定精碻證引博贍見蓮漪文鈔是拓字多漫漶藉張氏所釋得以考見全文今依券式具錄於右

貞 偽造者斬賞 奏准印造諸路通行寶券並同見錢行用不限年月許於京兆平涼府官庫倒換諸券

字料 每貫 庫推押 專副 攢司押

祐 伍貫八十足陌偽造者斬賞寶券叁伯貫 仍給犯人家產

字號 貞祐 年 月 日 造庫子押 攢司押

寶

寶券貳伯貫 寶券庫使押 副 判官押 印造庫使押 副 判官押 尚書戶部句當官押

券

京兆府合同

平涼府合同

華延年室金石拓本

此册原題咸悅齋古器銘款乃桐鄉金茜穀刺史(錫鬯)手拓本平湖朱椒堂侍郎(爲弼)爲之考釋並賦古風弁首不知何時流轉入汴爲予戚王臥山司馬(官亮)所得咸豐末司馬銜恤回里舉以見貽未數月遭亂失去事平後有友人從常賣家購致以中有予小印寓書馳告用酬以明人書畫兩幀易歸惜爲水潦所漬字跡間有漫滅刺史舊署面檢亦殘燬過半蓋原本祗剪黏成帙未經裝背故也亟割截綴緝逐一甄釐以侍郎題識各種列前餘者次後以俟補釋分裝上下册時新得拓本甚夥方事裒輯遂以此爲前編考簡端題詞作於嘉慶丁卯迄今剛荍幹一周二公皆吾鄉前輩侍郎又與　先大夫同鄉舉遂於金石之學爲阮文達太傅入

室弟子前賢遺墨歷久僅存已足寶貴況輾轉兵戈水火間幸未爲昆明池下物一旦楚弓復得趙璧仍完以昔準今當同此愉快也已

玉版十三行 順治中楊氏藏本

是刻自萬歷中出土垂三百年濡脫既久日益剝泐嘗聞諸故老當康熙末年其晉字中畫已斷合字波末已作黍米缺舊本且然何況自鄶以下則初搨尙已此本舊爲山陰陸氏所藏順治中歸朱敬身會其友楊春華坐事遣戍朱即以贈別楊攜至塞外廿餘年畀其子大瓢世守傳至裔孫名果林者宦江左卒於官先世金石文字有大瓢書後者甚夥盡出以易米此本爲吳下滕六圃所得滕以貿遷起家喜收羅能鑒別中年家驟落所藏復輾轉入於嘉禾張氏張翁乃叔未解元從子饒於貲遇法書名畫不靳直所蓄皆精品厥嗣祥伯通守需次閩中寶愛此本挈以自隨自云損重貲所購不輕示人丙子冬以資斧不繼將假歸浼余作緣并明

人詩札巨册買於汪冕齋明府冕齋嗜名人眞蹟而碑帖非所好
事將中寢余念此爲同邑先哲故物且其中楊氏父子題記鐵函
齋書跋大瓢偶筆皆未載而春華遺墨流傳尤尠因留以錄副擬
補入書跋中另檢元明畫卷三事抵付冕齋祥伯本定半年之期
即寄貲完璧以歸乃去如黃鵠數載杳然己卯冬冕齋比鄰不戒
於火災及寓舍半生珍弆都被六丁收去此本以存予齋僅免是
刼豈即春華跋語所謂有數存焉耶當余之以珪易邽也祗謂互
藏外府耳心雖欲之未便效據舷故事不圖因此一轉移遂爲華
延年室物也今秋又得魏水村藏本曾經張氏清儀閣收藏與此
一濃一淡各極神妙尤奇者其初皆出淛中陸姓又皆經大瓢跋
尾皆由祥伯以入余齋寶玉大弓復歸於魯偶得其一已覺可珍

矧如驂之靳先後並致乎石墨有緣尺璧何足寶哉爰合裝一櫝而疏其會合之由如此

是册舊附姜西溟太史臨本近得林吉人中翰遺墨因并列入兩公同時擅書名雖皆撫大令遺迹而其本各殊蓋一爲柳跋本一則玉版本也

又 康熙中魏水村藏本

玉版十三行自覆刻疊出眞本遂徵考古者以其中衡字左旁直末回鋒如反趯姚字女旁起筆如彎弓而有勁爲眞本左證固已若曾經前人鑑賞源流可考其傳拓更足徵信此本乃康熙時項霜泅手撫以遺陸辛齋陸贈魏水村魏歷遊南北徧徵題詠裒然成帙身後歸丁方谷嘉慶中張叔未解元以三十八金得之丁氏後人詳加疏證一再跋尾益以同人篇什遂爲鉅觀同治中其孫祥伯通守需次來閩攜之行篋陸存齋觀察聞而借觀卽以爲餽時余遠宦東瀛深以未經目驗爲憾今春奉差返浙迂道吳興訪存翁得觀二王墨迹行餽遂梨兩帖暨宋槧白六帖諸書偶及此本知已寄完祥伯祥伯不善治生假歸數載先世儲藏斥賣殆盡

其中烜赫有名之品如宋搨醴泉銘唐荆川所藏柳跋十三行仇十洲簦篠圖王石谷趨古册均不知誰屬以爲此本亦入雲烟過眼錄已秋初蔣香生太守自江右旋閩以新得書畫索題盡出所藏見示則此本在焉詢之乃道出滬上時損六十金購得并述及中途覆舟如趙子固蘭亭往事故驪池已敝篇頁零落亟假歸與翻本互校覺中郎虎賁大有分別在惟和予下闕兮字末闕篆文和字當是剪裝時偶遺又新舊各跋失去數翻則黠賈所爲割入他本矣余念此固吾鄉故物二百年來屢易其主終輾轉淛中一旦流徙異地情難恝置適余齋中懸唐子畏觀瀑圖香生重其爲鄉賢劇蹟亦欲楚弓楚得遂爲珪邦之易會魏稼孫大令編纂清儀閣題跋余相助搜輯從張氏得雜錄稿本中載此本詩跋觀款

計所缺十四則具存因屬沈留安茂才補錄册尾以還舊觀復爲完本往歲得楊大瓢舊藏雖摹搨較蚤而題記寥寥此則琳瑯滿目不下數十家遂爲增重余夙耆是帖咸豐己卯里居嘗得一烏金拓本險龔如漆爲何恭惠家物惜辛酉遭亂散失至今常懸心目間方歎佳拓不可數覯不圖數年中迭致兩本覩曩本皆不啻過之從此亦當以寶晉名齋矣米老有知得毋笑其效爭墩故智耶

又坿楊翁兩跋本

賈秋壑十三行玉版明萬歷間自葛嶺出土蓋其地即半閒堂故址也初爲嘉善陸夢鶴明府所藏入我　朝歸杭州葉氏王氏康熙癸未流轉入都海甯陳淸恪宗伯議購未果仁和翁康飴僉憲損三百金易得手自題識並楊大瓢跋栞端石儷之旋貢入　天府傳拓日尠咸豐庚申　御園災是刻播散民間復濡脫盛行張廷濟淸儀閣題跋謂晉字中畫之斷在歸翁刻跋後又稱玉版旣經進端石遂不知存佚其墨本視賈刻眞本更少今此本晉字中泐後有二跋足徵張說不誣惟近搨皆坿題跋卽滬上用泰西法照石者亦然疑當幷端石呈進故得至今並傳也庚辰夏碑客曾攜一本求售索直十四金以居奇未購此本乃沈淇泉茂才爲致

自吳門僅損番錢四枚而楮墨均善因附裝舊拓本後用備參校

又 任竹君重摹本

玉版十三行翻本更僕難數大抵神采全失此本乃任竹君少府所鐫雖晉字中畫已斷所祖非初拓本然鈎摹惟肖終異俗工所爲竹君名淇蕭山人善繪事工篆隸所撫刻尚有宋拓殘本醴泉銘小字麻姑仙壇記各種憶昔己未家居竹君扁舟過訪以此拓暨其族人渭長畫幀爲贈未幾遭亂畫幀失去此本勵存聞原石已燬固宜以少見珍矧其爲故友所貽乎詎可以復本而易之

明張忠烈詩文手稿墨刻

右明季張忠烈手稿凡文一篇詩四十四首詞四闕末附小象范我亭永祖得墨跡撫勒上石今夏丁松生大令以余編輯公集郵寄見贈其中梅花月夜重登普陀山憶菊羈旅牆角紅海諸什集皆漏載亟爲補入舊藏忠烈硯銘拓本乃李少青廣文所貽因彙裝一册硯藏定海王氏少青曾爲文以記之并錄於後范跋稱舊藏公答趙督臺錢肅樂劄子十餘幀燬於庚午之變按答趙書見存集中更從淸獻集采出招降原書附後惟答錢忠烈諸劄竟付幽遐爲可惜耳

明北津渡巡檢司印

右明官印銅質面刻北津渡巡檢司印凡七言陽文篆書側面刻思字一已下磨泐莫辨背有紐左刻北津渡巡檢司印凡七言右刻禮部造洪武十八年十月日凡十有一言作兩行並陰文正書按明史地理志北津渡屬四川順慶府南充縣縣舊治本在北津渡洪武中徙今治因於其地設巡檢司有巡檢副巡檢俱從九品主緝捕盜賊盤詰奸僞初洪武二年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後遂增置各處此印爲洪武十八年造蓋卽徙縣治改設時也是年太歲在乙丑下距光緒計八周枝幹又十有三年矣毘陵袁又庵明府游蜀攜歸此印留余齋數月既摹拓入古印輯存復雜采史志以爲跋尾

明崇德縣醫學記

右明官印銅質面刻崇德縣醫學記凡六言陽文篆書中有刓痕崇德縣三字少泐側面刻學字三百三十八號凡八言背有鈕左刻崇德縣醫學記凡六言右刻禮部造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日凡十又三言作兩行並陰文正書按崇德縣即今浙江嘉興府屬之石門在明爲崇德縣 國朝避 太宗年號改今名明史職官志載府州縣均設醫學府正科一人典科一人縣訓科一人又本紀載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惠帝嗣立以明年爲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成祖靖難兵犯闕惠帝遜國去成祖革除建文年號詔今年以洪武三十五爲紀此印署三十五年十一月造蓋成祖即位後所頒云吾友魏稼孫錫曾於亂後得於虎林常賣

家手拓一紙幷印寄示爲考顛末以歸之

華延年室題跋二卷外王父大興節子傅公箸也公爲學一以乾嘉諸老爲宗多識博聞長於考訂自歷代典章制度以及故書雅記金石譜錄逸史稗乘靡不博綜參稽鉥析其同異得失而於明季掌故蒐討尤勤同時交遊若杭州丁大令丙湖州陸觀察心源以藏書雄海內而會稽趙大令之謙李農部慈銘仁和魏鹺尹錫曾祥符周太守星詒又皆一時方聞之彥公與諸子方駕聯鑣郵問往來無虛日每得珍槧佳本祕笈精鈔輒彼此餉遺互相賞析由是所見益富而考證亦精是編所錄經史子集傳記各題跋凡一百七十餘篇雖不足以盡公之學生平精詣所萃畧具是矣公於戊戌歸道山子式舅氏以金石文字世家學方欲校梓遽於癸卯下世嗣孫開壽頻歲客游未遑繼志蔚母公女也懼先澤就湮

亟謀付之剞劂俾傅氏子孫永寶勿替經始於己酉春越三閱月

而工竣母氏諭蔚曰公嘗有言書之傳否不係於人之序汝毋以

乞序爲雖然公生平用力之所在與夫棸刻之緣起不可無以示

後人汝其誌之蔚於公之學一無所窺敬承親命敢記其崖畧如

此校讐是書者仁和高椿壽長興吳寶椿壽公從孫壻也

宣統元年四月餘杭俞人蔚謹誌

薖廬題跋

大興傅　栻子式

周叔氏寶林鐘

右鐘見于金石諸書者凡三此爲四明趙叔孺司馬所藏前人未曾著錄蓋別是一器也文字如一惟字之結體互異以周尺度之自甬至銑通高二尺三寸有奇鉦銘首行泐其半縈字積古齋鐘鼎款識釋爲棽謂即林之古文金石索又疑是林夾二字之合文今反覆審眎似均未碻又其巖在上之下二字阮釋爲愷愷能能馮釋爲豈豈㸑㸑亦未諦當惟孫氏續古文苑上一字釋作數審以字形較爲近似然不敢臆斷姑從闕疑據金石索所載其一鼓右少泐二字子子下乃孫孫永也

周子義帛劍

右劍今爲趙叔孺司馬所藏庚子夏月同官三山出以相示細審篆文精古洵爲周製以周尺度之通長二尺四寸珥作六角形中空可貫帶握莖橢圓臘鐫銘曰王賜子義帛金用作寶器永寶凡十二字王指周王或列國時僭稱之王蓋以王所賜金鑄劍而永寶也子疑帛疑作劍者之字與名周人往往有字名連稱如左傳之孔父嘉論語之仲叔圉及孔子之父稱叔梁紇皆上字下名或以王父字爲氏其人氏子義名帛如魯有子服氏鄭有子人氏亦未可定然均不敢自信姑存臆說以質識者

漢建昭雁足鐙

右鐙歷經王述菴少司寇孫淵如觀察收藏繼歸上海徐紫珊咸豐間爲侯官王壯愍中丞所得今藏於家予侍宦來閩二十餘年欲借無由每憾未獲目睹丁亥夏浼楊雪滄觀察轉假留拓三日詳審全式鐙盤凡爲圜二重以漢建初尺度之外圜徑五寸內圜徑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檣而式長前近趾處略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前寬三寸一分后二寸六分通高六寸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其銘文云重三斤八兩以今權權之僅一斤八兩則漢權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視今度殺不及十之八耳以款識備載金石諸書故不具論惟詳記古今權度異同幷錄其釋文摹其圖式藉補各家所未及云

漢內者樂臥行燭鐙

右鐙舊爲黃小松司馬所藏今歸四明趙氏金石索已著錄署曰鐎斗並云積古齋鐘鼎款識稱爲樂臥銅器未知其名予近見漢藍田宮行燭鐙（亦四明趙氏所藏）形製與此相同特較大耳既有漢人鐫銘可據亦當改署行燭鐙爲允

魏景初元年帳邊構銅

是器狀如截筩上大而方下小而圓頂實而中空銘凡三十有二字其接續處刓作八觚以微有高下故十字拓難明晰考帳構銅之名見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金石諸書所載凡三種一卽此一不紀年月文字形狀大同小異一亦係魏景初所造惟邊字作廣字且旁出歧枝有孔耳

東魏興和四年成述祖造像

右銅象款識波磔纖細驟難識別反覆諦審始辨爲八行凡五十六言可識者四十一字手錄釋文於后以備觀覽餘爲青綠所掩不敢臆斷仍闕疑待定興和四年歲在壬戌東魏孝靜帝之九年也江都徐乃秋觀察兆豐獲此佛於京師光緒庚子同官閩中出以相示因假歸手拓記之

漢永平元年殘專

右專文曰永平元下泐無考案漢明帝晉惠帝北魏宣武帝並以永平紀元而晉惠帝卽位之次年辛亥正月改元永平三月旋改元元康歷時未久民間未必周知況是磚字體尚存漢人渾樸之舊元魏造磚世所罕覯此非北朝人筆意其爲漢造無疑

漢永甯元年專

右專文作反形曰永甯元年八月一日案永甯紀元者爲漢安帝晉惠帝細審字體篆兼八分確備漢人渾樸氣象且磚質堅細花紋古茂是漢非晉無疑

魏景元元年張氏墓塼

同治末都人掘地得魏景元磚三種其文三行者未見拓本行字不詳二行者行四字文曰張使君兄墓同年造四行者行八字文曰魏景元元年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幽州刺史左將軍安樂鄉侯清河張普先君之墓磚界棋局格如勸進碑式書法在隸楷之間古雅可愛從可想見鍾梁字體魏專世少見如此款式古專中尤罕覯足珍也按三國志靑龍中毌邱儉以幽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烏丸校尉正始七年遷左將軍王雄以幽州刺史加護烏丸校尉杜恕以使持節幽州刺史領護烏丸校尉其載在晉書御覽者更十數見蓋魏晉間幽州刺史多領護烏丸也按宋書志前漢遣使始有持節晉世使持節爲上得殺二千石以下又案通典左將軍

一人弟三品諸州刺史六百石弟五品幽州統郡國十一治涿護烏丸都尉一人比二千石弟四品治廣甯晉書地理志廣甯郡下注云故上谷太康中置郡而職官志但云雜號都尉居蓋其時仍魏制若燕國閻柔以烏丸司馬遷護校尉雍奴田豫持節護校尉者居之刺史領校尉則自治涿也普當是幽州統下人如漁陽鮮于輔以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鎮撫本州者故墓在其地魏晉士夫喪葬多歸本里否者爲世譏非史傳紀者不勝載也張普里貫行事史及他紀載都無考其人仕宦不爲不達故當時於其兄墓亦特書張使君兄蓋以普名位顯赫期其兄當附以傳乃不謂千載後名氏同泯泯也薛姬工繡鄭嫗善相婦人女子一技之絕乃足千古士夫恥沒世無稱者正未可以名位爲足恃矣長沙賀又愚

別駕得數磚於都下攜以入閩予從乞得其二手拓文字爰雜考諸書以爲跋尾

吳黃龍元年磚

右磚文曰黃龍元年八月上虞王元方作魏稼孫丈何竟山司馬各得其一是一笵所成趙氏續寰宇訪碑錄列之西漢按漢宣帝吳大帝並以黃龍紀元細審是磚字體秀整稍改漢人渾樸之舊其方折之筆駸駸開神讖碑而尚不甚縱計吳黃龍元年先於天璽元年幾五十載風氣正應爾也五銖錢文既漢甓所罕覯其上下界畫外作聯珠半形尤與天紀諸磚式合上虞本吳屬地是磚當改屬吳爲允

八月潘氏專

此甘露二年磚之下半截也近人千甓亭古磚圖釋列是磚於西漢案漢宣帝魏高貴鄉公吳歸命侯並以甘露紀元磚出吳興非魏疆域審字體秀整稍改漢人渾樸之舊當改屬吳昔年得此全磚打本雖同出一笵而拓未明晰致失其眞今有友人以此見示假歸手拓復彙入殘磚中

晉陳黑專

右專文備篆隸二體旁鐫姓名一作陳黑一作于休案晉武帝宋明帝皆以泰始紀元陽湖李申耆先生定爲晉物並云陳黑乃當時督將予則疑是工匠名雖都無證據而以他磚例之多有記匠名者則工匠之說似勝也

晉建興二年專

右專出自烏程近人千甓亭古磚圖釋所載乃一字不泐今補錄之案漢後帝吳侯官侯晉愍帝皆以建興紀元而歲在甲戌則愍帝踐祚之次年也

晉升平咸安兩紀年專

同治初越人掘地於古墓中得此案升平三年歲在己未晉穆帝之十五年咸安二年歲在壬申簡文帝之末年前後相距凡十有四載一磚而鐫兩代紀年亦屬僅見惟近人千甓亭古磚圖釋載有二種疑當時匠人誤合二范爲一此說似未締當然究不解古人命意之所在已

陳太建四年專

古昔隸楷淵源惟賴碑版以考因變而南朝石刻寥寥又藉磚甓流傳得想見過江士夫書體此磚文所以與金石遺文並重也陳石世無一存磚亦罕覯　家君曩得太建四年作者一至德三年作者一書法與隋龍藏寺碑及諸州舍利塔銘絕相似雖各祇五言而一朝書體藉可考見大概良足珍也至德磚旋爲趙撝叔大令索去今琢是磚爲硯日置几案以補石墨之闕

求恭謇專

曩得求字磚五文字各別此其一也文曰求恭謇無時代細宷字體當是南朝物或據說文云求爲裘之重文古文省衣此即裘姓省文案古今姓氏書辨證引姓苑云求本仇氏避難改焉漢有求仲又案元和姓纂云本裘氏改焉又考漢書何武傳云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註求姓商名據此則自來固有求姓恭謇殆其名也

魏丘穆陵亮爲亡息牛橛造象記

丘穆陵代北三字姓見通志氏族考下註云代人孝文改爲穆氏是亮卽穆亮魏書北史穆崇有傳亮傳附之蓋崇之玄孫也字幼輔起家爲侍御中散尙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徙封長樂王屢除使持節後轉司空公其前後歷官備載於史記書爵位與史署同孝文以太和紀元歷年凡二十有三首行所泐乃十字蓋太和十九年所造也其明年魏初定族姓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記先一年作故仍舊稱書體遒勁北朝造象中之上品也

魏涇州刺史齊郡王祜造象記

右魏齊郡王祜造象記詺非祜自撰故多頌詞案魏書文成七男弟四男爲齊郡王簡祜簡之子也字伯授襲封位官涇州刺史薨謚曰敬惟記作祜而史作祐金石如錄與史率同皆由祜祐形近易於致誤潛揅堂金石文跋尾則云北史作祜乃傳刻之譌不知錢氏所見何本今以此記證之疑以不誤爲誤矣記云達成實之通塗實即匱字北朝碑刻字多別體萃編誤釋爲貴又詺云超觀淨境亦誤超爲臨蓋所見皆非精拓近拓較明晰反覆諦審絕下疑是塵字福田上乃三空兩字皆可補萃編所未及餘則漫漶無從辨已

華嚴經殘石

右華嚴經殘石時代無可考陶心雲太守定爲隋物蓋石經洞多隋蹟故也以予所見隋代刻石如諸州舍利塔銘龍山公墓志洎諸碑刻造象其書法類多古樸此獨神鋒透露秀穎韡麗由北魏趨虞褚極似初唐人手筆然亦未敢遽斷姑存臆說俟精於考古者審定焉

華延年室集拓古專文字

先子性耽經史旁及金石兼喜搜訪古專早歲里居與趙撝叔大令之謙為鄭嗣與周丈季貺星詒魏丈稼孫錫曾同官於閩三公亦雅同此癖每有所得必互相討論并手自椎拓先子遇事冗則命之亡妹雋儒歷四十年自漢迄元凡積存八百餘種藏弆篋衍未遑整理而先子遽捐館舍深惟手澤所留慮致散佚緣悉心排比分代編列其無可考之殘專及不紀年代者咸附於後有為他人所貽打本不精或眞贗莫辨悉就刪薙計費匝月功乃獲蕆事付裝成册前代紀元多有同者今審其字體以定其先後安施狂瞽未敢自信願與世之同好者品定之

華延年室集印

自明中葉吳中文氏創刻燈光凍石印而石章始盛行何雪漁承文氏父子之後以刻印名家始輯所作爲印譜行世迄於今繼起者殆將百數十家遂爲士夫游藝之一事好事者且譜爲印人傳以著之於是復有收集諸家散見諸印爲彙譜者又百十種而流傳珍祕購求匙得就　先大夫所藏單行者如蘇爾宣之蘇氏印略胡曰從之印存初集（此兩種皆於各印下詳載釋文）汪尹子之寶印齋印式（碎塊黏冊不載釋文）薛穆生之漢燈（既載釋文間註此字篆訣今从本文並有註明此爲某人之印係何別字）鞠履亭之坤皋鐵筆（首附印文考略後附王聲振研山印草各一卷各印下均載釋文）陳鼻生之種榆遷館印普（不載釋文）總集者如張夷令所輯承清館印普（既載釋文又詳印實末列鐫者姓字籍知某印爲某人所刻）及學山堂印普（卷首詳列篆刻各家姓氏亦載釋文）汪訒菴所輯

飛鴻堂印普計五集格式與承清館印普同惟不詳印賀凡所著錄例各不同俱未見有拓及署款者也迨道光朝吳中顧湘舟所集印册遺其譜名假名藝海樓及杭人林雲樓所輯十六家印普咸豐間先大夫曾於友人處見之始各備拓邊款當時詫爲罕見厥後武林王安伯泰好藏各家刻印所聚獨多手拓款識精妙寡倫魏丈稼孫錫曾少與安伯游同有是癖亦精撫拓所集浙西六家印普最爲富美朱墨爛然令觀者愛不釋手余酷耆金石兼喜集印搜羅塵肆乞借友人見必手拓亡妹雋儒夙有同耆尤精拓款得其贊助歷三十年輯成六卷卷首備載印人姓氏里貫以資參考蓋擇用諸譜例也始何雪漁訖趙次閑楊龍石凡四十有餘家皆經稼丈審定其篆法少遜及在疑似間者悉棄而不取帙末附錄一卷則以人存印不復計其工拙矣韋端

已有言曰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胡連之珍後
有同志當或有取爾

西泠六家印存

浙中印人自丁敬身出而黃蔣奚繼之二陳又繼之浙派之名於是著武林王安伯泰酷好六家印所聚獨多庚辛之亂盡燬於火賊退丁丈松生丙廣爲搜集得百數紐半出王氏廢宅瓦礫中藏弆之富近罕其匹久以未獲目睹爲憾辛巳春　家君以事旋浙悉從假歸手拓累月宿願頓償同好見之紛紛索贈濡脫不易無以徧應因與何竟山太守澂議都爲一書各出舊藏幷訪借友人所儲附益之彙印百二十分署曰西泠六家印存魏丈稼孫錫曾爲審定焉稼丈少與安伯游喜集西泠諸家篆刻藏有舊拓文特完好石經兵燹中多斷泐藉得錄補其無可考者則闕之秋堂作印筆多於意儕諸五家不免如仲宣體弱以齒長曼生列之第五

譜成而稼丈之墓草已宿緣經手定不忍改易各印款識波磔纖細世乏章簡甫摹勒好手難得其眞爰屬予友沈榴庵(鎮)轉錄幷寫釋文付梓以廣流傳

是譜經始於辛巳春竣事於甲申冬各印半爲亡妹雋儒(齋)采儒(宋)手鈐兩妹幼承 庭訓性俱慧知書史耆金石長妹尤精撫拓款識細密不爽毫髮予與次妹皆不逮焉長妹適馮文卿大令(彬蔚)次妹適徐偉卿茂才(棻青)三年中均羅產難譜成而兩妹不及見矣附綴數言益深手足之痛

蔣吉羅蔣山堂印眞水無香樂安書屋三印拓

吉羅居士蔣先生仁字山堂仁和布衣也篆刻宗鈍丁妙得其神古雅靜穆自足名家每喜於石四側鐫小文歌詩累累數百言密行細字周繞殆徧既素工書往往就石丁刓作小孔類古碑刻剝蝕然益多奇古之趣於諸家印款外別創一格世寶重之顧生平不多作印流傳甚罕杭州丁丈松生集得數十鈕予盡從假拓右三印款識滿石最爲精妙因另拓一幀懸諸座右以供昕夕之賞其首印刻自鳴鐘苗刀兩詩次篇載吳葉廷琯鷗陂漁話誤以篆姓名作人頭名憫惜作惻惜知何用作如何用並附正之

子式舅氏承外王父家學篤嗜金石賞鑒精審平生於箸述不甚留意身後遺稿僅得金石題跋數篇而考據之精迴與盲人評古不同吉光片羽彌足寶貴茲刻外王父華延年室題跋竣仿古集子從父例卽以此編附卷末云宣統元年四月餘杭俞人蔚謹識

華延年室題跋卷中終

附錄

俞鳴齋先生及配傅夫人墓志銘

義甯陳三立撰

昔大興傅節子太守以雅儒夙望官閩中負一時人倫鑒有女賢而才議所適難其選一日於廣坐中見浙江餘杭俞君與語喜曰是可以壻吾女矣遂字之君時方橐筆為人傭書未知名閩者皆愕眙已而覘君行誼則又皆歎服以為傅君果知人君名振鸞字

嗚齋考蓀慶妣董氏兄弟二人君其次也幼開敏早
歲為諸生家貧不得竟舉子業從母轉徙之閩中入
貲為府經歷雖在僚底而善書能文與俗吏異趣久
之參戎幕會台酋蠢動將釀巨變君從容擘畫制其
要害潛解默化亂是用弭朝使林維源按部上其功
擢知縣於是長官僚吏爭才君矣譚文勤公督閩設
局蓄軍械備非常檄君主其事儲峙有法檢驗以時
帑無虛靡耗器不窳敗甲午之役海氛不靖君左右之

晏然不驚出知甯洋縣縣瘠苦最得者輒顰蹙歎嗟超超不欲赴君被檄欣然之官曰何莫非天子民吾得藉手行吾志矣既至則求民所疾苦去其不便而行其便者期年政化大行民用和悅以微疾卒官邑人輟舂相弔有泣下者長官僚吏則又莫不太息以為如君者乃早死不獲盡其才為可悲也年五十有四葬某鄉某原夫人名宛字青儒生有異稟能承其父學於書無所不覽長於識斷又嘗問業於李越縵

周季貺故尤工詩年二十八嬪於俞俞君篤內行以
孝悌聞鄉黨閭夫人來歸逮事舅姑誠敬婉愉相得
益宜俞君不幸早世夫人所生子曰人蔚年甫冠出
為兄後人華妾鄭出鄭又前卒呱〻襁褓中夫人接
之若己出以一身兼嚴父慈母師保之任先後督兩
孫咸立至於有孫三人女孫二人而人蔚尤仕宦有
聲夫人則既勞且老矣又嘗建宗祠立條教示子孫
梓其父華延年室題跋三卷行於世晚歲究心內典

益努力為慈善事所勸振金累巨萬全活災黎無算吟諷詠歌至老不倦人蔚宦游所至歷閩鄂蘇浙諸行省皆奉板輿從焉山川風物登眺之所得撫時感事悲憂快愉一寓之於詩所著山青雲白軒詩草二卷孤秀有雄概見　謂近世閨秀之作莫能及嘗進呈今上蒙賜題清泉二字清泉者夫人晚年所自號也年七十有七卒杭州其鄉人孫寶琦等上其事史館立傳葬既卜甲子歲某月人蔚人萃具狀來請曰

先君之殁也未有銘今將啟先君之封而以吾母祔
焉乞賜之文俾有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銘曰
試令而才不究施室有賢儷鳴以詩更二令子載譽
馳百歲同穴其何唏來者可訊視此辭

書後

右節子太守遺著後附邁廬題跋則太守哲嗣子式醝尹之所作也太守攝福州府事余方年少未獲瞻望丰采後從林漢如舅氏數過子式寓廬參稽金石文字因得飫聞緒論並乞隸書數紙藏之癸卯正月孚以討偕北行子式即於是年下世漢如舅氏逾時亦歸道山歷歷前塵不堪回首乙丑冬旋里忽於舊書肆見此三冊亟攜以歸時日展誦輒用低徊不置

淵當同光之交游宦吾閩如陸存齋觀察心源周季貺太守星詒魏稼孫貳尹錫曾輩類皆淹雅能文銳志著述節子太守適於是時涖閩與陸周魏諸公游處講肆博洽多聞為世所稱亦以見隆平之世冠蓋還往雖形役簿書錢穀猶以餘力從事搜討不廢文墨故所論著動能標新領異以明心得非徒彈冠相慶志在青紫此所以異於俗吏之為宜其精神所寄歷久不磨也俞君人蔚篤念外家特為排印以傳既

酬賢母苦心而太守之流風餘韻亦於是乎存爰將陳伯嚴吏部所撰俞君先世墓志錄次卷末以著淵源所系云

歲次癸酉夏五月侯官丁　震識於舊京

寫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　　第１５册
作者＝
页数＝７７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目录页
东湖丛记
华延年室题跋　　卷上至卷中
附录页